

北京圖書館 編

北京圖書館藏珍本  
年譜  
叢刊

197 增

DUXIU.COM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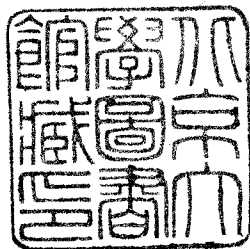


□ 北京圖書館 編

北京圖書館藏珍本  
年譜叢刊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第 197 冊



# 第一九七冊目錄

夢懷錄民國十三年至十七年	一
疇隱居士自訂年譜	五五
錢士青先生編年事略	一八九
錢士青先生年譜	二二九
錢士青先生年譜	二四九
粹廬自訂年譜	二七一
樂農自訂行年紀事	三二一
環璽齋主人年譜	四六一
先君年譜	五〇五
天風澥濤館六十自述	五一九
王海髯先生年譜	五七五

民國十三年甲子五十一歲

一月覺女就江蘇省立第一中學校國文教員校  
在南京中正街 同月教育部減收余月薪壹百  
四十元被減四十元 二月二日(十二月二十八  
日)本館章主任撤差(越五日死)同日教育部復派  
徐鴻賓為本館主任 三月二十五日(夏歷二月  
二十一日)瑯兒起病身熱五六日不退自醫束手  
改閱醫服藥一副無效漸動風聞醫束手薦楊醫  
詢庵用藥羊角五分當時有尼三者余決意煎服  
服後熱退後二日發水甚多對而愈同時瑜瑾西

女先浚咳嗽發痧子見甚多服藥即痊 五月  
四日(夏歷四月朔)同事奎任甫君約余遊崇效寺  
觀牡丹寺在外城西南隅與吾廬內城東北隅相  
距生二十里外故七八年來未曾一至時別婪尾  
妻充圓色正濃名色之多一時無匹遂於盛開名  
種畔滄茗兩小時歸途又買碎虎坊橋茗名四十  
餘種余另有記 同月 日(夏歷四月 日)  
青來接眷至京賃屋宣武門內南溝沿 六月五  
日(夏歷端節後)挈岱靈瑜瑾往侯蘋妹遂與青來  
同西家七人遊農事試驗場泛舟滄茗其瑜不適

吾家諸人先返 七月一日(夏曆五月三十日)中  
華教育改進社在南京開年會並在貢院舊址開  
全國教育品展覽會請教育部發本館善本圖籍  
赴會遂派余賚宋元古籍並晉唐寫經及古本圖  
畫又泐蒙藏唐古忒文字暨四庫中之最精摹繪  
各種共數十件往南京三日開會十日閉會七日  
晚後痧甚劇幸覺女在秣急治漸愈公畢將圖籍  
寄存孟芳圖書館於慈子磯莫愁湖雨乞臺明陵  
諸名勝均驅車一到覺女先往滬余由許墅開偕  
內人到滬三人同回里住三日與錦文泐了承啓

堂公共存款壹千元打七折又讓利壹年半論錦  
叔景況本無抄讓之必要但老年遭子不肯營特  
別原諒二十八日夜車赴南京十九日進城取國  
籍二十日浦口乘車二十一日晚回京一切國籍  
幸無損失 同月良松畢業吳淞同滬大學校預  
科能入該校土木工程本科 八月中覺女仍往  
赴溪四女師改就中學部主任時內人已辭蠶校  
內人在蘇因岳父唐滬年高上年壽終故辭去為  
送覺女至杭二十二日回禾齊盧之役已矢在弦  
上矣 同日余留鬚 八月二十六日(夏歷七月

二十六日)晚杭至滬專車在嘉站南被奸細毀軌  
傾覆二十七日上午交通絕勢益岌二十八日  
致才弟令良極送懔雅西極女往滬二十九日晨  
令純麟西極往滬良極早車返禾下午送其母及  
怡寶往滬先岳松弟媳因父歿週年往蘇晷日過  
於滬站遂止於滬家中祇有內人及西弟與傭人  
九月三日(夏曆八月初五日)東路黃渡前戰四日  
內人往滬松弟亦經禾春居住白克路敦誼里仲  
經兄厲弟極住凌馬路景行里許杏泉姊丈厲上  
海米價每石陟漲至二十元八日內人同純極回



未取行李並取各人衣服九日再至滬十三日(中  
秋節)內人率賈觀蓉甥女及蕊姪來京就學乘新  
銘輪船至津十七日到京十八日盧督辦永祥旌  
杭嘉興知事亦遁因閩軍由衢入浙十九日致才  
弟到滬家中託傭人看守自十八日起杭湖西方  
晝夜撤兵嘉興適當兵衙毫不騷擾二十三日(夏  
曆二十五日秋分)撤完午刻炸毀嘉松間各橋梁  
二十四日蘇皖聯軍到未小齟齬稍罷市二十五  
日孫傳芳入杭城就督理翌日雷峯塔坍倒即  
孔子聖誕即晚孫軍抵未二十六日孫軍聞嘉善

直至十月十三日(夏歷九月望)盧公歸去上海軍  
事漸見收束夏歷九月杪盧家由水道回未因鉄  
路橋梁尚未修復至役廬墓無恙賴盧軍紀律嚴  
明父老維持得法前僅費家軍供給數千元 九  
月二十二日(夏歷八月二十四日)岱霞胃痛舊恙  
復發日甚一日二十四日晚痛勢劇列入道瀉婦  
嬰醫院二十五日轉送恆和醫院二十九日(夏歷  
九月朔)午刻用阿茶割治四小時漸醒縫口插皮  
管數日間流出黃水十餘瓶(大小似猴糊瓶)割後  
住四星期出院 九月余與楊鑑塘君纂頌生君

至傅宅清理書籍半月餘 九月十二日夏歷八月十四日京奉路通車停止十七日吳佩孚到京住四照堂十八日下討伐張作霖命令並派三路總司令<sup>令</sup>十路援軍司令及籌備防禦等各司令二十九日山海關開戰十月十一日(夏歷九月十三日)吳佩孚出京二十三日晨第三軍總司令馮玉祥班師回京首繳公府衛隊旅槍械又捕李彥青等上午各城門各街口及電話電報火車交通一概斷絕三十日廊坊一帶馮吳兩軍開戰三十一日(夏歷十月初四日)張部代圍十一月二日曹錕

幽禁延慶樓同日吳軍第九路援軍司令潘鴻鈞  
在楊村被俘吳軍敗績三日吳佩孚棄天津由塘  
沽出海而遁 十一月五日(夏歷十月初九日)午  
刻馮軍鹿鍾麟等入清宮令溥儀承認修改優待  
清室條件五款即日廢除尊號遷移出宮溥儀無  
力抵抗即移汝海與其父載灃同居此舉政府從  
李煜瀛(高陽文正公鴻藻之子)請也 十日余由  
館中派往清宮與北京大學及歷史博物館人員  
會同軍警等封閉乾清宮端凝殿懋勤殿養心殿  
交泰殿坤寧宮但封門戶未查室中時清室善後

委員會尚未成立而瑜璿兩太妃亦未出宮(二十  
一日出宮) 十二月九日奉教育部令規復本館  
蕙章三課課長悉行撤銷 同月二十七日復歷  
十二月初二日盧軍師長陳樂山潛入駐松江第  
四師率其舊部與孫傳芳軍相持於嘉松之間未  
城危岌家中賃教堂餘屋一間以備不虞 是歲  
膠濟綫火車中途失火死傷四十餘人 收回德  
發債票英金壹百貳拾五萬鎊 前藏許英人在  
阿果等處開金礦 葫蘆島開商埠 畿輔湘粵  
長江各省均大水 外蒙蘇俄訂交通條約 十

一月二十四日段祺瑞入京執政 十二月十六日北京開行電車 唐努烏梁海脫離外蒙獨立 歲底洋價銅元貳百捌拾枚 全年領圖書館薪水四月餘 夏歷元旦立春

民國十四年乙丑五十二歲

一月一日(夏歷十二月初七日)余留鬚後第一次攝影添影十餘張分寄南中戚友 同日陳樂山戰敗退出松江二日孫傳芳軍佔領松江三日陳樂山單身遁入上海法租界 十一日齊燮元孫傳芳會師暗襲淞滬護軍使張允明龍華鎮突起

劇戰滬西流彈雨下張軍不支逃竄搶掠去秋盧  
公離滬時無此嚴重紛擾幸戰爭僅一日解決收  
容敗兵不逾三日然寫滬戚族受驚不淺 二月  
七日(元宵)晚同其元姪(原名其麟入京校改今名)  
岱霞其瑜至中央公園社稷壇觀焰火五光十色  
衝天霄漢細緻似不若故鄉所製光彩變幻則勝  
過之 同月二十二日(夏歷正月三十日)諸母舅  
應政府邀請到京為善後會議會員賃屋頭髮胡  
同 三月十二日(夏歷二月十八日)上午九時半  
孫文卒於鐵獅子胡同行館(顧維鈞住宅)先是上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抵京寓北京飯店一月二十  
六日入協和醫院割治肝癌二月十八日出院入  
行館是日歿後越一小時即移屍入協和醫院剖  
納防腐藥品十九日由汪精衛李烈鈞于右任等  
分組親舁靈柩至中央公園社稷壇正殿二十四  
日至二十七日開放公園四天任人參觀其元其  
瑜隨學校團體往余亦前往見棺小似匣褐色椁  
形對屍面嵌玻璃左右有銅環各三可以手提四  
月二日移至香山碧雲寺金剛寶座之石龕 四  
月十二日(夏曆三月二十日)其鄉斷乳李媽哺乳



得力善遣之第一二晚吵鬧一二次月餘李媽來  
不索乳而親愛備至別時亦不攀戀蓋此兒秉性  
爽快也 同月二十二日(夏歷三月三十日)余因  
欠薪日甚經褚母舅介紹外交部蒙吳興沈硯齋  
總長瑞麟派兼該部圖書處任事 同月二十九  
日褚母舅出京回南 五月(夏歷四月)其元其瑜  
入學校團體乘京門支路火車往翠微山香山旅  
行晚宿西山某小學校越日旁晚回城其元到京  
半載未覩郊外風景故不以路遠阻之 五月三  
十日(閏四月初九日)北京圖書館協會為歡迎美

國來華考察圖書館之鮑士偉博士在中央公園  
開圖書展覽會四天出品二十分之十九皆本館  
所藏備說明書式千張並分班看守均本館同人  
擔任幸無損失 六月二十八日(夏歷五月初八  
日)因其元姪回南在即午後同其往清宮遊覽自  
神武門入沿路線至重華宮轉入御花園西部向  
東至欽安殿南行進坤寧門至坤寧宮乾清宮余  
在乾清門小憩至上書房觀陳列之書畫觀畢沿乾  
清宮東廡而出經天祿琳瑯等處出坤寧門而至  
御花園東部至槁藻堂小憩出浮碧亭沿大假山

經延和門出神武門此為已開放中路宮殿售票  
每人壹元是日余等券係友贈余另有詳細紀游  
七月九日(夏歷五月十九日)其元姪高小畢業  
於京師公立第十七小學校(在安定門內方家胡  
同京師圖書館西間壁)十一日與繆君徐君結伴  
乘三等特別快車回南 同月純姪畢業於上海  
中華職業學校商科由校派往商務印書館實習  
簿記 同月十七日其覺由休寧縣安徽省立第  
四女師範學校暑假回京 同月二十九日因閣  
議通過文溯閣四庫全書裝回奉天教育部派余

會同內務部員往保和殿清查點交 八月一日  
細管胡同門牌八號新廡起租八日(夏歷六月十  
日)遷居計拾間半前後兩院月租拾陸元小三條  
胡同之廡曾住六年半初時月租五元半九年六  
月增為七元半至是因屋小人稠而遷 八月十  
九日(夏歷七月朔)其覺與同事曲阜孔繁鈞女士  
乘津浦車赴休寧到校 九月四日(夏歷七月十  
七日)余輪值善本閱覽室因普通閱覽室輪值者  
遺失出門券以致被竊善本宋版蘇坡和陶詩畫  
冊幸於敝肆查得贖價兩人分賠乃意外波累也

一九月二十五日(夏曆八月初八日)館中所藏文  
津閣四庫全書奉段執政命令交商務印書館影  
印並飭交通部專車運滬中秋後該館每日派數  
十人來館點收裝箱甫畢滬寧路發生戰事中止  
起運 同月因閣議通過外交部派僉事許同莘等  
赴滬提到製造局內廣方言館書籍三千陸百餘  
冊由余分別清釐除分送清華學校及俄文法政  
學校外留存外交部圖書處繕具五種清冊備查  
十月十日(夏曆八月二十三日)家鄉突起恐慌  
孫傳芳藉口奉軍不遵段執政上海永不駐兵命

令下勳員令親率部將盧香亭謝鴻勳李俊義等  
攻蘇奉軍節節退縮十五日孫軍入上海十八日  
由蘇入常十九日小接觸佔領鎮江二十日入南  
京設浙閩蘇皖贛五省聯軍總司令部即渡江二  
十一日入滁州二十三日抵蚌埠時蘇督楊宇霆  
皖督姜登選相約退避魯督張宗昌督師徐州遂  
在徐蚌之間固鎮宿州夾溝等處雙方大戰十一  
月一日聯軍下總攻擊令五日山東第五師及第  
四十七混成旅全軍覆沒山東全省幫辦軍務施  
從濱被俘解蚌埠梟首八日(夏曆九月二十二日)

聯軍旅長李俊義等首先佔領徐州 從此舉國  
騷然即此十一月內豫軍(國民二軍)三路攻魯一  
路沿京漢路長驅至保定奉軍退稍遲十七晚銜  
突開火二十三日灤州奉軍軍長郭松齡倒戈二  
十六日郭松齡槍殺姜登選同日北京警衛司令  
鹿鍾麟逮捕安福要人曾毓雋二十九日又逮捕  
安福要人姚震同日在景山北大校前開革命大  
會有朱家驊者率領萬人包圍段宅偏段退位又  
搗毀李思浩朱深章士釗住宅三十日又聚眾焚  
燬晨報館 十二月一日梁超超到本館就館長

職先是十一月四日段執政命令派范源濂周詒春任鴻雋陳任中高步瀛徐鴻賓胡適翁文灝馬君武為國立京師圖書館委員會委員按前三名係中美文化基金會董事次三名係教育部人員後三名係基金會與教育部雙方互推舉者梁之館長由委員會產出 同月四日直督李景林通電對國民軍決裂五日在馬廠等處開戰未幾京津交通斷絕相持半月餘死亡枕藉李軍幾以少勝多國民軍以五倍之眾全力對付卒於二十二日佔領天津恢復京津交通 二十四日郭松齡



夫倒戈軍在奉天新民宅敗績郭夫婦同時伏誅  
其策士林長民死之 二十六日考察歐美政治  
專使徐樹錚回京覆命二十九日旁晚出京午夜  
車過廊坊被國民軍張之江部要而殺之並拘其  
隨員孫象震等十九人一晝夜盡劫各人行李  
是歲二月二十五<sup>日</sup>後藏班禪額爾德尼到京 三  
月十四日雲南大理等處大地震 同月二十五  
日上海一帶風災 同月發行十四年八釐公債  
壹千五百萬元 四月一日起清宮售券開放  
同月二十七日班禪出京四星期赴杭州普陀等

處 同月解決法國金佛郎懸案宣布收回合銀  
幣壹千零零四萬弱 五月三十日上海因日商  
毆傷華工致斃起釁英捕阻講演槍殺華人七十  
壹人傷壹百二十五人罷市四星期罷工十萬人  
漢口廣州響影 八月壹日北京北海公園開幕  
十月二十六日關稅會議開會 十一月十九  
日關會通過一九二九年實行自主以民國十八  
年裁竣釐捐為條件 歲底洋價銅元叁百零陸  
枚 全年領圖書館薪水五百餘

民國十五年丙寅五十三歲

一月一日(夏歷十一月十七日)余接梁館長第一號通知書茲派執事在目錄科辦事即希查照附文書科啟一件奉館長囑分派職務應俟圖書完全移入北海後實行等語相應轉達 同月六日文書科致委員會致館長原函大致謂薪水每月由教育部與基金會各擔負一半如部款延欠由部負責云云 同月八日李景林聯合魯軍由津浦綫直魯交界之桑園安陵間向北反攻國民二三軍抵禦之十八日(夏歷十二月初五日)奉軍攻倒戈殘部入沽山海關直督孫岳乞援於馮軍(國

民一軍)十九日馮軍派鹿鍾麟為前敵總指揮二十日吳佩孚在鄂下動員令派隊由武勝關九里關平靖關入豫未幾吳軍靳雲鶚部由蘇魯之間攻豫至是發生四路進攻國民軍局勢 同月二十六日接會計科<sup>啟</sup>一件畧謂奉館長囑定於每月二十五日發給館員薪水半數等語相應轉達三月一日(夏歷正月十七日)胡宜齋內弟永義來廬下榻乘客津有年前三日來京就事機緣未洽余念其長住旅館太不經濟故邀來也回憶癸巳甲午間在金山衛岳父橫浦齋署朝夕叙處時忽

逾三十年彼此垂暮(同庚)相對唏噓旋聞二月二十六日新雲鷄已入開封從此警耗頻來甚至飛機擲彈為屢次都門喋血所未有者日坐危城無可消遣因將余歷年所梓譚子雕蟲等八種及未刻之掃庵集請其覆校頗多正誤即此夢懷錄僅輯十年擱置亦因宜齋一言敦促乃於夏季草成直至五月三日(夏曆三月二十二日)宜齋回津三月四日余接梁館長第二號通知書畧謂准委員會函開知基金會與教育部所訂合辦國立京師圖書館契約因故暫緩實行等語一切館務亦

應同時停止相應轉達 三月六日西北邊防督  
辦張之江電請府院整頓學風又發真州兩電七  
日至九日渤海艦隊攻大沽口十二日日本兵艦  
帶商船兩艘進大沽口與國民軍開炮衝突致起  
辛丑訂約八國抗議十六日八國提出哀的美敦  
書限四十四小時答覆十七日外交部駁覆謂地  
方發生爭執應由地方軍事長官酌辦若認為中  
央不尊重辛丑條約未免逾越和約範圍不能視  
為適當此牒去後在津解決完案同日學生代表  
有至國務院請願者十八日(夏歷二月初五日)天

安門開國民大會議決廢辛丑條約等十款號召  
學生工人等萬人赴國務院請願時執政府設在  
鐵獅子胡同海陸軍部房屋本年元旦改內閣制  
院設於海部府設於陸部因毘連即以府衛隊旅  
兼衛之吾廬相距甚近午後盡時半忽聞人聲鼎  
沸槍聲驟發交通斷絕驚惶萬狀嗣見地檢廳致  
陸軍部公函知當死男子二十四人女子三人因  
傷死者十七人驗傷未死者四十五人負傷未驗  
者七十叁人查附表死者約四分之三皆學生  
三月二十日張之江李鳴鐘鹿鍾麟等七將領通

電撤兵退回原防不與內爭專力開發西北等語  
先是兩旬前國民二三軍津南戰敗退至唐官屯  
天津震動改歸一軍抵禦恢復戰線至興濟半月  
前豫境號稱三十萬之國民二軍已竄散幾盡同  
時晉閩亦出師助吳至是吳軍已至正定奉軍已  
佔灤州在勢國民軍方面不得不表示息爭凡行  
軍進固不易撤退尤難二十一晚國民一軍即退  
出天津二十二日(夏歷二月初九日)天津混亂殊  
甚二十三日津保灤三路國民軍完全退回京北  
區域惟一軍實力未損 三月二十六日黃村接



觸京津交通自此斷絕二十七日奉直魯聯軍大  
至與國民一軍肉搏血戰戰綫逐漸延長西南自  
長辛店起東北至順義縣牛欄山等處戰氛環繞  
震耳如雷之重炮聲晝夜鮮停京鹽幾盡 四月  
二日上午十時半忽聞飛機軋軋之聲轟然而響  
震動全城一彈落於西直門外校祖塔院李姓炸  
死老嫗一名一彈落於西北郊小西門空地三日  
上午十時左右飛機又來轟擲一彈落於西城大  
紅羅廠東口皇城根周姓一彈落於西安門大街  
光明殿周姓一彈落於北海園城外女字墻基邊

又三彈落於北海水中同時崇外一彈落於草廠  
五條寶慶會館一彈落於草廠九條武姓一彈落  
於閩王廟前街益盛祥布莊一彈落於東茶食胡  
同廣興園內惠生織染廠均未傷人四日上午九  
時後飛機又來轟擾一彈落於崇外三里河鞭子  
巷二條王姓一彈落於前外石頭胡同天和玉飯  
莊一彈落於宣內安福胡同袁姓一彈落於南新  
華街一彈落於清宮文淵閣空地一彈落於中海  
水中一彈落於南池子七十二三號門牌門口是  
日惟微傷石頭胡同張厨南池子劉婦五日上午

九時許飛機又來轟炸一彈落於三里河鞭子巷  
三條謝姓一彈落於南大市空地一彈落於筱圓  
鏡胡同靳姓一彈落於香廠大安里南面空地一  
彈落於香廠南胡同劉姓一彈落於南橫街東口  
外城隍廟後蘆塘中均未傷人是日清明節說者  
謂鹿鍾麟往天壇植樹故擲彈皆在城南 四月  
十日(夏歷二月二十八日)晨瑜瑾兩女到校折回  
(因飛機擲彈西城小學校半已暫停)據云馬路禁  
止行人余借打鄰家電話不通待至九時馬路旁  
始許通行余至東四見二條西口向東排機閘槍

駐兵二三百名即疑對段問題午刻見警衛總司  
令鹿鍾麟布告證實逐段釋曹為聯吳策畧午後  
恢復原狀始知九日夜半駐景山門致中旅分三  
路出發一赴吉兆胡同段宅一赴鐵獅子胡同執  
政府一赴中海居仁堂解散段之衛隊嚴重改變  
已歷半夜幸在睡夢中不知耳 四月十一日機  
彈停擲五天上九時許突然又至一彈落於西  
四北魏兒胡同公立二十九小學校一彈落於西  
直門外廣通寺後身一彈落於西直門車站一彈  
落於高亮橋清西太后船塢一彈落於宣外老牆

根空地又二彈落於宣外下斜街全浙會館花園  
西北兩面牆外是日惟微傷兩人十二日(夏)歷三  
月朔)上午九時許飛機又來四架高而速不盤旋  
拋擲即去投彈三十六枚死五人傷二十四人在  
彰義門西直門為害最烈京綏車站炸死拾煤貧  
家幼女及屠戶張萬葵兩人燬糧車一輛傷十餘  
人彰內商品陳列所前炸死洋車夫李升棠聯中  
三元店夥劉寶珍糧商安汝全等三人傷八人虎  
坊橋宣南飯店傷五人化石橋公立二十一小學  
彰內公立三十二小學均落彈未傷人餘記不勝

記是日宣內下窪子同邑周亮才僉事厲落一彈  
於牆門間化石橋同邑沈直夫大令厲落一彈於  
簷下入土不炸均未傷人十三日上午九時飛機  
又來在南郊盤旋一週擲兩彈於永定門右安門  
間空地見南苑及清河兩處國軍飛機騰起遂逃  
去前後七天飛機擲彈惟吾厲東城各區幸免  
十五日國民一軍聯吳策畧未成先移丁字街兵  
站總部離京午刻大隊撤退除城外分途退兵未  
見外其由永定廣渠泉便三門入外城進前門經  
西阜西四出西直門者塞塗數小時紀律整肅東

城惟開朝陽門是晚入使館界飯店坐一宵每人  
須費拾三元 十六日晨見兵士臂纏黃布書維  
持治安四字或馳馬巡邏或排隊通衢警廳大刀  
隊亦馳馬巡邏各城門開少閉多詢知係王士珍  
趙爾巽諸老擔任臨時治安會以唐之道為警備  
司令吳炳湘為警察總監是日段執政賈內閣復  
職唐吳俱段系當時段派尚想支持而吳拒段奉  
斥唐(附馮軍由樂通敗退)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  
至十八日唐吳皆願讓二十日段率同志赴津臨  
去命外長胡維德兼署總揆攝政同日唐部退出

京師驚惶始定而直魯軍用票發生問題商店多貼暫停字條甚至布帛鞋帽無從購買直至七月十二日焚燬軍用票壹百五十萬元並定此後每月十五日焚伍拾萬元三個月燬完市面乃恢復原狀 六月二十日(夏歷五月十一日)燕舒弟第三女其安八齡殤於汴 七月其瑜以甲等首名畢業於京師公立第十七國民學校 八月十四日(夏歷七月)奉直魯聯軍攻西北軍破南口已攻擊四閱月矣始末劇烈至六月二十八日(夏歷五月十九日)張作霖吳佩孚握晤於京吳當日出京



遂於七月起京師日聞炮聲吳軍攻懷來一路兩次發生倒戈另兩路吳軍亦未得力是役奉軍先佔多倫至是破南口不匝月追擊至綏遠 九月八日(夏歷八月初二白露節)其覺辭皖四女師教務主任回京 十三日(夏歷八月初七日)外交部圖書處奉部令裁撤十五日復奉部令改名圖書室歸文書科直接辦理余仍在事 十月初國務會議設國立京師圖書館以梁啓超為館長十二日(夏歷九月初六日)京師圖書館奉教育部令即日結束在事人員一律解職十三日由梁館長酌

留十四人余仍在事自此經費獨立每月由鹽餘  
項下支給 十五日(夏歷重九)浙江省長夏超聞  
孫傳芳贛戰將敗表示獨立孫系文武官吏紛紛  
逃避十六日省垣警備隊到嘉興繳憲兵械嘉興  
知事徐慶彪亦逃十七日夏軍委廖家駒攝縣篆  
十八日滬杭路軌拆斷二十一日晨孫軍旅長宋  
梅村由松江分三路攻嘉興午初中路郝營長雲  
亭肉搏東郊午後東柵塘滙兩路進逼夏軍沿鐵  
路敗退間有穿城出西門而逃者是日猝起戰事  
居民多不及避幸一日解決尚不糜爛惟東柵市

肆被搶吾弟致才於午正帶元姪徒跣奔新塍廿  
二日孫軍委鹿學沖攝縣篆廿四日市面恢復罷  
市計共三天嗣後地方團體打掃戰場收屍六百  
餘具未幾徐知事回任 十二月上旬黨軍入三  
衢(距孫軍九江南昌戰敗甫匝月)不數日由蘭溪  
達德沿江直下十二日(夏歷十一月初八日)吾弟致  
才挈眷逃上海十五日黨軍便衣隊侵省垣嘉興  
劃入戰線路軌斷遂罷市十六日黨軍退富陽時  
有主張自治守中立者十八日禾市漸復二十二  
日(夏歷冬至節)孫軍入杭垣自治決裂戰禍方興

矣 二十六日內人年假辭館回廬渠自前年秋間到  
京去年就前內左府胡同長興孫氏家館今年就西  
城學院胡同上海王氏家館 是歲二月英人封鎖  
粵海關 四月十一日外交抗議蘇俄驅逐華僑八千人  
六月一日蔣中正任粵警師北伐 七月三日開稅會議外國代  
表聲明暫回本國 七月十五日蔣中正親率黨出發 七月  
十六日取銷上海會審公解約成立 全月長江各省大水 八  
月政府請俄撤回大使加拉罕 八月十二日蔣中正到長沙  
八月十三日宣布中法越商約期滿失效 八月二十一日援湘北軍失守  
岳州 九月六日北軍失守漢陽 九月十六日法權會議十三國

代表一致簽字 全月張宗昌孫傳芳修好簽約 十月十日  
黨軍佔領武昌已被圍三十九天 十月四日黨軍佔領九江旋  
入南昌 十月六日宣布中比商約失效 十一月十八日孫傳芳親  
至天津求援 十二月一日張作霖就安國軍總司令 十二月二  
日黨軍入福州 歲底洋價銅元叁百柒拾枚 本年圖書館  
薪水三月十月兩次變更照原薪月發壹百三十九元合計約近  
半年

民國十六年丁卯五十四歲

一月覺女入京師女師範大學校訓育處辦事(以女高師  
改設乃母校也) 同月三日(夏歷十月三十日)正白旗漢軍副都

統前嘉興府知府宗培卒壽八十四歲家貧旅京未入厚  
賻之其後人加漢姓為羅氏子名重錦重銳重銘孫名寶蔭寶  
熙寶緒寶隆 二月十六晨夏歷元宵吾禾聞杭州孫軍潰逃  
人心恐慌下午即有兵車數列到禾時天氣陰霾近站罷市  
各兵車或暫停開松或兵士換由水道運赴宜興十七日上午  
兵車絡繹過境時滂沱大雨兵皆徒手蟄伏廠車既而省  
長蔡樸專車過禾午後浙督孟昭月率部下三列車到禾  
孟車居中第三列車無官長統率禾民請孟車殿後督  
同開松孟不允及孟車啟行第三列車留禾是晚東門北門  
城內外商店挨戶搜劫精華殆盡直至十八日午前飽掠開松十

九日上午十時潰兵步行沿鐵路冒雨來未至晚未止是夕亦有  
騷擾幸旅長劉士林兼新叔掠兵兩名秩序稍定二十日到徒步閱  
軍數萬即登火車開松後到者因無車暫留二十一日閱軍仍續  
到不已且形色張皇步伐迅速午後聞黨軍將至二十二日晴午  
刻黨軍先發隊到未人心始定 同月杪宜齋赴津就實業事客秋  
京東北陸軍四十五旅服務季冬全旅開豫因精力不遠銷差遷我屬度臘  
三月十二日(復歷二月初九日)梁館長於星六常會報告自上年十月  
改國立京師圖書館四月餘迄未得鹽餘每月經費皆其個人籌墊  
力綿辭職經同人挽留自本月起又復欠薪惟余原薪壹百叁十九  
因發現金減卅元至此既減又欠雙方受窘 同月二十一日黨軍自浙

入蘇東路佔上海北路佔蘇州四月四日(夏歷上巳)致才弟自滬挈眷  
回里二十三日松弟媳挈兩姪女自蘇回里是役惟松第一人未從避  
我家廬墓無恙 五月五日(夏歷四月初五日)外交部裁併十科文書  
科在裁併之列裁去文書科長江甯宗鶴年圖書室主任松江雷  
澤揚等八人同時各司廳裁去近百人余仍在事 同月二十六日  
旅京同邑太史錢新甫姻丈八旬雙壽有八十自述詩及重譜花  
燭詞錢氏自文端公後二百年來人文蔚起而繼享大年厥惟新  
文誠盛舉也 七月三十一日(夏歷七月初三日)族叔祖光榮號紀成招  
十餘族人在永義莊開會擅行議決改慎遠小學校為委員制舉紀  
成為常務委員經族中父老錦文等起而反對未能如願 八月十日(夏



歷七月十三日奉教育部令聘郭宗熙為國立京師圖書館館長二十四日郭館長接事二十七日以部令(教育總長劉哲)派成多祿為副館長並主任兩人館員十二人上年未改國立前舊同事大半去職不勝感舊余之月薪又減對折自此起中美文化基金會月助館經費貳千伍百元以五百元還梁前館長墊款餘作開支以一年為限昔館長名譽職主任一人部員兼月津貼三元今館長為魯參議月領三百元副館長月支三百元兩主任各月支壹百元而日親瑣務者不得不酌減勞金也 同月覺女被京師學局聘為公立第三十九小學校長校在崇外上堂子胡同 十月外交部藏書及辦公室由總理衙門在址遷現署東北樓下派余分類編號檢查整理 同月外交部改組完竣余薪微增 同月抄覺女

辭小學校長就公立第一女中學國文教員因先有成約耳 同月四日(重陽)因細  
管胡同趙屋低窪遷居北新橋船板胡同門牌二十六號梁屋房租連警捐每  
月拾六元五角 同月蘋妹處全家回南 十一月余編國立京師圖書館普通本  
書目二編完竣 是歲二月十三日雲南唐繼堯被迫去職 三月五日皖督陳  
調元降南軍 全月十日海軍總司令楊樹莊率艦降南軍 全月二十四日  
南軍佔領南京 全月三十一日康有為卒於青島年七十 四月六日北京  
俄使館毘連破獲共產黨總機關獲首要黨人李大釗等二十人二十八  
日執行絞刑 全月十日蘇俄召回駐華大使 全月十二日上海大埔共產  
黨解散總工會廣州長沙相繼驅殺共產黨 全月十八日南京政府成立國民  
黨寧漢兩派分裂 五月一日馮玉祥與南軍聯合 全月涼州大地震

全月二十二日唐繼堯被部下刺重傷死 六月六日閻錫山與南軍聯合  
全月十八日張作霖為大元帥組織軍政府 七月九日直魯軍恢復徐  
州 全月十二日唐生智對蔣宣戰 八月八日蔣介石通電下野九月二十  
日赴日本十月十日回滬 九月一日廣州因拒銷公債銀錢業一律被封  
全月二十六日奉天將于珍因公赴豐鎮歸過大同被晉軍扣留越三日閻  
錫山通電攻奉 十月十三日晉軍佔琢州 十一月十二日唐生智被迫離漢  
赴日本 十一月十一日廣州人民被共產黨焚殺為空前浩劫 全月十四  
日寧政府宣言對俄絕交 全月十六日南軍何應欽部佔領徐州 全  
月二十日馮寧各將領復擁蔣介石為總司令 歲底洋價銅元盡  
百七十六枚 本年圖書新水三月八月亦兩次變更照上年收入約

減盡百元

民國十七年戊辰五十五歲

一月覺女仍為京師公立第一女中學國文教員 二月內人就康

四牌樓六條胡同豐潤張氏家館女生三人年皆及笄係清末兩

江總督張安圃制軍人駿之孫女功課每日半天俱授國學課程

三月京師各部署減政風潮又起外交部距上年大改組未滿一年

四月二日(夏曆閏二月十二日)部令公布甄別本部部員規程三日部令本

部部員一律暫停薪水四日部令本部人員除實缺另行甄別外

一律停止職務雷厲風行為從來所未有其後擇尤任用余仍在

事 四月五日(清明節)禾中家祠春祭仲經二哥宣布經營義莊田產

五年期滿刷印四柱清單分送族人郵寄一份來京查五年內新置田房等產叁萬叁千玖百柒拾餘元辦理尚為得法為建莊以來五十年第一次財政公布仲經客居滬上實際由致才幫同料理余前擬義莊董事會試辦章程雖未實行而五年一結束係采此章程清單尾附仲經辭職啟因起糾紛未舉替人 同日在義莊公舉其祐<sub>經</sub>主持慎遠學校該校客秋其瀨姪接管時由余所聘之張玉泉先生交付歷年節省存款六百餘元孰意僅及半年其瀨天卒存款用去四百餘元 五月一日夏曆三月十二日南軍佔領濟南京師震動 六月一日夏曆四月十四日張作霖邀集外交團又傳商會等團體進府從容宣言本人將回瀋陽留部下鮑毓麟軍隊一旅託王士珍諸公暫維持京師治

安 三日晨一時十五分張作霖由東站離京 同日亥時黎元洪  
病歿於天津年六十有五 四日晚五時半張作霖列車將至瀋陽  
經皇姑屯(南滿京奉兩路交點處)突有人自站橋上投下炸彈二枚  
燬車三輛並破壞站橋等黑龍江督辦吳俊陞五死張作霖受  
重傷越三小時死(據同車赴奉公府秘書鏡 言)先守秘密至二十  
一日始發喪 四日晚十一時十分張學良楊宇霆偕孫傳芳及  
京警監陳興亞離京 五日京師臨時治安維持會成立吳  
炳湘暫代主持警政奉軍四十七旅鮑毓麟部改稱京師保衛  
團(僅步隊二千餘人)奉軍總退却均係徒步四郊徧野城門  
晝閉 六日晨北新橋砲局陸軍監獄反監逃去四十餘人格

殺二人 同日北京特別市黨部借湖南會館公開辦事  
同日馮軍韓復榘部首先開入南苑 八日上午九時半晉  
軍前敵總指揮商震率部隊開入京城 同日上午十時  
半鮑旅集合朝陽門外向通縣出發陪送至安全地者有  
韓復榘部參謀谷華生治安會代表熊希齡總商會代  
表冷家驥等至八里橋被阻折回朝陽門外東嶽廟  
經汪大燮江朝宗諸父老竭力勸解無效九日上午八時卒  
被韓復榘親視繳械豈所謂兵不嫌詐歟 十日臨時治安  
維持會卸責自散 十一日閻錫山偕第四集團軍總指揮白崇禧  
由保定來京中途換汽車入西便門預候在彰義門極盛之歡迎

俱失逐折回京津衛戍總司令行轅設前陸軍部 十二日京城解嚴  
各城門啟閉如常 十三日南來外交部參事陶履謙等開始接收北  
京外交部(不日陶君奉令免職以同來之徐德懋為領袖)約兩星期完  
畢舊有人員留用二十餘人保管銀錢檔案圖書器物余在留用之  
列乃萬想不到 二十四日(夏曆五月初七日)上午十時戰地政務委員會  
教育處派第一科長王濱海第二科長李蘭昌接收京師圖書館封  
鎖善本書庫唐人寫經室四庫全書室並會計室之簿冊鐵櫃照佈  
告館員一律停職留普通各書庫未封而囑在事人員照常到館應  
付閱覽 二十六日國民政府外交部派第一司長嵇鏡到京辦理接收蓋陶  
徐係前總長黃郛所派嵇係現總長王正廷所派一切進行手續半多變



更

京師圖書館鈔書紙

新舊人自刻小

像於卷端於古

無儼若近代確

有可揚者如漁

洋山入小塊山

人等集是考東

西洋各國編纂

辭典者亦大抵

有小像冠於其

首余於此書刻

小像至四朝之

多一則仿王楊

甫先生淵雅堂

集之例且欲明

乎由少而壯由

壯而老在利那

間嗚呼生死事

大無常迅速觀

此當知求生淨

土之不可緩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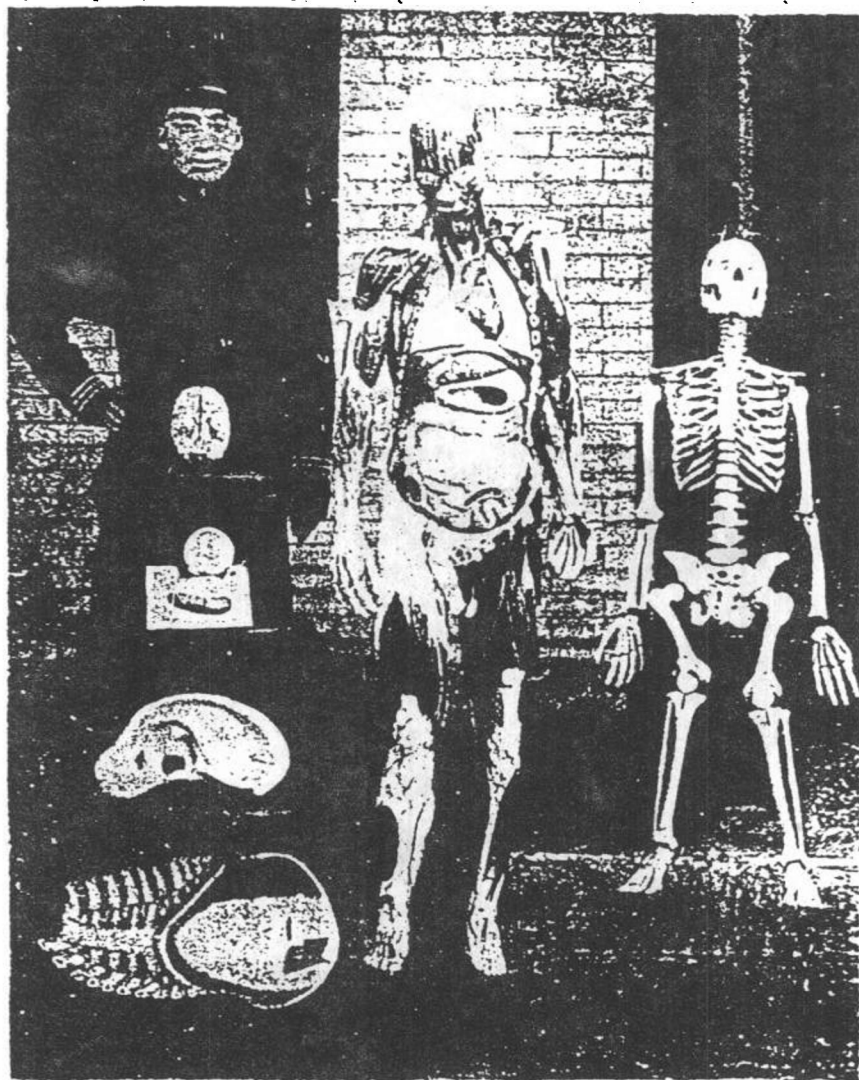
民國十年五月

無錫丁福保識



影小時學文究研

道副法師曰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爲道用達磨祖師曰汝得吾皮嗚呼皮亦豈易得哉何況由皮而得肉由肉而得骨乎肉與骨尙可見而髓則不易見所以得髓者愈難佛學大辭典者皮外之皮也余覩此圖之肉與骨而愈爲惕然矣若云可作白骨觀猶淺之乎視此圖也丁福保仲祐甫自識



影小 時理生學算究研



影 小 時 學 醫 究 研



影 小 時 學 佛 究 研

## 疇隱居士自訂年譜

拙編播於都邑，有不悉余之家世，或轉相咨訪，重勞虛佇者。昔沈約宋書自序，述家世最詳，而古人亦有自按年爲譜，以冠於著作之首者。清道光中，常熟藏書家張金吾，自編年譜，命之曰言舊錄，謙詞也。余仿其例，懼往事放失，遂書而存之。謂之自序可，謂之自訂年譜亦可，謂之言舊錄亦無不可。民國十年六月疇隱居士識

民國十年六月，余將自著年譜，刪其繁蕪，附刊於佛學大辭典。既而思之，刪者未必非，存者未必是。即使刪者果非，亦宜存之以著吾過。李羣玉詩曰：往事隔年如過夢，舊遊迴首漫追思。五十之年，忽焉已過。精神凋喪，悔悟已遲。孟晉之功，終非能任。孝標秋草，異世同悲。每於晦明風雨，愴懷舊事，凡世之治亂、家之亨困、學問事業之進退工拙，無一不感慨係之矣。辭典行將再版，故仍以昔年所刪節者復補入之，亦聊以識吾過也。民國十四年六月丁福保自識

疇隱居士，江蘇無錫人也。姓丁氏，名福保。吳稚暉先生字之曰仲祐。居士家本常州，自元末伯通府君遷無錫，遂爲無錫人。伯通府君諱進五，仕元爲嘉興路萬戶府萬戶。生仲綱府君。仲綱府君生樸菴府君。樸菴府君生三子。長曰存誠府君。輕財好施，建觀音堂義井等。一方便之。存誠府君生三子。次諸生安齋府君。安齋府君生三子。次諸生蒙溪府君。蒙溪府君生三子。三曰若溪府君。二世皆棄儒而買。豪於貲。若溪

府君生四子。四曰晴宇府君。好施予，始終不倦，盡傾其家貲。晴宇府君生二子。次曰君蕃府君。諱樹滋。以商業起家，力爲善行。字孤寡，卹親黨，不憚分產界之。某乏食，某無衣，某橋道未修，某婚無力，某死無棺，以告，無不應者。疎財好義，惟恐此生之有遺善。孳孳爲之，無倦色。而最誠切者，則延名師教子也。列府志孝友傳。縣志行義傳。君蕃府君之子，長諱煌，郡增生。次諱濟美，壽州儒學訓導。三諱煥，廣東廉州府同知。四諱詮，安慶府學訓導。君蕃府君之孫，諱王士，乾隆丙子舉人，山西孝義縣知縣。諱鸚起，受知於儀封張先生伯行。江陰楊先生名時，爲宋儒之學，不求聞達。卽福保高祖之祖也。諱鶴起，安徽安慶府同知。君蕃府君之曾孫，諱如琦，乾隆癸酉舉人，浙江常山縣知縣。卽福保高祖之父也。諱亭，乾隆庚午舉人，廣東高州府知府。諱尹志，乾隆丙子舉人，廣東廣州府知府。諱雲銘，廣西藤縣知縣。君蕃府君之玄孫，諱瀚，陝西甯羌州知州。卽福保之高祖也。諱寶洲，直隸河西務同知。諱善洲，河南洛陽縣知縣。諱瀛洲，江西萬載縣知縣。諱芳洲，乾隆癸卯舉人，廣東番禺縣知縣。諱桂洲，乾隆戊申副榜，就職陝西華州州判。諱閔洲，甘肅平涼府知府。吾家自君蕃府君，廣積陰德，後至玄孫，凡四代，雖無顯宦達官，而遺愛惠政，後先媲美。其事迹備載於昌志行義宦望孝友文苑等傳者，代不乏人。由今思之，實爲吾家全盛時代。皆行善讀書之明效也。福保之高祖西園府君，諱瀚，生七子。長諱榮，郡諸生。徐溝縣典史。次諱榕，嘉慶戊辰恩科南元。三諱櫛，獲鹿縣典史。卽福保之曾祖也。曾祖生一子，諱文炳，海鹽縣典史。殉粵匪難，給予雲騎尉世職。入祀昭忠祠。卽福保之先祖也。先祖生四子。長潔菴府君，襲雲騎尉世職。入祀惠山尊賢祠。卽福保之先考也。次三

四均幼穉。余伯叔輩以科名顯者漸少。僅芸石公中道光壬辰舉人、枚卿公中同治壬戌進士而已。余父生二子。長名寶書。光緒癸巳恩科副貢。次卽福保。縣學生員。

穆宗毅皇帝同治十三年甲戌。一歲。余以是年六月二十二日亥時。生於無錫書院街舊宅。是時府君三十三歲。家慈三十八歲矣。時值粵匪初平。各家生理未復。余家有田百餘畝。府君爲童子師。以自給。家絀體素虛弱。產後少乳。家又貧。不能常僱乳母。比鄰幸有陳母者。產一女。長余數月。乳有餘。常以乳余。卽余老友陳仲英先生之太夫人也。

案。吾國以甲子紀年。由來舊矣。史記年表。紀甲子始於共和之元。且天官書有太歲在甲寅。漢書高帝紀。有五星聚於東井。是歲爲乙未之文。是古人皆以甲子紀歲也。余仿此。故逐年以甲子紀之。

德宗景皇帝光緒元年乙亥。二歲。光緒二年丙子。三歲。是年邑中發生謠言。謂有漁人進天主教者。身伏草中。剪紙爲人形。運用邪術。使生魂附於紙人。飛入人家。剪雞毛。或壓人於牀。往往能殺人。又謂紙人能將人之髮辮剪去。合邑之人。咸有戒心。入夜則鑼鼓之聲不絕。謂惟此可以逐走紙人也。余於日中。亦敲鑼打鼓以爲戲。是年余患熱病幾死。吾邑風俗。凡小孩患病至垂絕時。往往先以蘆蓆置於地。而以瀕死之孩臥於其上。余病至極重時。亦已臥於地上之蘆蓆矣。一夜。病有轉機。遂愈。

光緒三年丁丑。四歲。余住宅之對面。有顧泰和衣莊店。余自四歲起。約至十歲止。常在泰和店內頑耍。



是年四月二十七日，適王氏妹迎梅生。

光緒四年戊寅，五歲。

光緒五年己卯，六歲。

光緒六年庚辰，七歲。

是年始入家塾，識方字，約一千。讀大學，每日僅三行，尙不能成誦。吾父遂令余至樓上讀書，吾母任督課之責。第一日讀大學，淚如雨下，所讀之書盡濕。右手執竹箸點之，書著竹箸盡破。余以碎紙補之，而粘以飯粒。少頃，紙盡皺。

光緒七年辛巳，八歲。

光緒八年壬午，九歲。是年七月間，一日午後，在顧泰和衣莊店頑耍。見後園有蝴蝶樓於尿缸內之瓜皮。余不避污穢，執扇撲之。爲顧二所見。斥余曰：此孩子面孔雖然體面，而不知邈邈如此。余聞而大恚。疾趨而出。不至顧家者累月。

光緒九年癸未，十歲。是年六月間，有一吃長素之女人，咸呼之曰吃素阿姆。一日領余至北門外南尖蔡宅。余是日著一白夏布長衫。見蔡宅男主人已六十餘歲。鬚髮盡白。面團團似富家翁。女主人僅四十餘歲。兩人與余相周旋。使僕人買餛飩一碗，令余食。余稍留卽出。不知所以至蔡宅之故。至家後，始知蔡年老無子。有一女欲擇婿。吃素女人爲余作伐，故領余往蔡宅一行。後往返議婚數次，終以不諧而罷。

光緒十年甲申，十一歲。余冬日喜放風箏，恒奔逐於荒墟間。夏日喜捕小魚，輒徘徊於溪邊柳下。每在

近水之處、開小溝約長二三尺。埃小魚結隊而來、則以巨磚塞其出口、以爲大樂。書院街內有俗名鱖魚灘者、實爲余童年游釣之所也。余住宅之前二造、租與濮氏、開印花布店。店名濮義興。店主有胞兄、小名阿黑、已四十餘歲。每日喜閱岳傳封神傳。余時時與之同閱。雖不能盡解。然閱此頗有興味。此爲余閱書之始。

光緒十一年乙酉、十二歲。是年夏季、邑中又有謠言、謂有黑膏擾人。始剪雞毛、婦人乳頭、小兒髮辮。繼且壓人不醒。鑼鼓之聲、復徹夜不絕。自常鎮一帶來、向江浙去。夜不安眠者逾月。皆捕風捉影之譚也。閱演義三國志約一年、文理之進步極速。今攷三國演義書中所載之事、半皆正史所不載。要自王粲英雄記鈔、常璩華陽國志諸書所掇拾而成者、非盡無稽也。

光緒十二年丙戌、十三歲。余天性甚鈍。幼讀四書、日僅三四行。非百遍不能背誦。十三四歲時、自左傳史漢文選以及徐庾等集、余兄皆擇要爲余講解。晚膳後、余獨坐小樓讀書。油燈一穗、非三鼓不就寢。頻年學大進。時吳稚暉、陳仲英、范素行、孫寒厓、俞仲還、許文伯、杜孟兼、廉南湖、高伯安、許侶樵諸先生、皆與余兄相友善。時來余家。余兄長余八歲、故余追隨諸先生後、年最少。日日飽聞吳先生等縱論學問文章、得益良多。

光緒十三年丁亥、十四歲。狄氏嫂、以肺結核卒。遺有姪女二。長名大保、次名二保。其後余兄續娶鄒氏。光緒十四年戊子、十五歲。近年來邑中之好學者、皆肄業江陰之南菁書院。治考據詞章之學。余雖年

幼亦心焉慕之。其後閱二十五年，稚暉先生作寒厓詩集序，述當年之情形最詳。因節錄之如下。寒厓詩集序曰：余不能詩，亦不好爲詩，故年二十有三，著學籍。適其時瑞安黃體芳、長沙王先謙、茂名楊頤、長白溥良、先後督吳學。建南菁書院，刻續皇清經解，振樸學於東南。講學南菁者，有南漚張文虎、定海黃以周、江陰繆荃孫、慈谿林頤山。余應選入南菁治學。第一日謁定海先生，先生銘其座曰：寔事求是，莫作調人。心竊好之。與無錫范蠡、許士熊等，遂有志理前史、紀禮詁，不暇爲詞人。同舍未成年而所志同者，有上海鈕永建。永建來南菁之前二年，以十五齡天才，爲楊頤所拔。頤取永建所爲古文詞，邀番禺梁鼎芬評定。鼎芬尤禮重焉。厥後永建棄書肄劍，入湖北軍校。鼎芬爲校督，左右之甚至。時長吾曹舍者，爲丹徒陳慶年。慶年爲經師柳興恩弟子，能傳外氏學。慶年好詠，常側其頭，唇翁張，格格笑不止。我等年少，往往慕效而狎弄之，彼亦不忤。我等所居爲詁字舍，各自以爲許鄭遷固聚此八舍也。其時院中彬彬文學之上選，產江南者，則有陽湖吳翊寅、金匱孫揆均、丹陽王英冕、無錫高翔、元和汪榮寶。其尙在童齡者，有無錫杜嗣程。籍六合而家江甯之田，其田才筆肆茂。年十三以神童爲王先謙拔食饋廩，意氣甚盛。頤跡弛。院之成年長德，皆爲詬侮。嗣程則秀拔俊整，不好弄也。產江北者，則有籍上海而家泰興之趙世修。泰興又有姚彭年。童子金鉞，世修弟子，寬弱，常受侮其田。然鉞工李商隱偶體文。其田雖上規騷選，卓然成家，勿若也。敬恒所家無錫。時流年相若，談說文史，與南菁諸子上下者，則有廉泉俞復、丁賢書、顧蔭孫、裘慶年、昌年、曹銓，及寶書弟福保。福保亦一奇童子，十四五卽通治漢魏六朝數十百家之文。後亦應選居

南菁頗久。無錫諸人，每日夕，必聚市間茶舍，名春源者，據其一隅之晚紅晴翠樓，對九龍山暮靄，雜談訓詁詞章至暮，輒引鄰座驚怪。當時隱隱領袖其間者，則為廉泉。泉婿桐城吳氏，其妻吳芝瑛，為吳汝綸弟寶三學者，稱為鞠隱先生者愛女。才藻懿秀，為當代閨閣詞宗。泉父宰山東，與泉外舅同官。廉吳兩家，皆好蓄書。泉芝瑛尤癖嗜。故泉家藏書，精本之富，甲於邑中。朋曹就鈔借讀，每無虛日。此皆二十年前往迹也。

光緒十五年己丑十六歲。余兄補無錫縣學生員。秋，余病痰飲，即慢性胃炎，嘔吐甚劇，臥數月。余母獨任看護，甚勞瘁。延張聿青先生治之，服控涎丹，一瀉病即輕減。吾鄉薛叔耘先生，充出使英法意比四國大臣。余擬作江南鄉試第二場徧於羣神經文一首。吳稚暉先生批其後曰：並肩前馬，抗手班揚，瑰奇宏肆之文，仍有規矩準繩在內，洵是作手。此才在梁溪，當掩過芙蓉山館十層。不意怯弱小書生，扛得動如此巨文，咄咄怪事。弟學殖日落，雖作帳簿，亦形枯澀。呼天自號，甘為廢井。幸同志諸君，皆能不憚及古，樹職文苑，則不才相廁其間，亦足借重。蓋快事也。是時余好作詩，稚暉先生亦獎勵倍至。

徧於羣神 附錄

己丑江南擬作

思及羣神，享其祭者衆矣。夫神而曰羣，其號雖不能盡悉，舜已徧祭之矣。徧古通辯，周币之意也。享者不已廣乎。且世有功不能擬於川嶽，祀不能配於上帝者，其名不能悉數，則統謂之羣神而已。倘吝其酒醴而不祭之，聽其溼沒而不彰之，何以顯盛典於幽明，生豐肌於朽骨也哉。故坐列巫史，祭禱羣神，以文勵

而爲壇。以豐犧而實俎。蒸蕙穀兮奠蘭藉。設桂酒兮與椒漿。彫禾飾器。翠羽承樽。薦饗洽而奏樂章。通百神而節萬事。翩翩巍巍。顯顯翼翼。此帝者之上儀。所以表虞廷之明德也。如由上帝六宗。以及山川祭神之事畢矣。曰未也。又有羣神在也。虞書所以載徧於羣神之典也乎。解之者曰。羣神者。邱陵墳衍。昔之聖賢之謂也。徧者古辯字。周币之意也。以斯意而推之。則八表之外。六合之內。罔不享其祭矣。然而邱陵墳衍其神衆矣。若離山之首。自招搖至於箕尾。九百五十里。其神皆鳥身龍首。若南次二經之首。自柜山至於漆吳。七千二百里。其神皆鳥首龍身。又有東海之外。大荒之中。有神曰犁醜之尸。夏州之國。蓋余之國。其神曰天吳。東海之渚。有神曰禺鏡。西海之隋。有神曰弇茲。或則狀如牛而八足。或則尾如馬而二頭。或則人面而蛇身。或則人身而羊角。或則以乳爲目。以臍爲口。或則其暝乃晦。其視乃明者。此之謂羣神也。能徧祭之乎。又不但此也。又有昔之聖賢在也。自宓義女媧以迨於舜。凡三十一帝。若倉頡封鉅。大墳大款之流。或則能象形而作字。或則爲帝皇而作師。其間之聖王英主。鴻生鉅儒。濟濟將將。不知萬幾。能徧祭之否也。然無用慮也。祭之自能徧也。於是舜乃召祝釐。修祭文。選吉日。將有事於羣神。則見其皇輿整駕。翠羽燭日。八驥揚衡。雙龍翼蓋。玉輦徐動。鳴鏡韻響。風管晨凝。雲歌曉囀。洪頤輻輳。靈旂殷幘。於是乎覲齒眉壽。跽背之叟。皤皤然被黃髮者。怡然相與曰。吾王將徧祭於羣神也。爾迺奠樽匪。陳壘洗。設醴酒。薦羣神。繁鳩交錯。羽爵飛騰。山魚登俎。澤豕啖經。其間又有猩猩之唇。獾獾之炙。崑崙之蕝。壽木之華。陽華之芸。雲夢之芹。具區之菁。浸淵之草。和之以楊樸之薑。招搖之桂。雜之以元山之禾。不周之粟。煎之以

三危之露、崑崙之井。豐肴衍衍。八珍皤皤。莫不置於神鼎。陳於金盤。奠几筵之饌。歸光俎豆之莘。莘皇皇乎。隱隱乎。茲聖容之壯觀。而祭神之巨典也。於時千神叶福。萬億慶均。聽白虎之鼓瑟。蒼龍之吹箎。金鑄鳴。雷鼓。鑿鑿。鳴。輶。磬之和。建。碣。磻之虞。或則嘲晰而啾嘈。或則鏗鉦以鈸囉。光輝眩耀。肝蟹豐融。惠風翔於海表。皇波及於鬼區。神雖衆而恩能徧。量自大固無不包。羣神莫不歆其祀而願德。祚靈主以元吉也。以是觀之。此昔人所以謂舜之行猶江海乎。千仞之谿亦滿焉。螻蟻之穴亦滿焉。誠哉是言也。當是之時。人有康哉之歌。鬼無餒而之嘆。元功潛運。至德旁通。日月之照靡私。雨露之施均洽。巍巍蕩蕩。六合時。豈不懿哉。是以萬性咸服。羣神悅愉。並上歌而下舞。咸蹈德而詠仁。乃拜手稽首。鬻言曰。盛哉乎斯世。帝賡載歌曰。萬物之和煦。賴羣神兮保護。福我民兮萬萬古。

沈浸濃郁。陸離光怪。左太冲之後。僅見此作。不意於童年中得之。此豈班揚後身耶。龔光甫拜讀。光緒十六年庚寅十七歲。讀文選。學作古詩。稚暉先生又與家兄書云。令弟經藝愈讀愈好。若能用力選學。更不作雜亂浮想。當是近來一大作手。並非妄談取巧。盍與令弟商之。人各有能有不能。因材而篤。最爲合拍云云。

光緒十七年辛卯十八歲。正月。孫寒厓先生應課南菁書院。批余詩後曰。稚暉芸軒。謂我圈得太多。我亦並未得賄。何必諂諛。存之篋中。以待來者。時許文伯在坐。與我亦同持此論。贊賞不已。上海鈕鐵生在室。亦嘖嘖拍手睜目。咋舌跳脚。並非虛語。孟兼亦可對證。吳孫二先生之所以激勸余。期望余者。可謂至

矣。忽忽至今已三十餘年。文章與事業，一無成就，負負無可言者。略記此時詩，有夜登錫山云：怪禽呼月上。北斗掛天高。村居云：夕陽牛落輓，疏雨燕還家。送春云：鶯花空一夢，風雨了三春。秋感云：秋深人影瘦。月落雁聲寒。有感云：探薇也是人間祿，浮海終非世外逃。又有江雲掩藹欲黃昏等句。全詩已散佚。偶誌一二，以存鴻爪。五月二十六日，鄒氏嫂患虎列拉卒。是時天已將明。余在門外焚化紙錢。口占一絕云：一夜藥鑪烟未歇，悠揚魂斷五更天。開門宿霧迷三徑，肅肅野風化紙錢。六月十一夜，爲回煞之期。余亦有絕句以紀其事。其後余兄續娶華氏。是年夏，吾邑謠傳失孩之家頗多。無業遊民，在北門外天主堂附近，發現死孩棺木無數。遂謂法國人拐孩，抉目鍊藥。一倡百和。頃刻間聚衆數千人。遂將天主堂燒毀。而頑固之士大夫亦有深信法人拐孩，抉目鍊藥之說者。是年秋，稚暉先生舉於鄉。

光緒十八年壬辰，十九歲。余十八九歲時，治經史之暇，喜閱朱子小學、近思錄及五種遺規等書，自治甚嚴。每謂得志則爲名臣，不得志則爲名儒。而友人每竊笑之。擬買正誼堂叢書，因力不能購而止。

光緒十九年癸巳，二十歲。是年秋，余兄應江南鄉試，得副貢。高百安杜孟兼先生，皆以是科舉於鄉。余亦稍稍學時文。然非心之所好也。

光緒二十年甲午，二十一歲。正月，慈禧皇太后萬壽，城中搭燈棚三日。許侶樵先生因秋試延余至廉南湖先生家代館。廉氏藏書頗多。余寢饋其中者數月。自是頗有志藏書。惜無力，不能多購。廉南湖、孫寒厓、俞仲還、許文伯、許侶樵先生，舉於鄉。余與族兄雨生編輯宗譜。借書院術底嚴氏試館爲譜局。

光緒二十一年乙未、二十二歲。余肄業江陰南菁書院。見院中藏書甚富。如入二酉之岩、適五都之市。可以盪目遨魂、披發吾十年聲譽。狂喜無已。乃手鈔院中藏書目一冊。而私自祝曰：他日果能處境稍裕，必照此書目盡購之。豫算擬買各書約千元。

讀書先宜求博。無論何種學問，先須多見多聞，再言心得。然天下書，老死讀不可徧，博之爲道將如何。曰：在得其要而已。余選得最要之書，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四庫全書簡明目錄、漢學師承記、書目答問、困學紀問。翁元圻注本。日知錄。黃汝成注本。十駕齋養心錄、癸巳類稿、癸巳存稿、讀書雜誌、十七史商榷、二十二史考異。

凡十二種。擬通體圈點一過，以擴充學識。東林書院每月添課經史詞章之學。余連獲第一名。

吾聞之王益吾先生曰：爾雅爲羣經樞轄。國朝邵晉涵正義、郝懿行義疏、大暢經指。然待訂正者猶多。臧

庸輯漢注、黃爽輯古義。葉勉心古注辭亦善。翟灝補郭、錢坫釋義、嚴元照匡名、龍啟瑞經注集注，並資參究。書目答問、甚便初學。諸書可依以購求。若藏書不多，先就易購者。板本畧具。

訪求考索。勿得因循，亦慎毋得少自足，不思博觀。宜萃萃衆說，合爲一書。每正文一節後，首注疏，次古注，次

諸家說。逐條提行，低一格，冠以某曰。全鈔弗遺。此外有爾雅箋注、罕見傳本。及非爾雅專家，而與本書相發明者，皆可臚

列。再加案語，訂正舛譌，推闡遺義。案語冠以本人姓名，引書必注某書某卷，下同。務期精密。

說文之學，近代爲盛。二徐傳本互異，楚金多仍舊書。鼎臣多所是正。乾嘉諸儒，總據韻會以求小徐之真。

復據唐本蜀本以正二徐之失。立說紛如。王紹蘭說文集注一百二十四卷，未見傳本。擬萃衆說，校正同

異，推究義蘊，爲說文解字詁林一書。每篆文一字一行。許氏元文，大小徐本歧出者，雙行標注。次二徐音



注。正文及音注、各本有異同者、並詳之。大徐以近日淮南書局重刊汲古閣本為主。以通行汲古閣五次刪改本、段氏汲古閣說文訂、及朱孫額諸本參校。小徐以祁本為主。以汪馬本參校。次諸家說。逐條提行、低一

二字、或。其段玉裁說文注、王紹蘭段注補訂、鈕樹玉新附考續考、段注訂、鄭珍說文新附考、徐承慶段注匡謬、徐灑說文段注箋、桂馥說文義證、姚文田、嚴可均、說文校議、嚴章福說文校議、錢坫說文辭詮、沈

溥說文古本攷、鈕樹玉說文校錄、高翔麟說文字通、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汪憲繫傳考異、本朱文漢撰。王筠說文句讀、說文釋例、繫傳校錄、釋例宜散入各字下。考異校錄宜入校注下。惠棟、席世昌、讀說文記、邵瑛說文羣經正字、吳雲蒸

說文引經異字、吳玉搢說文引經考、承保元說文引經證例、柳榮宗說文引經考異、程際盛說文古語考、

陳瑒說文引經考、皆宜全鈔。段注為世推重、而疏舛甚多、而王鈺徐諸家訂補、尚非極至。此外儻得希有

之本、臚舉勿遺。再加補正折衷、宏暢厥旨。凡純體字、篇末注云、於六書為某體。兼體字、注云於六書為某體兼某體。其聲讀之書別為一冊、輯錄期

於網羅詳密、共成大觀。

文選為詞賦家之祖。李善注、包舉宏富、有裨考訂。清代為選學者俞益博通。今以胡刻本為主、考異散入各

注。毛葉各本參校。正文互異者。雙行標注。李注晉為大字。擬行低一格寫。下同。各本互異、及引書與今本不同者、雙行標注。次五臣注。注通於李、前人之已詳。然亦有可采。全列勿

刪。次劉履文選詩補注、汪師韓理學權輿、孫志祖理學權輿補、李注補正、文選考異、李攀鳳選學規、李

選學糾何、余蕭客文選音義、朱琦文選集釋、葉星衛文選附注、梁章鉅文選旁證、張雲璈選學膠言、薛傳

均文選古字通疏證、胡紹煥文選箋證、鍾駕鰲選詩偶箋、陳僅讀選意籤、杜宗玉文選通段字會、皆全鈔。

再加折衷訂正、為文選集注一書。古人文辭、遞相祖述、而各具變化。熟精選理、自能洞徹源流。賦家皆宗

宗。

揚馬。陳思稱揚馬之作、趣幽旨深、非博學不能綜其理。豈直才懸、抑亦字隱。至於句式、亦窮極摹擬。如相如上林賦云、追怪物、出宇宙。子雲羽獵賦、則云追天寶、出一方。上林賦云、蓋象金石之聲、管籥之音。太沖吳都賦則云、蓋象琴筑並奏、笙竽俱唱。若此之類、難可悉數。將注選賦、擬先熟讀揚馬諸篇、方能窮其根柢。葉本評語、取列眉端、區分段落、細加剖析。其字句摹擬、因襲之處、悉爲標出、庶無遺憾。其後閱二十六年、得日本影印唐寫文選集注殘本十六卷、無撰人姓名。引李善及五臣注外、有陸善經注。有公孫羅所撰之文選音決及文選鈔。皆吾國久逸之書也。全書宜一一輯入文選集注內。

史漢國志、湖南已有爲補注者。晉書以下、惟五代史有集注之本。新舊唐有鈔校之書。其餘諸史、人罕究心。夫歷代各有事蹟典制、並有益實用、無可軒輊。徒溺志文辭、非真通史學者也。典午一朝、事實繁富。當時著作、凡十八家。斷簡佚文、未易舉采。貞觀之作、遺議實多。宜仿裴注三國志例、從初學記、文選注、六帖、御覽等類書中、搜輯彙編、分條補注。國朝郭倫晉記、周濟晉畧、畢沅晉書地理志補正、洪亮吉東晉疆域志、十六國疆域志、錢儀吉補晉兵志、丁國鈞補晉藝志、並資蒐討。宋齊梁陳魏齊周隋八朝、宜各爲注。綜其綱要、是有數端。一毛本爲主、殿本互校。二殿本考證、散入注文。三參訂本書記傳。四參證通鑑。五參證同時列國史事。六本書前半互校前代史、後半互校後朝書。七本朝史學家宜兼採。錢氏考異、王氏商榷、趙氏笱記、駭餘叢考之類。八金石文字宜廣搜。以上八條、晉書並同。九南北史文字異同宜備列。十御覽、冊府元龜諸書所載各代事實宜詳徵。十一鄭夾漈通志異文宜參訂。鄭輯各代紀傳、有竄改、非元書。然亦有取資、能得宋本尤佳。文字之間、更爲闡發幽奧、釐正譌誤、自有

蔚然之觀。晉宋魏隋各志，最宜悉心考訂，足徵八代政教風俗之因革。遼金二史，可用契丹國志、大金國志二書參校。元史時代較近，諸家載記文集，可用旁參。錢大昕、毛嶽生諸儒，考訂尤勤，並宜討究。三朝事蹟，又可與宋明互勘。前舉數端，不難隅反。宋史在諸史中，最爲繁冗失倫。前人別纂之書，不稱良筆。邵氏晉涵撰宋史百六十卷，已成。聞前有浙人持呈江督，曾文正公已發局校刻。適曾公移督直隸，馬端敏公蒞任，無過問者。書遂爲他人携去。海內留心文獻之士，幸共訪求之。

水經注網羅羣籍，有功於兩漢地志尤鉅。爲輿地家必應究心之書。官校宋本，哀集永樂大典所引，排比原文，出戴震之手。以乾隆三十九年校上，而趙一清校本，先成於乾隆十九年，至五十一年始謀鈔版。世罕觀大典原文，見戴校於趙悉合，疑爲弋取。然安有此事。戴氏博考羣書，趙氏覃精極思，遂爾合契古籍，情理宜然。段玉裁魏源張穆各執一詞，俱可存而不論。隋唐以降，地名沿革，水道變遷，能爲一書，紹鄺氏絕學者，渺不可得。黃氏今水經簡而寡要，齊氏水道提綱，有今無古，或尊黃齊而訾鄺氏，不悟水道輿地，依事乃立也。當博綜史籍，貫穿古今地理水道，仿鄺氏體例，爲水經注疏一書。以各書疏訂鄺注，一也。依注繪圖，參證今地，二也。補證各史關涉水地事蹟，三也。補水經注未備各水，四也。四者不備，不爲完書。今擬每經注正文下，有戴趙校語者，駢列之。雙行標注，勿刪注。注低於經一格，疏提行，與注平列，上標疏字。注文應離析者，卽離析之。趙氏刊誤，散入各卷經注下，有辨證者入之疏內。張匡學水經注釋地，董祐誠水經注圖說殘藁，周嬰卮林析鄺汪士鐸訂正水經注，文宜備采。再加案語，逐節疏訂補證。每數水合繪成圖，用汪氏水經注圖式，稽合省

府縣志加繪今圖。

治以上各書果殫十載之功，便立千秋之業。勵志之士，當有樂乎此。至所治之書，宜從容考究，不厭精詳，非以速成爲尙。夫治書之要，首在取正文前訓，親鈔一通。匪特記性不佳者，可以將勤補拙。凡書經手鈔，即常讀之書，亦生新義。且駢列諸家，淺深顯見，加以考案，折衷自出。如具兩造，而聽五辭。犀分鏡照，自然神識倍充。宋以前及國朝類書，皆宜蒐覽。世說新語注、初學記、北堂書鈔、羣書治要、白孔六帖、太平御覽、冊府元可資考索。偶經觸發，當尋檢元書，勿得依據。龜、事類賦注、藝文類聚、可資校訂。淵鑑類函、佩文韻府、經籍纂詁之類。梳櫛字義，以說文爲歸。校訂文筆，當一以高郵王氏爲法。學人每患塗徑闇昧，欲從末由，苟循斯道，決無歧誤。如或驚爲高美，病其難能。當思日知無忘，歷久弗懈，積小高大，便成通儒。中材以下，皆可勉爲。非必天稟異人，始可從事。每歎功名可遇而不可求，與其慕浮榮，希詭獲，不若守其在我，早謀自立之地也。昔人任爲一書，自非聖經賢傳，何能毫無指摘。立名之事，爭不勝爭。前哲瑕疵，議不勝議。惟有自勤學業，方是實在受用。半觀徒羨，不勝結網。俟河之清，必非志士。余既知學問之門徑，即擬箋注各書，先從說文文選下手。

吾又聞諸王益吾先生曰：爲學所以明心，所以養心。人之放心，最難收束。惟讀書可以制之。窮年矻矻，樂此不疲。屏絕外慕，是真正人。卽是真道學。切勿執漢宋門戶之見，強作解人，束書不觀，妄生議論。大學言誠正必先格致。夫子文章可聞，性道不言。自明得力，祇是好古敏求。朱子爲道學之宗，其讀書一字不放過，未嘗空談性命也。宋儒以後理學家書，亦宜博覽明辨。既究知學派源流，愈以檢攝身心，歸於定靜。朱

子近思錄、劉氏人譜二書、言約旨深、尤當時置座右。劉引古爲證、間涉疏舛。須加訂正。念臺一代大儒、固不以此爲輕重。能博採史傳、增輯爲書、亦宏道之一端。

經濟非可空談。人苟心術不端、意氣不化、雖才美如周公、祇足以作惡債事。能由正學生正識、以實心行實事、即絕大經濟也。霸才客氣、安所用之。人之資質敏鈍、固由天授。心激氣定、可學而能。當熟覽史書、以古爲鑑。至當代掌故、尤貴討究精通、奉爲準的。則道學經濟文章、一以貫之矣。賀氏所輯經世文編、及林文忠、陶文毅、曾文正、胡文忠、沈文肅、左文襄、文集奏疏、宜熟觀。皆切於時用者。曾左書尤要、宜從其虛公鎮靜才通、博覽羣書者、積爲之。近世所積、未佳也。

光緒二十二年丙申、二十三歲。應童子試。余不善作時文及小楷。不能列入前十名。縣府試皆列名第十六。稚暉先生來函、有云、院試在邇、用功也。快用功也。趕緊用功也。作秀才、兄弟同登、事之小焉者耳。多作童生一天、卽志氣消短一天。可不留意乎哉。是年補無錫縣學生員。學使爲湖南攸縣龍芝生先生湛霖、王戊翰林、時官刑部右侍郎。首題爲賜也賢乎哉。次題爲曾子居武城至曾子反。詩題賦得山隨平野盡。得山字。覆試題以皮冠。嗚呼。縣試之苦、言之心悸。自三鼓入場、至明日三鼓繳卷。精力衰、意氣消。沈諺云、人在矮屋中、那得不低頭。斯語亮已。由初試至終場、凡五次。再應常州府試亦如之。末應江陰院試、則監場末吏、獐狀如虎。應試諸生、畏縮如鼠。此景此情、時復入夢。亦大可憐矣。是時館於廉南湖先生家。歲修僅四十銀圓。余與顧君舉然、學駢體文。舉然謂余文如金碧池臺、眩人心目。又如香車寶馬、照曜

通衢。實則吾文漫無格律，不中繩墨，胡足以當顧君之稱。顧君家本素封，性喜賓客，又工詞章之學，與余爲同歲生。又朝夕相過從，以商榷學問之事。惜其後濫於交游，有勸之納粟入仕途者。既入浮華之窺，世故彌煩，偶染風塵，素衣變色。本不善治生，家業由是日落，竟客死於外，惜哉。千里故人重縫紉，十年前事半模糊。讀此二句，令人低徊不盡。

光緒二十三年丁酉，二十四歲。仍館廉南湖家。是歲治經史外，兼習勾股測量等法。稚暉先生函勉，仲還學方望溪。勉余兄學顧亭林，謂以根柢之學，別開一境。此風一倡，友朋之中，其所造就，當有大異於三十年前者。又云以方顯之品詣，出於今之世，即能爲會胡之事業，可不勉乎。七月，室王孺人來歸。余父患肺結核甚重，屢催余兄弟赴南京應秋試。八月七日進場，場中考生所坐之號舍，其濶約二尺四寸，深約三尺八寸，高約四尺七寸。坐臥其中，跼促如轅下駒。十八日回無錫，始知余父已於初九日棄養。嗚呼痛哉。斯焉衰絰之中，荒迷苦出，幾忘昏曉。椎心泣血，抱憾終天。余小子絕意功名，誓不復應鄉試者以此。先府君純厚忠謹，以刻苦儉約終身。不克享余兄弟一日之養，此福保所以每違歲時伏臘，躬率妻子家祭，或值清明佳節，携麥飯楮錢，瞻拜松楸，未嘗不愴然飲泣而不能自己也。稚暉先生謂苟不利於功名，當有著作行世，亦不爲人輕賤。余甚韙之。古者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知雖在縗絰，不廢讀書。先業所存，何敢久輟。爰於經營窳窳之暇，溫理書傳，自是斐然有述作之思。惟韻語樂章，屏而弗講焉。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二十五歲。謁華若汀先生於蕩口，談代數學甚久。余以算學考入江陰南菁書院。

肄業。受業於華若溪先生。正月二十六日，大姪女以肺結核死。二月，楊範甫先生聘余爲歙實學堂算學教習。歲修一百六十圓。政府開經濟特科，開辦京師大學堂。德人租借膠州灣。俄人租借旅順大連灣。英人租借威海衛。命各省設立學堂。德宗發憤變法。革禮部六堂官。擢四京卿。擬以軍隊圍頤和園。將太后禁居其中。謀洩。太后臨朝訓政。幽德宗於南海之瀛臺。凡與變法有關係諸臣，誅逐殆盡。罷一切新政。邑中連年水災。春夏之交，米價倍漲。人情洶洶，咸責問積穀之歛。是年冬，姪錫康生。光緒二十五年己亥，二十六歲。仍在歙實學堂教授算學。吳稚暉先生云：人之精神意氣，一往而不復來者也。此言宜切記。楊君維翰爲余診病，爲余心肺俱有病。余終日精力疲倦，飲食減少。夢境不安，心神驚悸，手足無力。天氣稍熱，便覺煩燥不堪。如是者幾一年。是時廣買醫書，終日繙閱，無所得。嗚呼！先父之喪，忽忽已踰大祥矣。回念此再禩之中，居處飲食言語，洋洋如平常。蓋無一果異乎人者。幾希之存，布衣縞帶耳。小子薄劣，不能違古禮。今將遇禩，又當變吉。偶託詩歌，不成聲調。是年撰算學書目提要。衛生學問答。九月十四日，妹迎梅，以癆病卒。法人租借廣州灣。年終無度歲資。擬向某君借墨銀二十元。迨見面時，又不肯開口。乃空手而歸。至是始覺無錢之苦，求人之難。乃發憤讀史記貨殖傳，而摘其要語曰：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壤壤，皆以利往。夫千乘之主，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况匹夫編戶之民乎。富者，人之性情所不學而俱欲者也。無財作力，少有鬥智。既饒爭時，此其大經也。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出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

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能薄飲食，忍嗜慾，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驚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試矣。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爲閭里率。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耶？非也。

光緒二十六年庚子，二十七歲。仍在埃實學堂教授算學。正月七日，廉南湖先生之第四弟振聲，以肺結核死。越五日，余之次姪女亦以此病死。刊算學書目提要，衛生學問答，是爲余刻書之始。是年冬，往遊上海。張聿青先生謂余曰：吾於醫學有一知半解，當竭力貢獻左右。此我之所以報知己也。他日子爲余編輯遺稿付刊。此爾之所以報我也。子來學醫，凡修膳金，余決不受云云。謁趙靜涵先生談醫學。是年直省有拳匪之亂，以滅洋仇教爲名，圍攻各國使館。各國聯軍入京。七月兩宮西狩。余得仁和王夔石相國家書一通，述兩宮蒙塵之狀甚詳。特附錄於下。書曰：七月十二三日，裕帥由北倉兵敗，退駐楊邨，又退至蔡邨。裕帥以手鎗自盡。李鑑帥十四日抵河西。所統張陳二軍，不戰自潰。鑑帥服毒自盡。洋兵進逼通州。十六日，卽有西巡之旨。因車輛未齊，遲遲未行。至十九日夜，城外火礮隆隆不絕。二十早，本宅即王在京之居宅喜雀胡同一帶，礮聲尤甚。礮子如雨下。忽傳天安門及西長安門已經失守。然不能得真消息。我



在內直宿未歸。禁門已嚴閉，不得出入。至二十一早七下鐘，我坐小轎進內，始知兩宮已於黎明出城矣。我上日<sup>即二</sup>共召見五次。至亥刻見面，僅剛趙二人。太后云：只剩你等三人在此。其餘均各回家。丟我母子二人不管。你三人務須隨扈同行。並諭我：汝年紀太大，尙要汝喫辛苦，我心不安。汝可隨後趕來。剛趙二人，素能騎馬，務必隨駕同行等語。我覆奏云：臣必趕來。皇上亦云：汝必要來云云。至夜半見面，猶說不即走。豈知甫及天明，兩宮已倉猝出宮。狼狽情形，不堪言狀。兩宮均便衣，與庶民一樣。是日我進內，後門東華門均不開。不能回宅。並知兩宮聖駕出德勝門。我遂於巳刻衝出後門。至靈鷲寺中小住。廟在安定德勝門之間。廖仲山向住此。而廟中和尙怕極。因洋兵進城，逢廟必燒。因廟中皆設義和拳也。至時，安定及德勝門城上，均有洋兵來往放鎗。街上亦有洋兵。和尙萬不肯留。不得已，暫避隔壁韓姓家。自注云：內務府庫役族人我與汝兄，用木板從牆上度過。車夫轎夫，各自逃命。至下午，探聞西直門尙開放，可以行走。我將車馬一切物件，一概丟下。只帶銀錢，並隨身替換衣服。各人用小包裹背在身上。候至天昏，裝作生意人，一併混出來。由德勝門什刹海一帶行走。行近夏夏胡同，天復下雨。我短衣步行尙好。乃至景宅借宿一宵。其時城內鎗礮之聲已停。但見後門外火光，通宵不斷而已。至寅初，探知西直門已開。洋兵未來。華兵已逃。無人盤問。逃難之人不少。我本擬坐車出城。因沿途兵勇，搶車搶牲口。故先將車馬，飭王弁先押出城。幾被搶去。我與汝兄，仍均短衣步行。出西直門，至大橋外，始坐轎車。汝兄騎驃。所帶僅十有六人。均步至海甸。飯店門已閉。勉強一飯。飯後即行。二十二日行七十里。至貫石住。二十三行四十里。至居庸關住。二十四

行八十里。至懷來縣住。始知兩宮先於二十三到此。駐蹕一日。故能就此趕到。卽見兩宮。二十五日起行。隨駕同行五十里。至沙城住。二十六日行四十里。至鷄鳴驛住。二十七日行六十里。至宣化府住。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休息三天。擬初一起蹕。往山西大同。至山西省。大約須八月中秋後也。共一千里路。此次出京。危險已極。沿途居民舖戶。均被前敵潰兵。以隨駕爲名。其時駕尙未到。紛紛西行搶劫。至室室皆空。及兩宮駐蹕之時。萬乘千騎。強買強取。更不待言。迨兩宮既過以後。則靡有孑遺矣。我出京後。沿途無店可住。無物可買。只拾得兵勇搶剩之小米子。均在地上狼藉。自用柴火煮飯。聊以充飢而已。然猶幸毫無所帶。得免於難。不然。與兵一路雜處。渾身凶器。千百成羣。一同行走。未有不遭害者。我與汝兄。託賴天地祖宗庇佑。得脫此難。此後隨駕同走。沿途有地方辦差供應。不致如前步行拾小米子煮飯之苦。我與汝兄身體甚健。家中勿念。兩宮自京啟蹕情形。所謂天子蒙塵。從古未有之慘。可痛已極。兩宮均坐車。至七十里貫石。始由西光裕駝行。孝敬駝轎三乘。皇上與倫貝子同一乘。至懷來縣。縣尹備大轎一項。宣化府又備四頂。兩宮皇后大阿哥。始均有轎坐。太后穿粗藍夏布衫。亦不梳頭。皇上穿黑紗長衫。黑帶。灰色戰裙兩條。鋪蓋行李。一概未帶。出京三日。均睡火炕。無被褥。無替換衣服。亦無飯喫。喫小米粥。此從古未有之慘。可憐之至。竟有不忍言者。至懷來縣。始由地方官絡繹進奉。稍覺寬舒。此次妃嬪均未帶出。太監亦不多。諸王貝勒。隨行亦少。其餘一概未來。禮王榮相啟秀亦未來。所隨行者。不過慶端那肅四王。櫛倫二貝子。及公爺幾位而已。堂官剛相趙英。王溥興五人。各部院司員共十三人。滿小軍機二人。漢小軍機一人。

神機營、虎槍營、八旗練軍兵，均千餘人。馬玉昆保駕，及營官兵丁約千餘人。兵丁到處，則各店鋪均先閉門逃走。實無處去買，亦無怪其然也。余部郎啓元隨行日記云：二十一日早，兩宮倉皇走出。二十二日一天，未有飯喫。只喫雞子兩枚。行至山西某縣，縣官預備行宮。一時失檢，內停棺柩兩具。岑中丞即岑春煊飛騎回奏。太后云：可移則移。否則以布幔遮之可也。至山西省，駐蹕撫署。供應一切，係純皇帝巡幸五臺舊物。收藏謹細，煥然如新。慈聖謂爲宮中所未有云云。

光緒二十七年辛丑，二十八歲。薦族弟慕韓爲焅實學堂教習以自代。余赴蘇州東吳大學堂肄業。暑假後，患病久不愈。遂赴上海。就趙靜涵師而養疴焉。先住得善里趙師醫寓習醫。再遷入製造局工藝學堂習化學。盛宮保設立東文學堂，投考者六百餘人，僅取四十人。余與慕韓皆考取。遂同入學堂習日文。吳稚暉先生謂日本文法，盡力而教，盡力而學，不過十日，可得大畧。以後宜多閱日書，使文法嫻熟云云。尋編輯東文典問答。天甫明即起，每至夜深不睡，編輯至勤苦。八月廿五日子時，大兒永康生。

光緒二十八年壬寅，二十九歲。正月，赴上海東文學堂肄業。二月移居趙師醫寓。嗣與俞仲還先生等，商印蒙學讀本全書，遂移居旅館。後又租賃日清書館，與華君純甫、李君靜涵同居。華李二君合譯西洋通史。余編輯廣和文漢讀法。趙靜涵師謂余曰：余少時在蕩口舅氏華宅，與若汀表兄同讀書於一室。若汀每作一文，塾師閱之，輒擲於地，令重作，又復擲地。往往至三四次。如是者一年。余外祖遂作書促舅父荻秋先生，速歸教子。謂阿升作文一年，尙不能清通奈何。舅父遂自京師歸，教若汀讀書法。每讀一文，

必按其節拍轉折、抑揚頓挫以讀之。又依聲之高下疾徐、而以手拍案、如同拍曲者然。如是者讀二月一日、舅父赴城、謂之曰、今日不能教汝讀、汝不作文者已二閱月、茲有一題試作之、其題爲管仲之器小哉。作破承題、或作起講、或作全篇均可。迨舅氏自城歸、全篇已作完、文從字順、無一不通處矣。不數年、若汀遂以古文辭名於時云。同人組織文明書局、大凡勢力不均之交際、其利常歸強者、其不利常歸弱者、此古今通例也。校印日本文典譯釋、稚暉先生謂吾人宜備四德、一高尚、二嚴肅、三慈祥、四優美。余所撰算學書目提要、蒙學務大臣審定、編入大學堂審定書目、謂算書浩繁、宜先閱算學書目提要、可知門徑云云。余以所著東文典問答、衛生學問答、呈請學務大臣、存案嚴禁翻印。蒙管理大學堂事務大臣、吏部尙書張、刑部尙書榮、批云、該生好學深思、於曉人家言、致功最篤、此外各種科學、亦均銳意研求、確有心得。洵爲讀書勵志之士。所呈東文典問答、衛生學問答二種、鑿其說、惟恐不盡。嘉惠苦心、於此可見。應准存案。如有坊賈翻印漁利、仰卽就近指控、由地方官懲辦可也。此批。余夙在先人庇廕之下。田產雖薄。然比之寒士、差爲有間。自二十四歲驟膺大故、始知柴米價、支持門戶之不易矣。昔司馬溫公在朝、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賈內翰廷試第一、往謝杜祁公、公獨以生事有無爲問。元儒許魯齋先生、謂學者當以治生爲急。國朝張文端公、著恆產瑣言、亦諄諄於田產之間。凡此數公、皆不諱言治生。蓋以吾人苟爲飢寒所迫、既不能專心於學問、又恐進退爲夙祿所拘。縱或讀書談道、而事畜皆艱、終紛心志。堅忍淡泊、固是第一要義。而不有謀生之術、轉慮有失其生平所守者。此中消息、非貪夫所知、亦非矯廉者所

解也。况近年來、生活程度日益高。若不講治生之術、必有不能自存其身者矣。故太史公貨殖傳曰、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醲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慙恥、則無所比矣。又曰、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余立志治生產、卽以是年爲始。然余性不喜向家中取款。故在外刻書、因乏資本、不能有所發展。勤勸終歲、僅積墨銀三百元、可謂難矣。

光緒二十九年癸卯、三十歲。長沙張文達公聘余入京、爲大學堂教習。月薪百圓。遂以四月渡海北行。同行者爲楊範甫先生。入譯學館、爲算學及生理學教習。是時常往還者有李亦園、希聖、張小圃、鶴齡、姚石泉、錫光、朱桂莘、啓鈴、羅倂子、良鑑、張紹希、緝光諸先生。五月二十七日、爲經濟特科覆試之期。余趁此時機、欲至內城一遊。天甫明卽起。著衣冠。與吳君和甫、進東華門。見華師若溪、楊範甫、楊仁山、聶萬威先生等、皆在焉。至太和殿前。此殿之雄偉莊嚴、爲從來所未見。其濶約有五六十丈。分爲十一間。其旁有大金缸四。其前面有古鼎六。銅鶴二。銅龜二。此處之空地、約濶四十丈、長百丈。鋪地用雕花之白石。比平地約高五六丈。其下有白石階級數層。皆雕刻龍形。離階之末層四五丈外、則有品級石數十枚。刻以各官之品級。蓋百官朝賀時所立之位次、皆依石而定也。再前則爲太和門。氣象萬千。巍乎大哉。張文達公在華東番菜館招飲。同席者十有八人。席終、共費一百四十餘圓。語云、富家一席酒。貧家半年糧。信然。七月一日、譯學館招考學生。在大學堂考試。投考者有六百餘人。監場者余與紹越、李亦園、張小圃、屠敬山、蔣星甫、姚石泉、楊範甫諸先生也。點名者爲刑部尙書榮慶。余出算學題云、平時行舟。用絳夫四

名。一小時中能行十里。忽遇逆潮，舟行減速一半。今欲於一時中仍行十里，問須添絳夫幾名。又一題云：今欲得甲乙丙三數，甲自乘加丙自乘，等於三倍乙之自乘數。試擬真數并繪圖以明之。此外又有二題，皆極淺近者。越日考第二場，點名者爲于晦若式枚先生。張文達公因余教授有法，改月薪爲百兩。余薦募韓入保定軍政司譯書。

光緒三十年甲辰三十一歲。仍在譯學館充教習。汪袁甫先生來館，任歷史教習。生徒無不悅服。族弟九皋來京，募韓入將備學堂作學生。余自丁酉鄉試後，已無意於功名，故誓不復應考試。譯學館總教習張紹希先生，代余請學務大臣，咨免歲考。張文達批云：該教習講授精勤，生徒翕服，自未便以回籍應試，致曠館課。仰候咨行江蘇學院查照免考可也。余趁暑假內，回無錫。張文達公約余下半年必來京添教新班，不可爽約。余允之。吾師華若溪先生任實業學堂算學教習，即用余所編之代數學爲講義。許侶樵先生往英國留學。七月無錫瑛實學堂被反對米捐者所毀，楊範甫先生住宅，亦同時爲暴民燒毀。七月中旬入京，爲教習如故。張文達公又增余月薪，改爲一百二十兩。戊戌春，余在南菁書院，應竣實學堂之聘，年修一百六十元，已抵在廉宅時之四年。今一年之所得，已抵在瑛實之十二年矣。是年作簡單之格言而銘諸座右曰：待人當慈祥和厚，情誼肫摯，處事當深沉不露，用心縝密。毋使身體瘦弱，毋使學業荒落，毋使反對之人拍手稱快。作事當堅忍勇毅，於千辛萬阻之中，不許有半個難字出諸口。愈困難，愈傾危，而我必有駕而上之之魄力，以戰退此羣魔，以達我之目的。

光緒三十一年乙巳三十二歲。黃仲弢先生爲譯學館監督。余爲教習如故。正月二十七日。天甫破曉。忽從電話中得最驚駭最傷心之一語。謂吾師華若溪先生。已於四時病歿也。遂疾馳至實業學堂。入吾師臥室。見吾師慈愛之顏。已變爲瘦削蒼白慘淡之色。而長鬚氈氈。尙垂胸際。哭之不聞。呼之不答。詎料余兩日前之來此。爲最後之永訣也。越二日。弔華師喪於廣惠寺。見僧舍有聯云。兩輪日月磨與廢。一合乾坤夾是非。李亦園先生以肺結核卒。余往大學堂弔李先生喪。送柩至龍泉寺。張文達公。鄒沅帆先生。在柩前行禮時。皆放聲大哭。余亦爲之揮淚不止。先是亦園見余所著書。乃力薦余於張文達公前。故文達聘余來京。主講席。亦園先生。實爲余第一知己也。三月初八日子時。二兒惠康生。余見俄文教習余君梅生處。有釋氏語錄。假歸讀之。因錄數語爲座右銘。如下。佛教慈悲。冤親平等。三界無物。萬有俱空。一念不生。一塵不現。澄心泯色。絕識凝神。衆翳咸消。豁然清淨。慈雲既潤。瞋火潛消。智刃纔揮。疑根頓斷。愛河浪底。沉溺無憂。火宅焰中。焚燒不懼。視聽俱忘。身心無寄。隨緣養性。逐處消時。猶縱浪之虛舟。若凌空之逸翮。縱橫放曠。任迹郊鄔。超九地之煩惱。斷三界之業身。同坐解脫之牀。已具神通之慧。又曰。人命無常。世界幻化。以須臾之樂。招長劫之殃。迷宗背旨。失湛乖真。捏目生花。迷頭認影。若敲冰而索火。類緣木以求魚。競執空華。爭馳焰火。以幻修幻。終無得理。密織癡網。淺智之刃。莫能揮。深種疑根。汎信之力。焉能拔。雄蛾爛蠶。自處餘殃。籠鳥鼎魚。翻稱快樂。折空花而擬栽頑石。汲燄火而欲滿漏卮。既造惑因。不無幻果。欲知妙理。唯在觀心。又作無詩一首。其詞曰。本來無物自

無塵。無欲無愛閒道人。無死無生常寂滅。無分別處絕冤親。此爲余讀佛書之始。

匏繫都門，非余所好。暑假後竭力辭館。仲弢先生挽留甚力。余去志已決。乃薦薛君仲華以自代。乙級算學教習吳君和甫將赴英國。余薦顧君養吾代和甫。又薦胡君敦復爲英文教習。一切部署已定。將回上海。學生設席餞行者約六七十人。黃監督及館中同事均來餞行。八月三十日出京。甲乙兩級學生二百餘人及館中諸同事送至火車站。鶴立道旁。俟車輪徐動。諸生猶隨車送行。依依有不忍舍去之意。直至火車遠去始歸。余學問甚膚淺。不勝教習之任。自癸卯至今。南北往來凡六次。共得修金四千元。又與學生感情甚好。臨行又薦同鄉三人爲教習。以此作爲收場。可云幸矣。在上海整理書業。各算書詳草皆出版。吾國算書之有詳草。自余始。

光緒三十二年丙午。三十三歲。在無錫租借劉撫院。與同人組織譯書公會。擬刊印醫書而未果。遂編譯教科及各科學書。盛宮保託廉南湖聘余爲教讀。歲修規銀二千兩。余堅辭不往。十月初八日。長女蘭芬生。作漢魏六朝名家集緒言。

漢魏六朝名家集緒言 附錄

昔屈原作離騷。英辯藻思。蔚然爲百代詞章之祖。厥後綴文者接踵於道。雖軌轍互異。而各自名家。學者欲矜式焉。別而聚之。命之爲集。別集導源於靈均。揚葩於炎漢。至齊梁時。始有張融江淹王筠梁武帝梁元帝等自製爲集。而集始盛。然隋唐以前別集。見於史志者。至宋志已十不存一。古書之存者希矣。新刻



日增。舊編日減。豈數有乘除歟。抑有幸有不幸歟。

自張燮輯七十二家集。則漢魏之遺集萃於一編矣。馮惟訥輯古詩紀。則漢魏六朝之詩萃於一編矣。梅鼎祚輯陳隋以前之文編爲文紀。則漢魏六朝之文萃於一編矣。張溥又根據七十二家集。而取馮氏梅氏書中之著作稍多者。編爲漢魏六朝一百三家集。於是八代之文畧備。學子之廣心而務博者。悉萃茲編矣。

然張溥一百三家集。編錄無法。謬誤錯見。有本屬經說而入集者。如董仲舒集。錄春秋陰陽。劉向劉歆集。錄洪範五行傳之類是也。有本屬史類而入集者。如褚少孫集。全錄補史記是也。有本屬子書而入集者。如諸葛亮集。錄心書。蕭子雲集。錄淨住子是也。有僞妄無稽而濫收者。如東方朔集。錄真仙通鑑所載與友人書。及十洲記序之類是也。有採摭未盡者。如東晉集所錄餅賦。寥寥數語。不知祝穆事文類聚所載尙多之類是也。有一文一集兩收者。魏文帝終制。再錄爲壽陵詔。陳思王承露盤頌。又錄爲銘之類是也。有一文兩集並收者。曹蒼舒誄魏文帝。陳思王集並見。琴贊蔡邕嵇康集並錄。（按琴贊攷書鈔一百九乃嵇康作）答廣信侯書。簡文帝元帝集並錄之類是也。有甲文誤入乙集者。班彪之覽海賦。冀州賦。入班固集。（冀州賦改爲遊居賦）李播之週天大象賦。入張衡集。魏文帝蒼舒誄。入曹子建集。傅玄燭銘。入傅咸集之類是也。有臆度妄收者。陳琳集錄袁紹上漢帝書。與公孫瓚書。拜烏丸三王爲單于版文。何遜集錄七召。（七召見文苑英華三百五十二闕名）之類是也。有宜人而不入者。何承天爲謝晦作表檄。史

有明文。何集不錄之類是也。有一文誤分二篇者。蔡邕集讓高陽鄉侯章。割臣忝自參省以下。爲再讓表。薦太尉董卓可相國并自乞閒冗章。割流離藏竄以下至所能補報及邕頓首。別爲一篇。鍾會集成侯命婦傳。三國志註。截載兩處。遂分其首尾。各爲一篇之類是也。有誤改其標題者。如蔡邕集女誡。改爲衣箴。桓彬碑改爲桓彬論。曹植集畫贊改爲畫說。潘岳集火賦改爲武庫賦之類是也。又有割移其次第者。如蔡邕集。太尉橋玄碑陰。割移其次第。以公諱玄一段。置允世之表儀也已之後。又臆補銘曰二字。以銘詞一段置篇末之類是也。百三家集。紕繆實甚。數之未易盡悉。姑摘其尤者略言之。

福保才既庸。頗喜馳騫。乙未之歲。肄業江陰南菁書院。課餘無事。朝夕得窺院中之藏書。遂依嚴鐵橋先生全上古六朝文目錄。綜輯漢魏六朝人別集。又益以家藏之舊刻。共得一百十家。曰枚叔集、司馬長卿集、司馬子長集、揚子雲集、班孟堅集、王叔師集、鄭康成集、蔡中郎集、劉公幹集、應德棧集、孔文舉集、王仲宣集、陳孔璋集、阮元瑜集、徐偉長集、魏武帝集、魏文帝集、曹子建集、阮嗣宗集、嵇叔夜集、左太冲集、潘安仁集、陸士衡集、陸士龍集、陶淵明集、謝康樂集、謝法曹集、謝希逸集、顏延年集、鮑明遠集、謝宣城集、梁武帝集、梁簡文帝集、梁元帝集、梁昭明太子集、沈休文集、江文通集、任彥昇集、陳後主集、隋煬帝集、凡四十家。爲初刻。曰賈長沙集、董膠西集、東方曼倩集、匡稚圭集、劉子政集、劉子駿集、王子淵集、馬季長集、馮敬通集、崔亭伯集、李伯仁集、張平子集、皇甫威明集、張然明集、段紀明集、鍾士季集、應休璉集、諸葛武侯集、王逸少集、王子敬集、荀公曾集、杜元凱集、傅休奕集、傅長虞集、張茂先集、石季倫集、成公子安集、孫子

荆集、孫興公集、夏侯孝若集、摯仲洽集、張孟陽集、張景陽集、束廣微集、潘正叔集、郭景純集、何衡陽集、傅季友集、袁陽源集、竟陵王集、王仲寶集、王元長集、張思先集、孔德璋集、陶通明集、陸佐公集、王左丞集、丘希範集、劉戶曹集、何仲言集、吳叔庠集、劉祕書集、劉豫章集、劉中庶集、王元禮集、庾子慎集、徐孝穆集、沈初明集、張見贖集、高伯恭集、溫鵬舉集、邢子才集、魏伯起集、王司空集、庾子山集、江總持集、盧子行集、李公輔集、薛玄卿集、牛里仁集。凡七十家。爲續刻。

統觀八代之文。質勝者無隳乎風骨。文浮者每溺乎爛詞。銜尾而相師。隨俗而遞嬗。其原皆出於西京。如晁賈之論事。相如之從諛。子長之憤辭。咽語。均縱橫排宕。各自寫其胸臆。而本於經術。雍雍乎儒者之言。則匡衡劉向揚雄董仲舒爲尤醇。他如鄒陽枚乘之徒。屬辭綴事。以賦爲文。擅黼黻之容。散駢儷之習。亦一家之美也。東京以降。漸由質而趨文。追配於董賈者。踵武於鄒枚者衆。沿及魏晉。風流彌扇。雖不大澆文體。而飛光鬣采。夸過其理矣。下逮齊梁。先雕藻而後敷事。競繁響而多附會。卽議大政。考大禮。亦必比物連類。妃黃儷白。出以排偶之句。發以婀娜之聲。由流溯源。何嘗不引脈於兩漢。踵事而增華。變本而加厲。大輅詎有椎輪之質。子孫寧留祖父之容。紹法鄒枚。而鄒枚絕響。人事之結構。抑風會之使然。雖三祖陳王。不能上躋乎羸劉。而任沈徐庾。方沿其流而益揚其波也。他若紀事詠物。四言五言。窺情萬象之際。留連視聽之區。旣與世而推移。亦隨文而降升矣。今者歐美東漸。變革將及乎文字。附之以東瀛學派。名詞旣別。塗轍遂殊。舍雅而就鄭。將長此滔滔而不返乎。或天未喪文。如昌黎蔚起於巨唐。振八代之衰。

而遠宗揚馬。亦未可知也。嗟乎，湘綺一老，年已迫於桑榆。桐城吳氏，墓廬拱乎松柏。茫茫來哲，渺渺予懷。才難然乎，非所逆睹已。

光緒三十三年丁未，三十四歲。仍在譯書公會。張小圃先生簡奉天提學使，道過上海，託余薦教習。余薦朱君縉卿、徐君渭臣，與小圃先生同赴奉天。無錫瑛實學堂之西偏有舊宅一所，故陸氏之居也。余以七百七十銀元購得之。時爲四月之下旬，五月中盡毀舊垣，鳩工聚材，築平屋三間，樓屋上下凡十間，至九月竣工，共費銀元三千餘枚。至十月中旬，遂移家焉。自奉母處，妻孥置厨爨外，餘二室，爲退休讀書之所。室中無長物，而架上書恒數千卷。昕夕一編，偃仰嘯歌，不覺其疲。吾其老於是乎。雖然，不敢必也。試觀此宅歸陸氏者，不知幾何年。陸氏以前爲非陸氏者，又不知其幾何年。地產無恒主人，爲之主人者，其暫耳。吾安知異日之吾，必爲此間之主人。又安知異日之子若孫，必常爲此間之主人耶。故吾之視此宅，不過暫居之逆旅焉而已。譯書公會，至年終停辦，共虧折萬元。

光緒三十四年戊申，三十五歲。余以譯書公會失敗，遂獨力出資，來上海，刊行醫書。三月十二日子時，三兒士康生。四月，遷入愛文義路自新醫院任監院。月薪百元。余卽以此款捐入醫院爲經費。六月，房主索還醫院房屋，遂遷入貴州路二號。余患腸加答兒，久不愈。當時之瘦弱困苦，非筆墨所能形容。八月間，余遷入昌壽里。是時助余校書者，爲朱君仲濂。經理一切雜務者，爲金子英及濮根保。光緒甲午修譜之役，族兄雨生之力爲多。前年余在譯書公會，雨生來會中任抄寫。今歲余薦雨生於自新醫院，

學調劑術。至秋間已學成。忽患赤痢。醫治無效。病歿於自新醫院。嗚呼。雨生之窮於世也久矣。有一弟已早卒。妻死亦已數年。餬口四方。奔走於米鹽細故者垂二十年。至今歲始獲稍安。余方冀其他日回鄉里。可以醫藥自立。今遽以疾死。何命之窮耶。是亦可哀也矣。九月。華氏嫂卒於滬寓。其後余兄續娶朱氏。

秋冬稍稍爲人治病。收入之醫藥費。積數月。不及三十元。行醫開始之難如此。十月十九日。德宗景皇帝龍馭上賓。二十一日。慈禧皇太后亦崩。十一月初九日。宣統皇帝登極。帝爲宣宗之曾孫。德宗之姪。攝政王載灃之子也。御名溥儀。是年醫書之出版者凡十種。

宣統元年己酉。三十六歲。正月。盛宮保囑余聘請譯員八人。譯財政叢書。聘楊君嵩生爲外科醫員。修律大臣奏定法典草案。第二百九十六條。凡未受公署之許可。以醫爲常業者。處五百元以下罰金。律至嚴也。去歲五月。兩江總督端制軍。有考試醫生之舉。凡分五等。曰最優等。曰優等。曰中等。皆許其行醫。曰下等。不准行醫。許其學習。待學優時再行考試。曰不列等。勒令改業。不許學習。法至善也。今歲四月。余偕俞君伯銘赴南京督院應醫科考試。首題論中西脈學之得失。二題論中西藥學之異同。三題論古人之用麻醉藥。四題論愛克斯光線之功用。五題論中西鍼法。六題論鼠疫病因療法。七題論說文恩字。以證知覺屬腦之說。監考者爲提學司陳子勳方伯。余得最優等開業證書。伯銘得優等證書。旋奉端制軍檄。特派爲考察日本醫學專員。凡日本各科醫學。及明治初年改革醫學之次第。與日人所錄用之中國藥。以及一切醫學堂醫院之規制課程。均調查無少遺。余又奉盛宮保檄。及宮保囑余面呈駐日胡公使。

書及咨文各一通。其咨文云、爲咨明事。照得本大臣現在江蘇省城、集資捐建養育院。專收孤貧幼童。視其質地、上等者讀書、分送學堂。中下等留院、分別學習精粗工藝。以養以教、在省會設立始基。苟能各府縣踵而行之、亦善政也。聞日本東京養育院、岡山孤兒院、章程甚善。並有學校法、家庭法兩種。本大臣在彼就醫、匆匆未及往觀。其如何籌款、收養辦法、幼童學習工藝、何事相宜、尤須切實調查。各項分別種類登記。倘欲暫用日本教習、薪資若干。茲因該員奉端督帥札飭赴東、考察醫學。本大臣亦擬在上海試辦醫學堂醫院、以重衛生。所有考察各節、自可並稟本大臣、以資採取。至東京養育院、岡山孤兒院、並應前往查明、繪圖立說、明晰稟復、是爲至要。除發給日本金幣一千元、以五百元代購醫藥有用之新書、以五百圓作爲該員川資、並札飭丁福保知照外、合行咨明貴大臣、請煩查明、隨時照料施行。須至咨者。五月二十日、乘山口丸赴日本。二十七日抵橫濱。陶君念鈞、薛君劍峯、楊君高百、在岸上相候已久。故鄉老友、關別經年。道左周旋、彌形親密。遂同至東京本鄉館。至公使館遞咨文二通、及盛宮保與胡公使書。其書云、敝門生同郡丁福保、中西兼貫、算術醫學、尤其專長。著述各書、風行海內。其施治確有見地。迥非空言學理者可比。現由午帥派往日本考查醫學。弟處前經發起蘇州貧兒院、甫當開辦。一切宏綱細目、亟宜效法東鄰。茲囑該生順道考察。風聞東京養育院、岡山孤兒院、規模條理、最爲精美完備。務乞隨時指示、俾有遵循。並祈飭員導引參觀、是所至感。五月十六日、由正金銀行滙上日幣一千元、請察收、轉付該生應用。特愛累瀆、當荷恕原。專此敬請勛安。統希惠照云云。錄此、誌知己之感也。 游日比谷公園上

野公園。連日買新舊書籍藥品約千餘金。往觀千葉醫學校、小石川養育院、訪青山胤通博士。往帝國醫科大學、由醫科學博士二村領次郎君導觀。又入醫科大學附屬醫院、往觀解剖室、愛克司光線室、外科及內科診察室、入鏡檢室。又往青山病院、帝國腦病院、胃腸病院。繼至上野公園帝國圖書館、閱鈔本櫟窗類鈔。內載醫事甚詳。前列醫政一門、上自周禮醫官、以迄近代。並載大清律例、醫生職位、庸醫殺人、及配藥不當、治以何等之罪。逐段附以論說、皆精確詳明。惜此書不傳至中國。又閱和漢醫請願之理由。內載漢醫學校課程表。自一年至四五年級、如內科、外科、婦人科、小兒科等、各隨年級分授。其教科書皆為漢醫所應用者。至傳染病研究室。赴岡山、調查岡山孤兒院。皆別有記。古之人、家貧客游、往往有王公大人、供其資用、令極意於學。昔揚子雲微時、受筆墨錢六萬、卒以成其沈博絕麗之文。然韓昌黎屢上書當道、不過求朝夕芻米僕賃之資、猶至再至三、而不得一報。况世風日替、陵夷而至於今日耶。今歲東游日本、盛宮保不以福保為不肖、助以鉅資、為購書游歷之費、固辭不獲。余性硜硜自守、平生於非道義、雖毫髮不苟取。今宮保不以常人視余、而余其何以自處哉。謹誌之不敢忘。余追念二十年來、因不善應酬、開罪於人之處、難以更僕數。余東渡後、自公使參贊隨員、以及同學同鄉諸君子、皆招待甚周、亦備誌之不敢忘。余甫抵橫濱、見楊君高百、薛君劍峯、陶君念鈞、俱在岸上相待已久。而念鈞則已來一日夜矣。高百帶來運行李者一人、即檢點行李與之。三君陪余乘汽車至新橋。復換乘電車至東京本鄉館。凡友人之宜遠迎者、余當以三君為法。時留日者復有張君杏生、陳君頌平、沙君仲宣、孫君幹甫、過君耀

根、韓君慕荆、侯君雪農、鄒君符生、胡君伯銘等，知余之東來也，皆來訪問，共相慰勞，以破岑寂。而余則懶於訪友，嗣後宜以諸君子爲法。胡馨吾欽使招飲於公使館。楊高百招飲於時新館。陳頌平招飲於松本樓。孫幹甫、華裳吉、錢樂真、陶念鈞，皆殷饒於市肆。余則疏懶性成，終歲不宴一客。其招尤而叢怨也宜矣。嗚呼！淮陰一飯，豪士尙不敢忘。余何人哉！余之調查醫院也，調查養育院也，調查圖書館也，或奔馳數十里而至千葉。或奔馳數百里而赴岡山。或朝入上野，暮出日比谷。炎輝逼人，流汗濕袖。而同行者未有倦色也。此外如購買藥品書籍，並種種什物，凡千餘金。暴烈日下者約三旬。而同行者又盡力爲之。是非高百、念鈞、劍峯、裳吉、樂真，及方君石珊之力不至此。而余則終歲蟻伏於斗室中，從未爲友人効一日奔走之勞。余之懷漸實多矣。胡公使與青山博士等紹介書十餘函，與上海道咨文一通，復張安帥盛宮保咨文各一通。皆陳君頌平、張君杏生、林君鐵錚、孫君幹甫之力爲多。余代友人謀事謀館，或計畫事件，自問尙能盡力。然不如陳、張、林、孫諸君子之勇往直前也。余離東京時，念鈞、耀根、雪農、慕荆、咸來廬話別。而裳吉、樂真，則遠送之新橋。歌驪判袂，不勝依依。直待車行乃歸。余不特從未遠送友人，卽曩昔出京時，譯學館新舊班學生二百餘人，特停西文功課，送余至崇文門外車站。余回南後，未有一箋言謝。嵇生懶慢，平子放誕，適以自誤而已。繼是以往，人事日紛。恐未克效在東諸君子之所爲，以稍荏余愆也。書此以誌余疚。七月，盛氏譯書館停辦。四川有楊同明者，來上海求學，貧不能自給，借宿余寓。至秋末，患赤痢，翌日卽送入同仁醫院。病二十九日，死於醫院內。余爲出醫院費、棺木費等約八十餘元。是年醫書之出版



者，凡二十五種。

宣統二年庚戌，三十七歲。行醫刊書如故。創立中西醫學研究會。在民政部督院撫院批准立案。入會者數百人。發行中西醫學報。是年南京開南洋勸業會。八月余赴南京。見勸業會審查長楊杏城侍郎。談醫甚久。余之醫學叢書及精製補血丸、半夏消痰丸，皆得南洋勸業會最優等獎憑。奉天鼠疫盛行。余作鼠疫一夕談，廣登各日報。刻漢魏六朝名家集四十家。沈友卿先生爲余序之。日本開說文會於東京。羅列說文韻書百餘種，有中國鮮傳本者。精擇著書人，自許叔重以下六家，設木主供祀之，共七位。第一位後漢許慎，第二第三位南唐徐鉉徐鍇，第四至七位清曲阜桂馥、金壇段玉裁、元和朱駿聲、安邱王筠。除非注全書，不設木主。余深歎其選擇之精。是年醫書之出版者，凡二十九種。

宣統三年辛亥，三十八歲。行醫刊印醫書如故。聘沈君伯偉爲教讀，以教授兒女。沈君篤信佛教。終年素食拜佛。高聲口宣佛號。余收藏佛經甚多。雖時時翻閱，不能實行。有愧沈君多矣。滬上某書局編輯員，謂蘅塘退士所編之唐詩三百首，風行全國，爲此書作箋注疏解者甚多。惜不知蘅塘退士爲何許人。故箋疏家皆語焉不詳。余謂孫洙，字臨西，號蘅塘，晚號退士，無錫人。乾隆十六年進士，歷盧龍大城鄒平等知縣，改江甯府教授。卒年六十八。著有蘅塘漫稿，編輯唐詩三百首行世。三月六日，余將移家上海。故回無錫部署一切。檢舊書，得少時日記閱之。覺十年前事，歷歷如在目前。閱先曾祖俊之公手鈔舊譜。懸想百年前事，吾家正盛，神往者久之。至書院街舊宅，入其室，斷磚殘瓦，零落四隅。蛛網浮塵，積於屋角。

蓋賃屋者甫移居他所，而尙未收拾也。余生於斯，長於斯，誦讀於斯者，幾三十年。自遷居連元街新宅後，已久不來此。鄰里之年老者，大抵皆已謝世。撫今追昔，能無慨然。至蒞實學堂，堂內有學生二百七十人。余十年前在此教授算學三年。今雖匆匆遊覽一周，已不勝今昔之感矣。三月二十五日，奉母挈妻子，移居上海昌壽里。四月，楊範甫先生自北京回無錫，道過上海，各同鄉觴之於市樓。範甫與余一別五年，鬚髮俱白，頹然老矣。意興亦大不如前。余不禁爲之憮然者久之。八月，武昌革命軍起事，海內響應，滿清亡。余亦將髮剃去。十一月，孫文爲大總統於南京，黎元洪爲副總統於湖北。十二月二十五日，隆裕皇太后降旨讓位。十二月十六日，次女雪芬生。是年醫書之出版者，凡二十三種。又刊印尺牘十餘種。

民國元年，王子，三十九歲。行醫刊醫書如故。二月，宣統帝遜位。袁世凱爲臨時總統。四月，舅氏薛耀庭先生卒。年七十有四。余奔喪回里。中西醫學研究會，因滿清已亡，前案應註銷，復在內務部批准立案。余作醫學叢書自序曰：近世東西各國醫學之發達，如萬馬之騰驤，如百川之滙萃，磅礴浩瀚，駸駸乎隨大西洋之潮流，渡黃海岸，注入東大陸，俾不才肆其雄心，窮其目力，運其廣長之舌，大陳設而吸飲焉。豈非愉快事哉。然吾人雖如千手觀音，向醫學中各科日，悉伸張其神臂，無一剎那頃之已時，而各學科光怪陸離之新理新法，一若對萬花鏡之回轉循環，使人應接不暇。雖日寫五千言，積以數年之久，猶不足盡譯其所長，以供醫林之參考。甚矣夫醫籍之浩博也，不得不延人繙譯，以代草創之勞矣。余

則勉勉朝夕、筆之削之、一再以書、往往至模糊不可辨、不自知手腕之幾脫也。於以知呂覽、淮南子、各成於賓客之手、所以不足恃。唐章懷太子注後漢書、魏王泰著括地志之成於衆手、尤不足恃也。假手於人、豈不難哉。經營拮据、歷有年所。因成醫書若干種、名曰丁氏醫學叢書。雖不如呂覽淮南子之耳剴臆決。其對於李書、篋以一手注文選、未免有愧色矣。追溯昔年之知遇、每自痛惜。授我以算學者、華若汀先生、華若溪先生也。授我以醫學者、趙靜涵先生也。十年前讀余衛生學問答、而薦我入都者、李部郎亦園也。屈節禮賢、屢蒙其優渥者、張文達公也。縱論學術、在師友之間、而屢却其聘者、張學使小圃、黃學使仲弢兩先生也。或在天之涯、或在地之角、別未十稔、而徐陳應劉、一時俱逝。其聚散存沒之感、何能無慨於中耶。臯蘭搖落、難招正則之魂。柯竹沈蠶、永絕中郎之賞。既乏師資、亦鮮勝侶。間有造作、莫折疑義。余雖於學日從事焉、茫乎不自知其可憂而可喜也。故益念逝者不能忘、憶知己之難久矣。世路羊腸、踰天踏地、不敢踰咫尺。吾其悉此情哉。向者余以意氣甚盛、每爲鄉里小兒所詬侮。而大江南北、往往有咨嗟嚮慕者。豈近者難以爲工、而遠者多不知其不肖耶。抑昌黎所謂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耶。昔揚子雲著太玄、而劉歆欲以覆醬瓿。左太冲賦三都、而陸機欲以蓋酒甕。搜瑕索癥、自古而然。吾爲天下著書人寒心矣。撫今追昔、平生魂礪、警然陳念。終宵呴恬、輒命筆不能自已。故曼衍爾爾。其卽庾蘭成所謂窮者欲達其言、勞者須歇其事歟。人生憂患卒卒、年歲一去、不可復得。九數之末、未窺其奧。十年之讀、悔負初心。往時長歌慷慨、精神跌宕之概、已無復存於眉宇間。螻屈不伸、乃託迹於馬醫賤伎之流。人曰、夫夫

也。其爲馬醫賤伎之流也歟。此吾之所以自賊者也。醫學云乎哉。是年醫書之出版者凡七種。又印偉人修養錄、西洋古格言。

民國二年癸丑四十歲。行醫刊醫書如故。在派克路買地一方，計六分四釐四毫，費九千一百元。建

築費一萬二千七百元。有樓上下十餘間，爲住房譯書診病製藥之所。樓巔仿屋頂花園式，築平臺，四周圍以鐵欄。屋頂建玻璃屋二間，爲課讀吸氣暴日之用。其後方有小屋四間，亦有樓，廚爨住房藏雜物之區在焉。工既竣，頗曰丁氏醫院。九月遂遷居於此。余所刊醫學叢書，在德國都郎萬國衛生賽會，及羅馬萬國衛生賽會，皆得最優等獎賞，得文憑獎牌等物。又得內務部獎證二紙。

吾聞葉郎園先生曰：西漢經學，學其有書傳於今者。分今文古文二派，今文派則有伏生、尚書大傳。董仲舒、春秋繁露。按，伏

董之書，均出後人輯本。然在唐以前，較近人輯佚書稍爲完整。故特存此二家云。古文派則有河間獻王、毛詩。東漢經學，分今文古文通學三派。今文派則有何休、公羊。古文派則有許慎、說文五經異義。按，說文兼

采今文說。要其學則古文也。五經異義，雖出後人輯本。然四庫已經著錄。故取以備考云。通學派則有鄭玄。毛詩箋。周禮注。儀禮注。禮記注。鄭氏佚書。按，兩漢經師，皆分門戶。至鄭氏而集大成。有清一代，爲許鄭之學者，以江浙

爲最盛。劉達祿、龔自珍、魏源、宋翔鳳，倡爲今文之學。推拾西漢殘缺之文，欲與許鄭爭席。至康有爲、廖平之徒，肆其邪說。經學晦盲而清社亦因之而屋焉。追原禍始，至今於龔魏猶有餘痛。北宋經學派，則有周惇頤、太極圖說。通書。程頤、易傳。按，北宋經義以精研性理，闡明人事爲宗。觀此二家之書，可知其時經學大

概。雖以王安石之別創新義、蘇軾之偶涉玄理。不過見深見淺、識解不同。要於性理人事二者、不其相出入。蘇氏之學、具兩蘇經解全書。王氏之學、有二經新義。今僅存周官新義。為其學者、有龔原周易新講義、陸佃爾雅新義、埤雅等書。是亦可備參考也已。南宋經學派、則有朱子。  
易本義。詩集傳。儀禮經傳通解。  
四書集注。朱子全書。朱子遺書。

按、南宋經學以朱子為大宗。三傳而為王應麟。四傳而為黃震。遂開有清顧惠二氏之學。流衍至於乾嘉、號為漢學。毛奇齡逞其雄辨、時值開闢、名為宗漢、實以攻朱。風氣初開、無足深較。乃紀文達、戴震之徒、於其學所從出、而反唇以相譏、則亦數典忘祖之甚矣。朱子之於五經、易復古本。尚書闢偽孔。詩采三家。禮通古今。春秋雖無成書、所撰通鑑綱目、意在上續獲麟。尚書又有蔡沈集傳。樂有蔡元定律呂新書。是六經通學、鄭氏以後、惟朱子一人。同時雖有金谿之陸九淵、永嘉之葉適、陳傅良、與之異同。而有呂祖謙、張栻、並軫而馳。羽翼既張、流派益遠。故自元明迄於有清、即以其一家之書、列之學官。令以取士。蓋一學派之成立、必其人有絕大精力、貫徹始終。後人立異與之為難、雖暫晦而復明。如寒暑之相嬗。誠以學問為天下之公器、固非一二人之力所能擴張。亦非一二人之力所能推倒。吾生平頗尚漢學、而獨崇朱子。然非付文正陳澧調人之說、所謂漢宋兼採者。則以朱子自有真實之處、在學者之探求、不在口說之爭辨耳。清經學北派、則有博野曲阜二派。博野則有顏元、李球。  
周易傳注。詩經傳。  
注。李氏學樂錄。

按、習齋之學、一傳而為李球。球又受學于毛奇齡。此南學合北學之始。再傳而為程廷祚。則又以南人而為北學。然如所著晚書訂疑、禘祫辨誤二書。絕不附和毛氏。古文尙書冤詞、及郊社禘祫問之說。是則冰寒青勝、派同而學不同。

至所著春秋識小錄，已入乾嘉考據一派。其殆學成之日乎。博野之學，初不行於南方。後二百餘年，江甯戴望，本其先世家學，著顏氏學記一書，表揚之。望晚年又從陳奐受毛詩。從宋翔鳳受公羊。所注論語，即發明公羊之義。是又轉入南學今文派矣。曲阜則有孔廣森，翼軒所著書。孔廣林，孔叢伯。按，廣森受學於戴東原。震為江慎修永高弟。是當列於婺源派之再傳。然北方為漢學者，紀文達的，無傳書。獨孔氏一家為之。至馬國翰而極盛。故特列為一派，以張漢職云。清經學南派，則有崑山吳縣婺源常州儀徵高郵南雷四明桐城東塾十派。崑山則有顧炎武，亭林遺書音學。徐乾學，炎武甥。讀禮通考。潘耒，炎武弟子。刻亭林遺書。按，炎武之學，出於朱子。而實事求是，遂開東南漢學之先。論有清一代儒宗，當以炎武與吳縣惠周惕為不祧之祖。江藩漢學師承記，退炎武與黃宗羲，居于卷末。是誠所謂蚍蜉撼大樹者矣。吳縣則有惠周惕，詩士奇周惕子。易說。棟，士奇子。易例。周易述。易漢學。易大義。易微言。周易本義辨禮說。春秋說。棟，古文尚書文。明堂大道錄。禘說。左傳補注。九經古義。按，惠氏三世治經。至棟而益盛。吳中漢學，實惠氏一家開之。故周惕與顧炎武，不獨化被三吳，澤及桑梓。即天下後世，亦當推為有清兩巨師。棟之弟子，一為江藩，周禮疑義舉要。儀禮釋例。歸禮釋宮增注。禮記訓義擇言。梁衣及誤。禮說文解字注。龔自珍，玉裁外孫。尚書泰誓答問。春秋決事比。龔橙，自珍子。按，江氏之學，出於朱子。戴震乃操入室之戈。再傳而為段玉裁。猶是古文學一派。三傳而為龔自珍。又轉入今文學一派。此無他，師承之嚴重，不如漢京。故學者但隨風氣為轉移。遂不惜背師而馳，自亂統系。南北朝以後，不得有儒林。今之修史者，乃猶襲用其名。

稱可謂大繆也已。常州一曰陽湖派。則有莊存與、周官說補。春秋正辭。述祖、存與從子。尚書校逸。尚書說。毛詩攷證。周

指疏。劉逢祿。述祖弟子。尚書今古文集解。公羊何氏釋例。公羊何氏。逢祿弟子。娶源。逢祿弟子。書古

證。周易集解。尚書今古文馬鄭注。尚書今古文。張惠言。茗柯全書。成孫、惠言子。說。魏源。微。詩古微。孫星衍

注疏。明室考。魏三體石經考。孔子集語。儀禮圖。文譜聲韻。按常州之學本分二派。一為今文

學派。莊氏一家開之。傳至龔魏。橫流極矣。然其學通天人之故。接西京之傳。蓋得董賈之精微。而非如龔

魏之流於狂易。江濬漢學師承記。不列其名與書。殆有彼哉之意乎。一為古文學派。孫星衍卓然名師。為

古學之勁旅。當時與洪亮吉、齊名鄉里。洪所箸左傳詁。遠不如孫之精深。蓋洪後以史學地理名家。精神

別有專用也。張惠言精研易禮。實惠氏之旁支。崑山吳縣以外。其學派未有過於陽湖者也。儀徵則有

阮元。皇清經解。特書古訓。車詞圖解。儀禮石經校勘記。會子注釋。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經籍纂詁。按儀徵主持漢學。全在經解一書。節鉞所至之處。於廣

州則創學海堂。於浙江則建詒經書院。兩省承學之士。百年以來。猶沿其餘風。湘省漢學。興起最遲。然創

湘水校經堂者。則儀徵弟子巡撫吳榮光也。醫宗之祀。儀徵其為先河乎。長沙王先謙。續編經解一書。推

衍宗風。網羅散佚。儀徵嫡派。終在湖湘。新學既興。南風不競矣。高郵則有王念孫。設書雜志。廣雅疏證。引之。念孫

經義述聞。按高郵自創一派。專以形聲訓詁。校勘古書。於是千古沉晦不可解之文詞。循其例。無不

渙然冰釋。後來俞樾踵其後。為羣經平議。為諸子平議。為古書疑義舉例。而後四部書之訛文脫簡。重門

洞開。可謂周孔之掃夫。劉班之嫡子。曾文正聖哲畫像記。推為集小學之大成。蓋猶等夷之見矣。南雷

則有黃宗義。易學象數論。深衣考。孟子師說。按南雷得蠡山之傳。其理學為陽明一派。然為全祖望所私淑。又萬斯大

兄弟受業之師。浙中經學之風，故當以宗義為鼻祖。四明則有萬斯大，萬氏經學五書斯同，石經考。按四明之學，為浙中漢學之先聲，非毛奇齡逞其口辨，一味叫囂之比也。少時兄弟師事南雷，得聞蕺山之緒論。平日持論，以為非通諸經不能通一經，非悟傳注之失，則不能通經，非以經釋經，則亦無由悟傳注之失。至理名言，誠實事求是之義。當時並無漢學名職，而治經之法，遂為一代宗風，不可謂非豪傑之士矣。

桐城則有方苞，望溪劉大槐，苞弟子姚鼐，大槐弟子左傳補注，公羊補注。全集。按桐城方氏說經諸書，源出北宋，再傳為姚鼐，以參合義理考據詞章為宗。桐城之學，至此一變，曾文正全師之矣。東塾則有陳澧，東塾。

讀書記。漢通義。按澧為儀徵再傳弟子。然近世所謂漢宋兼采一派者，至澧而始定其名。故別為派，殿于後云。

郎園先生又曰：治經宜有六證。一、以經證經。如以禮證易，則有張惠言虞氏易禮。以春秋證易，則有毛奇齡春秋占筮書。以春秋證禮，則有宋張大亨春秋五禮例宗。以公羊證禮，則有凌曙公羊禮疏，公羊禮說，陳奐公羊逸禮考徵。以穀梁證禮，則有侯康穀梁禮徵。以禮證詩，則有包世榮毛詩禮徵。以公羊證論語，則有劉逢祿論語述何。昔人云：不通羣經，不能治一經。此解經第一要義也。二、以史證經。司馬遷受經於孔安國，故言漢學者，推為古文学家。不盡然也。史記一書，五帝本紀，殷本紀，周本紀，可以證尙書。春秋列國世家，可以證尙書，亦可證左傳。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傳，可以證論語。荀孟列傳，可以證孟子。其餘前漢諸人，其列傳中引用經文，多與今本殊異。近人繆佑孫有兩漢書引經攷，最為詳洽。可以參



觀史漢以外，則三國志、南北史，不獨經師遺說，時有異同。即其授受源流，亦足以資攷索。至國語、國策、逸周書，本屬經類。或與春秋相表裏，或與尚書相貫通。雖純駁不同，而參攷必備。四庫全書，均入於史部。雜史，非知三書源流也。三、以子證經。諸子皆六藝之支流，其學多出於七十子。周秦兩漢，九流分馳。清儒往往推其書之遺言，以發明諸經之古學。今試舉其書論之。如京氏易傳，隋書經籍志五行家京氏占即此書也。為孟喜易義。焦贛易林，種云升考定為崔家撰。為京房易義。韓詩外傳，為韓詩義。班固列女傳，為魯詩義。韓非子，淮南子，為春秋左氏義。白虎通德論，為春秋禮義。荀子，蔡邕獨斷，為禮義。此其彰明較著者。至墨子有古尚書，有百國春秋。管子有周禮遺法，淮南子有九師易義，是又在讀者之善為溝通，而無所用其比較已。四、以漢人文賦證經。王逸離騷注，蔡中郎集，有魯詩義。阮元輯三家詩，陳壽祺三家詩遺說考，已詳舉靡遺。其他兩漢書中諸人封事文賦，或釋經有異義，或引經有異文。大概有清諸儒，各治一經，無不貫澈源流，搜採遺佚。其書見于正續兩經解中者，可以按目求之。即小有出入異同，亦無損其全書之例。乾嘉兩朝，江浙間諸經師，不得不推為經苑之功臣矣。五、以說文解字證經。許為古文學，而兼采衆家之言。故其書同一引經，往往先後異字。解義亦不相同。陳瑒說文引經考證，吳玉搢說文引經考，柳榮宗說文引經考異，皆有專書。可取而細繹之也。六、以漢碑證經。漢儒治經，最重師說。凡流傳碑本，其引經與他本異者，皆家法之各殊。亡友皮錫瑞有漢碑引經考一書，疏證詳明，真偉作也。治經宜先四知。一、當知源流。六經亡於秦。惟易以占筮獨存。其餘或出口授，或出壁藏。傳自何人，授之誰

氏。檢史記儒林傳、兩漢儒林傳、漢書藝文志、經典釋文諸書，便知其詳。近人畢沅著有通經表，傳經表，亦簡要便於檢尋。以之尋史漢志傳、釋文諸書，尤不至虛耗光陰，竭殫究之力。外此則三國志列傳、南北史儒林傳，其間師承家法，承兩漢之流風，取而讀之，諸經之源流，了然于心目矣。二、當知存亡。自兩漢以後，諸經注之或存或亡，當以四庫全書提要、阮元四庫未收書目爲之主。類一上溯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新舊唐書志、宋史藝文志、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紹興四庫編列闕書目、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朱彝尊經義考、翁方綱經義考補正等書。按其部目，考其書之存亡。存者擇其精者以供研求。亡者搜其佚文以存古誼。大要漢學一派，皆萃于皇清經解、續皇清經解二書。宋學一派，皆萃于通志堂經解、經苑二書。古經解散佚，爲後人從他書所引，輯出者如孫堂漢魏二十一家易注、余蕭客古經解鈎沉、王謨漢魏遺書鈔。類一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類一皆苦心搜輯，有功古人。博觀而約取之，積蓄既深，根柢益厚。毋逞毛奇齡之口辨，毋蹈王夫之之冥思，毋染龔自珍魏源之猖狂，無效王闈運之杜撰。至廖平、康有爲、盧誕陋儒，託經術以禍天下。此乃亡國之妖孽，更不必與之言學矣。夫不知經之存亡，則不能腳踏實地，辨別是非。自毛王以下，皆坐斯害。其好爲臆說以炫惑一時，正所以文其固陋之智也。三、當知體例。何謂體例？曰注曰疏，注之屬，有傳有記有箋有註有故訓有解詁，有章句，有章指，有集解，傳者傳通其義也。孔傳達詩毛正義。博釋經義，傳示後人也。又春秋左傳正義。傳通其義，如毛詩詁訓傳是也。博釋經義，傳示後人，如春秋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是也。記者共撰所聞，編而錄之。禮記大傳正義。其始出于七十子之徒，如大戴禮記、小戴禮記

是也。一曰疏也。說文。疏、通也。正部。謂條錄之也。疏光過失注。如許慎說文解字、淮南鴻烈問詁、下題漢太

尉祭酒許慎記是也。箋者表識書也。說文。表明己意使可識也。詩毛傳。箋正義。如詩毛傳鄭氏箋是也。詁訓者故

言也。說文。爾雅釋詁釋訓、為毛傳所從出。如詩毛傳題詁訓傳是也。註者注也。六書有注字、無註字。義取

灌注之注。說文。注義于經下、若水之注物。儀禮鄭氏注正義。一曰解書之名。禮記曲禮正義。注者著也、言為之解決、使其義

著明也。詩毛傳鄭氏箋正義。如三禮鄭氏注是也。解詁者詁事也。言解其事意也。後漢書盧植傳、三禮解詁章懷太子注。如公羊何休解詁

是也。章句者、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局言者、聯字以分疆。明情者、總義以包體。文心雕龍章句。如趙岐孟子章句是

也。一曰章指、如宋本孟子趙注、稱章指是也。曲阜孔氏微波附刻本有章指。集解者、集諸家之說、記其姓名、有不

安者頗為改易。如論語何晏集解是也。疏之屬、有義疏有正義。義疏者引取眾說、以示廣聞。論語皇侃義疏自序。如

皇侃論語義疏是也。正義者正前人之疏義。奉詔更裁定名曰正。黃承吉撰劉孟淇左傳舊疏考正序。如孔穎達易書詩左傳

禮記正義是也。易有江南義疏十餘家、皆有蔡大寶吳翥費懋顯彭劉焯劉焯、詩有全綏何胤舒瑛劉焯、禮有皇侃義疏、孔正義自序、及禮疏引。一曰義贊、唐書孔穎

達傳、稱五經正義為五經義贊是也。一曰疏、疏者通也。說文。兼舉眾說、疏通證明。黃承吉撰劉孟淇左傳舊疏考正序。如賈公

彥周禮儀禮是也。然合言之曰義疏。分言之既曰疏、又曰義。如皇侃論語禮記義疏。梁書本傳、但云

論語禮記義是也。此皆就見存諸經注疏論列也。皇侃禮記疏、日本有唐卷子抄殘本、故非逸書。春秋左傳正義孔序、稱沈文何為

左傳義疏、經典釋文則云沈為春秋義疏、王元規續而成。沈所著及元規所續書、乃名義略。又孔序稱劉

炫作左氏傳義疏、隋書炫本傳則云炫著論語孝經春秋尚書毛詩述議。隋書經籍志經部、又云述義志

于孝經類、稱王劭訪得孔傳送炫、炫因述其議疏。此議疏卽義疏。猶之述議卽述義。名雖殊、實則一也。至周易、或題兼義者、阮文達校勘記云、并正義而刻之、以別于單注本。陳鱣經籍跋文云、他經附每節後、獨周易總附卷末、故題爲兼義、而不附音。蓋北宋刻經、注疏皆分刻單行。至紹熙後、始合刻。并附釋音。世傳南宋九行本十三經注疏、卽元明諸刻所從出也。單疏、今有汪士鍾所刻儀禮、陸心源所刻爾雅、試取二書觀之、可知單疏舊式。若北宋單注、則僅存黎庶昌刻古逸叢書中之爾雅郭注。蓋猶從孟蜀石經重刻、所謂蜀大字本也。大抵注不破經、疏不破注。注或迂曲、疏必繁稱博引以明之。唐宋人諸經義疏、多本六朝、而掩爲己有。觀邢昺論語、大半襲用皇侃。劉文淇欲作易書詩禮春秋舊疏考正、僅成左傳一種。其子毓崧、成周易舊疏考證、尙書舊疏考證二種。搜贓鞠盜、使孔賈諸人讀之、亦俯首而服讞矣。四、當知真僞。子夏易傳、僞于唐張弧。今通志室經解中、子夏易傳、乃宋人僞作、又並非張弧書矣。關朗易傳、僞于宋阮逸。子貢詩傳、申公詩說、僞于明豐坊。古文孝經、孔安國傳、僞于日本。此人人得知者也。書之僞孔傳、始于晉梅賾。宋朱子發其端、明梅鷟古文尙書考異、清閻若璩古文尙書疏證、臚舉證據、抉發靡遺。已成千秋定讞。毛奇齡作古文尙書冤詞、割裂史文句讀、曲爲之護。殆所謂好惡拂人之性者。然有其舉之、亦不必廢。梅賾雖工於作僞、猶見晉以前古書。故其精理名言、能使唐人爲之屈服。前清光緒十二年王文敏懿榮奏請復古本尙書、以孫星衍今古文尙書注疏、援二十四史附舊唐書五代史之例、附入十三經注疏。事下禮部議、爲戶科給事中洪良品所駁。湖北學者、多尊信僞古文。宜其有此封駁。要亦王自擾之也。孟子孫奭疏、出于宋邵武士人之

手。朱子語錄云、蔡季通識其人。語錄又謂其全不似疏體、不曾解出名物制度、祇繞繆趙岐之說。至岐注好用古事爲比、疏多不得其根據。朱子所云、切中其失。宋時刻十三經注疏、強以配入、其實不能肩隨邢昺、又安能追蹤孔買哉。故知一書之真僞、而後不至誤入歧途。此固治經者所當分曉者矣。

治經宜先五通。一、當通章句。後漢書徐防傳云、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于子夏。後人動輕人爲章句之儒。不知章句爲治經第一要義。禮記學記、一年視離經辨志。鄭注、離經、斷句絕也。辨志、謂別其心意所趣鄉也。疏、離經謂離析經理。使章句斷絕也。兩漢經師、以章句之學名者、西漢易有施雠孟喜梁邱賀章句、尙書有歐陽章句、大小夏侯章句、春秋有公羊章句、穀梁章句、見漢書藝文志。易有京房章句、見隋書經籍志。有費直章句、見經典釋文引七錄。東漢易有劉表章句、見隋志釋文。尙書有桓君太常大小章句、見後漢桓郁傳。禮有慶氏章句、見後漢書曹褒傳。有橋居學章句、見後漢書橋元傳。蓋章句不明、卽無由通知大誼。今諸書雖已亡佚、略舉例之易見者一二以明之。如論語述而、子於是日哭則不歌、釋文云、舊以爲別章、今宜合前章。亡而爲有、釋文云、此舊別爲章、今宜與前章合。先進、德行以下、疏云、鄭氏以合前章、皇氏別爲一章。此分章之不同也。八佾、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釋文云、鄭讀以必也絕句。揖讓而升下、釋文云、鄭注詩賓之初筵引此、則云下而飲。公冶長、吾黨之小子狂簡、釋文云、鄭讀至小子絕句。子罕、子曰沽之哉、沽之哉、鄭注魯讀沽之哉、不重、今從古也。敦煌石室殘卷子本此分句之不同也。略舉數事、可見漢人讀經之法、各有師承。欲知其詳、古人之書、宜考經典釋文。今人之書、宜考翟均周易章句證異、吳廷華

儀禮章句、翟灝四書攷異、武億經讀考異。有此五書，章句之學，事半功倍矣。一、當通校雠。一、夔已足，言聖釋疑。三豕渡河，子夏辨誤。聖門治學如此，何況治經。夫一字之差，謬以千里。衆家之異，歸往一尊。此劉向校書，所以攷之中古。鄭玄注禮，所以存其故書。自後陸德明經典釋文，羅列羣經之異字。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參稽各本之善長。於是有清一代之儒，兀兀窮年，人人同好。如顧炎武九經誤字，齊召南注疏考證，阮文達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幾于搜羅盡淨矣。又有王引之經義述聞，俞樾羣經平議，精于聲音訓詁之學，四通八達，幾于推闡靡遺矣。然猶有未盡者，日本唐宋舊本，倍于乾嘉之時。敦煌石室秘藏，騰於中外之口。其中關於經學者，如左傳昭二十七年傳，夫鄆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三族國之良也。日本古鈔卷子本如此。今我國各本，下不重三族字。則文句不通矣。書顧命，率循大下。敦煌石室殘葉，作率循大法。明下爲法之殘形。僞孔傳云，率羣臣循大法，義本了然。自譌爲下，于是千言萬語，解之不通矣。唐虞北堂書抄十七引，率循大弁，段玉裁尙書撰異，謂下爲弁之誤。王鳴盛尙書後案，謂弁即冠弁之弁。訓法者，冠弁之總名。世南有法例，从寸故訓法。孫星衍尙書古文注疏，謂下即弁省，或以下爲異字。此皆展轉求通而不得其確解。假使早見此殘，則不至詞異如此矣。或謂注疏附釋文，本亦作下云，下皮查反，是以前即作下。陸德明所見本，亦作下也。不知釋文中尙書，已爲宋開寶中所改，非陸原書。盧文弼段玉裁已言之。略舉一事，可知校雠之學，尤治經者之所當用心。否則西郊四郊，段玉裁顧折，許訟不已。生謚死謚，何焯方禁，辨爭不休。王暹麟困學紀聞集證六。疑獄千秋，難期定讞。豈非治經之大厄乎。

三、當通小學。古之小學，識字爲先。洒掃應對，又其次也。漢志小學十家，自史籀以下，皆爲字書。志云，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按此六書，可總爲文字聲音訓詁三類。形事，文字也。聲與假借，聲音也。意

與轉注、訓詁也。知篆隸之傳變，則知文字之用宏。知假借之相資，則知聲音之類廣。至于訓詁淵海，不外爾雅說文。爾雅爲毛詩傳之根源，說文多古文學之遺說。今舉字義之最淺近而易曉者言之，如中庸、仁者人也。義者宜也。孟子、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易說卦、乾、健也。坤、順也。離、麗也。坎、陷也。震、動也。巽、入也。兌、悅也。艮、止也。皆取字聲之同，以釋其義。此訓詁之本乎聲出者也。易、乾元亨利貞，漢史晨饗孔廟後碑，作長亨利貞，以長代元。華山碑作永亨利貞，以永代元。豕傳、百穀草木麗乎土，說文艸部麗下，引百穀草木麗乎地，以地代土。書堯典、欽若昊天，史記五帝本紀，引作敬順昊天，以敬代欽，以順代若。平秩東作，平秩南訛，平秩西成，引作便程東作，便程南訛，便程西成，以便代平，以程代秩。皆以訓詁之字代經。此訓詁之不本乎聲出者也。若夫文字之別，有古篆、有隸書，今亦舉其最簡省而易曉者言之。如論語憲問、有荷蕢，說文艸部蕢下古文史，引論語作有荷史。漢武梁祠畫像標題，作何饋。書大誥，不敢替上帝命，魏三體石經，敢古作𠄎，篆作𠄎，隸作敢。替古作𠄎，篆作𠄎，隸作替。左傳宣十有四年經，曹伯壽卒，魏三體石經，壽古作壽，篆作壽，隸作壽。古者古文也。隸者今文也。此文字之宜辨別也。聲音者以依聲或同聲之字互相通用，即六書之假借也。說文序說假借云，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蓋秦分郡縣，始有令長。未有令長以前，則令爲號，令之令，長爲長久之長，既有令長之後，則因其號令百姓，故借令以稱之。欲其致治長久，故借長以稱之。此一字爲兩字之用。如次第之弟，即爲兄弟之弟。夫婦之夫，即爲丈夫之夫。所謂依聲之假借也。同聲字之假借，爲讀經之假借，與造字之假借，微有不同。大都兩字爲一字之用，如詩關

雖君子好逋，漢書匡衡傳引作君子好仇。仇與逋，兩字一用也。書呂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後漢書梁統傳，引作于刑之衷，衷與中，兩字一用也。所謂同聲之假借也。亦有因形誤而沿用者，如詩邶風綠衣序箋，綠當爲祿，轉作祿，字之誤也。禮檀弓，自敗於臺駘始也。注敗於臺駘，晉襄四年秋也。臺當爲壺字之誤也。春秋傳作狐駘，又有因聲誤而沿用者，詩小雅，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箋云，舟當作周，裘當作求，聲相近故也。周頌臣工之什，有瞽應田縣鼓篋，田當作棘，棘小鼓，在大鼓旁，聲轉字誤，變而作田。禮曲禮，拾級聚足，鄭注，拾當爲涉聲之誤也。禮運，黃桴而土鼓，鄭注，黃讀由，聲之誤也。大抵小學爲經學之關鍵，其事爲至難。吾恆欲于爾雅說文外，得一簡捷之書以示人，迄不可得，無已，則有阮文達經籍纂詁一書，再進之，以劉淇助字辨略，王引之經傳釋詞，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或有深入自得之一日乎。四、當通大誼。班志云，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微言已絕，不可復續。漢人有爲之者，如志載春秋家，有左氏微，鐸氏微，張氏微，虞氏微，是也。他經無微，以微言在春秋也。然其書久亡，去聖日遠，無端倡爲怪誕之論，託於公羊，如康有爲其人，未有不禍國家，害風俗者。故吾不言微言，而言大義。大義雖乖，可以隨時匡正。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是之謂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之謂不乖。漢昭帝有言，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于大誼者，卽此意也。漢書儒林傳，丁寬作易說三萬言，訓故舉大誼，是易有大義也。志叙尙書家云，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張晏注，爾，近也。雅，正也。是書有大義也。又叙詩家云，或取春秋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是詩有大義也。又叙禮家云，有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禮義有所錯。同是



禮有大義也。又叙春秋家云、丘明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是春秋有大義也。吾今舉諸經大義、一略言之。易繫辭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序卦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此易之大義也。尙書大傳畧引孔子曰、堯典可以觀美、禹貢可以觀事、咎繇可以觀治、鴻範可以觀度、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通斯七觀、書之大義舉矣。此書之大義也。論語、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此詩之大義也。大戴禮記、哀公問孔子曰、民之所由生、禮爲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明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之爲尊敬然。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此禮之大義也。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曰、知吾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此春秋之大義也。非獨此也、讀十翼而後明易之大義。讀論孟左傳、而後明書之大義。讀大小序而後明詩之大義。讀大戴小戴禮記、而後明周官儀禮之大義。讀孝經論孟而後明春秋之大義。讀大戴禮曾子十篇、而後明孝經之大義。大義明而後六經如日月之昭垂。治經之能事畢矣。五、當通政事。孔子之詔伯魚曰、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此爲過庭時訓也。又曰、爾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此爲及門人訓也。六經而無實用、則聖人爲空作矣。漢書孔光傳、博士選有三科、高第爲尙書。次爲列史。其不道政事、以

次補諸侯太傅。又蕭望之傳，昭帝時，選博士，通政事，補郡國守相。漢世崇經，卽本此意。禮經解引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此六經有用之效也。戰國時七雄並爭，諸子異學。遭秦滅籍，六經晦盲。漢興高祖以太牢祀孔，叔通採古禮，酌秦法，定朝儀。此據史記本傳文，後書曹爽論云：叔孫通採禮經適物觀教崩弊。孝文時，樂人竇公獻周官太宗伯大司樂章。漢世禮樂之興，卽由于此。其後董仲舒以春秋決獄事，王式以三百五篇詩當諫書，平當以經明禹貢使行河，兒寬通尚書，以古法議決疑大獄，載在史漢紀傳，成爲美談。至何休以春秋駁漢事四百餘條，既非見諸施行，不過逞其辨難。王莽王安石僞託周禮，惑古殃民。此其人于經術本無所知，僅適拾其鱗爪皮毛，爲飾奸文過之計。其不能以一二人之私慝，玷及聖經，明矣。至於諸子之學，亦未嘗不可治世。如曹參以黃老家言治漢，武侯以申韓之法治蜀。要知天下初定，與民休息，不得不以清靜代紛更。天下已亂，與民更始，不得不以刑法救寬厚。其效在一時，不如經術之垂久。宋趙普謂以半部論語佐太祖，以半部論語佐太宗，後世不信其人與言，比于漢京儒吏之設施，未見其全爲夸誕也。

治經宜知十戒。一、當戒僭妄。楊雄以太玄擬易，以法言擬論語。王通以中說擬論語，以元經擬春秋。文辭雖工，陽虎之似也。僭也。宋薛瑄書古文訓，襲取汗簡，僞造古文。宋俞庭椿之周禮復古編，元丘葵之周禮補亡，明舒芬之周禮定本，竄亂五官，妄補冬官。宋王柏之書疑詩疑，割裂經文，悍然非聖。言論雖辨，少正之雄也。妄也。不僅此也。王充論衡，問孔刺孟。劉知幾史通，疑古惑經。或據尋常文則，懸論孔經。或憑傳疑

古書妄譏聖作。王書雖爲蔡邕鴻寶、劉書亦爲徐堅推崇。要其信口雌黃，不免鴻文無範。至于明代季本如易學四同、易學別錄、春秋私考。豐坊如古易世學、易辨、古書世學、春時世學、春秋世學。之作，動矜秘本，妄改古經。滄海橫流，無異秦火。斯誠經籍之大厄矣。二當戒武斷。朱子以論語放鄭聲一語，遂疑鄭衛皆淫詩。方苞以王安石行新法，遂疑周官有莽制。其意在厚風俗，正人心，而不覺其言之流于偏宕。況學問遠不如朱子方苞者乎。漢世左傳家說，以劉爲堯後。後漢書公羊家說，以爲漢制作。此乃依託讎緯，冀本經之立學官。語雖無稽，尙非有心武斷。梅賾僞尙書孔傳名言奧義，初不悖乎聖人。猶之詩序出于漢人，不妨歸之于子夏。爾雅續于東漢，仍可繫之于周公。此亦不得以武斷而廢之也。三當戒杜撰。郭公夏五，存魯史之舊文。不知而作，信君子之羞闕。杜撰之害，吾于前已痛言之。紀文達云，毛奇齡好異叛經，閻若璩譏汪琬周姥制禮，兩人皆有清儒家巨子，其學問之鴻博，人猶得乘其隙漏而攻之。何況近人如廖平，康有爲其人，一味自欺欺人，而欲以臆造之空談，求勝于往哲，其能以一人之手，掩天下人之目乎。是亦徒耗心力而已矣。四當戒割判。漢章帝紀，建初八年詔曰，五經割判，去聖彌遠。章句疑詞，乖離難正。恐先師微言，將遂廢絕。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也。是割判經句，漢中葉已倡其風。自後晉梅賾割補僞孔傳尙書，而齊姚方興于大射頭得舜典，粵若稽古以下二十八字，類太康中書，乃表上之。事未施行，方興以罪致戮。至隋開皇初，購求遺典，始得之。北宋余燾，請移洪範王省惟歲以下八十七字，於四五紀一節，爲臺諫所彈。歷朝改經之事，准駁胥聽之朝廷。然其說一倡，賢如朱子，猶不免蹈其弊。如取程子之意，以補大學，移改禮記之篇章，借胡宏之說，以

刊孝經。刪定唐人之經注。書雖傳於後世，事不饜於人心。迄於元代，胡一中謂洪範經傳，次第紊亂，而定正洪範出矣。邱葵謂冬官一職，散在五官，而周官補亡行矣。此其弊則并僭妄武斷杜撰三者而有之。有清乾嘉諸儒，如江聲尚書集注音疏，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摭拾史漢諸經注疏，引秦誓之文，以補馬鄭太誓，弊正相等，不必諱言。他如盧文弼戴震嚴可均諸人，校注古書，往往援據史漢文選注唐宋人類書，改補本書舊文，尤不足以昭信守。吾嘗言有清一代之儒學，扶微理墜，誠有復古之功，而信古與自信甚深，亦頗滋人口實。學者取其長而去其短，斯善矣。五、當戒空疏。宋儒說經，明理切事，誠爲有功於六經。惟其高語精微，空談性理，爲之者固以聖人之徒自命。學之者將以語錄之作配天。不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言語高賢，豈能阻人以不窺富美。誠以罕言仁命，餘力學文，論語開宗教人，惟在學而時習一語。聖人一生自勉，惟以學而不厭爲歸。學則非性理，亦非空談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此何時乎。吾於宋人說經之書，專取其切於人事者列之，所以救空疏之病也。朱學大行，且五六百年。朱非不求實學者，後人安得以宋儒藉口乎。六、當戒破碎。桓譚有云，漢書藝文志引譚新論。秦近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十餘萬言。但說曰若稽古，三萬言。班固漢書藝文志云，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詞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于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又儒林傳贊云，自武帝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迄于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寢盛，支葉繁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後漢書桓郁傳云，初榮受朱普學

章句四十萬言。浮詞繁長，多過其實。及榮入授顯宗，減爲二十三萬言。郁復刪省，定成十二萬言。可見說經破碎，自漢已然。其爲祿利之心，與唐人尙詩賦，宋以後重制藝，設科雖異，流弊則同。豈有一代經師，蹈此陋習之理。然而皇清經解，前後兩編所收，猶不免有此失者。豈非習尙已久，驟不能變革乎。七、當戒穿鑿。趙賓解易箕子爲蒞茲。本傳謂其持論巧慧。鄭玄解尙書顧命執瑁，古曰似同，從誤作同，訓爲酒杯。解懣几洸頰面爲澣水。虞翻譏其遺失事因。是穿鑿之病，兩漢相同，正不必爲之深諱。宋王安石字說，以坡爲土之皮，詩爲寺人之言。楊簡慈湖詩傳，解聊樂我員，以員爲姓，解天子葵之，爲向日之葵。元陶宗儀國風尊經，多襲王氏字說之謬。小學久廢，更不足以責宋人。至乾嘉諸老，好以鐘鼎彝器字解經。如錢大段玉王筠桂孫衍泉阮元諸人，皆有信古太過之病。近世吳大澂尤酷好之。吳作字說，據兮仲鐘及追敦前文人銘詞，謂前文人卽書大誥前寧人，並詆鄭注以寧王爲武王之失。字說尤好據金石文字，糾駁說文，以似真非真之文，據半信半疑之字，遽然推翻舊說，自詡新知。較之蘭臺賄改漆書，其勇于自信，不恤人言，有其過之矣。夫金石之學，萌芽於漢人。許慎說文序，言郡國往往于山川出彝鼎，其銘皆前代之古文。漢書藝文志，春秋家有奏事二十篇，本注云，秦時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文也。雖然，傳世信今，金不如石。鴻都石經之萬人共覩，勝于宣和博古之一人寶藏。存其學以爲澤古之一端，未始不自成一子。若據以說經解字，則紛紛質鼎，又誰爲之辨別乎。八、當戒傳會。漢人以災異神輪說易，傳會也。以參同契說易，亦傳會。六朝人以老莊說易，傳會也。宋陳搏以圖書說易，邵子以皇極數理說易，亦傳會。漢人以五行

災異說洪範傳會也。宋儒以河洛說洪範，亦傳會。漢人以四始五際說詩，傳會也。以春秋雜說說詩，亦傳會。宋人以叶韻說詩，傳會也。以妙悟說詩，亦傳會。漢儒以明堂陰陽說禮，傳會也。以封禪羣祀說禮，亦傳會。漢人以新周故宋王魯爲漢制作說春秋，傳會也。以年月日時例說春秋，亦傳會。故學無論漢宋，惟求其實。漢無論古文今文，宋無論爲朱爲陸，惟求其是。執一偏之見，挾求勝之心，正理不足，乃不得已而以傳會出之。此古今學者之大病也。九、當戒攘竊。有清一代考據之學，引書必注明出處，引舊人說，必標舉姓名。此可師可法者也。諸家說經一派，以校勘與疏證二者爲多，而注家甚少。卽有之，大都採集前人舊注，加以發明，未有掩取羣言，據爲己有者也。自戴望注論語，摹倣漢人。王闓運箋禮補詩，抹殺前人訓詁。開著書簡易之路，成末流幾古之風。盜憎主人，禍及學術。加以自造新義，炫駭俗儒，一經流傳，使人如飲狂藥。吾雖鄉人，不能爲之曲護矣。十、當戒黨伐。劉歆有言，保殘守闕，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妒嫉，不致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此黨同伐異之見，所由來也。夫博學原須明辨，離經亦在辨志。五經然否，討論不厭其詳。假如鄭玄之箴膏肓，起廢疾，發墨守，雖操戈何休之室，當之者將俯首而無異詞。又如玄駁許慎五經異義，雖殘篇斷簡，不見全文，然大敵相當，輸攻墨守。自非後人一知半解，所能望其津涯。蓋玄爲東漢通經之儒，學無常師。故不主張門戶。魏志王肅傳云，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集聖證論以譏短玄。孫叔然授學鄭玄之門人，駁而釋之。舊唐書元行傳云，子雍規玄數百件，守鄭學者，時有中郎馬昭，上書以爲肅謬。詔王學之輩，占答以聞。又遣博士張融，案經論詰。融等召集分

別推處、理之是非、具聖證論。是時鄭學大行、故肅嫉之、務廢其學。今聖證論已佚、殘文偶見于禮詩疏爲多。孫叔然、馬昭、張融等、駁釋推處之文、亦多具載。肅窮無經引、卽據所注、僞造家語以實之。或引賈逵舊說、多玄不取。是肅之于鄭學、全出黨伐之私。吾友皮錫瑞、有聖證論疏證一書、可取以一參校也。其後隋劉炫、作左傳杜預規過、以糾杜注之非。孔疏復左杜而右劉、不辨杜注強經就傳之失。是則安其所習、繇所不見、班固之所深識。藝文志。沉溺所習、翫守舊文、陳元之所非是。元本傳。况乃因門戶而水火、因水火而儲胥。在野則爲筆舌之爭、在朝則爲朋黨之禍。有今古文之爭立、遂以開新莽篡漢之機。有幾復社之呼號、遂以授馬阮亡明之券。有清末造、康有爲假託公羊、比附時政、以致新舊相軋、邪說朋興、亡國咎徵、至今爲梗。今之倡明正學、有所折衷、讀者勿以爲猶有異同之見也。

余性嗜書、昔爲衣食所困、無力多購。少時所買者、大抵皆石印本、及尋常坊刻本、均藏於無錫連元街宅內。余自移家上海後、目光日益昏蒙、石印小字本、已不能檢閱。而尋常坊刻本、又不足以饜余嗜書之癖。乃稍稍從估客購取善本。第書值之貴、較余十餘歲時、且十倍過之矣。蓋以古書日少、而收藏者日多。凡搢紳仕宦富商鉅賈、無不搜羅古籍、以爲美觀。此書值之所以日益貴也。余以中人之產、節縮衣食游講嗜好之費、欲買書十數萬卷、其艱難困苦、較富人之搜羅古籍以爲美觀者、不可以道里計也。然富人得古書、往往秘之篋笥、終年不獲一觀。或好自矜畜、傲他氏以所不及。或羅列几案、招致貴客、欣賞其楮刻之精雅。與尊彝環璧法書名畫之屬、同視爲一種玩物而已。問以作者之宗旨、及書中之所有、則瞠目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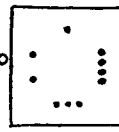
舌而不能對。嗚呼。於收藏家求真能讀書者。十百中不能得一二人也。若寒儒買書則異是。凡購買一書。必幾費經營。始克措貲議價。若書值在百元外者。往往質產鬻田。奔走數十日而始克購成。其得之既甚難。故讀之益勤奮。每有朝得一書。喜極欲狂。讀至深夜尚不忍釋手者。此情此景。余時時遇之。其樂趣豈富家兒以書籍爲美觀者所能喻哉。余於舊本之外。遇尋常本則擇其原版者。於原版則擇其初印者。於初印則擇其紙之長廣堅緻者。非如此則余心不快也。然古來書籍之多。茫無涯涘。積百年之心思財力。亦難盡購。若侈其心以游於汗漫無涯之域。是亦玩物喪志之一端也。余敢以自多乎哉。是年醫書之出版者。凡八種。

民國三年甲寅四十一歲。行醫刊書如故。余因派克路新建之住宅。在龍飛馬車行之後。空氣不潔。故屢次登報出售。乃遇一小小騙局。略述如下。

二月間有一李姓人來看屋。謂有一素在奉天之逃官陳某。欲買屋多處。有一朱姓者。主其事。尊屋定價一萬七千兩。若於定價外能多賣幾千兩。我們三人平分之。何如。余謂余於定價外非所敢望。李云。如是請今日午後至大馬路某里某號與朱君一叙。余遂如約晤朱某。渠約余每日於一時。與陳某議價。一日。陳某尙未到。忽有某甲來訪李。而朱則僞爲不相識。某甲手持金葉甚夥。欲兌現洋。問李宜於何處兌換。李問共帶來若干。某甲云。共有二千餘兩。朱云。各銀樓無此鉅款。須於銀行兌之。某甲去。朱問李。此係何人。李云。此人之父。爲骨董商。庚子年。在京約有現銀一萬。收買骨董百餘萬。現有四百萬。今已死。其子不



肖揮金如土。終日迷於酒色云云。少頃，陳至，又議價將成。約明日再議。余如約至。李匆匆入，謂昨日一夜未眠，陪甲在虹口，有廣東人與甲賭，名曰番攤。余旁觀一夜，見甲賭負九千幾百兩，此賭甚公平，毫無弊竇。賭者共四人，如下圖。



一人爲頭，將棋子若干枚，置於腿之上衣上。以右手隨意取出若干枚，置案上，以一盤覆之。餘三人以現款各壓一門。如甲壓…，乙壓…，丙壓…畢（餘一門則讓與爲頭者）爲頭者遂將盤開出。以棋子照甲乙丙所壓之數配置。惟末一排，屢以四子重疊之。若無餘則四贏。若餘一則一贏。餘二則二贏。餘三則三贏。如盤內之棋子，共十五枚，其式爲…，尚多…，則壓於…之甲爲贏。若棋子爲十六枚，則多…，乙當贏。若爲十七枚，則適爲…，丙當贏。若爲十八枚，則…當贏。卽爲頭者贏也。如甲壓…，乙壓…，丙壓…，亦可。各壓任何數均可。朱謂此爲不正常之賭法，全是作弊。李不之信。朱謂我可如法演之，勝敗皆操於我手。殆演出果如所言。其所以能必勝者，其四面之點子數，共爲十，而留其一門，則所留之一門必勝矣。若遞次加以四數，亦必勝。如十四、十八、廿二、廿六、三十、三十四之類。其理余已明白。朱謂我們三人，若用此法與甲賭，雖贏他數萬金亦不難。若以一萬賑濟，一萬助貴醫院經費，豈非以無用化作有用乎。余謂此事斷不可爲。忽陳送來一信，謂今日不能來，已赴某處。售屋事須停一星期開議云云。余至此始知此四人，共設一騙局也。遂辭之而出。

太倉陸君菊生爲余作近世內科全書序曰：無錫山水靈淑，文物清美。古來多績學方聞卓行之士。高忠

憲禁龍 顧端文 遜成 以理學名。秦文恭 趙田 顧復初 棧高 顧宛溪 和禹 以經學史學名。近時徐雪村 壽以  
藝學名。華若汀 衛芳 以算學名。海內學者，翕然信之。丁君仲祐，生諸老先生後，濡被鄉先達之音徽。少自  
刻勵，深入漢宋諸儒堂奧，尤精於算學醫學。爲華若汀趙靜涵元益 入室弟子。少時曾與余肄業於江陰  
南菁書院有年。吾兩人交誼最密。凡日用瑣碎，家庭委曲，仲祐無不傾肝膽相指示。忽忽二十年來，余遍  
歷江淮徐泗燕趙齊魯閩越之境。雖遠在數千里外，書問往還無虛日。交友中知仲祐之深且久者，宜莫  
余若矣。余姑就所聞見者言之。仲祐於近十年內，屏棄一切，研精覃思於醫學一科。余屢道海上，每見達  
官居子薦紳編戶販夫輿隸，造君廬求醫者，日夜肩踵不絕。其治病必耳聽目驗，手按指敲，口詢手書，分  
端互用。委曲推勸，務得其病之原因，極其理之精微，窮神達化而後止。其卽古人所謂用志不紛，乃疑於  
神者歟。余從兄炳輝，身肥而陰痿，精神委頓。仲祐檢其尿有糖，以爲糖尿病。禁食粥飯及含糖之食品，專  
食動物類代之。服藥數月，病果愈。余一外甥，年十二，患全身浮腫，而腎囊之腫尤甚。仲祐檢其尿，有蛋白。  
以爲急性腎臟炎。命靜臥，專飲牛乳，用重瀉劑而愈。一李氏女，患腹痛。仲祐診其胸部，檢查糞便，有蛔蟲  
卵。以爲腹痛可卽愈。惟肺炎有水泡音及濁音。肺中已有結核。後當劇。女腹痛愈後，不信有肺病。逾年，果  
死於瘵。一老嫗，頭痛嘔吐壯熱。仲祐診其淋巴腺，檢其血液，以爲百斯篤。命速送工部局傳染病醫院。病  
家不從。越日，老嫗死。其同居以傳染死者數人。於是滬上始喧傳有鼠疫矣。周君雪樵，患胃病，吐血，全身  
發惡液質。仲祐以爲胃癌。宜速施外科手術。舍是無治法。周君不能決。逾二年，果死。宋君康孚，咳嗽咯血。

仲祐以結核素種其臂、如種牛痘然。越二十四小時、皮膚現結核反應。又以顯微鏡檢其痰、有結核菌。遂診斷爲肺結核。注射藥與內服藥並用。凡四閱月而病全治。此數者、皆余所見聞、而驚嘆近世醫術診斷之工、未有如仲祐。而朋輩中卓然能自樹立者、亦未有如仲祐者也。余橐筆走四方、素喜研究醫學、自以爲治外感則法中景、治內傷則法東垣、治濕熱則法河間、治雜病則法丹溪。醫學中之能事畢矣。今見仲祐之治病、其所操各法、皆爲古書所不載。因詳詢其醫法之所自出。仲祐曰、余之治病、一以近世內科全書爲法。凡診斷處方等、無一不與是書相吻合。雖非刻舟求劍、幾同按圖索驥。余性本中材、自慚無所發明。僅能按照成法以施治也。余聞言喜甚。初以爲仲祐治病、其得心應手之妙、如風中鳥迹、水上月痕、非鈍根人所能學步。今既有一書可以按照成法、奉爲圭臬、豈非大快事哉。因向仲祐索閱所謂近世內科全書者。仲祐乃啟箱篋、出稿本示余。余携歸。盡三月之力而讀畢。其原本乃日醫橋本節齋之所著也。其書都十一章。凡屬於內科範圍諸疾患、無不備載於是矣。書中每載一病、先詳述其原因、以明疾病之所由來。次詳述其症候及診斷、即可與病人之症候相比較、以診定其病名者。次詳述其豫後、即豫料其後之結果或生或死也。次詳述其療法、凡處方及看護病人之法備焉。余曩日見仲祐診治各病之法、果一原本於此書。由症候而診斷而處方、所謂按圖而索驥者。其在斯歟。其在斯歟。余勸仲祐速印此書、以流布於人間。使醫生治病時有所遵循、以免如余之閭中摸索於故紙堆中。則醫林始有改革之望矣。先是仲祐譯印醫書、幾及百種、名曰丁氏醫學叢書。曾赴德國及羅馬之萬國衛生賽會。各國醫生、無不驚

嘆其著述之瀟博。咸以最優等之金牌獎勵之。東西洋醫書列入兩次之萬國衛生賽會而得最優等者。以吾國丁氏書爲最多。其榮幸爲何如哉。吾觀仲祐之足以信今而傳後者。不在算學經學理學。其必以醫學無疑矣。其所刊醫學叢書不僅高出於製造局及教會中各醫書之上。實可與秦文恭五禮通考。顧復初春秋大事表。顧宛溪讀史方輿紀要。並垂不朽也。讀近世內科全書既畢。遂書此以叙其簡端。余因派克路新建之屋。空氣不潔。售與粵人陳國安。折閱千四百元。租靜安寺路三十九號爲住宅及診病處。月租八十兩。四月中遂移居焉。又租富華里之屋爲編輯及藏書之所。月租四十元。余自題其小照曰。汝能粗衣素食歟。汝能不妄取他人之金錢歟。不安於心。不可告人之事。汝果能不爲歟。汝能刻苦自勵。不爲貨財嗜慾之奴隸歟。汝之一言一動。果能真實不妄。無慚於清夜歟。嗚呼。汝其自視。類君子歟。類小人歟。昌黎曰。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爲小人也昭昭矣。果若此。不其戚歟。編纂少年進德錄。采錄佛經頗多。爲朝夕省察克治之資。余買和貴里住屋一所。計洋一萬七千三百元。十一月十五號。一即陰歷九月廿八日午時。四兒壽康生。是年醫書出版者。凡十一種。

民國四年乙卯。四十二歲。行醫刊書如故。善化瞿止菴相國。國變後僑寓海上。余恒至其家診病。一日相國假余薛文清公讀書錄。而題其後曰。薛文清公之學。篤守程朱。而實致力於窮理盡性之要。其讀書兩錄二十二卷。皆自言其所得。平易精切。犁然有當於人心。常時儒臣。至請以此書詔頒國學。其爲世重。豈偶然哉。仲祐舊藏正德間刻本。借讀數過。使人放心。情氣爲之一斂。後學瞿鴻禨敬識。

北京某巨公囑九皋轉達勸余出山。時袁政府陽借尊孔之名，將行帝制之實，余決其必無佳果。乃答以詩曰：家住江南舊板橋。長安殘夢付漁樵。無心沮溺安知孔。避世巢由不識堯。烈士暮年還射虎。英雄失路慣吹簫。牛醫賤技吾藏拙。五斗元來未折腰。桐城張遜先先生祖翼在市樓招飲，席間遇舊友裘君岐伯。余贈以詩曰：昔年別君處。楊柳正依依。追憶恍成夢。相看非昔時。中原堪一慟。吾子欲何之。謝却侯門客。長歌胡不歸。遜先先生和余贈岐伯元韻，即以書贈。其辭曰：大隱隱朝市。青囊猶相依。韓康非賣藥。傅山亦逃時。世事已如此。天涯任所之。羨君有絕技。實至自名歸。是年買書頗多。余自序其藏書目曰：光緒三十四年，余來上海，以醫爲業。自朝至暮，常有疾病死亡憂愁悲哀之景象，現於吾前。入夜則往往於夢寐中，紛擾終宵，力揮之而不能去。蓋以日間之業務，印於腦海者深矣。遂欲於日入後，謀高尚之精神上娛樂，以拭除日中業務之慘澹景象，以爽快其心志。卒求其術不可得。或曰：其爲音樂家、抑畫學家乎。然余性不喜從事於美術也。其或清夜西園，飛觴金谷，挾秦箏，鼓齊瑟，爲中年忘憂之具乎。然余性恬淡，不耐煩劇之酬應也。其或鬪雞東郊，走馬長楸，爲擊球射獵之戲乎。然余性簡默，且亦無此好身手也。此外如馬吊雀戲博奕等，余又卑視之而不屑爲也。於是不得已乃退而求之於書籍。書籍者，索居者之良友，失塗者之導師，無助者之佳伴。果寢饋於其中，能使飢者忘其食，寒者忘其衣，病者忘其痛楚，貧者忘其困乏，憂者忘其挹鬱。兼能增人之壽，益人之智識學問，而使人精神愉快之一物也。一入室，見卷帙充牣，卽未抽閱，已足令人心快。彼縹緲之中，若有語我者曰：余輩之所蘊藏者甚富。內有聖域禮園、潘江

陸海。以及雕龍繡虎、琪花瑤草、靈珠荆璞。一切怪怪奇奇之珍物，無不畢具。甚願閱者歛其關，入其室，而登其堂奧也。余年來購書，費逾萬金。使及門諸子，依四庫提要，分經史子集四部，編定目錄，以撰人姓氏，校刊版本，一一爲之揭槩，列於編目之下。余自慚寒賤，不能無掛一漏萬之譏。加以區類詮次，牴牾複雜，時所難免。余又卒卒無暇晷，不能爲之校正。聊命侍史錄之，如甲乙帳簿，以備遺忘，便檢閱而已。夫古人讀書，必手自繕寫，蓄書至千卷，所費已不貲矣。自板刻行而得書甚易，費亦較省。今則新刊日增，石印鉛版，又充滿於書肆。朝擔千金入市，暮捆載而歸，十萬卷可立致也。惟坊本紙墨陋劣，陶陰魯魚之譌，別風淮雨之感，觸目皆是。得鉛石印十，不如得木版一。得新刻十，不如得舊刻一。所以書貴精而不貴多也。余每於甲夜，迭取精刻善本，置諸几案，時時開卷讀之。尋繹其趣，如嚼諫果，待回甘而味益雋永。視其卷之首尾，昔人收藏之印，已纍纍如貫珠，而名人批校之手蹟，亦狼籍於字裏行間。紙作深黝色，古趣盎然。似告我以閱藏滄桑凡幾。藏此書者之興亡隆替，離合悲歡，苟詢諸此古色斑斕之書，無不知之。此余所以覽舊刻而不禁慨然有所永懷也。舊刻中或偶得一希見之本。一似植物學家，擷得新奇之花草，細細把玩其奇，亦足醉心而悅目。覺日中所遇各病之慘淡景象，此時已蕩滌無遺，不復留儲於腦海中矣。邇來世變日亟，讀書種子，日益淪亡。不復知有書籍云矣。不惟先王之大經大法，兵農禮樂，不能知其旨趣所在。卽六藝九流，切於民生日用者，亦未嘗過而一問津焉。論語當薪，三傳束閣。諸子百家之籍，不適於姊妹筐篋之謀。羣將使之蕩爲荒煙野草，豈不重可惜哉。余因此而藏書之念愈擊。故凡朝章國典、制度文

物、歷代所因所革、以及山經野乘、浮屠神仙醫藥卜筮之書、靡不兼收而並蓄。為保存古書計。又不僅為消遣自娛而已。藏書之室、古人每謂在在處處、有神物護持。歸震川曰、書之所聚、當有如金寶之氣、卿雲輪囷、覆護其上。余則謂貯萬卷書於胸中、則字字皆吐光燄。續紛縹緲、從百竅而怒生。才如左莊馬班、學如許鄭杜馬、德行如周程張朱、文章如李杜韓柳歐曾蘇黃、其胸中之所有者、粹然見於面、盡於背、施於四體。其光燄殆萬丈、上燭霄漢、皎然與日月爭耀。故書之藏於室者、又不如藏諸胸中遠甚。所以藏書不如讀書。讀書又不如畜道德能文章為可貴也。不然、雖錦繡縹緲、牙籤玉軸、不過與鼎彝尊罍、古磁名畫之屬、同為一種珍玩而已耳。於學問奚益哉。買馬禮遜路住宅一所。計洋一萬六千元。是年書籍之

出版者、有少年之模範、王荆公唐百家詩選、八代詩精華錄箋注、歷代詩話二十八種。詩品、梁鍾燦著。詩四詩品、唐司空圖著。全唐詩話、宋尤袤著。六一詩話、宋歐陽修著。續詩話、宋司馬光著。中山詩話、宋劉攽著。後山詩話、宋陳師道著。臨溪隱居詩話、宋魏泰著。竹坡詩話、宋周紫芝著。紫微詩話、宋呂本中著。意周詩話、宋許顛著。石林詩話、宋葉少蘊著。唐子西文錄、宋強幼安著。珊瑚鈎詩話、宋張表臣著。韻語陽秋、宋葛立方著。二老堂詩話、宋周必大著。白石詩話、宋姜夔著。滄浪詩話、宋嚴羽著。山房隨筆、元孫正子著。詩法家數、元楊載著。木天禁語及詩學禁樹、元范梈著。談藝錄、明徐禎卿著。藝圃類餘、明王世懋著。存餘堂詩話、明朱承爵著。夷白齋詩話、明顧明慶著。歷代詩話考索附、清何文煥著。

民國五年丙辰、四十三歲。行醫刊書如故。陰歷正月八日回錫、因九日為家慈八十歲壽辰故也。借薛宅、鋪設壽堂。來祝壽者、共六百五十餘人。余已三年未回無錫。今見街道之廣濶、洋房之華麗、商務之繁盛、馬車人力車之絡繹不絕、宛然一小上海也。及見圖書館之氣象雄壯、公花園之廣大幽閑、又為上海之所無。為之欣喜者數日。余自陰歷除夕、因受熱患傷風、遂發鼻加答兒。鼻因之而塞。又發氣管支加

答兒咳嗽咯痰。又發胃加答兒嘔吐粘液。又發寒熱纏綿至十餘日。加以氣急消化不良。全體衰弱已極。顧來日之漸短。悼往事之可悔。於是覽佛氏書。而有當於心。遂委身而從事焉。三月二十五日。盛宮保師薨於滬第。山頽木壞。恨未能哭諸寢也。余於醫學。稍得一二新智識。皆從日文中來。余之日文。皆得於宮保設立之東文學堂。其後又資助余往游日本。飲水思源。每深知遇之感。宮保於壬子年。刻衛生叢書。將拙編衛生學問答收入叢書內。而跋之曰。右衛生學問答。上下編凡九章。無錫丁福保仲祐著。上編首論全體。次論飲食起居。次論微生物。次論體操治心。皆慎疾之要。所以防患於未然者。下編論醫病淺理。皆療治之法。所以攻患於已然者。殿以論醫學門徑一章。彙中西醫術源流。而溝通其同異。其抑中揚西之處。有根據。有佐證。闢訛糾繆。非好爲抨擊者可比。仲祐於余爲門下士。而亦道義交也。覃思博覽。文采斐然。自從事於醫。搜討東西載籍。迪新革改。致力尤篤。是編之成。蒼萃衆說。擇焉而精。語焉而詳。譬猶上池水。挹此一勺。沾漑已多。宜乎再版三版。風行海內。衛生家奉爲枕中祕也。王子舊臘。止叟跋。謹案止叟者。宮保之別號也。五月十三號。五兒生。乳名滿保。未及四月。患腳氣瘍。買古書較上年尤多。作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緒言。

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緒言 附錄

一 總論

余十四五歲時。卽喜搜集漢魏六朝人詩。每讀必屏絕人事。讀必數十過。如是者有年。嗣後奔走南北。所



至見有漢魏六朝人別集或總集。必購以歸。嗜之成癖。根著膠固。每獲一異本。則津津喜見眉宇。意世間所謂樂事。無以易此。如是者又有年。余書室中魏漢六朝人詩略備矣。惜余之所謂略備者。以後世編輯之本為多。如漢書藝文志歌詩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隋書經籍志漢魏六朝各家集。散佚已久。今皆不可得而見也。唐以前詩之見於別集者。不過二十餘種。蔡邕集、曹植集、阮籍集、嵇康集、潘岳集、陸機集、謝靈運集、顏延之集、謝朓集、沈約集、梁武帝集、梁昭明太子集、梁簡文帝集、梁元帝集、江淹集、任昉集、陶宏景集、何遜集、陰鏗集、徐陵集、庾信集。見於總集者。亦不過二十餘種。梁昭明文選、陳徐茂傳樂府詩集、元左克明古樂府、明馮惟訥詩紀、李攀龍詩別、陸時雍詩鏡、梅鼎祚八代世乘及古樂苑、曹學佺歷代詩選、宋郭德明建安七子集、汪士賢漢魏名家二十一集、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臧懋循古詩所、張之象古詩類苑、鍾惺元春古詩隨屠陵情采編、唐汝諤古詩解。除文選玉臺樂府外。大半為明人纂輯本。惟明人刻書。往往泥沙雜糅。愛博而無所持擇。又喜任臆改竄。變亂舊帙次第。竟有顛舛百出。無知妄作者。此豈明末士習輕佻放誕之所至歟。有清一代之總集。採輯唐以前之詩者。亦不過數種。王士禛程祚明古詩選、沈德潛古詩源、張琦古詩錄、劉大櫆列朝詩約選、王錫光詩義標準、王闓運八代詩選。往往為明人所誤。謬種流傳。如塗塗附。其疵類亦指不勝屈也。茲就其紕繆之大者言之。顏之推曰。讀天下書未徧。不得妄下雌黃。余讀書不多。妄欲以雌黃滅誤。余滋愧矣。

二 人名之宜改者

古文苑有李陵錄別詩八首。又有蘇武答李陵詩別李陵詩各一首。皆標明蘇李所作。宋章樵注古文苑。因大蘇疑文選中蘇李贈答五言為偽作。遂並以此十首為非真。明人選刻古詩。竟列此於無名氏之中。改其題為擬蘇李詩十首。故有清一代之各選本。無不削蘇李之名。而以為後人所擬。然蘇章二氏之所

疑者皆憑空臆度之辭，非有真實確據也。且此等詩，在趙宋以前，亦無有疑其僞託者。試觀藝文類聚之所載，皆確定爲蘇李。况二覺俱北飛，初學記亦指爲蘇武別李陵詩。杜子美云：李陵蘇武是吾師，子美豈無見哉。東坡晚年跋黃子思詩云：蘇李之天成，尊之亦至矣。其曰六朝擬作者，一時鄙薄蕭統之偏辭耳。蓋東坡亦自悔其失言也。故余以此十首，宜從古文苑及藝文類聚等，定爲蘇李所自著，不可從古文苑之注及詩紀等，妄定其爲後人所擬也。柏梁一詩，考宋本古文苑之無注者，每句下但稱官位，而無名氏。有姓有名者，唯郭舍人東方朔耳。自章樵增註，妄以其人實之，以致前後矛盾，因啓後人之疑。至顧炎武日知錄，據所注姓名，駁其依託。詩紀詩刪古詩選古詩源八代詩選等，亦仍其譌而不知。考藝文類聚卷五十六，亦載此詩，乃於每句之上，各署作者。首句有皇帝曰三字，次句有梁王曰三字，以下則但稱其官，而無姓名。有姓有名者，亦唯郭舍人東方朔，與無注古文苑同。章樵妄增之姓名，宜刪。白頭吟，各選本均以爲卓文君作，其實非是。馮默菴曰：宋書大曲，有白頭吟，作古辭。樂府詩集，太平御覽亦然。玉臺新詠，題作皚如山上雪，非但不作文君，並題亦不作白頭吟也。惟西京雜記，有文君爲白頭吟，以自絕之說。然亦不著其辭，或文君自有別篇，不得遽以此詩當之也。宋人不明其故，妄以此詩實之。如黃鶴杜詩注，合璧事類，引西京雜記之類，並入此詩。詩紀因之，詩刪選之。今人指譚元春而言，遽云有此妙口妙筆，真長卿快偶，可笑可憐。蘇伯玉妻盤中詩，據玉臺新詠，宜置晉傅玄詩之後。各本均以爲漢詩者，誤也。宋本玉臺列於傅玄詩後，不別題蘇伯玉妻，乃嘉定間陳玉父刻本，偶佚其名，非傅玄作此詩也。滄浪詩話稱蘇伯

玉妻有此體。見玉臺。則嚴羽所見之本。實題伯玉妻名。又桑世昌回文類聚。載盤中詩。亦題蘇伯玉妻。近見王壬秋先生八代詩選卷二十。竟以蘇伯玉妻盤中詩。爲傅玄作。非是。魏武帝樂府塘上行。共有四說。或曰古辭。或曰甄后作。或曰魏文帝作。或曰魏武帝作。見文選陸機塘上行李善注。考舊本玉臺新詠。爲魏武帝作。鄴都故事以爲魏文帝甄皇后作。故新版玉臺。及明清兩朝之詩總集。皆改魏武帝爲甄后。余謂此篇決非甄后作。宜仍作武帝爲是。檢宋書卷二十一樂志。塘上行爲武帝辭。沈休文作史志。必有依據。不取鄴都故事之雜說。其證一。又檢樂府詩集卷三十五。亦作武帝辭。其證二。曹子建浮萍寄青水一篇。卽和武帝作。黃初二年。甄后賜死之時。卽灌均希旨之日。文帝日以殺植爲事。敢和甄詩以速禍耶。其證三。鄴都故事云。甄后賜死。臨終爲詩。此事陳壽魏志本傳所無。裴松之注。采掇極博。亦無此詩。梅鼎祚古樂苑。疑詩中猶幸得新好。不遺故惡。非臨終詩。其證四。詩中有結髮辭嚴親之句。更與甄氏先嫁袁熙。後爲文帝納不類。其證五。謝靈運山居賦自注。唐上奏蒲生詩。感物致賦。亦不云甄后作。其證六。此詩之末四句。以邊地多悲風。樹木何脩脩。從軍致獨樂。延年壽千秋。甄后居鄴。何得云邊地。又何爲有從軍之語耶。其證七。所以元左克明古樂府。依宋書題爲魏武者是也。晉歐陽建答裴腴四言詩。詳其文義。確是贈石季倫詩。因疑藝文類聚有錯誤。及見文館詞林。作答石崇贈。積年之疑。一旦豁然。故此詩題宜改正。王融有所思一首。藝文類聚樂府詩集均載。詩紀詩鏡。均誤爲范雲作。宜更正。西園遊上才一首。見樂府詩集。在王胄之後。無名氏。詩紀古樂苑等。遂以爲王胄所作。誤也。詩紀詩鏡等。所載陳後主

楊拔兒曲。考樂府詩集，作隋後主。唐人每稱煬帝爲後主，則此曲宜歸煬帝，改隋作陳，非也。楊升菴又以越王侗當之。選詩拾遺，並改其題爲京洛行，更爲妄誕。十索曲，丁六娘僅四首，無名氏二首，見樂府詩集及古樂苑。楊慎馮惟訥以無名氏二首，併於前四首，改爲丁六娘六首，宜更正。陳蘇子卿有梅花落一首，方回誤以爲漢之蘇武，宜更正。

### 三 濫選之宜刪者

古詩類苑詩紀等，往往將箴銘頌贊，及賦後之歌詩，隨意剽掇，而不知文章各有體裁，著述各有斷限，不可以非詩而妄以爲詩也。班固兩都賦後，有明堂等詩，張衡思玄賦後，有系曰云云，定情賦後，有歎曰云云，皆賦後所述，非別篇也。明人選本，每割兩都後爲明堂等詩，割思玄賦系曰之後爲思玄詩，割定情賦歎曰之後爲定情詩，後學往往爲其所誤，不能辨別。又如梁簡文之蓮花賦歌，陳江總之南越木槿歌，亦皆賦末所係也，均宜刪。後至南北朝時，其賦有詩歌者甚多，豈可一一割之而自爲一詩乎。明臧懋循竟以庾信諸賦之句雜七言者，收入古詩所。鍾譚一氏，竟將焦氏易林，選入古詩歸。尤爲割裂冗雜，茫無體例。此所謂變本加厲也。詩紀古詩源等，載蔡邕樊惠渠歌，考舊本蔡中郎集第六卷，有京兆樊惠渠頌，卽此歌也。故藝文類聚第九卷渠部，亦以此篇列入頌類，非詩也。不可將頌妄爲割裂，而列入於詩，猶不可割釋誨之末段，而爲琴歌也。然詩紀詩歸古詩源等，竟以琴歌列入矣。詩紀有王吉射鳥辭，考風俗通，引漢明帝起居注曰，王吉射中之，祝曰云云，則是祝，非詩也，不應加辭字，而選入詩。東方朔有誠

子一篇、載藝文類聚卷二十三誠字下、此誠也。非詩也。如曹大家女誠、王肅家誠類也。詩紀詩刪詩歸古詩源等、遂於誠字下添一詩字、變爲誠子詩、以選入詩中、紕繆甚矣。然詩紀詩歸八代詩選等、又將高義方清誠、選之入詩、均宜刪。周詩遺軌詩紀詩鏡詩歸古詩源等、又將司馬相如封禪頌、選入、頗爲不倫。息夫躬絕命辭、與小山招隱、淵明歸去來辭、皆騷體也。不可入詩。詩紀詩歸八代詩選等、濫收此辭、於體例亦乖。卽謝靈運王子晉讚、維摩經十譬讚、巖下見一老翁四五少年讚、雖與五言相近、亦例同頌、誠不可混收。陶宏景華陽頌、亦不得稱詩、均宜刪之。

四 僞詩之宜刪者

梅鼎祚八代詩乘漢魏詩中、有蘇武妻答外詩、頗爲士林口實。又古樂苑有隋煬帝之望江南、採摭僞撰之小說、均宜刪。楊慎詞品曰、傳奇有煬帝望江南數曲、不類六朝人語、傳疑可也。詩紀詩鏡所載漢詩、有孔融失題一首云、歸家酒債多。門客粲成行。高談滿四座。一日傾千觴。此乃截取李白贈劉都使詩中四句也。又詩紀八代詩選等載古兩頭纖纖詩二首、其第二首云、兩頭纖纖青玉玦。半白半黑頭上髮。膈膈膊膊春冰裂。磊磊落落桃初結。此乃王建七古詩也。安得闌入漢詩。古詩爲焦仲卿妻作、守節情不移句下、後人添入賤妾留空房、相見常日稀二句。試檢藝文類聚卷三十二、樂府詩集卷七十三、皆無此十字。宋本玉臺新詠、左克明古樂府、亦無之。惟明重刻本、已臆爲竄入矣。新婦初來時、小姑始扶牀。今日被驅逐、小姑如我長。馮默菴曰、此四句是顧况棄婦詩、宋本玉臺、無小姑始扶牀、今日被驅逐十字。樂

府詩集、左克明樂府亦然。其增之者、蘭雪堂活字玉臺始也。初看此詩、似覺少此十字不得。再四尋之、至竟是後人妄添。何以言之、逋翁一代名家、豈應直述漢詩、可疑一也。逋翁詩云、及至見君歸、君歸妾已老。則扶牀之小姑、何怪如我。此詩前云共事三二年。始爾未爲久、則何得三年未周、長成遽如許耶。正是後人見逋翁詞、妄增入耳。幸有諸本可以確證。今蘇郡刻左氏樂府、反據詩紀增入、更隔幾十年、不可問矣。古書之日就散亡、可爲浩嘆。選詩拾遺詩紀八代詩選等、均載龐德公於忽操三章。此乃宋王令逢源之所作也。見宋文鑑卷一百二十九。官刪。詩紀詩鏡詩歸等所載岑之敬當鱸曲、乃楊昇菴所僞撰也。馮默菴曰、明月二入照花新。當鱸十五晚留賓二句。本之敬樓烏曲、載在樂府。今截此二句添回眸百萬橫自陳一句。別題當鱸曲。楊君之妄、不待言矣。詩紀及五言律祖、有丘巨源詠扇詩四韻。官刪。馮默菴曰、丘巨源詠七寶扇詩、玉臺初學藝文俱載、中有畫作景山樹。圖爲河洛神句。五言律祖、妄造首尾、作八句律詩。必也古今謂無一人讀書、始可任其亂說耳。詩紀詩鏡等所載陳後主小窻詩、有夕陽如有意。偏傍小窻明之句。按姚寬西溪叢話云、此乃唐人方域詩。宜刪。詩紀詩鏡等載簡文帝夜夜曲二首、其第二首曰、秋人夜獨傷。滅燭臥蘭房。祗恐多情月。旋來照妾房。此乃唐王偃詩。見樂府詩集卷七十六。不可誤作簡文。

### 五 誤字之宜改者

漢武帝李夫人歌。見於漢書、藝文類聚、樂府詩集、偏何姍姍其來遲、偏皆不作翮。詩紀詩鏡古詩選古詩

源等皆誤作韶字。昔有霍家姝，後世選本皆改姝字爲奴。檢宋刻玉臺新詠樂府詩集俱作姝。蓋古時士之美者亦曰姝。如干旄之詩稱彼姝者于是。其妄改者不得藉口霍光傳有監奴馮子都之語也。試檢明初趙則古學筮亦作霍家姝。此時尙未經後人妄改故仍作姝字。宋子侯董嬌饒考玉臺藝文樂府諸書皆作饒。并無作嬌者。卽以唐詩證之亦然。元稹詩爲占嬌饒分。李商隱詩風蝶強嬌饒。又重疊贈嬌饒。溫庭筠詩昔年於此見嬌饒。又躡躡龍髓憐嬌饒。杜甫詩佳人屢出董嬌饒。自宋毛晃增注禮部韻略卽誤改杜詩董嬌饒爲董嬌嬌。而饒字幾廢矣。明人之選詩者又不知其誤竟改饒字爲嬌。以致數百年來各選本無不承襲其謬亦可怪矣。試檢古詩源古詩錄等尙有作饒字者否。顧炎武日知錄曰近日盛行詩歸一書尤爲妄誕。魏文帝短歌行長吟詠歎念我聖考。聖考謂其父武帝也。改爲聖老。評之曰聖老字奇。此皆不考古而肆臆之說。豈非小人而無忌憚者哉。代劉勳妻王宋詩第二首末一句不得共之共字各本誤作往。玉臺吳兆宜本又誤作並。共與重字奉字爲同韻。宋坦齋通編可證也。漢豔歌行斜柯西北晒。樂府玉臺俱作斜柯。自詩紀改作斜倚。詩刪因之。而此字亡矣。考梁簡文帝遙望詩斜柯插玉簪。畢曜情人玉清歌善踏斜柯能獨立。段成式小小寫真聯句斜柯欲近人。則斜柯原是古語。當爲欹側之意。後人誤改爲斜倚耳。亟宜更正。曹植名都篇寒鼈炙熊蹯。李善注今之腊肉謂之寒。卽今之凍肉也。寒當讀如寒涼之寒。五臣妄改寒爲魚。各選本均盲從之。宜仍改作寒。陶淵明擬古第二首宋本作聞有田子泰。俗本則作田子春。考三國志卷十一魏志田疇字子泰。陶詩指田疇而言。然田子

春亦有其人。漢書卷三十五劉澤傳注、晉灼曰、楚漢春秋云、田生字子春。故俗本作田子春亦通。惟考二人事迹、當從子泰爲是。陶淵明讀山海經詩、形夭無千歲。曾端伯以爲上下不相貫。改爲刑天舞干戚。後世刻本均從之。按酉陽雜俎卷十四、形夭與帝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山。則形夭之夭、不可作夭折解。與無千歲三字、文義亦上下相貫。宜仍從宋刻江州陶靖節集、作形夭無千歲爲是。黎庶昌在日本翻刻文館詞林、第一百五十六卷一百五十七卷一百五十八卷、皆四言詩。吾國散佚者約十之九。以其未佚者與此相校、則錯誤脫落、不勝枚舉。皆宜更正。吾國所久佚者、亦宜補入。舊本亦有誤字、不可堅執以爲不誤。如宋本玉臺、張衡同聲歌、訛恐慄爲恐慄。訛菀弱爲菀弱之類。慎勿以古字假借、曲爲之說也。又如文館詞林、改淵爲泉、改民爲人、改虎爲獸等、皆避唐諱也。不可據此誤改。

#### 六 杜撰詩題之宜改者

各選本皆載蒲梢天馬歌。按漢書作西極天馬歌。史記曰、馬名蒲梢。則此歌當題西極天馬歌。不得作蒲梢也。樂府詩集、有趙幽王歌。漢書曰、趙王餓乃歌。各選本皆作幽歌。不可杜撰題目。宜改爲歌一首。此外如廣陵厲王之瑟歌、廣川王之望卿歌、脩成歌、戚夫人春歌、烏孫公主悲愁歌、李陵別歌、晉高祖之讌飲歌等、各本皆同。其題亦爲杜撰。均宜刪作歌字。子建閨情一首、見藝文類聚美婦人部。無題。閨情二字、亦後人妄加也。此篇宜歸失題類。藝文類聚兩部熱部、有傅玄詩二首、皆無題。而詩紀等妄添其題、曰苦雨、曰苦熱。宜仍改爲無題。詩紀載晉陸沖雜詩二首、見藝文類聚卷二十八。無題。此雜詩二字、亦



是後人妄加。宋南平王鑠有無題詩，見藝文類聚秋部。詩紀及古樂苑等，名曰秋歌。其題亦杜撰也。陶淵明挽歌詩，嚴霜九月中，與自祭文律中無射之月相符。蓋出於屬纊之際者，是以昭明采此詩入選。止題曰挽歌詩。此乃陶公自挽之辭也。故有飲酒不足之恨。後世編次陶集者，乃妄加一擬字，改爲擬挽歌辭。各選本亦盲從之。宜據文選刪擬字。庾信詠懷詩，見藝文類聚。此子山自詠其懷耳。後人以爲效法阮嗣宗，妄增一擬字。遂改爲擬詠懷詩。宜據藝文刪擬字。詩紀詩鏡等，載簡文帝泛舟橫大江三首。其第二第三首，俱出樂府詩集。題作隴西行。非泛舟橫大江也。其題宜改。

七 章節次第之宜改者

徐幹有室思六首，見玉臺新詠。明人截其前五首，名曰雜詩。以人靡不有初一首，仍爲室思。嗣後之選詩者，皆承襲其謬，而不知更正。如漁洋古詩選，有徐幹詩二首，一爲室思，一爲雜詩。而不知其所謂雜詩者，卽室思也。此詩非但載於玉臺，又見藝文卷三十二。又有宋武帝擬作可證。此種謬誤，各選本皆不能免。宜據玉臺藝文校正之。顏延之秋胡詩，文選作一首，玉臺分爲九章。亦作一首。此正如關雎三章，原只一篇。自詩紀分之爲九首。而詩刪遂摘取三章矣。有清一代之選本，無不承襲其誤。分之爲九首。此宜仍合爲一篇。王融和南海王詠秋胡妻詩，藝文苑樂府，俱作一首。而詩紀等又分爲七首。仍宜合之爲一。晉傅玄董逃行一首，十二章。各選本誤分爲十二首。宜據宋刻玉臺，仍作一首。詩紀等載晉楊方合歡詩二首，雜詩三首，樂府詩集卷七十六，玉臺新詠卷三，皆作合歡詩五首。不可割後三首爲雜詩也。

孔德紹王澤嶺遭洪水詩、高廷禮妄載入唐詩品彙。而改徒知懷趙景終是倦陽侯二句、於木梗誠無託、蘆灰豈暇求之上。宜據初學記文苑英華更正之。

### 八 結論

以上各種謬說、老師豎儒、遞相傳述、明固不足論矣。有清一代、號稱精於考核。然漁洋不能正之於前、湘綺不及訂之於後。承學之士、耳目督亂、迴違歧路、而莫知所適從、承譌踵謬、二百年於此矣。邇來國學淪喪、衣冠運息、朝華已謝、夕秀未啓。不及數十年、恐漢魏六朝人詩、僅存於坊選習見之本。其散佚者又過半矣。余乃發家中藏書、編輯自漢至隋之詩、誤者正之、僞者刪之、闕者補之、得一十一集。曰全漢詩、曰全三國詩、曰全晉詩、曰全宋詩、曰全齊詩、曰全梁詩、曰全陳詩、曰全北魏詩、曰全北齊詩、曰全北周詩、曰全隋詩。總攬羣集、揚推古今、其源流本末之大略、可得言焉。五言肇於漢氏、氣沉格峻、質而近古。大風歌雄豪自肆、秋風辭幾於九歌。項羽垓下、悲壯嗚咽。郊祀遠追雅頌、近仿靈均。錢歌古穆精奇、迥乎神筆。房中十七章、盡屬楚聲、一倡三歎、有餘音焉。古詩眇邈、鍾嶸推爲炎漢之製。而枚叔九首、劉勰稱其佳麗。蘇武纏綿、李陵簡摯、皆五言之冠冕也。班婕妤說禮陳詩、娉脩嫫佩、怨歌行不在綠衣諸什之下。所以鍾嶸謂李都尉後、百年間一人而已。東京氣格漸變、班固詠史、據事直書。特開子建仲宣詠三良一派。惟上計秦嘉與其妻徐淑之作、纏綿往復、文生於情。可謂才亞班姬、旨殊團扇。至蔡女之胡笳吟、才氣英英、語雜邊塞。足令孤蓬自振、驚沙坐飛。降及建安、其精力標格、去漢未遠。故孟德橫槊賦詩、氣韻沉雄、不入綺羅麗

句。子桓優柔和美，讀之齒有餘芬。子建獨冠羣材，目爲繡虎。恣意揮霍，無所不可。高華之氣，溢人襟帶。王粲稍帶綺麗，而直實有餘。灞陵一篇，沈約稱其不傍經史，直率胸臆。皎然許其知詩。四言溫厚典則，深得小雅遺教。劉楨逸氣凌霜，高風跨俗。魏文稱其五言之善者，妙絕時倫。陳思以下，當推獨步。徐幹淺淺生動，是謂詩中小品。嵇康清峻，胸次亦高。阮籍遙深，寄情宇外。應瑒巧思透迤，失之靡靡。應璩百一，微能自振，然傷媚焉。鄴下之材，大略如此。晉張華清緒濯濯，第風骨未老。鍾記室所謂兒女情多，風雲氣少者是矣。傅玄古貌綺心，氣格渾樸。漢後未睹其儔。樂府淋漓排蕩，位置三曹，材情妙麗，似過之矣。陸機辭藻宏麗，其才如海。咀嚼英華，厭飫膏澤。文章之淵泉也。潘岳爛若舒錦，其才如江。雖云淺於陸機，而無處不善。庶免深蕪之誚矣。左思振衣千仞，濯足萬里，飄飄有凌雲之意。謝康樂常言太冲安仁，古今難比。張協逐句煅煉，辭工製率。然風流調達，實曠代之高手。郭景純備上之才，劉越石清剛之氣，見稱於詩品。孫子荆零雨之章，王正長朔風之句，見稱於謝靈運傳。陶淵明詞彩精拔，質而實綺，癯而實腴。其自然之妙，似月到柳梢，風來水面，難以力爭。惜乎正始中何王好莊老，至過江而佛理尤甚。故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之風力盡矣。宋孝武彫文織綵，遂開靈運之先。詩至是而爲之一變。氣變而韶，色變而麗，體變而整，句變而琢。古之終而律之始也。謝靈運才高詞盛，富豔難蹤。宛如出水芙蓉，尤稱獨絕。顏延年錯彩鏤金，辭氣重厚。有館閣之體。謝惠連才思富捷，又工綺麗歌謠，推爲風人第一。鮑明遠文詞俊逸，壯麗豪放，如珊瑚琅玕，木難火齊，弗資鏤琢，而自有偉觀。湯惠休秀色未韶，綺情未豔。良由衷淺，以故

韻微。齊詩纖巧，琢之字句之間。色澤愈工，性情愈隱。惟謝玄暉清綺絕倫，幽豔而韻。如洞庭美人，芙蓉衣而翠羽旗，絕非世間物色。故沈休文歎爲二百年來無此詩也。梁詩妖豔，益爲麗靡。武帝敗齒揚芬，其臭如幽蘭之噴。詩中得此，亦稱絕代之佳人矣。簡文辭藻豔發，雅好賦詩。然縟語纖詞，時號宮體，以南面之尊，效閨閣之製，以是知此位之不終矣。沈約佳處，斲削清瘦可愛。其聲韻如閶闔疎鐘，建章清漏，自有節度。唐諸家聲律，皆出於此。柳惲恣態橫生，亭臯木葉下，隴首秋雲飛，王融見而嗟賞。江淹情遠詞麗，才思有餘。雜擬之作，曲盡心手之妙。然尙有才盡之嘆。任昉託體淵雅，而嫌於幅翳。范雲宛轉流利，如寸草莖疎花點點，生氣俱存。丘遲點綴明媚，如落花依草。王僧孺麗逸而多用新事，時人重其富博。庾肩吾椎鍊精工，是聲律絕技。吳均好爲傑句，清拔而有古氣。何遜意境清微，幽芳獨賞。叙懷述懷，是其所優。杜甫曰：能詩何水部，信非虛賞。而顏之推謂其每病辛苦，饒貧寒氣，非篤論也。陳詩最輕，常似飄颻無依。後主以綺豔相高，極於淫蕩。所存者祇是綺羅粉黛，陰鏗風華自布，幽韻親人。陳詩得此，尤爲不易。徐陵氣韻高迥，不煩組練，文采自成。豈曰孝穆才情，僅嫺宮體而已哉。張正見如春幡綵勝，金翠熠燿，聯以珠璣，緯繡織麗。其高韻凌空，奇情破冥。又當與肩吾對壘。江總麗藻浮豔，爲後主所愛幸。當時謂之狎客。北魏以溫子昇爲最。王暉業嘗云：江左文人，宋有顏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我子昇足以陵顏轢謝，含任吐沈。南人問庾信曰：北方文士何如。信曰：惟有韓陵山一片石，堪共語。薛道衡、盧思道少解把筆，自餘驢鳴狗吠，聒耳而已。溫子昇嘗作韓陵山寺碑，信讀而善之。故謂堪與共語也。北齊以蕭愨爲最，芙蓉露下落，楊

柳月中疎、擅名千古矣。北周以庾信為最、史評其詩曰綺豔、杜甫稱之曰清新、又曰老成、綺而有骨、豔而有骨、清而不薄、新而不尖。此所以為老成也。溯自建安以來、日趨於豔。魏豔而豐、晉豔而縹、宋豔而麗、齊豔而纖、陳豔而浮。律句始於梁陳、而古道遂以不振。雕飾盛而本質衰也。至隋煬帝一洗頹風、力標本素。雖意在騎淫、而詞無浮蕩。故當時綴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薛道衡之空梁落燕泥、王胄之庭草無人隨意綠、以名句而見殺於煬帝、亦未始非知己也。若虞世南、陳子良等、皆由隋入唐。唐代文風之盛、隋實啓之矣。由齊至唐初、皆為齊梁體。齊永明之代、王融、謝朓、沈約、皆有盛名。始創聲病之論。發前人所未知。一時文體驟變、文字皆避八病。一簡之內、音韻不同。二韻之間、輕重悉異。其文二句一聯、四句一絕、聲韻相避、文字不可增減。是時惟江文通詩、不用聲病。梁武不知平上去入。其詩仍用太康元嘉舊體。此外則皆齊梁體也。自漢至隋、詩學變遷、運會升降之大略如此。是書體例、大率遵馮汝言先生之詩紀而損益之。其訂誤各條、多本馮默菴先生之說。余讀馮氏書有年、殘膏賸馥、沾溉無窮。篳路椎輪之力、不可沒也。但自維學識駢淺、見聞寡陋。如井觀天、如隙窺日。不敢以為自漢至隋之詩、盡在於是。亦不敢自詡一無紕繆、而以為定本。載籍極博、獨力難周。訛若渡河、喻同掃葉。所望後之君子、斲而裁之、斟酌而補之云爾。

是年書籍之出版者、有漢法醫典、生理學講義、歷代詩話續編二十八種。

為著。風騷旨格、唐齊己著。觀林詩話、宋吳聿著。誠齋詩話、宋楊萬里著。庚溪詩話、宋嚴有著。草堂詩話、宋蔡夢弼著。優古堂詩話、宋吳升著。艇齋詩話、宋曾季狸著。歲時詩話、宋吳可著。碧溪詩話、宋黃徹著。對林夜語、宋范曄文著。歲時詩話、宋張戒著。江西詩派小序、宋劉克莊著。嫁書室詩話、宋趙與峴著。波南詩話、金子若虛著。梅圃詩話、元章居安著。吳禮部詩話、元吳師道著。升菴詩話、明樹慎著。藝苑厄言、明王世貞著。國雅品、明顧起綸著。四溟詩話、明謝榛著。歸田詩話、明程佑

本專詩、唐孟榮著。樂府古題要解、唐吳兢著。詩人主客圖、唐張

著。逸老堂詩話、明倫升著。南溪詩話、明邵穆著。懷  
覽堂詩話、明李東陽著。詩鏡總論、明陸時雍著。  
梅村詩話、吳偉業著。寒廳詩話、顧嗣立著。茗香詩話、宋大樽著。律詩定體、王士禛著。然鐙記開、何世遠述。師友詩傳錄、王  
士禛著。漁洋詩話、王士禛著。古詩平仄論、翁方綱小石帆亭著錄。趙秋谷所傳聲調譜、翁方綱小石帆亭著錄。五言詩平仄  
論、翁方綱小石帆亭著錄。七言詩平仄舉隅、翁方綱小石帆亭著錄。七言詩三昧舉隅、翁方綱小石帆亭著錄。談龍錄、趙執信  
著。聲調譜、趙執信著。聲調譜拾遺、程聲著。履齋詩話、施閏章著。漫書說詩、宋榮著。而菴詩話、徐增著。詩學纂聞、汪師韓  
著。選坡詩話、查為仁著。說詩碎語、沈德潛著。原詩、葉燮著。全唐詩話續編、孫汝輯。一瓢詩話、梅雪著。拜經樓詩話、吳  
輯。唐詩審證、錢木菴著。遠時話、周春著。秋意隨筆、馬位著。野鶴詩話、黃子雲著。檀園談詩、錢泳輯。說詩管廟、吳雷發著。  
秋風閣詩話、李沂著。貞一齋詩說、李重華著。淡詩德說、費錫璜著。山靜居詩話、方薰著。現備說  
詩、施補華著。消寒詩話、秦朝釘著。積詩品、袁枚著。補歷代詩話續編一種揮塵詩話、王兆雲撰。女誠註釋、溫氏母訓。

民國六年丁巳，四十四歲。行醫刊書如故。余在無錫公園前造住屋一所，計洋六千圓，尚餘空地一半。

買古書頗多。先後共得十五六萬卷。瞿止菴相國，聞余藏有舊鈔本吳修齡園鑑詩話，借閱一過，而  
題其後曰：此仲祐所藏舊鈔本也。修齡論詩，專尚唐體。於宋已等之自鄙，明則尤峻詆而痛絕之。亦少激  
矣。然其歸固曰：詩亦無他，情深詞婉而已。又曰：貴有含蓄不盡之意。則又平易親切，古今同塗，雖百變無  
以易斯說也已。丁巳莫春，止盦瞿鴻禨識。祖墳之在惠山者，凡三處。墳墻皆圯損。今歲始修復之。余  
以節省之香烟費五十元，捐入龍華孤兒院。終年研究佛經。是年醫書之出版者，凡八種。此外如全  
漢三國晉南北朝詩十一集，進德彙編，八大人覺經箋註，心經箋註，讀書錄錄，唐詩紀事，九僧詩，嚴氏秋  
水集，五唐人集，士禮居藏書題跋記正續編，聰訓齋語，均出版。  
民國七年戊午，四十五歲。行醫刊書如故。繆筱山先生荃孫，出示宋本醫氏聯珠集一冊，此為宋槧  
精本，其價直千五百元。又出示宋刊淮南鴻烈解，漢許慎注。宋刊呂東萊集，宋刊李翰林集，宋刊新唐書

宋刊范文正公集、明安國活字本、顏魯公集、明蜀府活字本、欒城集、明萬玉堂刻本、太玄經、通津草堂本、論衡等、皆善本也。于右任先生出示宋版後漢書、張仲昭先生出示宋版漢書、此二書昔藏李文忠公家、後歸文忠婿張幼樵先生、先生即仲昭之尊公也。革命時藏書盡失、故僅存班書、而范書已歸右任先生、恐無珠聯璧合之時矣。倪鐵生以南華經擊壤集示余、皆北宋槧中精本也、存余處約二月、余擬出一千五百元得之、後因議價未成而罷、今不知此二書流落於何所矣。買大通路瑞德里住宅一所、計洋一萬五千元。終年研究佛經。大兒永康、於本年正月忽患精神病。至暑假時請陳次仲用催眠術治愈。約三月、病又發。二兒惠康於暑假後、進吳淞同濟德文醫工學校肄業。至年終、在本班考列第一名、得獎賞九十元。即本學期之學費也。余以書籍捐入縣立圖書館、及埃實學堂圖書館、約千元。余在上海節省應酬游讌之費、每年約三百元、以十年計之、共有三千元、即以此款發起貧民教育社。因作提倡貧民教育芻議。

提倡貧民教育芻議 附錄

邇來吾國學校林立、教育亦頗發達。然學生大抵皆溫飽之家。從未見中等人家以下之貧民、如小工小販、驛夫車夫等之子弟、而入學校者。是中等人家以上之子弟、可受教育。他日得以爲工爲商、爲官爲紳、爲各種專門學問家。而中等人家以下之子弟、不能受教育。他日強者爲流氓、爲盜賊、弱者爲乞丐、爲餓殍也。同爲人類、而苦樂霄壤、豈非最不平等之事乎。故今之教育家、欲爲人類謀公益者、宜廣設貧民教

育社專教貧民子弟。使十年後之流氓盜賊乞丐餓殍，因今日得早受教育，而化爲他日之工商官紳，或各種學問家。其有造於社會，夫豈淺鮮。蓋貧民教育社者，實握旋乾轉坤之造命權者也。福保於數年前赴日本調查彼邦養育院甚詳細。每思於吾國師其法而試辦之。惟以勢孤力薄，不能有所作爲。茲擬先捐墨銀三千元，爲開辦無錫貧民教育社之倡。吾知無錫一縣，如吳子敬先生捐三萬元以造橋。榮宗敬榮德生兩先生合捐二萬五千元，陸培之先生捐二萬五千元以修路。周舜卿先生捐鉅款以興學。此外如祝蘭舫楊翰西沈映泉諸先生，皆熱心公益，爲中外人士所仰慕。其捐助貧民教育社經費，必能由數千圓以至數萬圓。福保謹當爲吾邑無量數之貧民子弟九頓首以請也。貧民教育社，或附屬於縣教育會，或附屬於市公所，或爲獨立機關。此後再行酌定。其辦法約分三類。第一類爲經費充足之辦法。宜辦貧民學校。學生之課程，注重於國文修身二門。算術則注重於珠算之加減乘除。學生分爲兩種。一住宿生。食宿皆在校內。卽衣服亦歸校內置辦。二走讀生。住宿衣服，歸各生家屬自理。凡書籍紙墨筆硯均歸校內置辦。校中洒掃洗碗洗衣，措臺檯，以及收拾一切瑣務，皆學生自任之。以救近日學生不能習務之弊。中學及高等小學畢業學生，往往有空閒在家，而各店舖不敢收之爲學徒者，因學生不能習勞。凡掃地洗碗措臺檯之事，皆不屑爲之。而又高自位置，不合於實用故也。故貧民學校，注重於國文修身珠算之外，又宜以習勞動苦爲第一義。學生中有極聰明者，宜送入中學，或別項專門學校，以便造就人材。而學費衣食住費皆校內任之。他日學生自立後，必有不忘母校，而願助經費者。此時校中不過預爲代墊。



經費而已。第二類經費不充足之辦法。經費既不充足，則可開辦半日學校。凡校舍僅可借公處用之。第三類調查貧民中有聰明子弟，代出學費膳宿費衣服書籍等費，送入各學校。若送入本地學校，或學費可以酌免。此類辦法，輕而易舉。人人可以為之。譬如熱心慈善家，因囊中稍有盈餘，送一貧兒入校，每年約費六十元。如是者五年，貧兒出校，已能作一短信。能珠算。能粗知做人之道。他日為店員，為工匠，為凡百事業。此五年中之學問，一生用之。子若孫賴之，其親戚朋友，間接直接蒙其福利者，皆不能盡也。五年學費，僅三百元。關係於他人之一生及子若孫之成敗利鈍者如此。在淺見者以為虛擲三百元。在有識之君子視之，知此三百元之利益，巨數十百年用之而不窮。較之藏於一人之家中，其利益不知其幾千萬倍也。以上三類辦法，或同時並舉，或先辦一二種，皆視經費之多少，及辦事人員之熱心與否而異。總之貧民教育社之第一步下手處，在招集發起人。凡地方上之學問家，慈善家，公正紳商，及負有時望者，皆請其列名。其第二步下手處，則由各發起人，徵求社員，少則數百人，多則數千人，以至數萬人。愈多愈妙。蓋凡事獨立則難成，衆擎則易舉也。其第三步下手處，為捐募基本金。發起人與社員，各視其貧富及熱心之程度，而量力捐助。一金不為少，萬金不為多。再派熱心人員，向各處勸捐。此等教育社，非少數發起人之教育社，乃多數公共人之教育社，救無量數貧民之總機關也。抱此熱忱，勸導各界，必有踴躍輸將，樂於慨助者矣。或謂基本金最難籌，而不知熱心辦事人員之難覓，較難於籌基本金尤百倍也。有一熱心辦事人員，視貧兒之飢寒，如子弟之飢寒。謀貧兒之利益，如子弟之利益。貧兒與子弟，皆一視同仁。

利害息息相關。以此滿腔之悲憫，多約地方上公正紳士，向各處勸捐，雖受罵受辱，受譏訕，受奚落，而我心不可有絲毫之退縮。宜心益誠，氣益和，說至聲淚俱下，爲無量數之貧兒請命。期在必得人之捐助而後已。果能如是，未有不能籌經費者。吾故曰：有經費，無熱心人，貧兒不能得其益。有熱心人，雖無經費，竭畢生之毅力爲之，必有無量數之貧兒蒙其福矣。此等貧民教育社，每縣至少開辦一所。若鄉間亦能開辦，最爲美事。其經費皆出於各人之捐助。其辦事人員，皆地方公正慈善之人。不支薪水。惟校長教員，則必受薪水，僅可稍盡義務而已。校中宜派人到貧民叢居之處，演說子弟不受教育之種種弊害。已受教育之種種利益。演說到淋漓痛快，自然動聽。教會中人開辦貧民學校最多。勸人入校亦極懇摯。凡貧兒至八九歲，往往在家中作事，或爲小販，以圖微利。且有因此而不肯入校者。故上海教會中貧民學校，每一學生，月有津貼，以助其衣食之費。其所以勸人入校之法，真無微不至矣。吾國崇孔教者，講仁義道德。崇佛教者，講布施。崇道教者，講立千二百善。他且不具論。即以貧民教育一項觀之，不及教會中人多多矣。非三教之不及他教也。而吾人救濟貧民之心，其熱度不及教會中人之熱度高也。吾願各省之熱心者，提倡貧民教育社，每縣立一所，爲實行貧民教育之機關。收拾全副精神，辦此一事。救濟他人，卽救濟自己。爲蒼生造命，卽爲自己造命。所謂聖賢仙佛者，無不從損己利人中來也。各省熱心志士，盍振臂一呼，救此無量數之貧民子弟乎。

余募捐祝蘭舫先生貧民學校經費一萬元。在大通路造一住宅，計洋五千八百元。本年出版書籍，

有新道德叢譚、頓死論、四十二章經箋註、佛遺教經箋註、觀世音經箋註、高王觀世音經箋註、金剛經箋註、佛經精華錄箋註、阿彌陀經箋註、孟蘭盆經箋註、無量義經箋註、觀普賢菩薩行法經箋註、觀無量壽佛經箋註、袖珍本法華三經、醫學新名詞解釋、宋四靈詩集、詩詞雜俎、圖書館指南。

民國八年己未、四十六歲。行醫刊書如故。二月、買梅白克路舊宅一所、計六千元。開印佛學大辭典、預備資本一萬元。邇來多知余喜買古書、故有以古書爲抵押品、向余借款者頗多。押進之書、以宋元本爲最。鈔本以毛鈔酒邊詞、黃鈔皇元通雅集爲最。每本皆值百元以上。又有宋槧魚玄機集一本、原書僅十二葉、題跋亦十二葉。內有王鐵夫、曹墨琴夫婦題詞、吾邑韻香女道士題詩、皆精美絕倫。來質洋六百元。此爲宋槧書中最有價值者。精本極多、不克悉記。有一半爲傅沅叔先生購去、共三千餘元。傅公、名增湘、曾任教育總長。文章道德、一時無兩。鑑別古書、尤有特識。余十年前在京時之舊友也。繆筱山先生、藏書最富、且多善本。一日忽携宋版宋文選、明版王本史記等來、質千元而去。近人大抵知釋氏之所謂因果輪迴、皆極確實。所以余刻之佛書、其流通亦頗易。如廣東軍政府伍秩庸先生、函請佛經頗多。前內務部總長朱桂莘先生、函請佛經一百二十元。山西督軍閻錫山先生、函請佛經四百元。此外流通於各省者、爲數亦已不少。吾知十年之後、佛教必大行無疑。三月廿五號、吾母患病、即臥床不能行動。至四月六號最重。以後又稍輕。至五月十三號、遂移居大通路瑞德里新宅。是時吾母尚不能行走。余爲流通經典、弘揚佛法起見、故編集各種佛學門徑書、及佛經箋註、佛學辭典、翻印古德各種疏註。先

墊出基本金一萬元，爲編譯印刷各費。此舉非謀利性質，故每月不提官利。須待各種佛書流通後，再將基本金陸續歸還。若有贏餘，決不提取。即以贏餘廣印經典，或劃出一分，爲印送佛學門徑書之用。論其結果，他日即以餘款及經典，移交熱心弘法之人。福保家本小康，決不在經款之內，稍占微利。已嚴囑司帳李君炳南照此辦法。次兒惠康，仍在同濟肄業。暑假年假兩次大考，均列第一名。得獎賞一百五十元。十二月，教育部因余捐貧民學校三千元，特授余捐贊興學褒章執照一紙及獎給金色二等褒章一個。今年出版書籍，有佛學指南、佛學起信編、六道輪迴錄、六祖壇經箋註、佛學小辭典及佛學大辭典序例。

民國九年庚申，四十七歲。行醫刊書如故。自一月以來，家慈之病日益重篤。神識日益昏糊。漸漸不能飲食。延至三月十二號晚九點鐘棄養。（即正月廿二日戌時）享年八十有四。嗚呼痛哉！吾康強慈惠之母氏，竟棄不孝等而長逝耶。先君見背到今二十有三年。余今又爲無母之人矣。莫報劬勞，徒悲罔極。非詩廢蓼莪，所能伸其哽噎也。吳歌云：爹娘賽過濃霜雪，日晒冰融何處尋。在生買些爹娘喫。寒日清明上啥墳。語雖鄙俚，意實沈痛。卽椎牛而祭，不若鷄豚之速生存之謂也。余抱恨終天，故錄存之，以志吾感。四月十二號（卽陰歷二月廿四日）在上海出殯。回錫，住永興客店。十四號在無錫開喪。來客四百餘人。十六號出殯。行喪排道約六百餘人。柩停惠山聽松山莊。神主送入連元街住宅。此次喪費約用二千六百元。在公花園前餘地上，造一住宅。計樓房十上十下。建築費八千元。無錫縣立第一高等小學校校

長朱君鏡澄，寄余該校圖書館目錄一冊。朱君自爲之跋曰：右本校圖書館書目甲編，內經部四百八十一種，四千四百三十四卷。史部二百五十五種，萬一千七百三十九卷。子部五百九十四種，二千九百四卷。集部五百三十九種，三千八百二十七卷。都千八百六十八種，二萬二千九百四卷。編輯既竟，不覺有感而言曰：此丁氏圖書館也。蓋創議恢復本校藏書樓舊觀者，仲祐丁先生。而捐書至十之七以上者，亦丁先生其人也。雖謂之丁氏圖書館，無愧也。然丁先生始終以保存典籍，嘉惠士林，紹述創辦人範甫楊先生之志爲己任。非獨不自居功，而猶以規模簡陋，不稱其志爲嫌。方思繼續贊助，求日增益，而底於完備。則其襟懷爲何如耶。余嘗謂吾邑有力任艱鉅，毀家興學之楊先生，而私立學校大盛於今日。今丁先生不惜出其家藏之珍本，並購捐大宗書籍，以佐學校圖書館之成立。吾知聞風興起，必有過於是者。嗚呼！若楊先生者，固吾邑興學以來第一流模範人物也。丁先生其流亞歟。有能體先生之心，成先生之志，不畏艱難，不避煩瑣，擴充而光大之者，其有功德地方教育，爲不虛矣。愚譚非其任也。九年雙十節，朱正色跋。余所捐各書種類雖多，皆非善本。讀朱君跋語，益覺汗顏。錄此以誌予愧。擬明年續捐大宗書籍，以補前捐之不足。慕韓爲航空署長。惠兒暑假年假大考，仍列一名，得獎如前。普陀印光法師來函曰：接到大著學佛實驗譚，不勝欣慰。近世士人多守拘墟之見，有以因果報應生死輪迴之事理相告者，則曰此稗官野史小說家憑空捏造者，何足信乎。其人亦曾讀經閱史，雖見此種事，亦不體察其所以然，其拘墟也仍復如是。居士將歷史之因果報應生死輪迴等事，集之於一編之中，上而麟經，下及明史，其事迹

的的可考。彼拘墟者讀之，當必啞口，不敢謂其無稽妄造矣。至於學佛一事，原須克盡人道，方可趣向。若於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等事，一不實踐，雖終日奉佛，佛豈祐之哉。良以佛教該世出世間一切諸法。故於父言慈，於子言孝，各令盡其人道之分，然後再修出世之法。譬如欲修萬丈高樓，必先堅築地基，開通水道。則萬丈高樓，方可增修，且可永久不壞。若或地基不堅，必至未成而壞。語云：選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學佛者亦復如是。昔白居易問烏窠禪師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欲學佛法，先須克己慎獨。事事皆從心地中真實做出。若此人者，乃可謂真佛學弟子。若其心奸惡，欲借佛法以免罪業者，是何異先服毒藥，後服良藥。欲其身輕體健，年延壽永者之徒，勞無功也。學佛實驗譚一書，壞破此弊。流通於世，大有利益云云。今年醫書之出版，凡九種。又有佛學初階、觀世音菩薩靈感錄、靜坐法精義、心經詳註、釋迦如來成道記註、佛學之基礎、無常經、念佛及三歸依五學處解、桂伯華詩、入佛問答、學佛實驗談，皆出版。又印佛像二十五種，各二千份。印佛學撮要，一萬九千部。

民國十年辛酉，四十八歲。行醫刊書如故。余去年印送佛學撮要三百元。賑濟北方水災二百元。發除夕米及資助寡孤等一百餘元。今歲擬定佈施之例，凡五則：一、此款每年以五百元為限。二、此款以方便孤兒（即教育費）寡婦及失業殘疾之人，或為賑濟凶荒刊印善書之用。三、此款為數甚少，旁人須愛惜用之。若體察其事與第二條之宗旨不符，則不得動用。四、至年終若有賸餘，則盡數發除夕米。五、余每年若能維持現狀，則方便款五百元，必能年年繼續。二月，九皋卒於京。余共助七十元。四月，朱君仲

渡卒於家。渠日前借去之款及此次所送奠份共計三百元。余來上海、刊書行醫、已十三年。朝夕與朱君相聚。彼此甚相得。詎料前月之別、已成永訣耶。余於佛法根本大義、無有真知。正眼未開。故不能具擇法眼。施善巧言。見解不如華君純甫。切實不如朱君縉卿。以一介凡夫、貿然輯書說經、安能無誤。幸字字皆有來歷。未知能稍免杜撰之過否耶。馬禮遜路住宅、售與粵人。其價如買進之數、無所盈折。續捐大宗書籍於第一高小學校圖書館。內有讀畫齋叢書、士禮居叢書等。檢舊書得仿宋本韓文考異一册。此乃趙靜涵師贈余者。迴憶篝燈函丈時、歷歷如在目前。牙琴輟響、行復念年。侯芭老門生已成朽木矣。近來念佛念經功課、均作輟無常。知凡夫修行、頗不易易。大心居士來書曰、大心不揣冒昧、更有進者。昔阿難尊者、以多聞第一、爲佛所稱許。佛滅度後、結集十二部經、傳留後世。此耳食者之所熟知也。殊不知尊者爲我佛拈花微笑、無文無字、更無言語、教外別傳之嗣法二祖也。先生著述等身、的是尊者再世。今於箋註各經後、又復纂成大辭典。汗牛充棟、囑累乏人、自茲以還、似可愛惜精神、由博返約、焚香念佛、清修淨業而外、不必再事馳求。已註各經、付諸門人弟子、令其流傳宇內、隨緣任運足矣。我愛先生切、我敬先生深。故願先生之超出文海、早自度耳。先生以爲何如。大心年來對於名聞利養、早已作露電之觀。求世名心、歇滅無有。但才如襍線、學等秋雲。世網紛紛、解脫無路。雖薄聲聞之小果、難了龐老之真空。隊隊馬牛、年將耳順。不知臘月三十日到來、當作若何區置。大心老矣。自悲悲他、更悲同道。先生學富五車、慈深四攝。既同在茫茫苦海、其將何以教我耶。勿覆布臆。祇頌道安。惟希慧照。陳嘉遜和南再拜。余錄

此爲座右銘。佛學大辭典，至六月出版。吾知居士之注佛經者，必接踵而起。故作敬告注佛經之居士一首。其第十二則，述法華經之誤字，謂譬喻品有形體殊好句，授記品有端正殊妙句，近刻本皆改殊爲姝。考維摩經佛國品，無量佛土皆嚴淨句，肇註曰：羣生無量，所好不同，故修無量淨土以應彼殊好也。此註亦可爲殊好連用之一證。附錄於此，以備補入。十月買梅白格路宏昌里住宅一所，計洋二萬元，和貴里住宅，以二萬一千元，售與吳惟記。余謂住宅之價值，大抵以家產全額之十分之一，乃至十分之二爲當。譬如十萬元之家產，其住宅宜值萬元，乃至二萬元也。若住宅過大，實爲浪費之大宗。蓋以巡捕捐地，捐自來水電燈修理費，收拾費，無一不因之而增加也。住宅以一大宅爲最不合算。因分租與他人及子孫各房分家，自立門戶，均覺不便。故住宅以可分可合者爲最宜。因大家庭斷不及小家庭之故。大家庭雖覺規模宏敞，然終究不能持久。因人口過多，彼此感情往往不能融洽。迨惡感既起，始行分居，晚矣。買房屋宜以得價與租金細核算。若以租金作得價之利息，每月在八釐以上，卽爲美產。核算時，宜將每年兩次之地租，及律師掛號費，房屋修理費，自來水費，收租人月費等，一律除盡。房屋新者最佳。若已破舊不堪，數年後卽須翻造，則其費更大，亦宜預算在內。算及翻造一層，則買屋採租金作息，是爲萬不合算之事。然有時地價飛漲，往往比買進之價，超過一倍。此例又不可不知。惟所買之屋，宜在大道之旁。若在灣曲之小街內，則地價不漲。洋式房屋，一切開支頗大。大抵不在熱鬧之區，進出又不便利。非汽車馬車不可。若出租與人，僅合四五釐息。若出售則無人承受。非大折閱不能成交。余見此間人士，往往



有因買大洋房而大失敗者。若小洋房則損失稍小。然與華式房屋比較，則損失尙多。此買屋實在情形，不可不知者。余考貨殖傳，知秦漢時米價，每斗之值，其中數約五十五文錢。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案，加半之則為中數。今日米價，加至四十倍矣。又秦漢時之租稅，每戶歲出二百文。封千戶者則歲收二十萬錢，即二百千錢也。子錢家放款之息，大抵爲常年二分。萬錢之息，歲得二千錢。百萬錢之息，歲得二十萬錢。一切更徭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美好矣。當時之二百千文，以今之米價比例之，宜以四十倍乘之，猶今之八千千文也。今之普通人家，每歲有八千千文進款，供其衣食住之資，想不如秦漢時之素封遠甚。即以吾家而論，每年家用已達六千銀元，即一萬千文也。買四部叢刊，內有影印宋元版書甚多。陰歷八月廿一日回無錫。翌日上午，至惠山聽松山莊，送先母之柩，至龍山梢六世祖逸園公墳，啟先父之兆而合葬焉。秋冬間有人散佈謠言，謂中醫丁君甘仁，因交易所虧折四十萬金而自殺。丁君遂登報聲明無其事。造謠言者又謂余實虧折四十萬金，用麻醉藥自殺。裘葆良先生自無錫來上海，遂以謠言告余。彼此大笑。以後謠言傳佈頗廣。各省同志通函慰問者甚多。族弟九皋之次女名更生，年十二歲，自北京來余家。余代任教育衣食等費。明春擬入倉聖明智女學肄業。是年法華經句解、圓覺經畧疏、維摩經註、讀大乘起信論捷訣、學佛捷徑、翻譯名義集新編、勸戒錄類編、佛教宗派詳注、袖珍本佛經叢刊、入佛問答類編，皆出版。

民國十一年壬戌，四十九歲。

行醫刊書如故。四月十九號（即陰歷三月二十三日）服闋。

五月十六

號（卽陰歷四月二十日）姑永之伯歿於無錫新廟前舊宅。年八十二歲。卽於是日下午借雲哥回無錫。定於十八號下午三時大殮。陰歷五月八日家奠。弔客四百餘人。九日安葬於龍山梢先曾伯祖母張太孀人墓之昭穴。此次喪費共計六百七十餘元。陳先生貽範謂余恒在車中讀書，頗以爲奇。余謂唐書李密傳，密常乘牛，挂漢書一帙角上，行且讀。是古人在牛背上亦可讀書也。近世曾文正公在車中亦讀哀江南賦，是皆可以爲法者也。六月三兒士康以第一名畢業於培立學校，遂考入約翰大學之中學部肄業，由培立贈半費額以爲獎品。

裘葆良先生等每逢星期六下午六七點鐘，約同鄉七八人在一樂天茶寮小叙，有年矣。猶三十年前在春源時情形也。至今年五月，茶寮中坐客益形擁擠，幾無插足之處，乃將星期六之會，移於靜安寺路三十九號余之診病室內。是時常到者，有裘葆良、秦特臣、孫寒厓、陳仲英、秦谷人、胡雨人、蔡禹門、薛遂安、顧紹儀、廉南湖、顧盡臣諸先生及家兄等。作一切經音義彙編序。李密言先生書其後曰：珞師所引說文，近於鄙別，與叔重元書不一律。唐人傳寫之本，非如金科玉條。觀辟歷著雨，禽从手，爲之氣盡。仲祐先生雖張此書，請擇其精當者證之，且須圓融其說。詳於小學，略知大義。承公委勸，敢獻謬說。先生爲千載傳人，卽此刊書功德，接人以樞。中國二十二行省中，欲別覓與先生相偶者，千披萬索，恐亦不得而同也。以詳爲可教，書成卽贈，損貲不惜者，首南潯劉翰怡京卿、張石銘觀察、南陵徐積餘觀察、貴池劉聚卿參議。今則復有先生。篋中累累，皆諸公所贈也。此音義成，尙求先生依例見餉。先爲此要言，勿忘爲幸。小弟李

詳記於末葉。時壬戌七月廿二日。余舊藏宋人類書錦繡萬花谷一部。無錫秦刻仿宋本也。余不知此書之名。出何經典。訪問同人。亦不能知。及讀唐書玄宗楊妃傳曰。每十月。帝幸華清宮。五宅車騎皆從。家別爲隊。隊一色。俄五家隊合。爛若萬花。川谷成錦繡。國忠導以劍南旗節。遺鈿墮鳥。瑟瑟瓊琲。狼藉於道。香聞數十里。知錦繡萬花谷之名。蓋出於此也。上海道院延余講佛經。每星期日下午講一小時。淞滬何護軍使。介紹余入道院。功德林素菜館。每星期日約居士數十人。爲聚餐會。每次多則三四十人。少則十餘人。余每次必到。濟南道院贈余金質功修寶一枚。余於民國八年買梅白格路舊宅一所。茲售與新瑞和洋行。余苦勸習道家言者。改閱佛經。而竟無一人肯信從者。然既習道家言矣。而又苦於無書可讀。書肆中雖偶有數種。亦鄙俚不堪入目。余不得已乃發家中藏書。擇道書中之精華一百種。分爲十集。名道藏精華錄。付梓以餉閱者。余不肯列名。乃託名守一子編輯云。夫吾國之道家及神仙之書。見於班固漢書藝文志者。僅三十餘部耳。考侯康、姚振宗、曾樸三家所補後漢書藝文志及考證。錢大昭補續漢書藝文志、丁國鈞補晉書藝文志、及魏書釋老志、隋書經籍志等。其書目已逐年遞增。蓋至隋志已有三百七十七部。一千二百一十六卷矣。唐武后因道書文多隱諱。字殊俗體。欲使普天率土。廣誠靈音。故敕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史崇、昭文館學士上柱國平安縣開國子崔湜、昭文館學士上柱國吳興縣開國男沈佺期等。集現在道經。稽其本末。撰其音義。然以運數綿曠。年代遷易。因而殘缺。紊其部伍。據目而論。百不一存。當時據長安所藏道經二千餘卷。以爲音訓。名曰一切道經音義。並撰妙門由起六篇。

而太清觀主史崇爲之序。洎開元中，刪訂道書之複雜，始列其書爲藏目，曰三洞瓊綱，總三千七百四十四卷。厥後亂離，或至亡缺。宋朝再遣官校定，嘗求其書，得七千餘卷。命徐鉉等讎校，去其重複者，得三千七百三十七卷。其大綱分三洞四輔十二類。三洞者，一洞真部，元始天尊所流演，是爲大乘上法。二洞玄部，太上老君所流演，是爲中乘中法。三洞神部，亦出太上老君，是爲小乘初法。四輔者，其一太玄部，洞真之輔也。二太平部，洞玄之輔也。三太清部，洞神之輔也。四正一部，三洞三輔之所會歸也。全藏共分七部，每部各分子目，十二類。十二類者，曰本文，曰神符，曰玉訣，曰靈圖，曰譜錄，曰戒律，曰威儀，曰方法，曰衆術，曰紀傳，曰頌讚，曰表奏，是也。大中祥符初年，真宗盡以祕閣道書，太清寶籙，出降於餘杭郡，俾知郡樞密直學士戚綸，漕運使翰林學士陳堯佐，選道士冲素大師，朱益謙，馮德之等，專其修較，又命司徒王欽若爲總理，俾成藏而進之。於是依照舊目，刊補洞真部六百二十卷。洞玄部一千一十三卷。洞神部一百七十二卷。太玄部一千四百七卷。太平部一百九十二卷。太清部五百七十六卷。正一部三百七十卷。合爲新錄。凡四千三百五十九卷。又撰篇目上獻，賜名曰寶文統錄。然其綱條濇漫，部分參差，與瓊綱玉緯之目，外謬不同。歲月坐遷，科條未究，適綸等上言，共薦海寧謫官張雲房主其事。時王欽若亦同時薦之。五年冬，張君房除著作佐郎，俾專其事。君房於時盡得所降到道書，并續取到蘇州舊道藏經本千餘卷。越州台州舊道藏經本亦各千餘卷，及朝廷續降到福建等州道書，明使摩尼經等，與道士依三洞綱條，四部錄略，品詳科格，商較異同，以銓次之。始能成藏。都四千五百六十五卷。起千字文，天字爲函目，終於

宮字號，得四百六十六字。題曰大宋天宮寶藏。至天禧三年春，寫錄成七藏以進之。君房撮其精要，爲雲笈七籤百二十二卷。至崇觀間，大藏又增至五千三百八十七卷。宋鄧自和撰大藏書目，大乘洞真部八十一帙。靈寶洞玄部九十帙。太上洞神部三十帙。太玄部九十六帙。太平部一十六帙。正一部三十九帙。凡六部三百一十一帙。此宋世道藏之卷數帙數，載在文獻通考中者也。元披雲子刻道藏經七千八百餘卷於平陽府。至明正統萬歷間，又復相繼纂修，其書仍以千字文爲次，以一字當一函，函各具其卷數。自天字至羣字，爲舊藏之目，自英字至將字，爲明人新續之目，共五百十有二函，五千四百八十五卷。考明藏不僅有正統萬歷二刻，又有天啟丙寅新刊袖珍本，皆藏書家罕有之祕籍也。因其中所收多古子書，雖刻於明代，而實根源於宋。故清乾嘉間學者，多從之校訂俗本焉。北京白雲觀，向有道藏全部，每半葉五行，每行十七字，皆梵筌本，非方冊本也。在道光間已多殘闕，有王君廷弼者出資修補之。上海白雲觀亦有道藏，至同治間始修補告竣。民國七年，高郵王丹明先生擬借上海白雲觀道藏，集貲而重刻木板，惜僅刻成目錄一卷，因集貲未成，不克舉辦。東海徐大總統借北京白雲觀道藏，縮爲石印六開小本，每梵本二葉，併爲一葉，始將梵本改爲方冊本，每部實價八百銀圓。請前教育部總長傅沅叔先生總理其事。於是學道者始得飽讀全藏矣。本年出版之書，有心經精義、紀文達筆記類編、成唯識論文釋併記、死後之審判、苦樂源頭、離苦得樂法、三聖經讀本、青年叢書前六種。

民國十二年癸亥，五十歲。行醫刊書如故。同鄉星期六會、功德林聚餐會皆如故。袁寒雲先生，有宋

本魚玄機詩集一本、三年前曾向余質過六百元。後即贖去。今又來質去一千元。此書照時值、即千五百元、亦有人買。余考魚玄機歷史、僅知其爲倡家女、出家爲女道士、因殺婢女綠翹、爲京兆府吏所戮而已。至其所以殺婢之故、求之數年不可得。近閱唐人皇甫枚所撰三水小牘、記魚玄機答鶯綠翹致戮之事頗詳。族姪女更生、於本年正月入無錫競志女學肄業、改名毓芬。四月三十號下午回無錫掃墓。五月一號、上午九點半鐘、雲哥偕余及康姪、乘轎出西門、赴惠山、行半點鐘、至惠山龍頭口。又行半點鐘、至龍山梢、過先父母墓。又行半點鐘、至烏涇橋、招墳佃薛金龍。上山、至張公溪人之墓。張公爲杏齡公之妻父。無子。其墓由杏齡公代祭。此次余兄弟又代杏齡公家屬來祭也。祭畢、即回至龍山梢、祭先父母墓、及主穴六世祖逸園公墓。祭畢、即上行數武、祭先曾祖父進之公墓。余嫂狄孺人鄒孺人之墓皆在焉。又下行數武、祭余姑永之伯伯之墓。主穴爲曾伯祖子初公之配張太孺人也。有亡姪女大保、殤兒滿葆、附葬於此。又上行約一二里、至盛家山脚祖墳。五世祖菊圃公、高祖西園公、曾伯祖雙梧公、祖蓉齡公、及曾伯祖子初公元配過孺人之墓、皆在焉。此墳氣象極雄壯、爲祖墳之冠。祭畢、向白鶴塢行。代杏齡公支祭旭丹公墓。旭丹公即杏齡公之嗣祖也。又代祭琴香公墓。琴香公即杏齡公之父也。又代祭吉雲公墓。吉雲公即杏齡公之長子也。又至水牛墩背後、祭杏齡公墓。祭畢、向來時原路而回。約行半點鐘、至三周巷。祭先嫂華孺人之墓。祭畢、至惠山昭忠寺小憩。稍進飲食。即向青山行。坟佃住孫巷上。名孫榮昌。約行半點鐘、即至曼雲公岱雲公之墓而祭焉。曼雲公爲杏齡公之次子、岱雲公即杏齡公之三子也。祭畢、約行一

點鐘、回至城中公花園而休息焉。二號、上午十點鐘、雲哥偕余乘人力車、至東門外墳田灣、祭小瑜叔小品叔之墓、及先曾祖之婢女王秀雲之墓。約行二點鐘、始克竣事。暑假時長女蘭芬在中西女塾預科畢業。暑假後入正科肄業。預計卒業之期、尙有四年。先後共需十二年。王雪澄廉訪秉恩、老而幼學、收藏甚富。國變後、僑寓滬上。近多以書畫古銅器易薪米。又以汪刻漢書及五代史、嚴鐵橋全、上古三代漢魏六朝文手稿、及各種善本書、與法帖十餘冊、向余質去千餘元。攷汲古閣印宋九僧詩、凡一百三十四首。毛斧季輯錄九僧詩補遺、凡五言詩三首、五言句二百二十二句。惟近人重錄毛抄本、及讀畫齋刻本、近時活字本、皆紕繆實多、不足貴重。惠崇自撰句圖、譌誤尤夥。因以詩話總龜、仿宋本皇朝類苑、宋詩紀事、青箱雜記四種、校正其誤字缺字數十處。如春淺冰生井、各本春誤爲香。葉影風中盡、影誤爲落。雪殘僧掃石、誤作雲殘松掃石。過陳搏舊居、誤爲過陳傳田居之類。又得九僧詩補遺二十四句。亦快事也。詩話總龜卷十二曰、楚僧惠崇、工於詩。題高生山閣云、對酒淮潮起。題詩楚月新。經明大師房云、門掩前朝樹。心垂別郡峰。送李堪云、秋聲動羣木。暮色起秋山。又云、蜀僧希畫、答黃桂州云、束書逢歲嗣。去夢歷峰危。贈僧云、漱齒山溪遠。聞蟬雪屋深。送新律尉云、劍月啼猿苦。江沙濯錦寒。北宮書亭云、花露盈蟲穴。梁塵墮燕泥。送僧歸新安云、風泉舊聽僧窗改。雲穴曾行鳥徑殘。春山云、芳樹侵雲老。孤泉落石危。送人歸南海云、落日橫秋鳥。寒濤兀夜船。又卷之四十四、引西清詩話、僧惠崇云、曉風飄磬遠。暮雪入廊深。謂爲華實相副之佳句。又十二卷、惟鳳秋日送人云、去路正黃葉。別君堪白頭。以上共二十四句、可以補毛

氏補遺之闕。稚暉先生自北京來上海。自去年五月以來。每星期六。余寓所本有聚會一次。至是再添星期三一次。簡稱三六會。每次略備茶點。少則六七人。多則十餘人。常到者為裘葆良、吳稚暉、陳仲英、薛遂安、蔡禹門、胡兩人、俞仲還、廉南湖、王道平、胡敦復、秦于卿先生、及家兄雲哥、族弟慕韓、朗西等。詞鋒颯起。情文乳洽。尋友于之真樂。銷良夜以清譚。亦客中之一樂也。中新書局重印西遊記。趙君瑞和請序於余。余乃為之序。如下。

重刻西遊記序 附錄

冷廬雜記曰。西遊記推五行之旨。視他演義書為勝。相傳出元邱真人處機之手。山陽丁儉卿舍人晏據淮安府康熙初舊志藝文書目。謂是其鄉明嘉靖中歲貢官長興縣丞吳承恩所作。且謂記中所述大學士翰林院中書科錦衣衛兵馬司司禮監皆明代官制。又多淮郡方言。此足以正俗傳之訛。其說是也。張書紳重刻西遊記。作總批二十葉。楊仁山居士與幻人法師書。見等不等觀雜錄俱以此書為邱真人作。此乃誤以同書名而張冠李戴。失考之過也。不知邱書名長春邱真人西遊記。多記西北塞外遊蹤。近代刻入藩屬輿地叢書中。今更名中華邊防輿地叢書余亦刻入道藏精華錄內。與此書截然不同也。吳承恩字汝忠。號射陽山人。英名博洽。為世所推。為詩文下筆立成。復善諧劇。家貧無子。遺稿多散失。惟此書自明季以來。已風行於全國。里巷細民皆樂道之。今時僧俗持誦經咒。動稱一藏。問其數則云五千四十八也。此執著五千四十八者。正依西遊記之說。說本楊仁山居士等不等觀雜錄亦風行全國之一證也。攷舊唐書方伎傳。僧玄奘。姓陳氏。偃師人。貞



觀初。隨商人往遊西域。凡十七年。經百餘國。撰西域記十二卷。及歸。太宗見之。大悅。詔將梵本六百五十七部。於弘福寺翻譯。是玄奘此行。並未奉敕而往。惟其還也。詔之翻譯耳。太宗有三藏聖教序。亦但言乘危遠邁。杖策孤征而已。未嘗及怪異也。惟太平御覽引獨異志云。玄奘往西域取經。行至罽賓國。道險。虎豹不可過。乃鎖門而坐。至夕見一老僧。口授多心經一卷。遂得山川平易。道路開闢。虎豹藏形。魔鬼潛迹。遂至佛國。取經六百餘部而歸。此當爲小說家言之濫觴。以上說本小浮梅閒話又民國四年上虞羅叔蘊參事振玉。用珂羅版影印宋槧本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一冊。南宋時神話小說也。書共三卷。分十七節。中有詩有話。而實平話體例。述唐三藏取經時。途中所遇之妖魔災難。蓋可爲後世章回小說之祖。亦吳氏作記之先河也。攷西遊記有言極荒誕。而實有所本者。樹生小兒。載任昉述異記。而舊唐書西戎傳述之云。大食國在波斯之西。俱紛地那山。在國之西南。鄰大海。其王嘗遣人乘船。將衣糧入海。經八年而未及西岸。海中見一方石。石上有樹。榦赤葉青。樹上總生小兒。長六七寸。見人皆笑。動其手脚。頭著樹枝。其使摘取一枝。小兒便死。收在大食王宮。此卽西遊記人參果所本。吐谷渾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有熱風。傷斃行旅。此卽西遊記流沙河所本。道考載女國有二。有東女國。西女國。西戎傳謂大食西北。相去三月行。有女國。此卽西遊記女國所本。然以吳氏之博洽。所據當不止此數書也。如游林紀略謂西康送瘟神名打牛魔王卽記中所本之一證今日新學家以小說爲純文學之大宗。吾國凡稱四大小說書。而吳氏西遊記居其一。顧吳氏之言近怪。而實善寫宇宙幽玄之哲理。故在流俗則有大影響於佛教之宏布。在學者則尤足供文哲諸家之研照。更非他小說書

可比。吾友趙君瑤和。重爲刊刻。既竣。屬余爲之序。余因攷此書之由來。及其有益於社會文化者。略弁諸簡端。乃若張書紳又謂此書原本於真西山大學衍義。悠謬之談。益不足論矣。

本年出版之書。有青年叢書後五種。及大悲咒箋註。佛教感應篇。重校本宋九僧詩。一切經音義提要。刪定本勸戒錄類編。素食主義。三藏法數。佛藏經籍提要。

民國十三年甲子。五十一歲。行醫刊書如故。星期三六會。星期日功德林聚餐會皆如故。頗有交遊談謙之樂。歲初。余患流行性感冒。鼻與喉頭氣管枝同患。加答兒。而胃又時時嘔吐清水。又發寒熱。鼻塞不通。空氣最爲難過。余不患病久矣。今始知病苦。約一月而愈。余妻亦同患此病。兼患肺炎。脈微弱而有歇止。因嘔吐不能飲食者約半月。先服中藥。無效。改延德醫費力虛。亦無效。繼延俞鳳賓醫生。注入食鹽水五百西西。脈象始佳。飲食漸進。約兩月而復原。二月。爲二兒惠康聘會稽道尹黃涵之先生次女爲妻。吳稚暉先生編輯直聲周刊。因轉載新聞報一則。記李彥青事。李卽加吳先生以污辱政府之罪。囑步軍統領。分咨蘇滬各當道。通緝吳先生。吳先生深通許鄭之學。留學東西洋各國。兼通英法日三國文字。深明各國政治教育工商之原則。在法國創辦里昂大學。其品行學問。堅苦卓絕。久爲國人所欽重。此次忽有通緝之令。不勝駭異。查直聲周刊所記李君事。係轉錄新聞報。非吳先生所撰。且未增損一字。卽使因此開罪李君。而李君非政府。政府非李君。事屬箇人。何可遽加吳先生以污辱政府之罪。若李君誤認轉錄之新聞。爲吳先生所撰。亦宜依法律手續。提起訴訟。甯可濫使強權。遽下通緝之令。余約程雪樓

王一亭葉伯皋先生等爲維護碩彥伸張公道起見，函請何豐林護軍使，先分函本埠英法領事，註消通緝吳先生案。再電請國務院暨步軍統領，解釋誤會，取消前令，以彰正誼。後得何護軍使覆函，及註消通緝函電各稿。余前因學佛者無入手起信之書，故編佛學撮要，學佛實驗談等十餘種。又因佛經猝難索解，故用漢儒注經之法，箋註佛經十餘種。又因學者苦無檢查之書，故印佛學大辭典及小辭典。又印翻譯名義集，三藏法數，皆另編通檢以爲總目。一如大小辭典之易於檢尋。皆以便初學也。余流通佛書之初願，至此已告一段落。迴憶三十年前，在江陰南菁書院時，擬編纂說文解字詁林，及文選集注二書。時作時輟，久未告竣。今欲了此二願，故先將說文文選未完之稿，日夜董理之，然非五六年不能出版。况一切經音義彙編尙未成書乎。余自四十五歲茹素以來，凡牛羊雞鴨豬魚蝦蟹鱸蛤之屬，均已戒絕。覺天下之至味及衛生之道，無有過於素食也。回思葷羶，雖五侯鯖亦覺腥穢可吐。而鄉人尙有謂親見余食猪肉麵者，嗚乎，茹素一小事耳，而傳聞之不實如此，可慨也。暑假時次女雪芬在漢口路之中西女塾附屬小學畢業，暑假後遷入億定盤路之中西女塾。作說文解字詁林序及例言。九月江浙發生戰事，無錫親戚避難住余家者十餘人，老友顧省臣先生，亦避居醫學書局數月。因江浙戰爭，引起率直戰爭，其結果直系敗，舉段祺瑞爲臨時執政，李彥青爲國民軍鎗斃。十月十二號，接匪類恐嚇信，迴憶數年前，先後接恐嚇信十餘函，均置之不理，蓋亦司空見慣矣。本年出版之書籍，有無量壽經箋注，說文目錄。

民國十四年乙丑五十二歲。行醫刊書如故。星六會去冬因吳稚暉陳廉南湖兩先生、相繼北上、故停星期三茶會、仍改為星六會。及星期聚餐會皆

如故。吾錫地當甯滬之交。工商最稱發達。不幸天禍吾蘇。無錫所遭尤酷。前齊督二次稱戈。計自一月

十八號（陰歷臘月二十四）戎車蒞境。直至二十七號（新正月初四）十晝夜之間。無日不搶。無搶不

燒。殺掠恣淫。窮凶極惡。雖危城經商團與邑中丁壯。力自守衛。幸獲保全。而附郭五里之內。閩邑菁華所

聚。旁及四鄉巨鎮。莫不摧殘垂盡。劫燬成墟。即或居處猶存。亦復十空九室。從來喪亂。罕此凶殘。差免嘉

定之一屠。詎異揚州之十日。哀我閩里。慘何忍言。今經專員調查詳細審核。共計被兵焚燬總數銀七十

二萬七千五百零三元。被兵搶掠總額銀五百九十萬零六千七百三十三元。合計損失總額銀六百六

十三萬四千二百三十六元。地方之元氣大傷矣。國民黨總理孫中山先生。於三月十二號在北京行

館逝世。各省團體皆開追悼會。四月十九號（陰歷三月二十七）次兒婦黃氏來歸。作文選類誌

序。

靜安寺路三十九號之屋。房主將翻造。改爲外國青年會。余住此已逾十一載。將以醫學書局遷於梅白

格路宏昌里住宅。余在上海行醫刊書。至此已十有八年矣。曹子桓曰。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

萬物遷化。陶士行曰。佚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覽二子之言。不禁爲之扼腕。遷居之

後。餘畧尙富。擬專心讀書著述。謝絕一切雜務。即醫藥一事。亦擬輟業。作一小小結束。余本一介寒儒。事

事皆從節省。回憶十八年中。每月之所省者約有一百八十三元。一、全家魚肉雞鴨等物、每月省十二元。二、男  
子衣服費、每月省十元。三、婦女服飾費、每月

省念元。四、房租、每月省十元。五、馬車汽車費、每月省念元。六、電話費、每月省六元。七、看戲、花酒等費、每月省五十元。八、紙煙費、每月省三元。九、裝璜及香修費、每月省十元。十、波用人一人、每月工金省十元。十一、減編員一人、每月省三十元。十二、電燈。若以儲蓄銀行零存整取本利表算之、當可得一鉅款。余擬即以此款爲印刷大宗書籍之費。預識於此、以爲息壤。

十一月十四號（陰歷九月廿八）芸哥偕余往惠山掃墓。卽於是日下午一時五分鐘、在無錫書院術薛宅僱人力車、過吳橋、向惠山行、兩點鐘、抵送子殿、停車、呼墳佃、步行至六世祖逸園公墓、昭穴爲先父母之墓。墳佃名張盤卿。祭畢。至先曾祖進之公墓。墳佃名張五度。祭畢。祭先嫂狄孺人鄒孺人墓。再至永之伯伯墓。墳佃名張梅生、張阿全。祭畢。至五世祖菊圃公墓。昭穴爲西園公墓。穆穴爲雙梧公墓。昭穴稍下爲先祖蓉舫公墓。墳佃名張順生。祭畢。已三點五分鐘矣。再看墳地一塊。未買成。三點半鐘回至送子殿。乘車行。至三周巷。步行約里許。至先嫂華孺人墓。墳佃名周細阿妹。祭畢。已四點鐘矣。回至三周巷。費時約十分鐘。乘車行。到書院術薛宅。適五點鐘。他年子姪輩來掃墓、可照此路程而行。故詳記之。

余屢聞政府擬影印四庫全書、遂籌備鉅價、欲預約一部。其後雖見明令、忽又作罷。余因攷其大略如下、以爲他日自印四庫全書錄要之預備云。

遜清乾隆三十有八年、廣蒐天下書籍、並出內府所藏、世家所祕、分別繕校。至乾隆四十七年全書告成、計共七萬四千九百六十一卷。仿前代甲乙丙丁分部之法爲四庫以儲之。煌煌然爲中國空前絕後之大叢書也。於是內廷建文淵閣、圓明園建文源閣、奉天建文溯閣、更於熱河避暑山莊建文津閣。旋命建

文滙閣於揚州大觀堂。建文宗閣於鎮江金山寺。建文瀾閣於杭州聖因寺。各錄一通，以度其中。此外又錄一部藏翰林院。而七閣之中文津本尤善。蓋清帝每歲夏日常蒞山莊，恆取其書以供乙覽。故承事者尤兢兢焉。厥後洪楊之役，文宗文匯燬其二。英法聯軍之役，文源燬其一。庚子拳亂，翰林院又燬其一。於是存者惟文淵文溯文津文瀾四部而已。文瀾本已多散佚，近始補輯完。文津本移藏北平圖書館。文溯本在民國元年，奉袁世凱命，移至北京。至段祺瑞執政時，張作霖楊宇霆又設法運回遼甯之文溯閣。今存古物陳列所。此四庫全書存亡之大略也。

民國八年，法國巴黎開歐戰和會時，巴黎大學中國學院監督韓汝甲與汪精衛梁起超，擬發起影印四庫全書。七月，法國通儒院開會，由韓汝甲說明中國四庫全書內容之大略，實爲中國文明之結晶品，希望傳入歐西，廣爲譯究，中西文化，庶得溝通。世界人類，獲益非淺。在座諸儒，有以爲世界絕無如此鉅籍，恐係韓汝甲假託以欺法人者。故開會後並推一法國漢學專家，出爲調查。及調查屬實，此書遂爲法國當局所注意矣。民國九年，葉恭綽總長，條呈徐世昌，謂四庫全書宜速爲影印流通，有清類書之鉅，莫鉅於圖書集成。叢書之鉅，莫鉅於四庫全書。圖書集成，原有刊本。光緒間曾石印一次。又用鉛印排印一次。故海內流布尙多。四庫全書祇傳寫本，分置七閣及翰林院而已。藏於文宗文匯文源翰林院者皆已燬。其存者惟文淵文溯文津文瀾四部，及今不圖，恐此區區亦復難保。近日法學院，有商借全書之議。此書卷帙，比圖書集成，不過十倍。從事影印，非不可能。宜速將文淵閣本由政府提倡集資影印，以廣其傳。不

獨國內都會、可各儲一部。卽東西諸國、孰不歡迎。發揚國光、莫此爲盛。已於此事、略有計畫。須費雖鉅、尙不十分困難云云。是時徐世昌亦頗以此舉爲然。故與法國班樂衛總理書曰、敝國文化之精華、以四庫全書爲美備、亟思贈送友邦、供士林之研究。斟酌再三、決定辦法、將四庫全書影印付石。欲求真相、罔惜鉅資。影印就緒、以一部贈貴國大總統。一部贈巴黎大學。一部贈中國學院。藉副閣下及貴團團員來華聯絡之美意云云。法國巴黎大學因此贈徐大總統名譽博士、以表示願與中國交換文化之意。民國十年、政府始派朱桂莘總長、督辦影印四庫全書。並派朱總長攜紀文達公手書四庫全書目錄影本、到法國及歐美日本各國、贈與各國元首及各大學各圖書館。四庫全書之名、因此遂大彰於世界。惟吾國兵禍連年、無暇及此。故對於法國學界、殊失信用。延至十四年九月二十六日、段執政始有明令影印、令曰、四庫全書爲我國最大之典籍。甄綜國故、世界共推。第原鈔七部、建閣分藏。海內學人、罕窺中祕。且距今百載、中經變故。僅留三部。政府屢擬刊行、皆以款絀中止。茲據教育總長提議、將文淵文津兩閣全書、擇一運滬、交商務印書館、參照中西版式、縮本影印。以廣流傳。規畫至當、事屬可行。准由該部、將文津閣全書、一律點交移滬影印。並由部遴派委員一人、駐滬照料。全書運滬時、交通部并應協同運送。其餘承印事宜、卽着該部商同該印書館、妥爲辦理。并文淵閣全書、仍交由京師圖書館保存。以供閱覽。庶我國宏富之典籍、可以公諸天下。輔益文治、導揚國光。本執政有厚望焉。此令。其後四庫全書正欲裝箱運滬時、忽爲大有力者所阻。此事遂作罷論。此四庫全書政府屢欲影印而未成之大略也。

是時教育部爲流通文津閣本四庫全書，定繕寫辦法九條。一、文津閣四庫全書，凡一百零三架，六千一百四十四函，計收書三千三百八十一種，共計七萬四千九百六十一卷，分裝三萬六千二百七十五冊。其篇數則爲二百二十九萬〇九百十六頁。二、原書每冊高九寸九分，寬六寸二分半。（按農商部新尺）係紅格寫本。書面綢頁包訂。仿永樂大典裏背裝式。按經史子集，分綠紅藍灰四色。此次繕本，悉照原式。三、原書附有精細圖畫六千餘篇，普通圖畫三千餘篇，合計萬餘頁，幾佔全書二十分之一。又有鐘鼎篆隸滿蒙回藏各文，模繪一切，工費甚鉅。此次繕校，務求工緻，以符原式。四、流通之法，計分左列二種。

（甲）全部抄本。由本部攷錄寫生繪圖生，在本部及各直轄機關，聚集繕寫，並由本部部員，負責分任詳校覆校事宜，務使寫成之本，與文津閣原書無異。約計一年成書。其價額參照現在工料價值，暫定爲中華民國銀幣七十萬元。（案每頁抄費合三角零五釐五毫餘）可由購者向本處訂定契約後，分期交款，惟第一次須交全價六分之一。以後每隔三十日，交款一次，計全價十二分之一，分十次交足。

（乙）分部抄本。購者如欲在全書中指定一種，或數種，請求本部流通者，其裝訂繕校辦法，一如上述。所有成書期間及價格，均須經本部處隨時酌定後，由雙方以契約訂定之。

五、經本處按照圖書原式，製成樣本，所抄各書如下。第一頁上半頁周易註疏，第一頁下半頁西域同



文志第二頁上半頁六藝之一錄第二頁下半頁春秋大事年表第三頁上半頁西清古鑑第三頁下半頁皇清職貢圖第四頁上半頁倚松老人集第四頁下半頁救荒本草。六、本部辦理此項繕校事宜純爲流通文化起見並非營業性質並無回扣經手費等項用款。七、凡本處繕校之書除由詳校覆勘各員簽載姓名外並由本部加蓋朱文印記一方文曰教育部流通四庫全書繕校處印。八、原書每冊尙有朱文清璽三方一文津閣寶二太上皇帝之寶三避暑山莊購者如須仿製可在契約上聲明本部當爲照辦工價另議。九、原書每部均有木方匣盛貯匣蓋上刻有書名匣內有綢條一件銅扣一具木板二片以爲捆夾之具購者如願照辦工價另議。

余詳核教育部繕校四庫全書辦法九條極爲周密。然全國始終無一人向該部訂約託抄寫一部者而部中亦無此勇氣不能自抄其一部其故何也。蓋以各省新舊刻本中如十三經廿四史通鑑九通各省府縣志十子廿二子百子大部類書以及總集別集詞曲等書已占四庫全書之大半矣。况抄本之誤字必多於刻本。抄費之昂多於普通石印百倍有餘。如託教部代抄四庫本某書一百頁須費三十元五角五分。若石印普通四開本印千部石價以十三元計算則百頁之書其成本不過三角二分半而已。故萬無以極鉅之工費託人抄寫四書五經讀本及康熙字典者。亦萬無抄寫十三經注疏及廿四史通鑑九通等書者。所以教育部雖定極周密之辦法而終無一人委託代抄一部也。非但託抄全部者無其人即託抄全書中之一二種者亦絕無而僅有。蓋以抄費過昂讀書者不克擔任之故。此教育部擬繕寫四庫

全書而不能實行之大略也。

余將此事通盤籌算、先以四庫全書目錄檢查一過、凡各省有單行本可買到者、及刻入某某叢書者、皆詳注於書目之上端、擇外間希有之本、別將目錄抄出、名曰四庫全書錄要、然後將四庫全書照目抽出影印、則此事輕而易舉矣。否則若將全書付印、共有二百二十九萬九百十六頁之多、如印四開本、則須五十七萬二千七百二十九石、用本國連史紙影印一千部、印工訂工等費、每石至少須十三元。共計七百四十四萬五千四百七十七元。每部之成本、須七千四百四十五元四角七分七釐。如此鉅款、何從籌措、即印成矣、其全書之大半、亦必不如通行本之價廉而少訛字也。與其欲印全書而終不能成、不如抽印希有之本、而其成可操左券。他日擬與當局諸公謀之。

民國十五年乙丑、五十三歲、行醫刊書如故、同鄉星六會、功德林聚餐會、皆如故。四月一號（陰歷二月十九日）孫一新生、七月十四號（陰歷六月初五）族弟朗西以肺癆病卒於無錫、余送賻金四十元、又輓聯一副、聯云、慕弟長航空、朗弟長海艦、邇來一罷一亡、宗族何其衰也。去年喪阿嬭、今年喪自身、此後孤兒孤女、教育誰能任之。後又贈朗西家四百元。近數月來、箋注老子道德經、晨出夜歸、恆挾一書包以自隨、宛似小學生之上課。惟近日人事日繁、終日鮮暇、如九月廿七號一日、晨起先到莊君仲成處陪堂、次到劉君翰怡處賀喜、又到張君仲仁處送張太夫人入殮。又到尤君星聚處賀喜、午後又到同鄉會赴祝君蘭芳之追悼會及演說。黃昏又赴二處招飲之約、終日奔馳、不能箋注一字、悵惘無已。

胡文忠公曰：杜門謝客，專以讀書爲是，不可走入應酬一路。余自明日起，擬實行胡公之言，凡應酬一概謝絕。作老子道德經箋注緒言。

老子道德經箋注緒言附錄

一 總論

老子應關尹喜之請，著道德經五千餘言，辭簡而要，旨深而遠，包絡天地，玄同造化，爲修道最古之書。而關尹喜著書九篇，早佚，今本乃北宋人僞託。又老子弟子文子著書九篇，蜎子著書十三篇，今蜎子書亡。文子乃魏晉人僞託。又有學老子之道者，列御寇著書八篇，名列子。莊周著書五十三篇，名莊子。今存三十三篇。然世稱老莊，最爲道家真經。若列子之書，或猶僞之。又若韓非子解老喻老二篇，乃先秦解老子之專著。若呂覽、淮南子、鹽鐵論、說苑、新序、新書、抱朴子等書者，亦散見解老之說，不下數百條。見仁見智，立說互殊。又有解老專書，如河上公章句、嚴君平指歸，雖皆六朝後人依託，而自王弼注以下，迄於今日，無慮二百餘種之多。其間有以治國爲宗者，有以道德爲宗者，有以虛玄無爲爲宗者，有以非有非無爲宗者，有以重玄爲宗者。若謂諸家盡得老氏之旨，恐作者尙不敢作是言。就一支一節論，則豈無得其近似者。然亦正如涅槃經三十卷盲人摸象之喻而已。

二 作箋注之宗旨

涅槃經謂有王者告大臣，奉一象來，令衆盲各以手觸，而言象類何物。觸其牙者言如蘊藤根，觸其耳者

言如箕。觸其頭者言如石。觸其鼻者言如杵。觸其脚者言如臼。觸其脊者言如牀。觸其腹者言如囊。觸其尾者言如繩。衆盲各有所執，互相是非。余以爲衆盲所說，雖皆非象之全體，若論其一支一節，未嘗不近似也。余采集古來解老諸書之得近似者數萬言，爲老子道德經箋注。集衆腋以爲裘，聯明珠而作串。古訓舊典，往往而在。若夫管闕所及，則偶有箋疏，亦慎甄擇。戒阿狗疑者，仍從蓋闕之義。其中有一特殊之點，卽引抱朴子之說，發明老子之所謂道與一也。自謂拾孔翠之一毛，足勝凡鳥累百矣。夫老子之所謂道者，與儒家不同。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是道本於天也。又曰：天下之達道五，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是不外乎五倫也。而老氏之道，則尊之於天地之上，求之于窈冥恍惚不可名象之中，與吾儒大異。其言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二十又曰：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二十又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而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四十此昌黎所謂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而解者皆以儒家之道解之，是猶摸象者觸其牙而言如箕，觸其頭而言如繩也。老氏書兩言抱一。第三十九章言一最詳。後世亦均不得其解。不知此猶麥麩鞠窮。左傳：楚申叔展，問還無社曰：有麥麩，欲使無社，逃難于泥中。黃絹幼婦等。漢邯鄲淳爲曹娥碑文，蔡邕題其後曰：黃絹幼婦，外孫覈曰：解者曰：瘦辭隱語耳。夫一之與道，爲道家至要之言，須登壇歃血，傳其口訣。苟非其人，雖裂地連城，金壁滿堂，亦不輕易示之。故抱朴子曰：余聞之師云，人能知一，萬事畢。知一者，無一之不知也。不知一者，無一之能知也。道起於一，其貴無偶，各

居一處、以象天地人。故曰三、一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甯、人得一以生、神得一以靈。老君曰、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一之謂道也。故仙經曰、子欲長生、守一當明。思一至飢、一與之糧。思一至渴、一與之漿。一有姓字服色、男長九分、女長六分。或在臍下二寸四分下丹田中。或在心下絳宮金闕中丹田也。或在人兩眉間、却行一寸為明堂、二寸為洞房、三寸為上丹田也。此乃道家所重、世世歃血、口傳姓名耳。據抱朴子此說、知老氏所謂道與一、皆虛辭隱語、指丹田中之真人而言。真人名子丹、衣朱衣、此即道與一之姓氏服色也。故黃庭經曰、黃庭中人衣朱衣、真人子丹當我前。又莊子曰、我守其一、而處其和。楚辭遠遊曰、羨韓衆之得一。韓衆之衆亦作終、見拾遺記。參同契曰、道之形相、真一難圖。真誥曰、守真一者頭不白、禿髮更生。攷真一得一守一、即老氏之抱一也。亦即老氏之所謂道也。

三 修道之工夫 此即古來道家相傳之秘訣。學者幸勿輕視之。

習抱一之法者、其要在於靜坐。坐時宜將過去現在未來及一切恩怨愛憎成敗等事、一概遣去、不許思量、勉為萬緣俱寂之狀。先閉兩目、稍露一線微光、諦觀鼻端、將兩目之光、從外透入、交會于玄關一竅。此竅在兩眉間之中心、一心繫念於此處、名曰回光返照。一回光則周身之精氣、聚于一處、久久不捨、則生赤子。其後赤子化為真人。此即金剛不壞之身也。此所云金剛不壞身、乃借用佛語。佛語指無為真如言、與此不同。故太一金華宗旨曰、專一回光、便是無上妙諦。回之既久、此光凝結、即成自然法身。佛家所謂法身、乃如不動之法性、與此不同。又曰、光已凝結為法身、漸漸靈通欲動矣。此千古不傳之祕也。又曰、回光則天地陰陽之氣無不凝。所謂精思

者此也。純氣者此也。純想者此也。初行之訣。是有中似無。久之功成。身外有身。乃無中生有。百日專功。光纔真。方爲神火。百日後。光自然聚。一點真陽。忽生黍珠。如夫婦交合有胎。便當靜以待之。光之回。卽火之候也。又曰。陰符經云。機在目。黃帝素問云。人身精華。皆上注於空竅是也。案太一金華之所云云者。卽老氏之所謂道也。谷神也。守中也。抱一得一也。常有。欲以觀其竅也。用其光。復歸其明也。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也。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也。知乎此。則老子玄要之句。無不迎刃而解矣。然此猶爲常有之工夫也。若習之既久。則臻常無之境。不必觀竅而觀其妙。此卽莊子之所謂坐忘也。故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學者幸勿以觀竅自盡。

#### 四 結論

或謂子箋注佛經多種。何以又注老子。余曰。昔有羅什、慧琳、慧觀、惠嚴、義盈、文儼法師等。皆撰老子道德經注。見於隋唐各書藝文志。至明末憨山大師。亦著老子道德經解二篇。最爲精核。余之注老子。亦猶各大師之意也。或又謂子注老子。引抱朴子道卽是一。又多引道書中回光返照。凝神於玄關一竅等學說。以佛學家眼光視之。皆外道也。余曰。子之所謂外道者。因釋道二家名詞之不同耳。若論其理則一也。大智度論曰。初學繫心緣中。若眉間。若額上。若鼻端。卷二智者大師小止觀曰。爾時常繫念鼻端。令心住在緣中。無分散意。此卽凝神於玄關一竅也。在佛家謂之禪定。唐圭峯大師曰。禪定一行。最爲神妙。能發起性上無漏智慧。一切妙用。萬德萬行。乃至神通光明。皆從定發。故三乘學人。欲求聖道。必須修定。離此無

門、離此無路。明陶望齡曰、常無、空觀也。常有、假觀也。同謂之玄、中道觀也。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不思議三觀也。知此則於釋老二家、得其圓融之道矣。故曰名詞雖異、其理則一。抑尤有進者、釋家以繫心一處、爲初學禪定之方便法門、非究竟之談。况釋家之禪定、乃靜慮、非空定。發神通光明、空定亦能。然不能得波羅蜜、所以爲凡外之定也。總之凡外非凡外之分、在發菩提心、證波羅蜜與否。其他皆無關也。外道能得五通、獨不得漏盡通。卽以其不能得無漏智故。今人聞有人能得神通、能出陽神、輒信爲得道、實大誤也。余恐學者或有誤會、故剖晰之如此。攷自宋以來道家之注老子者、每以首章有無、爲在二丹、則神氣水火也。虛心寶腹、則鍊鉛之旨。用兵善戰、則採鉛之方。沖字從水從中、乃喻氣中真一之水。三十輻共一轂、爲取五藏各有六氣之象、及準一月火符之數。如斯等義、皆以方士家言、強爲附會、遠不如盲人摸象者之得其近似也。故本箋於壇爐鼎竈、日魂月魄等說、悉屏弗取、閱者諒諸。余賦性樸味、長益椎魯。衰老侵尋、健忘尤甚。雖區區五千言、亦苦不能貫穿其首尾。願欲網羅羣注、而爲此書。固亦自哂其不知量矣。昔李善注文選、有初注復注三注四注、至絕筆之本、乃愈詳。而此則余之初注也。後或續有所得、仿李注之一再增加、亦未可知。茲姑先付手民、用代繕寫之勞、亦冀藉以就正有道云爾。非敢以問世也。蓋雖老猶將學焉。

十二月初旬、因牙痛致坐立不安、遂使牙醫拔去蛀牙、約十日而腫始消盡。廿七號早起、跌傷左足、劇痛半日、足背大腫、寸步不能行動、其後約過兩年半始復元。終年編說文話林。

民國十六年丁卯、五十四歲。行醫刊書如故。同鄉星六會、改爲星一會。正月孫一新患肺炎、殤於寶隆醫院。一吾家第六次續修家譜、始於十三年春季、至今歲二月、始告竣。余因捐助經費國幣四百圓、故領得家譜八部、以備贈族中之貧而好學而不克領譜者。余見第三冊內有族弟卓、記余捐產記一首、因附錄於下。

族兄仲祐捐產記

丁卓

歲乙丑、五月二十二日、族兄慕韓自北京來無錫。約吾族諸父老昆季三十餘人、會於南市橋之宗祠。羣議族中之事、若者應興、若者應革、使卓筆之於紙、以備後人之觀覽焉。族兄仲祐聞稔莊公墳之樹被竊而未補種。宗祠年久失修、有風雨飄搖之感。族中子弟因經濟困難而失學者、不知凡幾。盡然太息者久之。因捐出俞姓抵押七千銀圓之房屋一所、爲闔族之公產。此產月收租金六十元、可補助吾族公款之不足。公舉佩卿叔經理其事。卓聞之而義其舉、因重有感焉。吾始遷祖伯通公、在元季、自晉陵遷無錫、至今幾六百年矣。其間雖無達官顯宦、而士農工商、各安素業。故家喬木、累世不替。入府縣志、宦望行義、孝友文苑等傳者、代不乏人。追溯百年前事、恍焉神往。是爲吾族最盛之時乎。迨咸豐庚申、粵寇陷邑、闔族數百口、蕩析離居。殉義死難者、趾踵相接。一片榛萊、曠鳥爰止。至今六十餘年、元氣尙未恢復。邇來歐風東漸、生活程度日益高。雖小康之家、生計亦形蕭索。况不及小康之寒士乎。今吾族公款、得仲祐七千元之補助。猶飢渴之得飲食、大旱之得霖雨也。而今而後、祖塋先祠、有修理費矣。子弟之教育、有補助金矣。



天災人禍、貧而無告者、有救濟之望矣。此皆足以慰祖宗之靈、而使含笑於九原者也。仲祐不僅爲一族之仁者、亦可爲祖若宗之孝子順孫也已。余於十年前、聞仲祐捐三千元辦貧民學校、爲一邑倡。若仲祐者、可以勸吾族、可以型吾鄉、可以風斯世矣。今聞仲祐有藏書十五萬卷、其始讀文選、爲辭章之學、旣而爲許鄭之學、其後因世變日亟、知辭章考據之不足以應世也、乃改習算學、爲京師大學教授者三年。其後又習醫學、在上海刻醫書數十種。近年來又專習佛學、刻佛書三十餘種、其最大之出版品、有六書曰：漢魏六朝名家集四十家、曰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五十六卷、曰歷代詩話八十餘家、曰佛學大辭典、三百餘萬言、曰正續一切經音義一百十卷、曰說文解字詁林一千三十餘卷、皆紙貴洛陽、風行海內者也。今仲祐讀書益勤奮、其學與年俱進、不爲商、不爲官、而以著書起家、硯田無惡歲、信然。仲祐積賣文之費、尙能捐此巨款、吾知擴而大之者必尙有其人也。願吾族人其共勵焉。卓武人不能文辭、因激於公義、乃涉筆記之如此。

六月廿三號（陰歷五月廿四）孫女葵寶生。三兒士康游菲律賓、暑假後回國。暑假時長女蘭芬在中西女塾卒業。成績極佳。箋注陶淵明詩四卷。

陶詩詠貧士七首之五、有云阮公見錢入、卽日棄其官、凡箋注家皆不能詳其事實。孟心史先生謂余曰、南史阮長之傳、拜武昌太守、時王弘爲江州、雅相知重、引爲車騎從事中郎。時郡田祿以芒種爲斷、此前去官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後人、始以元嘉末改此科計月分祿。長之去武昌郡、代人未至、以芒種前一日

解印綬。又云長之之去武昌，在王弘爲江州時。弘爲江州，宋書本傳在晉義熙十四年。淵明受弘饋酒時，長之常亦在江州。以其爲同時人，故以情熟稱謂爲公。別於古人。袁安直依史書，稱名也。阮事在常時，必已盛稱於世，故舉以爲言。孟君此言，甚爲精確。他日當補入余之陶詩箋注。

羅君鴻濤問余癸卯年在北京考大學生時，所出算學題，有一問云：今欲得甲乙丙三數，甲自乘，加丙自乘，等於三倍乙之自乘數。試擬真數，併繪圖以明之。此題之答數若干。余謂若欲任取三數以合此題，極不易得。須以三角學中之八線證明之。試以句旁角六十度，句股形之股爲甲數，弦爲乙數，三倍其句爲丙數，必能合於此題。依斯理推之，當以六十度之餘弦二除一爲甲數，正弦二除三開方爲丙數。半餘割三開方除一爲乙數，此第一答數也。或以六十度之正切三開方爲甲數，半徑一爲丙數，餘割三開方除二爲乙數，此第二答數也。又或以六十度之正切三開方爲甲數，三乘半徑三爲丙數，六十度之正割二爲乙數，此第三答數也。以是推之，其答數可至無窮。

舊時學生數人有問余學詩文之門徑者。余以王益吾先生之說告之曰：虞廷論詩，首曰言志。志不正，安得有佳詩。人舍倫常，無所謂志。卽舍倫常，無所謂詩。游觀贈答，皆寓性情。增物微言，動關懲勸。此語不得拘泥，勿攙雜。雜理學家言，必有高情雅韻，古義瑰詞，斯爲可貴。若矢口成吟，不求中律，雖汗牛充棟，猶弗作也。古人作詩，詩中有我，詩外有事，語肖其人，讀之如晤對一室，所以爲工。後人陳陳相因，有詩無我，安得成家乎。余嘗論詩，當先讀蘇陸，以充其才。東坡詞意俱鍊，特才情盛大，渾灑尚山假楚如高，當時不肯入官府，高入自與山有素，不待招邀滿庭戶，諸調及贈眼露王。沈轉，人不覺其慘澹，若取彥若諸詩，以爲蘇派，無異癡人說夢。故論詩心靜細，繪景最工，律詩收語氣竭處不可學。次學孟黃，以老其格。東野詩，斂服

陶隱居士自訂年譜

一一七 一無錫丁氏藏

就枯、整不得險、俗筆方得淨。山谷詩可以盡句律之變。

然後沈潛少陵、以宏其體。

由孟黃入杜、方見杜詩之雄深闊大。否則止覺其苦、不知其甘。

上溯文選、以富其材。取

昌黎之骨力、兼義山之典實。此外諸家、汎覽節取。自能神明變化、規矩從心。杜詩衆妙具備、格意字句、無

一不鍊。讀者弗徒從激昂處追摹、務於鑿鑿處領取、則登堂而躋其裁矣。自惜抱姚先生以魁儒碩彥、

承其鄉先正望溪海峯古文之學、推闡義例、而後古文之道大明。古文辭類纂一書、繼往開來、厥功最鉅。

當家置一編、永爲圭臬。姚氏之後、梅曾迭興、並追配古作者。近今斯道衰落矣。豪傑之士、獨無意乎。姚富

於理、梅工於辭、曾文正公、氣主驅邁、神自樸潔。學者當由三家以求合類纂之繩墨。文之爲道、古人詳哉

言之、而亦非言所能盡。吳氏德旋、言古文之法甚備、本自惜抱、可用參觀。大抵文無定法、要於成體謀篇

鍊格、自是一家工夫。漢書賈誼傳、詳載諸疏表章甚至。史記作屈賈合傳、弔賈不遇、以屈爲比、諸疏便不

能入。昌黎作李干墓誌、誌其死於方士之藥、而縱論當時諸公以藥敗者、以爲世誡。於干生平、略不敘述。

古人爲文、相體裁重、具有深意。可以類推。一篇之中、尤當有卓然獨到處、令讀者不可廢、方爲傳作。吳氏

論文甚精、而所作微不逮。正坐精深堅卓之處少耳。桐城陽湖、本出一源、續古文辭類纂敘例言之已詳。

學者慎毋自囿方隅、強分宗派。駢儷之文、當植基於文選、繫鉅於雕龍。文心雕龍宜熟讀、黃注甚精。而歸命於徐庾。比事

婉切、運氣疏宕、斯爲雄製。骨不峻、格不高、藻不古、氣不鍊、陳言塗附、凡響淫哇、自以爲工、去之彌遠矣。近

世作者、各擅勝場。鄙意所取、前以陳維洪亮爲正宗、近則梅亮亮周昌壽爲能品。此論以既往爲斷。其餘諸子、擇善而

從。才氣過盛、體格太卑者、不可學。

民國十七年戊辰，五十五歲。行醫刊書如故。同鄉星一會如故。同志聚餐會，改爲星三，在覺林舉行。一月一號黃君理齋忽患頭痛嘔吐，身體並不發熱，自以爲小病，故未服藥。至四號早晨忽發譫語及黃疸色，遂送入寶隆醫院。延至黃昏而卒。其證狀頗似燐中毒，亦似腸閉塞而無腹痛。黃君爲人靜謐寡言，偶然發語，輒中款要。在余處任書記及校閱之役，已八年矣。其校勘說文詁林底稿，頗能訂正謬誤。惜僅至弟四卷上而止。余因去年長孫一新之殤，至今尙怕到寶隆醫院。故黃君自入院至卒，余未嘗一往省視。事後頗覺歉仄。士康患泌尿器結核，此症得於菲律賓。五月惠康開上海肺病療養院於大西路。凡愛克司光鏡高山太陽燈等皆備。請黃涵之先生爲院長。吳稚暉鈕惕生繆丕成王一亭關炯之施省之聶雲台韓紫石王西神朱少屏諸先生爲監院。鈕惕生葉楚傖兩先生薦余爲江蘇省志編纂員。余辭不就。吳稚暉先生薦芸哥以代余。其後芸哥亦未就。莊子曰：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爲用，而不知無用之爲用。余自知無用世之才，故每誦是語以解嘲云。

佛印禪師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之過隙，三二十年功名富貴，轉盼成空，何不一筆勾斷。取自家本來面目，萬劫常住，永無墮落。縱未得到如來地，亦可以駢駕鸞鶴，翱翔三島，爲不死人。何乃膠柱守株，待入惡趣。余久奉禪師語爲圭臬，故願遷世不見知而不悔。

東陵被掘一案，爲北平夏秋間最大事件。寶瑞臣（熙）先生曾往東陵辦理被劫後之葬事，親目所覩。能悉其中真相。寶氏云：自政變後，溥儀即派有專員駐東西兩陵，以盡守護之責。東陵守護專員係溥公

之子毓彭原係宗室。其爲人昏瞶膽小，渠見東陵被劫，竟自逃回平寓。既不敢向該管及張園報告，且又匿伏不出，可笑亦可憐也。余爲清室遠支宗室，並非看不起自己人，實則宗室之內，每係不學無術，冥頑昏庸，膽小如鼠，專喜擺架子，弄排場，習氣極大，遇事推諉。試觀清末一般出頭露面之宗室之所作所爲，與夫此次盜陵之後，宗室所作之事情，及先後會議經過情形，即可見一斑。故在出事之時，張園及一般人均未聞及。及至事後，溥儀披閱平津報紙，方悉東陵被掘，哀毀辟踊，素服設奠。且於每晚率其眷屬席地而眠，哀慟於心，狀極淒慘。當時遣人召毓彭至津，毓不敢見。雖極忿毓之誤事，但又無權懲罰，只有將毓屏出族外。立時電召在平之載洵載濤至津。（溥係醇王載灃之子。灃與洵濤親兄弟，爲清室近支宗室。）商議籌款重葬諸事。溥儀手內無款，洵濤產業素豐，且歷任闕事，政變後絲毫未受損失，較之溥儀現在，猶如天上地下。溥以洵濤誼屬宗親，又極富有，召彼之意，目的即在洵濤必能輸將，多出款項，辦理此事。詎料結果竟成反比例，均是一毛不拔。洵即託故不至。溥雖赴津，則云不敢馳赴東陵。嗣溥儀向溥索款，亦支吾不肯答應。溥儀大怒，痛哭唾面，戟指大罵。溥始終不言，縮頭遁去，遂不復至。溥去後，溥儀卽一氣而病，典售所藏，僅得三千餘金。故又向各遺老募化，由前內府大臣增壽成、鄭太夷及陳弢庵（寶琛）朱艾卿（益藩）兩師傅，各助洋千元。復有平滬遺老紛紛匯款至津，勉強湊得萬金。始遣載澤溥圻載潤及余等八人，前往東陵辦理重葬事宜。余等既至東陵，遂至被劫之兩陵前後詳細查勘。惟因雨後山洪未退，費時極久，始能進行。至於陵內景象之慘，實不忍視。各報咸謂盜陵之人，係用山炮地雷轟

開寢門。實則均是揣度之詞。純係以人工伐掘者。不過被掘之處。輒中竅要。而且有條不紊。足證此事當由本地工人及陵戶之勾結指引無疑。至若慈禧之金棺。並未大損。更無斧劈彈穿之痕跡。均是用利刃撬開上蓋及子蓋。（按即棺蓋內之一層薄蓋名爲子蓋）但棺之外槨。係用鋸斷。慈禧遺骸。則承於棺上蓋間。遠置一隅。肉已腐盡。惟皮髮尙存。全身乾癯。已不滿三尺。若小兒然。入殮時所服之蟒袍。俱已霉朽。且遭搗搗。破碎不堪。身外殉葬之珠玉寶蓋。無一存在。卽耳上之環。衣間之鈕。亦俱不見。觀察情形。似於被劫之後。復經土人一再前往檢拾遺物。因之地面與陵之附近。均未遺留一物。卽被劫之時。而能如此拾取。絲毫無餘。亦必經極長之時間。且經多次尋取者也。慈禧金棺之下。係金井。井上置有巨索數條。下垂井底。蓋相傳築陵墜井之時。慈禧曾親臨點穴。當以其最寶貴之珍珠手串。投諸井內。以示息壤。其手串之珠。大而且圓。共計一百零八顆。爲世界無價之奇寶。此索殆爲搜取井內所存手串而設者歟。當慈禧大殮之時。余曾在側。記得殉葬之物。多至七百餘件。珍珠占其半數。所覆之陀羅經被。長六尺。寬四尺。黃綾地。上面經文。（按係番經）純以明珠穿結而成。雙履亦係穿珠。殮畢。復由內監四人。用四升珍珠傾諸棺內。今俱絲毫無存矣。以上係記慈禧陵被劫之情形。至於乾隆陵寢之裕陵。被劫掘毀之跡。與慈禧陵相同。亦係用利刃撬開寶蓋子蓋。亦無地雷轟炸之迹象。乾隆帝及二后三妃之棺。外槨俱毀。內棺未傷。外傳帝與后妃之遺骸。失散錯亂。不復能辨識男女者。並非事實。惟各棺內殉葬之珠玉寶物。雖已蕩然。而骸骨並未傾出。亦無慈禧被劫情形之慘。但檢視乾隆帝之遺骸。失去肋骨及趾骨各一。已用

粳米麵補成之矣。惟有一事最奇，三妃之中，有一妃容貌如生，髮膚肉體，與生人無異。的的雙瞳，依然有神。卽所服之平金蟒袍，以及每足所着黃緞繡花之高靴，亦皆燦爛如新。更奇者，此妃之左右耳，各穿有三孔，每孔附赤金耳環各一。環上所嵌之珠玉，已爲盜陵者擷去。獨環仍附耳上，堅固如鐵鑄成，不能取下。環均爲盜陵之人所抑折，均已如鈎，而迄不能脫。其當時用力之大，可想而知。真咄咄怪事也。其餘一帝二后二妃之遺骸，則皆枯骨一束而已。后妃之骨，均作潔白色。獨乾隆帝骨外附有極薄之黑皮一層，不知何故云云。有李營舟者，清太監李連英之姪孫也。謂其父所著有愛月軒筆記，載李連英在宮內助殮時殉葬寶物之簿籍甚詳，茲摘錄如下。一以爲厚殮者戒，一以爲掌故家之參攷焉。太后未入棺時，先在棺底撲金絲所製鑲珠寶錦褥一層，約七寸。褥上覆繡花絲褥一層。褥上又撲珠一層。珠上又覆繡佛串珠之薄褥一。頭前置翠荷葉，脚下置一盃蓮花。放好，始將太后抬入。后之兩足登蓮花上，頭頂荷葉。身着金絲串珠，綵繡禮服。外罩繡花串珠褂。又用珠串九練圍后身而繞之。並以蚌佛十八尊，置於后之臂上。以上所置之寶，係私人孝敬，不列公帳者。衆人置後，方將陀羅經被蓋后身。后頭戴珠冠，其旁又置金佛翠佛玉佛等，一百零八尊。后足左右，各置西瓜一枚，甜瓜二枚，桃李杏棗等寶物，共大小二百件。后身左旁，置玉藕一支，上有荷葉蓮花等。身之右旁，置珊瑚樹一枝。其空處則遍洒珠石等物。填滿後，上蓋網珠被一個。正欲上子蓋時，某公主來，復將網珠被揭開，於盒中取出玉製八駿馬一份，十八玉羅漢一份，置於后之身旁。方上子蓋。至此殮禮已畢。其帳單及馬君所估之值如次。第一號（宮中帳簿

記物。每種均列一號。金絲錦被、製價八萬四千兩。鑲八分珠一百粒、三分珠三百零四粒、一分珠五百粒、六厘珠一千二百粒、米珠一萬零五百粒、紅藍寶石大塊者約重四錢者十八、小塊者六十七、紫母綠五分重者二塊、碧璽白玉共二百零三塊、略估珠值八十五萬四千二百兩、寶石約值四萬二千兩。樸五分重圓珠一層、共二千四百粒、約估值三十二萬兩。繡佛串珠褥、製價二萬二千兩、用二分珠一千三百二十粒、約估值二萬二千二百兩。頭頂翠荷葉、重二十二兩五錢四分、估值八十五萬兩。此爲粵海道某所晉貢者。葉滿綠、葉筋天然長就、非刻成者。今雖以八十五萬兩、不能購其一半也。脚登碧璽蓮花、重三十六兩八錢、估值七十五萬兩。碧璽近年價極低、然是物大者難得、今若有此物、雖不值錢、亦得合七百元一兩也。后身着串珠袍褂二件、繡價係八千兩。共用大珠四百二十粒、中珠一千粒、一分小珠四千五百粒、寶石大小共用一千一百三十五塊、估值一百二十萬兩。后戴朝珠三挂、兩挂珠、一挂紅石、約值二百四十五萬兩。后戴活計十八子珠鏡等、共用珠八百粒、寶石三十五塊、約估十九萬兩。陀羅經被、補珠八百二十粒、估值十六萬兩。該褥爲某活佛所晉貢、珠冠製價、五萬五千兩。用珠大四兩者一粒、估值一千萬兩。此珠大如鷄卵、聞係乾隆二十年某宮女得於圓明園者。又有人云、係某國晉貢者、當以第二說爲可靠。身旁金佛、每尊八兩重、共二十七尊。翠佛每尊重六兩、共二十七尊。玉佛每尊重六兩、共二十七尊。紅寶石佛、每尊重三兩五錢、共二十七尊。約值六十二萬兩。足旁左右翡翠西瓜各一枚、青皮紅瓢、白子黑絲、約值二百二十萬兩。翡翠甜瓜四枚、係二白皮黃子粉瓢者、二青皮



白子黃瓢者、約值六十萬兩。此四甜瓜稱絕品。其價值今不止幾十萬兩也。翡翠桃十個、桃青色粉紅尖、黃寶石李一百個、紅黃寶石杏六十個、紅寶石棗四十個。約值九萬五千兩。尙有二翡翠白菜、係綠葉白心、菜心上落一蠅、滿綠。葉旁落二馬蜂、係黃色者。但公帳未列、或爲王公等敬物也。左旁玉藕三節、上有灰色泥污、藕上長出綠荷葉、粉蓮花。黑荸薺等一支、約值一百萬兩。此物較翡翠西瓜尤罕見。右旁珊瑚樹一支、約值五十三萬兩。聞該珊瑚樹係紅色。樹上繞盤桃一條。青根綠葉紅葉。樹上落一翠鳥、亦是天然寶物也。身上填八分大珠五百粒、六分珠一千粒、三分珠二千二百粒。紅藍寶石二千二百塊。約值二百二十三萬兩。網珠被用珠六千粒、均爲二分重者。估值二十二萬八千兩。番佛四十八尊。約值五萬二千兩。番佛每尊高不及二寸、皆白玉質、白身、白足、着黃鞋、披紅衣、手持紅蓮花一枝。營舟按以上所言、則已值五十萬兩矣。又聞各王公所敬之物、當以某公主之八駿馬爲佳。馬皆玉質、每匹不足二寸、毛色各式不同。又有十八玉羅漢、亦是樣式不同之寶物。總之慈禧葬物若均追回、足以富國。

七月十六號（陰歷五月廿九）孫琦寶生。十月說文詁林全書出版、共七千六百餘葉、訂六十六冊。吳稚暉先生曰、是書搜羅各種說文一千餘卷、可謂集許書之大成。編輯之條例、亦精密絕倫。其最稱便利之處、在於查一字而數十家之學說咸備。孰優孰劣、一見卽知。又將各種原書影印、不加刪節。既無去取失當之弊、又少別風淮雨之譌、且可存各家原書面目。故是書之價值、他日當在佩文韻府之上。其最要之點、尤在詁林通檢一書、其編輯亦極精審。凡說文之本文、重文、逸文、及同音通借之字、皆詳列無遺。

最便學者。又謂此書實在有用。他日必能暢銷無疑。如國內藏書家而無此書。則藏書不克稱完備。圖書館而無此書。則爲圖書館之大缺點。行見三版五版之踵相接也。于右任先生曰。許氏說文二書。爲研究國學必備之籍。惟自遜清乾嘉以來。關於說文之著作。不下二三百種之多。學者如欲檢查一字。非遍檢各書不可。而單文零義之散見於各家文集及筆記中者。一時尤難檢閱。今丁君編輯此書。合原書一千餘卷。囊括有清一代許氏之學。滙爲淵海。檢一字而頃刻即得。得一字而各說咸備。凡古書中之所謂某爲正字。某爲借字。某爲古文。某爲異文等。昔人窮老盡氣而不得者。今費半小時即可得之。所以此書出。不僅集許學之大成。實亦治說文者最便利之捷徑也。馬夷初先生曰。此書搜集古今治說文者之說。凡一千餘卷。剪裁原本。循序編印。其搜抉之勤。比次之功。令人敬佩。圖書館既可備參考之資。而私家治說文者得此書。亦便於尋檢。近世治樸學者。類需博觀會通。以成其所得。會聚許學之書。雖有許氏張氏二刻。然乃分部彙輯。不若此書之同條共貫。可依次按尋。洵爲學者所必備之籍矣。陳柱尊先生曰。吾國文字學之書。以許氏說文爲最要。自來治許學之撰述。實汗牛充棟。在初學既難於購買。即研究有素者。究一字而陳列百數十種書於案端。既苦堆積。亦費時日。無錫丁仲祐先生。夙治說文。網羅宏富。集各家說文著述一百八十二種。都一千餘卷。成說文詁林一書。檢一字而各家之學說畢陳。案頭無堆積之煩。研究省翻檢之苦。一善也。悉依原書影印。既無魚魯之譌。並可見版本之真。二善也。昔以數白金購之。恐不能備者。今僅費八十元而悉充架上。三善也。在昔各自爲冊。版本難免參差。今則合成一書。

卷帙整然劃一，四善也。至於丁先生治學心得，前後敘例，言之尤詳，誠爲必備之書。

民國十八年己巳五十六歲。行醫刊書如故，同鄉星一會，星三聚餐會皆如故。二月十二號，薛梅初表哥卒，年六十三歲。翻造瑞德里舊屋，共計兩上兩下者二宅，三上三下者一宅，建築費一萬七千元。七月十一號（陰歷六月初四日）孫亨寶生。說文解字詁林自出版至今，共售四百五十餘部，尙餘四十餘部，擬作重印說文解字詁林敘。摘錄吳稚暉先生復友人書曰：先生問欲治說文，以何家爲善。弟則以爲此非一先生包辦之學，必參稽衆說，得其至當，乃爲新式之治學。說文名著，自然以段桂王朱諸家爲勝，但兼購數種，必已費三四十元，不若得一新出之奇書，所謂說文詁林者，止多化數十元，可得四五百種之書，真破天荒之便宜。且不但詁林羅衆說於一處，參稽極便，卽如說文，究係字書，按部循讀，必將厭倦。若動輒羅列各家，參互考訂，亦嫌攤書滿案，諸多麻煩。惟取詁林讀之，揭一字而衆證互陳，興味增添，如覩公堂會審，是非曲直，無不畢顯，故能引人入勝，可以消閒。此真變枯燥之字書，爲有味之讀物。在消閒中治學，詁林之功用，真算不小。所以弟在湯山時，勸李任潮先生購讀詁林。近在鼓樓李寓，見篆帖鼎銘，黏陳四壁幾滿，足見已由詁林引誘，漸着說文之迷矣。又據詁林所編索引，欲檢得任何一字，以十秒鐘可以立得。此尤從來未有之快事。惟詁林有此神奇，真治小學者之寶筏，宜乎一再出版，不敷供應。先生能節衣縮食，急購一部，學筭甚儉者，不啻暴富矣云云。

重印說文詁林敘 附錄

鄭康成注三禮多尊說文。儀禮既夕禮、禮記雜記、周禮考工記注、三稱許氏說文解字。其他相合者非一二端。蓋鄭許雖同時，而許年輩實長於鄭也。唐貞觀二十一年，增定孔廟從祀者二十二人，鄭君在其列，而許君不與焉。嗣後千二百餘年間，亦未聞有以許君從祀奏請者。是於典禮爲未備。余年二十二歲時，肄業江陰南菁書院，瞻拜許鄭粟主，是時始聞許君從祀孔廟已二十年矣。不禁爲之狂喜。許君五經無雙，譽冠當代。識緯術數，絕口不道。師事賈侍中，紹古文家之絕學。其所著說文解字一書，囊括古今，俯仰宇宙，闡先聖造字之神，於天地山川，得方圓流峙之形。於日月星辰，得實闕精明之象。於雲霞草木，得回轉芳菲之容。於衣冠文物，得揖讓周旋之體。於耳目口鼻，得聰察嗅噓之分。於蟲魚禽獸，得屈伸飛動之理。於骨角齒牙，得岐嶷堅剛之勢。體形千變，則字形萬化。可謂窮六書體制之源流，備羣籍雅詁之淵藪。世間萬事，莫不畢載者矣。吾人處數千載後，猶能窺見古人文字之精意者，惟賴是書之存。此其功真不在禹下。千秋大業，豈悠悠愛憎之口所能損益其毫末者哉。試觀明嘉靖間程敏政奏罷康成從祀，至清初又復之。一罷一復，於鄭君果有何等影響耶。許君固亦不以從祀與否爲輕重，又可知矣。惟余之說文詁林，輯許君事蹟頗具，而從祀文廟，爲前朝曠典，尤宜據實備書，用表區區嚮慕之微忱。徒以采摭未周，遂致蓋闕。今詁林將重版矣。適閱李黼堂寶齋類稿，載國子監司業汪鳴鑾奏請許君從祀事。經禮部議復，奏准許君從祀位次在孔廟東廡，先儒后蒼之次。時光緒元年八月間事也。故亟將當時禮部會同國子監議准奏稿，補錄許君年譜後，以誌余前此疏略之過。嗟乎，文獻凋零，於今爲甚，有如入空谷而

聞足音、閱者幸勿以斷爛朝報視之。且補遺正誤、尤有待於明哲之倫矣。

余於民國七年、倡捐三千元、爲貧民學校經費、其時主校務者爲曹翼臣先生、先後約七八年、成績頗佳。其後曹君卒、邑中諸青年、創辦錫社、社內辦義務學校數十處、頗爲發達。王君啓周勸余將倡捐貧民學校經費三千元、撥入錫社。余如其言。其後錫社停辦、王君亦卒。余亟將此款收回、暫存余處。適華純甫先生來上海、詳述邑中諸君子辦理普仁慈善會之熱心。余遂以此款捐入該會、爲周濟孤兒寡婦之一助云。

近十年來、親戚故舊之借余款者、共四千餘元。余以借據單契等物、皆按戶寄還、作爲饋贈之資。惟老友陳仲英先生堅不肯受、余託稚暉先生堅却之、乃已。

擬影印欽定詞譜、明仿宋本三子口義、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精力就衰、著述都懶、校刊載籍、藉以自遣歲月云耳。

周生雲青、少年劬學、博聞強記。於子政校讎目錄一家之學、好之尤篤。從余游已六年。近仿四庫全書提要之例、彙萃晁公武陳振孫以來各家讀書志、題跋記、藏書志、藏書目、以及文集中之書後題跋等、爲一編。成四部書目總錄一書。其書初稿迄今、已將兩載。草稿掬具。覩縷陳之、有六善焉。四庫提要失收之書、阮文達元四庫未收書目提要補錄一百七十四種、遺漏尙多。是編於近出宋元明古刻舊鈔之佚書、悉爲補錄。其善一。明末諸人著述、其中指陳利弊、爲有明末造喪亂所關、足資考鏡。清高宗以語多傷觸、諭

令禁燬。四庫館臣，罔敢採摭。然邇來陳編日出，若虞山錢氏之集，石門呂氏之書，以及明季之史鑑等，久而益彰。其聲價遠在欽定御纂書之上。是編悉爲補錄禁燬各書。其善二。四庫提要之作，當惠戴講漢學之時，自是以後，說經皆主實證，不尙空談。著述之富，超邁前代。冰水青藍，後出更勝。是編補錄四庫後出各書。其善三。四庫提要以囿於聞見，考證時有疏謬。是編多所校訂補正。其善四。是編著錄之書，無慮二萬餘種，皆備列各種版本及刊刻年月，或收入某某叢書等。一以補四庫之闕略，一以備學者之參考。其善五。四庫提要以經史子集分類，非稍有專門目錄智識者，檢查時輒感不便。是編既依四庫分類編次，復從辭書通例，另編筆畫索引，著者索引，弁諸簡首。俾著錄之書，一檢便得。其善六。預計其書明年終可以脫稿。

十一月一日回無錫，住公園飯店。公園中適開國貨展覽會，百貨陳列，頗爲熱鬧。公園面積，三十五畝，故游人頗覺擁擠。二日，吊薛梅初表哥之喪。下午赴惠山掃墓。三日，送梅初表哥之柩，至惠山聽松山莊。一到此間，不無感觸。彭壽一致，修短何常。並塵世者孰爲知交。在泉臺者偏多親故。效點頭之頑石，悟皺面於觀河。世界本爲客塵，人生原如旅宿。我聞如是，於意云何。吾人自呱呱墮地之時，本無一物帶來。其後所得之眷屬，以及功名富貴書籍房產器物等，皆偶然之相值也。人生數十年中，既有眷屬一切，凡疾病死喪水火盜賊得失等事，自然皆不能免，宜以夢幻泡影視之而已。物來順應，物去不留。盡其在我，聽之於天。有緣則聚，緣盡則散。誰毀誰譽，如蚊陣之過耳。無我無人，養天君於一室。迨百年已盡，撒手西歸。

一棺附身萬事都已。此時除所作之功德罪孽外，仍無一物可以帶去。夫既無一物可以帶去，則在世時又何必以偶然相值之疾病死喪水火盜賊得失等事，動我天君也哉。平生一切好惡因緣，須與一刀斷絕，不可更有絲毫牽牽。二六時中，常提一句佛名，誓於此生歸依淨土。他日臘月三十日大限到來，自然另闢一番殊勝境界。此即他年歸宿處也。偶坐聽松山莊，因有所感而書此。余在薛氏表哥處，前後凡三日，所見飯菜客麵及筵席，皆無一非葷酒，且極豐盛。余以爲喪事宜一律用素菜素麵，不許飲酒，蓋古禮如此，不可廢也。後聞邑中凡有喪事者，皆用葷酒，已成風俗，非僅余表兄家如此。回憶民國九年，先母之喪，皆用素菜素麵，當時亦無一人反對。可見古禮亦未嘗不可行也。然知此者鮮矣。

今後之目的，果何在。乎。欲居積，則多財非福。欲編書，則無益於己，亦無益於人。徒自苦耳。惟有發菩提心以救人，最爲上策。救人先從醫藥入手，盡我心力，以救貧人之病。凡對於貧病，不可生厭棄心，怠慢心，吝嗇心。宜生愛憐心，恭敬心，博施心。如貧病之人，來求醫者，日衆，雖以每日之收入者，盡數施於貧人，亦無所惜。卽以此爲今後世間法之目的。若出世間法，則惟有勤修淨業，求生淨土之一法耳。倘能說不能行，何貴有此假智慧乎。●冥鸞之設，多爲仙靈神鬼所託憑。其下者判吉凶，談休咎。上者因人施教，要不離乎函關泗水之宗。至若西方聖人之旨，罕有能深窮其闢奧者也。獨在有明之季，覺明妙行菩薩降於吳門，開闢淨土法門。遜清康熙中，阿難尊者降於鄂州涵三宮，宣示禪宗祕要。率皆真語實語，與修多羅合。故余將西方確指，禪宗正旨二書，各印千部，以廣流傳。

錢士青先生編年事略

前清選拔前安徽桐城縣知事同里甘澤沛謹編

先生錢姓文選名士青其字安徽廣德縣籍故吳越國武肅王第三十二世孫清同治十三年甲戌正月二十二日生於縣屬小北鄉伏卡保百能地祖考清誥贈奉政大夫諱汝琳祖妣誥贈宜人岑氏考誥贈奉政大夫諱林富妣誥贈宜人戴氏並旌表節孝准予建坊錢氏本浙江望族迄宋末十世昌祖公官廣德主簿乃遷居溧陽有明中葉二十世潮公復遷廣德傳至清道光間丁口繁衍有三百餘人迨咸豐同治時遭紅羊浩劫僅存汝銀公封翁及弟林侖公兩世三人未罹於難二公又均無嗣封翁初陷于粵匪晚年脫身歸里娶室生先生一人封翁仁慈忘厚在亂軍中扶危救難多所存活及歸里門凡地方公益事宜無不盡力提倡鄉人至今稱道弗衰傳曰明德之後必有達人識者預料食報之必在先生也先生初生時封翁即許兼祧林



命公遺囑以亂後丁少族弱桐俗有娶兩房之例理有反經合權者不妨從俗以廣嗣續先生年甫四齡封翁捐館零丁孤苦母子相依爲命

光緒七年辛巳

先生年八歲

始入學讀書靈敏過人

十一年乙酉先生年十二因貧將輟學塾師憐之不受束脩夜間恆然油松讀終宵不倦太宜人日夜紡績以佐膏火時以往哲惜陰爲勸

十五年己丑

先生年十六

母病親侍湯藥夜不解帶者數月不幸母逝先生喪葬盡

禮苦况尤甚於前讀書餘暇入林劇笋陟山採樵先生不以爲苦

二十三年丁酉

先生年二十四

祖塋被土豪某霸佔開塘赴省控訴得從洪太史朗齋

諸鄉先生游學業頗多獲益先生既娶戴夫人因兼祧胞叔林命公爲嗣迺

遵封翁遺命復娶懷甯丁夫人得以留學省會就學京師無內顧憂

二十四年戊戌

先生年二十五

是年歲試李學使考取補博士弟子員適本省鄧小赤

中丞創辦求是學堂招考各縣生員遂被選入堂肄業當時海內痛詆新學

先生獨潛心研究英文爲出洋之預備

二十九年癸卯

先生年三十

京師開辦大學堂本省考選師範生三名赴京肄業先

生由本省聶中丞考取送京就學未及一年京師同文館改譯學館於大學  
中考選十人入館肄業先生與焉乃習英文法律政治專科五年畢業此數  
年間就學京華費用苦無所出袁珏生太史因其封翁曾官廣德知先生深  
且以先生中英文學業均有根柢薦於董公綬金夜課其子弟月得脩金爲  
資助又鐵寶臣端午橋兩公聞風爭聘先生以情難過卻分期往教浙紳楊  
侍御亦聞先生名擬延爲台州府中學教員先生力辭之時郵傳部尙書爲  
張文達公擬調入部辦事先生亦婉謝之

三十四年戊申

先生年三十五

畢業譯學館得獎舉人以七品小京官用循例請求封

典兩代考妣皆榮膺誥命母宜人更奉旨旌表節孝准予建坊

宣統元年己酉

先生年三十六

譯學館畢業各生照章應分發外交部或農商部因當

時考試游學生及審定西文圖書需用諳悉洋文人員管部大臣張文襄公奏調先生任學部總務司審定科審定英文教科書籍並迭充考試出洋游學生閱卷監試等官

二年庚戌先生年三十七七月考試出洋游學生經學部奏派充內簾收掌官八月因在部辦事得力又經學部奏派充駐英游學生監督便道隨駐英公使劉葆生赴南洋一帶考查學務商情十一月到英視事

三年辛亥先生年三十八六月復經學部特派兼充倫敦萬國人種大會學部代表到會者四十餘國各國代表均演說己國之文化先生有「中國爲世界文化之祖」演說一篇由該會刊入演說錄分致各國按先生在英游學生監督任內有特別足記者三事(一)是年八月武漢起義中央各部及各省軍事名較德法比等國總共之學生人數爲多每月學費等項須三萬金左右無米爲炊事甚棘手德國監督因無款而去比國遣散學生法國學生多數回國留英學生人數既多款項尤鉅所需學費向與華比銀行通融該行見我國有軍事不肯借款幸先生與英國當道感情素厚託人代達英外部云中

國學生來英求學今直內地有事學款不及匯到大英國與中國邦交素重  
決不忍坐視中國學生枵腹求學英外部函復允暫墊學費數月俟新政府  
成立再行歸還得函後心有把握再與華比銀行磋商云中國內地雖有事  
但無論新舊政府關於教育經費當然擔任如該行不借學款從此即停交  
易以後學費由英國銀行出納倘能通融自無更變之必要即出英外部復  
函與閱該行見英政府已允墊給將來學費當不致無着且數年來監督處  
與該行往來之款不下百餘萬恐從此將與英銀行交易遂允借款以五萬  
鎊(約五十萬元)為度先生一面申謝英政府一面通告各游學生安心向  
學計維持十月之久負債至五十餘萬之多並撥款五萬金接濟法國學費  
至民國二年冬各省始將欠款匯到陸續付還銀行當此恐慌之時學生之  
要求銀行之留難其情殆非常人所能忍受先生竟能布置妥協學生得照  
常求學(二)各省官費生向無定額學生畢業回國往往出缺不補以致游  
學生人數減少殊非國家培養人才之本旨於是呈請學部咨商各省督撫  
以各省原有學生人數為定額如學生有畢業回國者其缺即歸自費生已  
入大學而有成績者充補俾寒士有求學之機人才不致缺少英國有游學  
官費生百二十餘人如出缺不補每年設回國以十餘名計不及十年必至  
減盡如准補缺額每年常有百二十餘人十年以後人才可多得數百名各  
省督撫均允照辦至今垂為定例嗣教育部並准他國游學生亦仿照辦理  
此後自費生已入大學者遇缺得補官費生事半功倍寒士咸以為便公家  
亦免派新生多出補習之費兩有裨益(三)英國各大學校向未承認中國  
大學為大學西歷一千九百十二年夏倫敦開大英全國大學會議與會者  
五十三處大學校長及教授到者數百人倫敦大學總長函請先生為該會  
特別名譽會員當時由先生建議請各大學承認北京大學為大學各會  
員見先生係北京大學畢業又在倫敦大學肄習專科並為該會會員遂將

此案通過列入會議冊中作為英國首先承認中國大學之例案此冊並分致各大學存查

民國元年壬子先生年七月經教育部派兼充海牙萬國修身大會教育部代表與會者五十餘國先生演說「孔子道德以修身爲本」各國代表及大儒以世界文明皆源自中國中國文明多由孔子因有此篇演說故該會演說錄特添印三千餘部分致各國至今世界諸國皆傳誦孔子道德不置孔子道德雖早爲中外所欽仰然藉此一會更得發揮而光大之

二年癸丑先生年三月因教育部節省經費奉令裁撤歐洲各國游學生監督改派經理員先生卽交代回國當駐英時於寒暑之便常赴歐洲大陸德法比瑞士荷蘭等國考查學務政治繼思美國爲新起之邦日本爲比鄰之國學務政治亦須考查以窺全豹故於交卸後由駐英美國大使給與介紹書赴美見外部卿並由該大使館電告美政府到美日期抵美後極承優待導赴各校參觀並得考查政治事竣東渡日本經駐日汪公使介紹日本文部

省參觀各校調查一切旋由日本便道赴高麗考查六月間回國赴部報告  
銷差十月經財政部派充開辦鹽務署辦事官十一月經外交部調充駐美  
舊金山領事官

三年甲寅先生年四十一三月十二日到領事官任兼充財政部駐美鹽務調查員並

兼赴美巴拿馬賽會監督處參議先生駐美有足紀述如下(一)舊金山為  
旅美華僑尤以該處為多黨派紛爭勢如水火先生到任後極力調和曉以  
大義遇有宴會等事華僑必請演說先生隨時加以勸導上年金山華僑因  
堂鬪事竟致傷害九命適先生由英返國道出金山曾勸華僑設調和機關  
止鬪息爭勿貽笑外人於是和平會發生是年到任後又大加提倡自有  
和平會一年以來遂無堂鬪情事華僑得以相安無事(二)華人到美移民  
局之留難挑撥無所不至即官吏學生如乘二三等艙位者亦均被扣留送  
至小島名為醫生檢查實與拘禁無異此等受辱之事指不勝屈曾有因之  
蹈海身死者先生到任後無論何時有船進口必赴船招待遇有被送小島  
檢查即赴該島與局長醫生交涉請其速  
驗即日准其登岸故來美者交口稱便

四年乙卯先生年四十二二月又兼巴拿馬賽會安徽代表五月並由該會美國總事  
務處聘充國際審查官賽品審查完畢獎品規定後先生因病請假回國九

月到京赴各部報告僑情會事暨鹽務各項事宜茲將其審查賽品成績紀述如下

美國舊金山巴拿馬賽會為近百年最大之博覽會與會者數十國我國亦竭盡財力搜羅各省各縣物品與賽我國向以絲茶為出口大宗絲之原質雖佳然製造方法尚不及法意兩國之精美獨茶一項大可與外人爭勝故當美國總事務處聘任各國國際審查官時賽會監督知事關重要非得一熟悉外交與西人素有感情者未能勝任遂推薦先生充之先生以事關全國商務勉出擔任結果中國得七省大獎監督處以華茶此次賽會得占優勝均由先生交涉得來遂分別詳咨農商部及安徽巡按使文中云錢君文選充國際審查官考察評獎對於華茶一項尤為注意現在獎品發表計全國茶葉得大獎者凡七省其餘亦均得名譽獎章及金牌等是錢君確以熱忱之競爭表揚國產之名譽其成績卓著似未便令其湮沒不彰云云部省均存有案自此大賽會之後美國多銷華茶於商務前途大有裨益

本年三月經福建巡按使保薦第四屆免考知事並經審查委員會核准旋經財政部呈請以鹽務職關緊要免予考詢先行分發並懇緩覲奉 令照准十月因報告調查美國鹽務

並呈送製鹽新法記錄奉鹽務署批關於製造化煉裝飾輸送各節均極詳明洵足供我國各省改良鹽業之助候發交各省鹽運使暨運副仿照辦理是月七日經財政部咨明外交部調充雲南鹽務稽核分所所長當經外交

部咨復以在金山領事任內辦理交涉深資得力既經咨調暫將領缺開去  
如有需用該員之處仍當隨時調用以資熟手等語十一月到雲南接稽核  
分所所長任

五年丙辰

先生年四十三

三月詳送條陳獸類飼鹽利益辦法經財政部飭行仿辦并

咨農商部准於畜牧試驗場研究試辦並將利益辦法各節登入農商公報  
暨實業淺說廣爲流傳以資勸化當先生到任未久滇省舉義迭次交涉協  
款維持鹽稅機關不偏不倚中央仍能統屬地方亦得資助滇省第二次獨  
立有人提議取銷鹽稅機關經先生迭向滇督交涉卒能保存至雲南鹽稅  
種類甚多稱量不一先生實行均秤均稅之制遂得整齊劃一從前每年祇  
收二百餘萬元旋增至三百餘萬元其他更有足稱者(一)先生巡視黑井區查出場署龍工洞  
費之積弊全區計洋十六萬數千元回省後即咨運使轉令清繳收歸公家  
見稽核總所丁恩報告書(二)廣南鹽公司被第一軍軍長強提現款三千  
元作為軍用商人因血本攸關控訴到所乃向滇督交涉從協款中照數接  
還(三)當滇省兩次有事時行軍封馬致鹽商不能轉運經先生交涉得以



不封鹽商與非鹽商均稱便利(四)滇省金融以富滇銀行為樞紐所行紙幣遍於全省因兌現發生風潮幾不能支當道及地方團體均請先生挽救以免意外若分所亦不用該行紙幣必致立覆全省人民將受莫大影響先生一面分電所屬各局一律收用富滇紙幣一面將分所中現銀數萬元每箱祇裝少數扛夫數十人邪許而行勢若長蛇派員前往該行專換紙幣兌現之人見此情形俱信該行紙幣可靠各鳥獸散先生復出牌示凡赴分所納稅儘可以紙幣代銀元免現洋真假難辨各界見分所信用富滇紙幣風潮立止一轉移間能維持全省金融於不敗非熱心毅力不克臻此

十月奉 大總統令給予五等嘉禾章當請滇督代為電辭復奉 大總統

電令錢文選治鹺籌餉贊助功多國慶酬庸宜膺懋賞所請收回成命之處

未便准行等語

六年丁巳先生四十四年三月經滇督特別保薦請以鹽運使交涉員儘先簡用茲將

保薦原文列下

北京大總統鈞鑒國務院外交部財政部均鑒竊以時事方殷需材孔亟旁求雖切得人良難繼堯待罪邊疆關懷大局

竊援匹夫有責之義敢盡舉爾所知之忱查有雲南鹽務稽核分所經理錢文選由京師大學堂譯學館畢業因公赴英復考入倫敦大學肄習政治經濟專科三年歷充游學生閱卷監試等官經學部派充駐英游學生監督民國二年改充駐美舊金山領事官兼巴拿馬賽會監督處參議考其所任職務靡不綱舉目張廢興利舉其在歐美於各國鹽務考查尤極精密所著英文公牘輯要及製鹽新法等書早已流播當時該員學識既充又復才大心

細現充經理之職實屬材長短馭該員在滇任事有日知之甚確用敢特別保薦擬懇交由院部存記以各省鹽運使交涉員儘先簡用庶足展其所長是否有當敬陳鑒核無任屏營之至奉 大總統指令着交國務院存記十一月間奉 大總統令以簡任職交鹽務署任用

七年戊午

先生年四十五

自行請調十一月總所以先生在邊省賢勞有年特調長蘆

稽核分所所長以示優崇滇督以當時已與中央脫離關係不能電呈留任特正式來文挽留請分所代轉總所此事滇分所有案先生以係自行請調且須回籍料理家務是以婉辭臨行商民恭送裕課惠商阜我民財等匾額至今懸於滇分所中查稽核本係監督機關素非商民所願獨先生爲人愛戴留此去思非真有惠民保商之功績不至此分所廳中有先生所撰對聯一副云盡權稅職博協餉功並顧兼籌愧乏大經綸差幸同舟共濟闢半畝園拓數弓地因陋就簡成此小院落何妨且住爲佳一日當道餞行於鐵佛菴該處爲省會祖山金馬峙其左碧雞居其右昆海當其前形勢天然可愛

先生見懸崖有巨石把玩不已某巨公云何不刻石以留紀念先生遂題海閣峯高四字至今出北門遙望卽見豐碑屹立于高山之中

八年己未

先生年四十六

二月至天津到任乃甫匝月卽患腦病蓋因頻年奔走中外

用心過度且在滇數年均值有事難安寢食受病已深及由滇至津舟車又加勞頓以致病發甚劇幸經德醫剖治轉危爲安但雖在病中仍盡厥職關於設立漢沽支所管理久大精鹽工廠辦法等事皆先生手創至稅額加增尙其餘事旋量移兩浙十一月到任

九年庚申

先生年四十七

以兩浙鹽場甚多而秤放局較少誠恐稅款有漏故於一月

設立鮑郎場秤放局七月又設立海沙場蘆瀝場秤放分局課稅日有起色

十年辛酉

先生年四十八

兩浙鹽務至爲複雜積弊亦多先生到任後卽次第整理尤

以禁止苦澗攪入食鹽爲最有益之事蓋苦澗中含有毒質輕則致病無形重則傷害生命自先生嚴令禁止後地方受福無窮多年積弊一旦剷除人

心大悅一日先生購鹽醃菜食之覺苦詢其故有人云鹽中攪有苦澆也卽咨司飭場查禁略云行銷官鹽不許攪和澆汁等物現聞仁和挑販所賣鹽勛多用苦澆淋澆不特民間講食有礙衛生兼慮色質不佳必致相率厭棄偷買私鹽關係稅收實非淺鮮本分所訪知此種苦澆係向倉廠購取託言爲豆腐店所用其實肩販借此拌入官鹽希圖分外賺利殊爲不法此後仁和場倉廠所出苦澆飭令祇售給許村餅廠應用不准再賣與肩販以絕弊源嗣有農民金河元等呈請購運苦澆壅田亦經批駁不准自經嚴禁食鹽較前潔淨良多於衛生大有裨益

十月設立南監場秤放局總所以先生歷年辦事成績甚偉於九月二十五日第三二六四號文付知鹽務署提議以先生兼任兩浙鹽運使得信後卽函呈婉辭事遂中止而鹽務署以總所提議於前卒於是年十二月調先生爲皖岸權運局局長聞信亦辭不就於是鹽務署商明總所將兩浙稽核分所職務派首席主任代理不開底缺俾便何日交卸皖局仍回原任乃未便固辭署所又以先生辦事得力建議呈請給予勳章

十一年壬戌先生年四十九一月到皖岸權運局長任二月奉大總統令給予三等嘉禾章查上年皖岸稽核處洋員曾提議將局移至蕪湖經地方商會竭力

反對迨先生出京時總所又提前議面交辦理到任後詳細調查因知當日曾文正公創設權運局於大通具有深意曩者該地乃一荒洲居民寥落自權運總局設立後鹽商繳稅鹽船掣驗咸集於此錢莊麇集有十餘家之多市面日見繁盛爲今日皖中要鎮上年自稅款經稽核洋員提議由蕪湖中國銀行代收金融機關一經移轉大通市面遂覺蕭條若並此局無之該地將不免仍爲荒洲故力爲商民請命迭將情形詳呈鹽務署雖經稽核洋員迭次會商堅執不可鹽務署頗以先生主張爲是事遂中止嗣以鹽務行政受軍閥種種牽制不能展布五月卽電請辭職鹽務署不報迨至八月間署長始允另行派委當卽交代仍回兩浙本任是年設立台屬長亭場杜瀆場各秤放局

十二年癸亥

先生年五十一

南監場所屬之沿浦與福建接壤總所來文擬將該處劃

歸福建稽核分所辦理事實上諸多困難不能劃分先生遂會商運使主張

仍歸兩浙呈請設局秤放進行一切鹽已歸堆公家增加稅款不少又餘姚清查晒板事均奉總所來文嘉獎並給辦事人員獎勵金沿浦辦理就緒復推廣南監場所屬之江南嗣亦告成因地方遼闊分局若少不但商人到總局往返爲難且恐稅款多漏是年八月再添設分局六處庶於公家商人兩有裨益綜計先生自八年到任至十二年兩浙鹽稅歲有增加已由三百九十餘萬元增至四百七十餘萬元各場設局管理亦漸臻完備磋商浙省協款事宜兼籌並顧直至本年底止一切手續均照向章辦理

十三年甲子

先生五十一

溫台兩處向設收稅總局各設收稅官一員旋以該兩區

事務重要即改爲溫台支所以資整理河莊黨山岱山清泉穿長清查晒板烙印註冊一律實行南監場楊嶼門墨城添設倉廩派員管理沿浦江南整理就緒所有駐場軍隊亦商明當道撤回以節經費溫州自南監場次第整理後該區稅收日見增加實先生整理之力也

十四年乙丑先生年五十二漢口鄂岸稽核處處長某因鹽款事與當地長官不洽致被拘留稽核總所以事甚棘手非有一老於鹽務而又有外交手腕者不能挽既倒之狂瀾謀以後之發展總所以先生前在滇省於舉義時事極困難而辦理得法是以將先生調任漢口先生向來勇於任事不避艱險坦然擔任前往抵漢後一面接任視事一面往謁當道對於鹽款用途外債信用切實聲明至中央與地方之財政均以兼籌並顧為宗旨當道大悅先生極力恢復稽核信用凡當道以鹽稅向銀行抵款其能成與否皆以先生一言為轉移各界與先生極為融洽而當道尤為信任鄂岸稽核處曾為四岸總處湘西皖三岸均屬之規模本大先生前往整理後稅收日見增加總所以先生辦事頗有毅力成績甚優深為嘉獎

十五年丙寅先生年五十三財政部鹽務署以先生在鄂辦理鹽務頗有成績又與當道感情甚洽適鄂岸權運總局局長出缺即令先生兼任先生以權運事繁

責重未敢肩任一再請辭中央因改委他人恐難到任仍令兼充先生無法擺脫只得暫勉維持於是一身兼任兩大要職日夜勤勞又當有事之時武漢大軍雲集中央地方財政界限未清籌措異常困難先生操勞過甚幾次失血卽因病辭去鄂岸權運總局局長職務一面請病假赴京向總所報告一切總所卽擬另調先生至江西先生以病未愈請假暫回杭調養適浙江獨立當局以鹽稅關係重要非得一熟手不可地方紳士僉以先生在浙多年情形熟悉此職非先生莫屬故當局卽採輿情檄委先生爲兩浙鹽運使先生抱病未愈本不欲就只爲顧全地方且爲衆論所推未便固辭又因當時運使暨緝私統領先後離杭有被繳械之鹽巡數百名散在艮山門一帶深恐滋事當局一再電催到任緝私統部副官長並將統領印信賫送前來局面如此只得勉強到任先生并向運署人員切實聲明暫維危局當時有鹽款四十餘萬元存庫先生如不出而維持必致被人全數提用嗣孫傳芳



來電以不應將灶課五萬元撥付省公署爲言查當時全省財政機關均有款撥解省署因時在獨立期間省務由省長全權管理嚴令提取誰敢抗違先生以款交金庫取有省長公署及財政廳印收係由中國銀行過付手續完備孫傳芳仍責令交款若干了事先生不允旅京鄉老文電交馳主張公道地方全體公正紳商亦竭力斡旋始可無事但因此損失不貲債台高築無論識與不識咸爲先生扼腕而先生安之若素總所以先生任鹽務要職多年特發給養老金近兩萬元先生領款後卽清理各項債務不足者仍認息歸還先生自此閉戶讀書不問世事

十六年丁卯<sup>先生五十四年</sup>先生本吳越世家以先世官廣德遂家焉先生到浙後卽赴臨安清理祖墓荒廢者咸復舊觀西湖錢王祠宇亦修建一新先生常言浙江爲其故鄉有卜居之意故擬在臨安祖墓附近預覓佳城效司空圖之自營生壙將來春秋祭掃俾子孫易於照管以爲久遠之計畫先生雖不信

堪輿家言而頗能相度地形測驗地氣一年之中遍游杭州山水名勝朝出暮歸舊買有天竺靈隱龍井等處之地均不十分洽意將來總以覓有與祖墳相近者方爲妥善先生游歷全球見各國名人墳墓地點均在山水清淑之區頗與我國相似惟外國不重理氣以爲近於迷信先生頗以近世之人或不辨北域或過於迷信二者皆非總以避免泉蟻奠安先靈爲本不必以此爲邀福之具先生頗欲著書以伸其說使郭璞柳世隆之術不致歷久失傳也

十七年戊辰先生五十五年國民政府成立曾將兩浙鹽務稽核分所取消一切之事改歸兩浙運署辦理所有稽核人員一律於十六年遣散先是某所長與當道意見齟齬且不諳外情以致裁撤如係先生在任決不致此而人員亦少受流離失所之損失此總所及地方人士之公論也本年財政部鹽務署擬規復兩浙鹽務稽核所苦無相當人才堪任此職先生衆望所歸曾電徵求

同意先生初本無意出山繼因當道諸公敦勸不已始勉允暫維現狀鹽務署暨稽核總所均分電委任先生於二月十五日就職三月一日將所屬稽核各機關同時恢復計總分各局共有一百零六處之多承破壞之餘重行收拾實較之新建設爲尤難當時總所有言他省能否收回全以兩浙能否恢復爲斷當此一髮千鈞關係全局之時如無先生毅力維持稽核之前途不堪設想當恢復之時實屬困苦艱難卒以處置得宜進行無阻並與運使和衷共濟改革一切運使常語人云與先生共事洵可免去許多糾紛於鹽務大有裨益冬間鹽務署開全國鹽務討論會召集全國富有鹽務經驗專家先生與焉先生偕運使聯袂赴京共商一切凡關於鹽務機關人員保障劃一稅率整頓緝私注重場產等重要問題皆先生提出全場一致通過議案均詳載於鹽務討論會紀事錄果鹽務署能一一實行則鹽稅增加可操左券也

十八年己巳<sup>五十六年</sup>兩浙鹽務稽核所自十七年恢復後一切秤放事宜均照向章辦理惟稅收一事因每月中央令運使借款或令商人預繳課稅是以課稅交由運使收解爲便運使每月將外債及經費解交分所收轉而分所只負稽核責任嗣財政部以稅收仍應歸分所征收先生聞此信息卽向總所陳述以稽核機關因有債權關係而成立今若令分所向銀行借款解交中央是債權人一變而爲負債人於本旨不合况令商人預繳課稅尤爲稽核章程所不許故收回稅權可以遵行而借款或預稅難以照辦三月一日運使本擬交還而因此重要問題未決遲之又久由總所將先生之意陳明財政當局採納故決定於八月一日實行收回自收回稅權後財政部並未令分所借債或飭商人預稅皆先生之力也自是年八月份起稅收日旺揭至年終比較增加六十四萬餘元先是於未接辦稅收以前先生恐財部臨時借款或預解課稅以致每月經費無着運署及緝私局因按月需款應由

分所撥交卽分所所屬各機關亦不能枵腹從公如無經費殊形困難先生先商之於收稅銀行萬一經費不足卽由銀行墊付俟收有稅課卽行撥還銀行以先生向有信用且墊付之款可以隨時收回卽電總行照辦故經費有着鹽務人員得以安心辦事此舉關係鹽務前途甚大雖接收後稅收甚旺並未由銀行墊款然足見先生未雨綢繆辦事識見遠大

本年杭州開辦西湖博覽會省政府以先生久官中外長於交際且曾充巴拿馬萬國博覽會國際審查委員特聘請先生爲交際組主任後改組聘爲招待外賓委員會委員兼常務委員凡各國公使領事考查團體新聞記者無不竭誠招待一切費用均係自墊從不開支會中分文各外賓常以中國歷史浙江有錢武肅王之偉人能以保境安民振興農桑水利實爲講求民生主義之先導僉詢有無專書先生卽以自輯之錢氏家乘包羅武肅捍海築塘種種事蹟贈送之各外賓均認爲有參考之價值返國後來函道謝者

甚多先生不獨能發揚先哲之偉功且能增加東西洋之信仰先生對於招待外賓始終其事縝紵聯歡倍敦睦誼時值夏令交際酬酢揮汗如雨不稍憚勞如先生者可謂熱心公益矣

十九年庚午<sup>五十七年</sup>本年春間先生巡視鹽區以整頓場產限制私銷必先維持鹽民生計見餘姚有編製草帽之工藝每年收入不下七八百萬元先生返杭即將維持計畫呈報總所核辦並與地方紳商議設杭州編製草帽傳習所並首先墊款二千元以資提倡不獨杭垣絲綢業失業數萬女工得以生活卽地方民風亦可挽救而與安寧上更大有關係將來由杭州市推及他處貧民得資生活者更衆先生此舉誠爲地方貧民謀幸福也

先生篤于孝思以杭州多佳山水抵浙任後卽留心訪覓牛眠奉太夫人窀窆現已覓得杭縣上四鄉轉塘葉埠橋金鐘山吉地本年夏間將在廣所厝太夫人靈櫬移杭于九月初二日安葬由錢王祠出發執紼者甚衆太夫人

墓志銘係前清榜眼江西學政錢唐吳士鑑撰文前清探花四川學政張沙  
鄭沅書丹篆蓋先期將墓志銘拓出數百份分送親友因寫作俱佳得之者  
珍如拱璧

先生自服官後遵照遺命廣行善事多積陰功頻年施棺送藥修橋築路凡  
一切善舉無不盡力節衣縮食爲之不倦小北鄉雙溪里之橋曾經出洋五  
六百元獨修之上年爲大水所冲壞今年又大修之又廣德至溧陽所屬之  
戴埠鎮必經過松嶺此嶺高大羊腸鳥道驕馬往來殊感行路之難且時有  
危險之事發生先生憫之獨捐資修成大路坦道行人稱便不獨負戴勞動  
者經行無虞卽所有騾馬馱貨亦較省力不少仁民愛物先生有之故鄉人  
在嶺立碑頌先生功德其他捐助廣德育嬰堂之巨款以及本邑各處之善  
舉無不有先生之名而先生從不道一字甚至捐款不列名亦恆有之  
先生生長於廣德小北鄉伏卡保以里中子弟感乏師資之苦特獨自捐款

創設學校名曰士青學校係屬義學性質主要科目爲經史以固其體旁及於各種科學以致其用凡鄉人子弟入學均不取學費開辦費不下千元逐年經常費亦需數百元現已開辦有年頗著成效先生此舉於造就地方人才實有莫大功益

二十年辛未五十八年先生在浙辦理恢復稽核所事宜將及三載稅收歲有增加因福建當戰事之後鹽務卽待整理總所以先生向來辦事得力特調先生充福建稽核分所所長俾資整頓先生奉令後以在浙數年艱難困苦始將稽核各事恢復就緒以致心力交瘁對於福建稽核所長一席擬請長假暫不赴任先生致總所呈文略云文選服務稽核已有十五年爲公家爭回權利不少丁恩會辦年報書中早經敘明勿庸再贅自兩浙稽核分所恢復以來今將三載所經歷之困苦艱難略爲總所陳之(一)十七年春奉派兩浙稽核分所經理時浙江已早無稽核分所之形影所有分所所屬各機關均經封閉一切放鹽收稅事宜均歸運署辦理分所人員亦早經遣散甚至留人員亦遷避上海不敢出面且分所恢復後所有經費運署能否照付尚無把握(二)稽核分所爲當道所封閉如應付不得其道或與地方無相當感情則恢復之事無進行之可能自文



選到任後諸事和衷共濟經費亦按月照撥(三)當時南北尚未統一總所亦未南遷雙方均飭服從命令從南則違北從北則違南稍一不慎不獨立受懲處則禍亦隨之文選調和其間煞費苦心誠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四)當時總所視兩浙分所辦理恢復之事最爲緊要良以他區分所能否恢復全視兩浙分所能否恢復爲斷關係非常重大况他區辦事人員並未遣散恢復較易浙區人員均早散之四方一旦恢復實較之新建設爲尤難(五)雖當時辦事異常困難然文選以堅忍靈敏手腕處之故分所得以收效能有今日(六)上年八月一日奉令收回稽核收稅權他區尚未能照辦而浙分所首先收回並電知他區知照而他區始次第收回且浙區稅收增加亦較前爲巨除浙省本區應付外債及經費等項外並能代他區攤還外債等款共一百四十三萬六千餘元(七)稽核所前在杭垣購買地基兩方當分所封閉時已失所有權經文選設法收回將新戶摺呈送總所在案(八)至於整頓之事如減輕附稅改煎爲晒黃巖實行收稅等等多年討論而未見諸實行者今次第實行均有事實數年來於公家稅收上不無裨益但文選個人心力交總所復函云此次遷調原因實以閩省承殘破之餘瘁擬請長假以資休息

百端待理對於應付外界尤感困難非有肆應之才不足以資整飭執事在浙折衝樽俎因應咸宜以膺斯選必能措置裕如是以不得不借兩浙之循良作八閩之楨幹想執事必能燭照也云云先生見不能辭只得赴閩一行於廿年一月十五日在閩接任視事閩省自上年軍興以後私鹽遍地鹽稅

收入實不足以資應付故欠款甚鉅前任預發鹽准單六十九萬餘元而三十九萬已抵押銀行即須清理每月經費已寅支卯糧超過數月本省教育經費每月十二萬尤急於星火辦理甚為困難先生到任後即統籌全局切實整理首先向鹽商設法籌劃款項兩個月共四十四萬元即將一月份經費外債教育經費共二十二萬元發出二月份因舊曆年關之故特提前照發廿二萬元故當道對於先生辦事極為融洽

財政部令飭將緝私局歸併閩分所先生接收後大加整理先生以緝私往往藉端敲詐特會商運使布告並通令各緝私隊及艦艇照辦文曰查私鹽由司法官署及縣長依私鹽條例判定外其屬於鹽務機關判罰者自應按照定章辦理不得稍有出入乃查近來罰款一項均不遵照章程遇有一案動輒處以數百元或千數百元之罰金至報繳罰款則不及十分之一二甚至緝私人員藉緝獲私鹽為名敲詐裁贖無所不至迨索勒不遂釀成命案則加以拒捕之名種種違法言之實堪痛恨現在本所接管緝務正在革除舊習整頓一切所有緝私案件除照章由司法官署及縣長罰辦外其應由鹽務機關辦理者均應由場長收稅員緝私隊或艦艇長官會同判罰呈由署所核定分別准駁無論何方如未奉批准均不得擅自執行其核准罰款

應一俾公開以杜以多報少之弊如因敲詐裁職任意  
科罰應准被害入向署所具呈據實控告以便查究 此令發出後於鄉愚  
身家性命保全不少故人人歌功頌德也

先生在閩辦事頗稱得力因操勞過甚舊有腦病復發擬請假休息總所雖  
准然於舊曆年關仍屬先生返閩辦理先生先向總所請求俟年關渡過必  
須請長假休養

二十一年壬申<sup>先生</sup>先生一月二十六日抵閩銷假孰料上海之事發生某  
艦開進台江迫近省會爲向來所無藉口保護僑民水兵登陸省城謠言甚  
多分所在倉前山首當其衝先生調派稅警兩小隊分保鹽務各機關俾其  
安心辦事當時戒嚴省城防務多半係五十六師維持因餉項無出省政府  
擬發流通券三十萬元商家恐此券一行金融上必起恐慌婉商省政府委  
員陳韻珊先生以此款可由各方設法流通券萬不可發於是中央中國兩  
銀行願籌十五萬其餘十五萬擬向鹽稅項下設法一日陳委員親到分所

向先生籌商此事關係地方金融甚巨務請贊助先生云刻下鹽正稅已預支三個月不能再支實無法可想又見事關地方金融如不設法各商業均受影響於無可設法中想出一法卽言省副稅甫經中央核准尙未征收只得向商人預支三個月約十五萬元與正稅一律商人不過出一期票似無出入貼現由省政府辦理次日卽在省政府開會議決照辦商人見係維持地方金融均樂于贊同稽核所預稅期票信用素著各錢莊亦願墊款三日內事卽辦妥五十六師餉項既有着落乃切實維持省城秩序流通券亦終止發行地方金融得以不致紊亂秩序亦得安全皆出自先生之力也

先生將此事辦妥並另籌款將各項應付之經費發出先生見年關已渡過遂于二月十六日卽交卸職務履行長假先生道經滬上炮火連天正中日交戰之時槍林彈雨飽受驚恐返杭休養長假期滿總所因無經理缺出卽令知先生在杭候命八月川南分所李經理請長假已奉准總所以四川近

年鹽務情形極為複雜軍隊隨處提取鹽稅充餉擬派得力幹員前往整理以期鹽務統一卽派先生充任川南分所經理電令前往就職先生本已抱病業經先期請假又值先生室人丁夫人於九月病故先生因悲傷過甚病益加劇不克成行只得向總所再續病假遂得料理丁夫人喪事丁夫人葬于上天竺白雲山之陽旁有山外山莊係先生別墅茂林修竹風景極佳

二十二年癸酉先生年六十正月二十二日爲先生花甲一周誕辰先生以時事多

艱不欲稱觴然先生素廣交游各處親朋故舊仰體先生之意紛紛撰送文字爲先生壽別無禮物所收壽屏詩軸不下五百餘件皆當代名公巨卿文人學士之作滿目琳琅美不勝收開杭州壽誕稱祝空前未有之盛况前任徐大總統亦有親筆草書屏條四幅寫作俱佳頗堪觀覽

先生因丁夫人故後料理家務不克遠離故川南經理一缺遷延未就迭請病假並婉商乞退奉總所第一九五五號訓令准予退職令文內開前因川南分所任務重要

特調該員充任該所經理在案乃該員久病未愈迄今未能赴任查本所人員年滿六十例須退職該員截至民國二十三年一月二十二日即屆退職之期縱使即日銷假赴任為時不過數月即須解職况以久病之身遠行入川於公於私均有未宜應准將該員調川之令即予取銷並准該員於長假後病假七十三日屆滿即行退職以資休養而示體卹更念該員在本機關服務歷有年所卓著勤勞茲以年滿退休允宜特別優惠着于應發養老金外加發恩俸兩個月以慰耆舊而勵先生奉令之後五中快慰因三十年服成勞合行令仰該員即便遵照具領先生奉令之後五中快慰因三十年服官中外于今得謝仔肩退老西湖優游歲月從此芒屨竹杖山巔水涯一任所之以樂餘年先生本年將定香橋高莊對門原購地基上建平屋數椽名曰湖外湖莊以為吟朋游侶攬景憩息之所原擬建立祠堂因需款較鉅籌措匪易故因陋就簡在湖濱小佔一席藉作別墅而已

二十三年甲戌

先生年六十一

先生生平最喜游山本年五六月間兩次游東西天目

山著有游記並附詩章和之者甚多七月安徽省政府劉主席聘請先生為安徽黃山建設委員會委員十月浙江省政府又聘請先生為浙江賑務會常務委員兼總務處主任本年旱災奇重為百年來所未有先生籌辦賑衣

賑糧分發各處救濟災民不遺餘力得以救活者甚衆而吾廣災情尤重先生接本邑官紳報告卽分電當局請求救濟一面飭帳友收買柴炭以救貧民良以吾廣以柴炭爲大宗大旱之後別無生產人民有一綫生機者全恃賣柴炭以資生活適災年貧苦者多均無購買力故柴炭到城無人顧問售柴炭之人日則饑餓夜則露宿疾病倒斃者無日無之先生有此惻隱之心遂盡量收買運杭代銷雖稍折本亦所不惜總期救濟貧民得以生活冬日先生又自捐棉衣千套並另募二千套運廣交縣長分發各區給予極貧苦者時值荒年貧民衣服典當幾盡婦女甚至無衣出門今有寒衣免致凍斃無不歌功頌德

二十四年乙亥先生年六十二上年甲戌災重本年春荒更慘樹皮草根食盡無以爲生先生愨焉憂之設法得免稅米一千石可省洋三千元交廣德縣政府按照災民冊最貧苦者發之藉以救濟惟免稅米限定赤貧者可領而次貧者

仍無處購米先生復墊款三千元作爲基金赴滬購米源源不絕不獨吾廣  
災民得以救濟因價格廉卽鄰縣人民亦沾實惠所有息金及一切耗費皆  
先生一人担负使米價壓平人民受益先生施棺送藥卅年如一日從未間  
斷惟大旱之後需用藥品更多先生由杭源源寄廣分送至施棺向來每年  
以二三十口爲限本年施至一百餘口雖財力不足多方稱貸但仍力行不  
懈又廣德施粥廠開辦後先生除自捐巨款外並廣爲勸募救活人數甚衆  
上年甲戌旱災吾邑人士出而救濟者以先生爲最有力先生旣聲望素孚  
而又素來熱心公益今日吾廣雖三尺之童談及先生此次善舉無不歌頌  
旱災固爲百餘年所未有先生此次所辦善舉之重要亦百餘年所僅見故  
鄉人士稱道勿衰良有以也先生以錢武肅王保障吳越十四州人民百年  
不知兵革其功德不可湮沒故本年編輯武肅王敷治吳越功德史印一千  
部分送各處族人俾將來修宗譜時可採入以垂久遠又編輯誦芬堂書札



一部將其生平與各公巨卿文人學士往來酬應函稿彙集成帙不啻先生近二十年來之大事紀也

先生幼年零丁孤苦父母早逝刻苦自勵得以成立待人寬厚振貧濟困雖千金不吝而自奉極薄嗜好毫無敦品立行爲鄉黨推重服官中外三十年仍清風兩袖除中西藏書外餘無長物先生得里中叔祖遺產一份逐年收租從不自取分文先生以爲子孫者不能創業興家徒擁祖產足以隳其志氣故決不用之逐年飭人管理子母相權積至四十年之久以複利計之日見增加逐年以所入之款購買田畝積至現在已購田若干畝先生前以年近花甲應將各事預爲料理恐子弟日久忘先人遺言特將祖田若干畝分作五份四位公子各承一份餘一份專以其收入花息爲每年施棺送藥善舉之用並命四位公子將各所得祖遺之產將來亦照此辦法提出一部份充作善舉經費綿延不絕俾垂久遠總以不忘庭訓爲主旨先生性曠達前

于民國十五年已將家務之事妥爲處理並預立規約俾子孫共同世守此項劃分辦法均在承繼權法令未頒布以前之事也

綜核先生生平可稱忠孝傳家不愧爲武肅後人祖德宗功積累既厚先生及身成就偉大事業又復多行善事三十年如一日其子孫昌盛正未有艾今先生之長公子華生世兄歷任鹽務要職現任南通掘港鹽務秤放總局局長兼場知事次公子英生留學日本三公子美生留學美國四公子雲生在之江大學高中肄業畢業後亦擬出洋留學先生之宗旨以遺子孫資產不如遺子孫學業卽古所謂教子一經之意先生之長孫鎮邦次孫鎮國穎悟異常童英英露爽將均爲家之楨幹國之柱石古人云積財不如積德先生素本此義故生平以積德爲第一要義先生服官中外三十年愛才若命苟有一技之長譽之不去口生平提攜後進周恤寒儒不知凡幾今日鄉里談及先生無不歌頌三先生來浙後對于武肅王祠墓家乘等事刻意經營

并捐助祭田山地共用去五千餘元實爲錢氏之功臣因另有專書記載茲不復贅

先生公餘之暇兼研究佛學上年甲戌春日班禪大師到杭起建時輪金剛法會上海段芝泉許靜仁王一亭諸公電杭公推先生爲理事杭州方面復公推先生爲赴京歡迎班禪大師代表先生以普濟羣生爲目的實行善事不蹈空虛先生旣被聘爲浙江賑務會常務委員又充杭州紅卍字會會長對於救濟各事尤爲出力實本諸好善之心而無往不以行善爲主先生幼年體氣本弱中年尙不大健腦病時發在津任時幾瀕于危孰料一至老年而反精力彌滿神采煥發步履如飛先生素好青鳥之學常作游山之舉日行數十里並不知倦此爲高壽之徵實亦行善之報也

謹按先生與

澤沛

等幼則同里同學爲總角交長則偕游京師爲忘年友

至滇浙于役

永清

且追隨之是以先生之經歷知之較詳前屆大衍之年

有修家乘之舉遂泚毫編先生之事略藉表揚于萬一當以先生之年如日方中慶與年俱曾約秉筆續記前已記至庚午年爲止今又閱時數載此數載中事業日增聞望日隆自應如約次第編入將來耄耄漸躋或啓真率之會或開耆英之堂實此篇爲之嚆矢先生好學不倦治事餘晷殫心著述已出版行世者有憲政管見錄環球日記英制綱要英文公牘輯要美國製鹽新法獸類飼鹽新法游滇紀事蹉務誌要誦芬堂文稿（初編續編）錢氏家乘西藏紀略天目山游記錢武肅王功德史誦芬堂書札六十自述詩等書未出版者尙有誦芬堂文稿三編天目山各勝志中英公牘新編等書現在先生解組歸田優游泉石榆景暇豫知必更有宏編鉅製以壽名山而傳海內也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歲次乙亥夏日

澤沛謹識



錢士青先生編年事略跋

先生與余少同里閨長同黌序每遇歲科試及書院月課輒相與論文道藝談笑極歡先生既壯游學京師會屢函余促約同志入都留學乃以親老多疾未能遠離不果行嗣值己酉制科徵舉孝廉方正謬承士紳暨學官推薦督撫合詞題奏得旨允准飭送朝考竊慮名不副實陳情終養又不果行由是蟄居侍親服務桑梓竟不獲追隨先生研究高深科學一博顯揚殊自漸汗年來先生功成身退嘯傲湖山里人甘師兩町王君南坡因客舊都久於先生之行誼事績知之較詳故前此編年事略皆出自二公手筆去秋甘師作古王君又隱居鄉里惟余則自丁卯以來僑寓浙省督課幼子穉孫更喜先生敝屣官祿卜宅湖濱同住一方時相過從凡先生之嘉言懿行莫不聞之熟而知之稔撫拾補充非余莫屬爰不辭譴陋謹就去秋以後先生之事約略記之（一）甲戌溧陽旱災之後錢氏族人中困苦者多無力播種田將荒蕪先生一律給予穀種去

歲得有秋收救活之人甚衆(二)對於桑梓旱災救濟尤力詳見先生所著廣德旱災大事記(三)對於浙江賑務籌畫維持救濟災民達八十萬之衆(四)對於杭垣貧民每年多暗中施送錢米二十年如一日誠可謂好善不倦老而彌篤者先生平日又喜登山玩水每至一處卽有游記之作而所述之意多以發達生產救濟農村表彰古蹟發揚國華爲主旨與他人游記之僅係游目騁懷者不同先生今年已六十有三而康彊猶昔健步一若少年暇則著書立說近又有天台方巖游記等書出版尙有杭州最近名勝大觀浙江名勝紀略等書茲補敘於此藉供他日之參考併以紀實云爾時丙子春日同學弟陳鳳章孟平甫跋於杭州厲廬

# 廣德錢士青先生七秩榮慶謹序

粵維昭陽協洽之歲陬月吉日忻逢

都轉錢士青先生七秩攬揆之辰戚郇僚友僉以 先生道德高尚酒醴笙簧之樂未足爲 先生壽將  
求表彰其功德與言以揚不朽之盛業於是而有進而言者曰 先生髫齡失怙瓶罄興嗟能讀父書克紹  
先業 太夫人茹蘗飲冰甘節叶吉 先生仰體護堂之志抽筍採蘇以供衣食而劬學益艱每當篝燈  
夜讀機聲與書聲恆相和也胡期風木興悲北堂護折 先生撇涕銜哀蓼莪廢讀憺憺嚙臂之痛發發  
飄風之懷桑梓瞻依松楸眷戀豈不足爲孝思之錫類乎於是又有進而言者曰 先生泮水擷芹鵬搏  
發軔科舉旣罷晉京師大學師範館選送譯學館冠冕羣英殫攻經史之餘兼習佉盧文字畢業獎舉人  
供職學部聲聞大著由部奏派駐英留學生監督 先生之任登崇俊良釐定額數貸款以養多士詠歌  
洎英國開全英大學會議聘 先生爲會員於是有承認北京大學之榮事倫敦萬國人種大會海牙萬  
國修身大會均代表出席演講孔教宗旨萬物並育不相害大道並行不相悖施及蠻貊莫不尊親異邦  
人咸贊嘆不置聲教訖四海 先生之功也豈不足爲儒林之矜式乎於是又有進而言者曰 先生之



官舊金山領事也僑民多粵籍習尙強悍械鬥輕生擄撞呼號抵冒衝突莫可制止 先生憫其愚爲設和平會排解之曰毋貽外人笑也華人出國苦工居多乘舶下艙外人誘之佯言驗病實拘荒島禽畜獸息蹈海者纍纍 先生引爲大戚遇船進口輒往撫視據理力爭被釋之民口碑載道吾華國產絲茶爲大宗提倡無方漸致衰落迨巴拿馬賽會 先生任國際審查官先自遴選去楛勒工擇最優者陳列茶業獲大獎美暢銷華茶自此始豈不足稱外交之令望乎於是又有進而言者曰鹽政爲度支大綱顧亭林先生倡就場征税之議謂一稅之後聽其所之可免私販侵奪之弊然格於成例未克實行 先生洞達畿綱源委官領事時財政部派兼駐美鹽務調查專員回國後條陳鹽政數十事大吏嘉鮮備至先任雲南稽核所所長調遷長蘆而兩浙而皖岸而鄂岸而福建都轉榮移超遷不次權稅所至日增政府得以鹽餘發公債舉要政此非裕國裕民之要略乎於是又有進而言者曰 先生筴鹽政旣卓著賢勞矣當事者欲借重川南 先生辭不就翩然歸隱西湖溯蘄王之故跡追少伯之遺踪爰於白雲窩作山莊定香橋建湖墅偕二三同志風月婆娑暢攄懷抱見者嘆羨以爲神仙中人而 先生則屹屹孜孜研精著述宣聖有言隱居求志行義達道 先生旣廣達道之傳仍復求志弗懈非易所謂高尚其志者乎余迺進而言曰是數說者躓矣尤未賅 先生之碩德也昔孟子生戰國之世稱孳孳爲善者爲舜徒樂善

不倦者推天爵今世一大戰國也四方多故正爲善大好時機且人之行莫急於善而百善莫先於孝當  
甲戌之歲浙江大旱山川滌滌饑饉殍殍 先生任省賑會常委設法拯濟貧民百餘萬人功德尤鉅其  
拯拯廣德災黎亦然記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 先生敦追遠之誼慨念 武肅王祠塋在錢塘臨安  
者久圯失修爰鳩衆工綢繆補葺復輯錢氏家乘 武肅王功德史傳芳集吳越紀事各書詩云於戲前  
王不忘 先生網羅舊聞表彰信史百世之下民不能忘矣綜 先生平生自弱冠逮耄艾讀中西典籍  
萬卷任教育外交財政數十年歷歐美日本諸大邦及高句麗新羅百濟交趾暹羅諸小國太平大西印  
度洋各島嶼環地球一周踔數十百國輻軒所至訪時政立科條撰遊記航航鉅著都數十萬言 先生  
之願可謂閎矣 先生之力可謂勞矣此非經綸天下之大經而能若是乎若夫琴瑟之清嘉芝蘭之蔚  
秀家庭盛事和樂誰誰舉足爲期頤預慶矣衆皆曰有旨哉余迺序次其說用伸岡陵之頌爲躋堂祝嘏  
者作之嚶引焉

清賜進士出身誥授光祿大夫農工商部左侍郎署理尙書愚弟唐文治拜撰



## 錢士青先生年譜

先生錢姓文選名士青其字安徽廣德縣籍故吳越國錢武肅王第三十二世孫清同治十三年甲戌正月二十二日生於縣屬小北鄉伏卡保百能地祖考清誥贈奉政大夫諱汝琳考誥贈奉政大夫諱林富錢氏本浙江望族迄宋末十世昌祖公官廣德乃遷溧陽有明中葉二十世潮公復遷廣德封翁初遭洪楊劫晚年脫身歸里娶戴太夫人生先生一人封翁仁慈忠厚在亂軍中扶危救難多所存活及歸里門凡地方公益無不盡力提倡鄉人至今稱道勿衰 先生初生時封翁即許兼祧其弟林命公年甫四齡封翁捐館僅遺母子二人相依爲命

光緒七年辛巳（先生年八歲）始入學讀書

十一年乙酉（十二歲）因貧將輟學塾師憐之不受束修夜間恆然油松讀書太夫人日夜紡績以佐膏火時以往哲惜陰爲勗

十五年己丑（十六歲）娶戴夫人 母病先生親侍湯藥夜不解帶者數月母逝世喪葬盡禮苦况尤甚讀書餘暇入林剛筍登山採樵不以爲苦

二十三年丁酉（二十四歲）祖塋被土豪霸佔先生赴省控訴得從洪太史朗齋諸鄉先生游獲益不淺因兼祧胞叔林侖公爲嗣迺遵封翁遺命娶懷寧丁夫人得留學省會京師無內顧憂

二十四年戊戌（二十五歲）是年歲試補博學弟子員適本省鄧小赤中丞創辦求是學堂招考各縣生員被選肄業當時海內痛詆新學先生獨潛心研究英文以爲出洋之預備

二十九年癸卯（三十歲）先生由本省考取咨送京師大學堂師範館肄業旋被選送譯學館因留京費用無出夜課董公綬金子弟稍得資助嗣鐵寶丞尙書端午橋制軍聞風爭聘先生分期往教之

三十三年丁未（三十四歲）奉明詔准臣民陳言先生一請都察院代奏條陳憲政奉旨憲政編查館知道欽此一上郵傳部尙書張文達公書暢言吏治當經嘉獎并擬調部辦事先生以未畢業婉謝之

三十四年戊申（三十五歲）畢業譯學館得獎舉人以七品小京官用循例請求封典兩代考妣皆榮膺誥命太夫人更奉旨旌表節孝准予建坊

宣統元年己酉（三十六歲）先生畢業後應分發外交部因學部需用諳悉洋文人員經管學大臣張文襄公奏調學部審定英文教科書籍迭充考試出洋留學生襄校監試等官並勘京內外各校試卷二年庚戌（三十七歲）七月考試出洋留學生經學部奏派內簾收掌官八月又經學部奏派駐英留

學生監督便道隨駐英公使劉公玉麟赴南洋一帶考查學務商情十一月到英視事

三年辛亥（三十八歲）兼倫敦萬國人種大會中國代表與會者四十餘國先生有中國爲世界文化之祖演說一篇 本年武漢起義各部省留學經費中斷先生以外交手腕獲英外部之助得貸款五萬鎊使留學生照常求學 先生又規定各省官費生學額三十年來人才輩出皆以此舉爲肇端 又英國開大學會議聘爲名譽會員建議認北京大學爲大學經議決外國認我國大學自英始而成之者先生也

民國元年壬子（三十九歲）兼海牙萬國修身大會中國代表與會者五十餘國先生有孔子道德以修身爲本演說一篇至今各國皆傳誦孔子不置

二年癸丑（四十歲）先生駐英四載因公常赴歐洲大陸德法比瑞士荷蘭等國考查學務政治三月監督處奉令裁撤又赴美日等國考查 六月回國赴部報告十月經財政部派充開辦鹽務署辦事官 十一月經外交部調充駐美舊金山領事官

三年甲寅（四十一歲）兼財政部駐美鹽務調查員巴拿馬賽會監督處參議 舊金山華僑黨派紛爭時有傷害性命事發生自先生勸立和平會排解後遂少黨鬪之禍 又華人到美每乘三等船位

多被送至小島名爲檢驗身體實同拘禁因此受辱蹈海身死者常有之先生遇有船隻進口必親往照料有被送小島者亦要求速驗卽予登岸故赴美華人交口稱便

四年乙卯（四十二歲）二月又兼巴拿馬賽會安徽代表五月由該會美國總事務局聘請爲國際審查委員先生對於華茶抗爭而得七省大獎賽會監督詳咨農商部暨安徽巡按使以先生確以熱忱之競爭表揚國產之名譽請予獎勵 嗣經福建巡按使保薦第四屆免考知事未就 先生回國後經財政部咨商外交部調充雲南鹽務稽核所所長十一月到滇任事

五年丙辰（四十三歲）先生到滇未久卽值滇省舉義磋商商協款辦法與唐督極爲融洽 先生清查黑井區積弊之款達十六萬餘元提歸公家 廣南鹽公司被軍隊強提現款經先生交涉由協款中撥還商人 富滇銀行發生擠兌風潮先生又力予維持人民遂未受影響 十月奉 大總統令給予五等嘉禾章乃請唐督代辭奉 令錢文選治離籌餉贊助功多國慶酬庸宜膺懋賞所請收回成命之處未便准行 滇省首義擁護共和給予一等紀念章

六年丁巳（四十四歲）三月經滇督唐繼堯特別保薦請以鹽運使交涉員儘先簡用奉 大總統令交國務院存記旋奉 令以簡任職交鹽務署任用 作游滇紀事於名勝風俗出產言之綦詳

七年戊午（四十五歲）總所以先生在邊省賢勞有年特調長蘆以示優崇唐督挽留不獲遂敦請先生爲滇省代表與中央謀和平統一辦法臨行商民恭送裕課惠商等匾額當道又公宴於鐵峯莊先生於摩崖題海闊峯高四字以留紀念 是年成環球日記英制綱要

八年己未（四十六歲）設立漢沽支所規定久大精鹽辦法以期杜塞漏卮 先生頻年奔走中外操勞過甚以致腦病大發經德醫剖治轉危爲安當局以先生在滇頗有勞績量移兩浙杭州有湖山之勝俾可調養十一月到浙任奉 命給予三等文虎章 作滇省周旋和平史關於磋商和平統一各電均由先生轉達中樞其中經過情形極爲詳明可爲將來修史之助

九年庚申（四十七歲）先生以兩浙鹽場甚多秤放局較少誠恐稅款有漏故於一月設立鮑郎場秤放局七月又設立海沙場蘆瀝場各秤放分局課稅日有起色 表忠觀係國家賜地歷代豁免錢糧民國無此特例恐日久視爲官產先生請杭縣勘丈計地蕩五十五畝零用錢王祠戶承糧管業又西湖地價日高有人恃勢侵佔先生交涉經年始得保存

十年辛酉（四十八歲）兩浙仁和場肩販以苦澆攪入食鹽妨礙衛生先生查知嚴令禁止多年積弊一旦剷除人心大快 十月設立南監場秤放局 總所以先生歷年辦事得力於九月二十五日第



三二六四號文付知鹽務署提議以先生兼任兩浙鹽運使先生婉辭中止鹽務署卒於十二月調先生爲皖岸樵運局局長兩浙稽核所長底缺不開委人代理

十一年壬戌（四十九歲）一月到皖岸樵運局局長任 二月奉 大總統令給予三等嘉禾章 大通先本係一荒洲自曾文正公創設樵運局於該地市面日見繁盛今爲皖中重鎮上年稽核處洋員將鹽稅交蕪湖中行收解大通市面已覺蕭條今又提議將樵運局移至蕪湖如果實行該地不免仍爲荒洲先生力爲商民請命堅持不可事遂中止 嗣以鹽務行政受軍閥牽制不能展布辭職於八月仍回兩浙稽核本任設立長亭場杜瀆場各秤放局

十二年癸亥（五十歲）二月奉 令調查江浙鹽務及兩淮新章徵稅後情形 本年沿浦之鹽業已歸堆設局秤放南監之江南嗣亦告成添設分局六處稅收增加不少又餘姚清查曬板事均奉總所令嘉獎並給辦事人員獎勵金 至磋商浙省協款兼籌並顧與盧督尤爲融洽 先生會商官紳發起重修西湖錢王祠又捐助臨安祭田十畝每年收入充作臨安祭費並修理錢王祖妣各墳墓立碑以留紀念

十三年甲子（五十一歲）先生以溫台兩處事務重要將收稅局改爲支所以資整理 是年冬錢王

祠落成先生有碑記 先生請臨安縣清丈太廟山九十七畝零功臣山五十三畝零用錢王祠戶承糧管業自洪楊劫後至是始整宇重新 又重修廣德明尚書錢用壬公墓（俗稱狀元墳）並立碑

成錢氏家乘盡取錢王功德諸紀載與遺文軼事薈爲一書又成誦芬堂文稿初編麟務誌要

十四年乙丑（五十二歲）漢口鄂岸稽核處長某與當地軍事長官不洽致被拘留總所調先生赴漢以解此圍先生到任後對於鹽款用途中央地方劃分辦法當道大悅時吳子玉上將軍以五省聯軍總司令駐漢先生與之商榷鹽稅事宜尤爲信任 先生彙集武肅王以下百餘支成支派題名使錢氏子孫散處於天下者萃爲一家 表忠觀向無石像先生覺得凌煙閣武肅王眞像摹刻於石敬置祠中以垂不朽

十五年丙寅（五十三歲）財政部以先生在鄂與當道感情甚洽令兼鄂岸權運局局長於是 一身任兩要職 當時武漢大軍雲集籌款爲難先生因病辭去權運局長兼職請假回杭調養適浙省獨立以先生在浙多年熟悉鹽務情形請任兩浙鹽運使先生病尙未愈本不欲就但當時有被繳械之鹽警數百名散在良山門一帶深恐滋事糜爛地方又庫存鹽款四十餘萬如不出擔任恐被人提用是以勉爲其難 嗣孫傳芳回戈先生幾羅黨錮之禍幸地方紳商主持正義始無事先生自此閉戶讀

書不問世事

十六年丁卯（五十四歲）臨安功臣山曩者本係錢氏之產洪楊劫後被外姓承糧管業既爲民產祇得逐年購買現已全部收回是年先生自營生壙於功臣山麓以冀子孫將來可常到臨安祖墓亦得照應 上年先生置產捐作西湖錢王祠歲修經費由省長道尹各公署備案本年杭縣來函查取事實清冊以便轉呈請獎先生婉謝之

十七年戊辰（五十五歲）財政部規復兩浙稽核所仍以先生充任於二月就職不及半月將總分各局計一百零六處同時恢復承破壞之餘重行收拾較之新建設爲尤難當時總所言他省能否收回全視兩浙能否恢復爲斷當此一髮千鈞關係全局之時如無先生毅力維持稽核前途不堪設想冬間鹽務署開全國鹽務討論會召集鹽務專家先生與焉凡關於人員保障劃一稅率整頓緝私注重場產等問題皆先生提議通過載於紀事錄

十八年己巳（五十六歲）本年杭州開辦西湖博覽會省政府以先生久官中外長於外交聘請先生兼任招待外賓委員會常委編紵聯歡頗敦睦誼外省有航空人員來杭觀會談及航空歷史先生遂作中國航空源流紀事一文追述宣統三年先生在留學生監督任內曾送厲生汝燕入英國飛機廠

實習此爲中國有航空人員之始亦爲我國航空史之發端

十九年庚午（五十七歲）春間巡視鹽區以整頓場產限制私銷必先維持鹽民生計餘姚有編製草帽之工藝即將維持計畫呈報總所並與地方紳商議設杭州編製草帽傳習所先生自捐款二千元提倡之使杭州綢廠失業女工得資生活 先生篤於孝思春日印先德榮哀錄表彰封翁清德雅操太夫人苦節貞行又以杭州多佳山水覓得轉塘葉步橋金鐘山吉地於九月初二日安葬太夫人先生喜行善事既修廣德雙溪之橋復築蘇皖松嶺之路又於伏卡保創設士青學校俾里中子弟有求學之所均不收學費 是年輯五王世家勒石分置祠廡四壁以垂久遠又成誦芬堂文稿續編並重印鄉先達張翰泉太守北戎草以留文獻

二十年辛未（五十八歲）總所以福建當戰事之後鹽務卽待整理調先生赴閩 旋奉財政部令將緝私局歸併稽核所先生接收後大加整頓以緝私往往有藉端敲詐情事或妄自罰款特出佈告並通令各緝私營隊及艦艇嚴行禁止令發後於鄉愚身家性命保全不少

二十一年壬申（五十九歲）一二八上海有事閩垣謠言甚多省城防務係五十六師維持因餉項無出省政府擬發流通券三十萬元此券如行金融上必大起恐慌銀行界代籌十五萬元陳紳韻珊商

請贊助先生亦代籌十五萬元餉項有着地方秩序即可維持流通券中止金融上不致紊亂皆先生之力也 二月先生交卸職務履行長假 封翁暨太夫人百齡冥紀徵文琳瑯滿目不朽千秋先生編成追慶錄分送海內冀闡潛德 八月調任川南先生本已抱病先期請假又值丁夫人於七月十八日病故不克成行再續假調養並料理丁夫人喪事旋葬於上天竺白雲窩山外山莊之陽該處有泉水幽篁之勝先生曾題山莊一聯云放眼九州寬憶當年督學西歐保商北美政教復攷查六載中遊遍全球行篋猶存滄海記寄情三竺勝喜此日聽泉石上邀月林間湖山供憑眺百步外秀橫羣嶂吟廬恰傍白雲窩

二十二年癸酉（六十歲）正月二十二日爲先生六十壽辰所收詩軸達五百餘件之多皆當代名公巨卿文人學士之作印成壽言彙編分送海內 先生因年屆花甲杭州家務又乏人料理不克赴川故向總所婉商乞退奉令略開該員年屆六十照章准予退職以資休養而示體卹更念該員在本機關服務有年卓著勤勞茲以年滿退休允宜特別優惠着于應發養老金外加發恩俸兩個月以慰耆舊而勵成勞仰卽照領 先生以三十年服官中外今得謝仔肩五中快慰本年在定香橋建華式平房數椽形式古雅以爲吟朋游侶攬景憩息之所先生有聯云從東西各國遊歷言旋宦海息征驂好



話應書紀事箋

二十四年乙亥（六十二歲）上年災重本年春荒更慘樹皮草根食盡先生除賡續盡力辦浙賑外並爲廣德設法得免稅米一千石可省三千元交廣德縣府發給赤貧之戶但次貧者仍無處購米先生復自墊款三千元作爲流動基金赴滬購米運廣平糶源源不絕影響所及鄰縣人民亦沾實惠 大旱後大疫先生多購藥品施送並施棺百餘口又捐助廣德施粥廠款項並廣爲勸募活人甚多 十月八日先生赴嵯縣長樂鎮宗祠拜觀唐昭宗賜武肅王鐵券 本年成錢武肅王功德史並誦芬堂書札

二十五年丙子（六十三歲）先生任浙江省賑務會常委有年本年給予匾額獎勵 錢王祠產先生請作旌功糧旣彰民國優典亦輕祠裔負擔經行政院核准 江干文穆王神道碑係千餘年古蹟與浙中三老碑並重代遠年湮勢將傾圮先生倡議修復又龍山西原忠獻王墓久廢餘地猶存倡建新墓均作碑記 蘇州廣陵郡王墓年久失管先生向吳縣報告升糧詳載游蘇紀事又修理天台會稽郡王墓並請縣出示保護 編印浙江名勝紀要游杭快覽提倡導游發達生產貧民藉游人銷費生活者甚衆又成錢氏傳芳集誦芬堂文稿三編

二十六年丁丑（六十四歲）先生有錢王祠產補編之作又撰吳越紀事詩表彰五王功德 本年五月游黃山又游宜興善卷庚桑二洞及杭州白龍潭等處均有游記 廣德祠山廟官廳擬改作油庫有礙地方繁榮公推先生與余赴京請願經當局准予保留事竣先生往游鳳陽明陵亦有游記 廣德縣志有五十餘年未修公推先生與余爲修志委員會常委因兵燹停頓 八一三戰事發生各處難民多取道杭州先生爲紅卍字會會長會商同人辦理救濟並兼浙江省救濟難民委員會常委直至杭垣淪陷前一日先生始來滬身外一無長物先生安之若素

二十七年戊寅（六十五歲）先生抵滬後卽閉戶著書不問世事是年成誦芬堂文稿四編 先生身雖在滬然見杭州難民救濟乏款向老友費佩德君募得一萬二千元又向上海醫學會王哲民君募得藥品值二千元以資救濟杭州紅卍字會得款後辦理難民工廠既得餬口又獲勞資積爲回鄉旅費咸稱道焉 先生在滬又任紅卍字會東南聯合總辦事處常務監理

二十八年己卯（六十六歲）先生前著各書多單行本本年二月將各書彙編名曰士青全集計百餘萬言 先生所編家乘多係大宗之事非尋常譜牒可比實與江浙文化史有關今印全集將家乘抽印單行本數百部分送海內族人備考 又請名人作序以爲溧陽廣德家譜合修之預備並將凡例



目錄編定俟生歿年月調查告竣後即可付梓 十二月十二日戴夫人在廣病故

二十九年庚辰（六十七歲）先生以滬居不易常囑家人節儉以渡難關滬米每石百餘元而四郊又多故先生以吳越錢王時斗米十文人民百年不知兵革緬懷古昔感慨繫之西湖錢王祠重修後因戰事遷延尙未舉行落成典禮先生以爲與其儀式鋪張何若文字表闡遂商保管委員會發起徵文藉留紀念海內名公巨卿應徵者甚多良以值此亂離之世人人皆思有如武肅王者出而保境安民使黎庶出水火而登衽席此舉雖係表彰錢王功德然亦策勵來茲用意至爲深遠也 作追述雲南起義時之密史關於蔡松坡唐虞慶梁任公推翻帝制之經過當時尙有爲外間所不知者先生身歷其境表而出之以備史家採擇

三十年辛巳（六十八歲）先生向慕范文正公義莊之制擬將自置產業歸入士青義莊以每年收入花息作爲本族貧苦子弟獎學金之用並以一部份作爲施棺送藥等善舉一切辦法均於先生手訂士青義莊章程中詳敘之 溧陽前已有義莊公捐產作善舉行之數百年因甲戌年荒及辦學負債甚鉅勢將變產還債先生爲之設法舉輕利新債還重利舊欠且還期不加限制穀價高時始售租穀還之如此行之數年全欠還清 先生所立義莊恐與義莊公之義莊名稱相混故加士青二字以示

區別可謂善與人同與范文正公義莊之制後先輝映也 印錢王祠落成紀念冊

三十一年壬午（六十九歲）先生居滬五年不問世事此數年中值己卯歐洲第二次大戰辛巳秋德俄之戰繼之冬太平洋之戰又繼之誠爲世界大戰開洪濛以來未有之創局先生遂以濛叟二字爲號其意以古人所不得見而今得見之旣以自豪亦以自感 本年成誦芬堂文稿五編堪輿提要並重印錢牧齋先生年譜

廣德北山支錢氏人丁本多遭洪楊浩劫只留兩世三人及先生之身僅一人不絕如縷先生現有子四人長華生曾任安豐等處秤放局長兼場知事次英生日本東京早稻田大學肄業因戰事發生返國三美生美國米西根大學化學工程科碩士四雲生在英國愛丁堡大學肄習機械工程科今夏畢業亦可得碩士孫四人鎮邦鎮國鎮東鎮亞

先生外游環球內歷各省遍覽名山大川胸有奇氣性喜著書已出版者有憲政管見錄英制綱要錢氏家乘武肅王功德史錢氏傳芳集吳越紀事詩錢王祠產補編誦芬堂文稿初二三四五編誦芬堂書札環球日記滇省周旋和平史游滇紀事天目山游記金華北山游記天台方岩游記游蘇紀事黃山游記善卷庚桑二洞游記杭州白龍潭游記游鳳陽明陵紀事天目山名勝志浙江名勝紀要游杭

快覽西藏紀略留學生考試紀事  
鹺務誌要美國製鹽新法獸類飼鹽利益杭州時輪金剛法會大事  
記廣德旱災大事記浙江省賑務會工作概況士青全集追述雲南起義時之祕史堪輿提要尙有地  
理辨正參解等書待梓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歲次壬午夏日同學弟陳鳳章謹編

# 廣德錢士青先生七秩榮慶謹序

粵維昭陽協洽之歲陬月吉日忻逢

都轉錢士青先生七秩攬揆之辰戚儔僚友僉以 先生道德高尚酒醴笙簧之樂未足爲 先生壽將求表彰其功德與言以揚不朽之盛業於是有進而言者曰 先生髫齡失怙瓶罄興嗟能讀父書克紹先業 太夫人茹蘗飲冰甘節叶吉 先生仰體護堂之志抽筍採蘇以供衣食而劬學益艱每當篝燈夜讀機聲與書聲恆相和也胡期風木興悲北堂讓折 先生撒涕銜哀蓼莪廢讀憮憮臂之痛發發飄風之懷桑梓瞻依松楸眷戀豈不足爲孝思之錫類乎於是又有進而言者曰 先生泮水插芹鵬搏發軔科舉旣罷晉京師大學師範館選送譯學館冠冕羣英殫攻經史之餘兼習佉盧文字畢業獎舉人供職學部聲聞大著由部奏派駐英留學生監督 先生之任登崇俊良釐定額數貸款以養多士詠歌洎英國開全英大學會議聘 先生爲會員於是有承認北京大學之榮事倫敦萬國人種大會海牙萬國修身大會均代表出席演講孔教宗旨萬物並育不相害大道並行不相悖施及蠻貊莫不尊親異邦人咸贊嘆不置聲教訖四海 先生之功也豈不足爲儒林之矜式乎於是又有進而言者曰 先生之

官舊金山領事也僑民多粵籍習尙強悍械鬥輕生搪撞呼號抵冒衝突莫可制止 先生憫其愚爲設和平會排解之曰毋貽外人笑也華人出國苦工居多乘舶下艙外人誘之佯言驗病實拘荒島禽畜獸息蹈海者纍纍 先生引爲大戚遇船進口輒往撫視據理力爭被釋之民口碑載道吾華國產絲茶爲大宗提倡無方漸致衰落迨巴拿馬賽會 先生任國際審查官先自遴選去楛勒工擇最優者陳列茶業獲大獎美暢銷華茶自此始豈不足稱外交之令望乎於是又有進而言者曰鹽政爲度支大綱顧亭林先生倡就場征税之議謂一稅之後聽其所之可免私販侵奪之弊然格於成例未克實行 先生洞達離網源委官領事時財政部派兼駐美鹽務調查專員回國後條陳鹽政數十事大吏嘉鮮備至先任雲南稽核所所長調遷長蘆而兩浙而皖岸而鄂岸而福建都轉榮移超遷不次榷稅所至日增政府得以鹽餘發公債舉要政此非裕國裕民之要略乎於是又有進而言者曰 先生筴鹽政旣卓著賢勞矣當事者欲借重川南 先生辭不就翩然歸隱西湖溯薪王之故跡追少伯之遺踪爰於白雲窩作山莊定香橋建湖墅偕二三同志風月婆娑暢摠懷抱見者嘆羨以爲神仙中人而 先生則屹屹孜孜研精著述宣聖有言隱居求志行義達道 先生旣廣達道之傳仍復求志弗懈非易所謂高尚其志者乎余迺進而言曰是數說者躉矣尤未賅 先生之碩德也昔孟子生戰國之世稱孳孳爲善者爲舜徒樂善

不倦者推天爵今世一大戰國也四方多故正爲善大好時機且人之行莫急於善而百善莫先於孝當甲戌之歲浙江大旱山川滌滌饑饉洊臻先生任省賑會常委設法拯濟貧民百餘萬人功德尤鉅其拯拯廣德災黎亦然記曰萬物本乎天人人本乎祖先生敦追遠之誼慨念武肅王祠塋在錢塘臨安者久圯失修爰鳩衆工綱繆補葺復輯錢氏家乘武肅王功德史傳芳集吳越紀事各書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先生網羅舊聞表彰信史百世之下民不能忘矣綜先生平生自弱冠逮耄艾讀中西典籍萬卷任教育外交財政數十年歷歐美日本諸大邦及高句麗新羅百濟交趾暹羅諸小國太平大西印度洋各島嶼環地球一周踔數十百國輻軒所至訪時政立科條撰遊記觥觥鉅著都數十萬言先生之願可謂闕矣先生之力可謂勞矣此非經綸天下之大經而能若是乎若夫琴瑟之清嘉芝蘭之蔚秀家庭盛事和樂誰誰舉足爲期頤預慶矣衆皆曰有旨哉余迺序次其說用伸岡陵之頌爲躋堂祝嘏者作之嗶引焉

清賜進士出身誥授光祿大夫農工商部左侍郎署理尙書愚弟唐文治拜撰



# 錢士青先生年譜

先生錢姓文選名士青其字安徽廣德縣籍故吳越國錢武肅王第三十二世孫清同治十三年甲戌正月二十二日生於縣屬小北鄉伏卡保百能地祖考清誥贈奉政大夫諱汝琳考誥贈奉政大夫諱林富錢氏本浙江望族迄宋末十世昌祖公官廣德乃遷溧陽有明中葉二十世潮公復遷廣德封翁初遭洪楊劫晚年脫身歸里娶戴太夫人生先生一人封翁仁慈忠厚在亂軍中扶危救難多所存活及歸里門凡地方公益無不盡力提倡鄉人至今稱道勿衰先生初生時封翁卽許兼祧其弟林命公年甫四齡封翁捐館僅遺母子二人相依爲命

光緒七年辛巳（先生年八歲）始入學讀書

十一年乙酉（十二歲）因貧將輟學塾師憐之不受束修夜間恆然油松讀書太夫人日夜紡績以佐膏火時以往哲惜陰爲勗

十五年己丑（十六歲）娶戴夫人 母病先生親侍湯藥夜不解帶者數月母逝喪葬盡禮苦况尤甚讀書餘暇入林剛筍登山採樵不以爲苦



二十三年丁酉（二十四歲）祖塋被土豪霸佔先生赴省控訴得從洪太史朗齋諸鄉先生游獲益不淺 因兼祧胞叔林侖公爲嗣迺遵封翁遺命娶懷寧丁夫人得留學省會京師無內顧憂

二十四年戊戌（二十五歲）是年歲試補博學弟子員適本省鄧小赤中丞創辦求是學堂招考各縣生員被選肄業當時海內痛詆新學先生獨潛心研究英文以爲出洋之預備

二十九年癸卯（三十歲）先生由本省考取咨送京師大學堂師範館肄業旋被選送譯學館因留京費用無出夜課董公綬金子弟稍得資助嗣鐵寶丞尙書端午橋制軍聞風爭聘先生分期往教之

三十三年丁未（三十四歲）奉明詔准臣民陳言先生一請都察院代奏條陳憲政奉旨憲政編查館知道欽此一上郵傳部尙書張文達公書暢言吏治當經嘉獎并擬調部辦事先生以未畢業婉謝之  
三十四年戊申（三十五歲）畢業譯學館得獎舉人以七品小京官用循例請求封典兩代考妣皆榮膺誥命太夫人更奉旨旌表節孝准予建坊

宣統元年己酉（三十六歲）先生畢業後應分發外交部因學部需用諳悉洋文人員經管學大臣張文襄公奏調學部審定英文教科書籍迭充考試出洋留學生襄校監試等官並勘京內外各校試卷  
二年庚戌（三十七歲）七月考試出洋留學生經學部奏派內簾收掌官八月又經學部奏派駐英留

學生監督便道隨駐英公使劉公玉麟赴南洋一帶考查學務商情十一月到英視事

三年辛亥（三十八歲）兼倫敦萬國人種大會中國代表與會者四十餘國先生有中國爲世界文化之祖演說一篇 本年武漢起義各部省留學經費中斷先生以外交手腕獲英外部之助得貸款五萬鎊使留學生照常求學 先生又規定各省官費生學額三十年來人才輩出皆以此舉爲肇端 又英國開大學會議聘爲名譽會員建議認北京大學爲大學經議決外國認我國大學自英始而成之者先生也

民國元年壬子（三十九歲）兼海牙萬國修身大會中國代表與會者五十餘國先生有孔子道德以修身爲本演說一篇至今各國皆傳誦孔子不置

二年癸丑（四十歲）先生駐英四載因公常赴歐洲大陸德法比瑞士荷蘭等國考查學務政治三月監督處奉令裁撤又赴美日等國考查 六月回國赴部報告十月經財政部派充開辦鹽務署辦事官 十一月經外交部調充駐美舊金山領事官

三年甲寅（四十一歲）兼財政部駐美鹽務調查員巴拿馬賽會監督處參議 舊金山華僑黨派紛爭時有傷害性命事發生自先生勸立和平會排解後遂少堂鬪之禍 又華人到美每乘三等船位

多被送至小島名爲檢驗身體實同拘禁因此受辱蹈海身死者常有之先生遇有船隻進口必親往  
照料有被送小島者亦要求速驗卽予登岸故赴美華人交口稱便

四年乙卯（四十二歲）二月又兼巴拿馬賽會安徽代表五月由該會美國總事務局聘請爲國際審  
查委員先生對於華茶抗爭而得七省大獎賽會監督詳咨農商部暨安徽巡按使以先生確以熱忱  
之競爭表揚國產之名譽請予獎勵 嗣經福建巡按使保薦第四屆免考知事未就 先生回國後  
經財政部咨商外交部調充雲南鹽務稽核所所長十一月到滇任事

五年丙辰（四十三歲）先生到滇未久卽值滇省舉義磋商協款辦法與唐督極爲融洽 先生清查  
黑井區積弊之款達十六萬餘元提歸公家 廣南鹽公司被軍隊強提現款經先生交涉由協款中  
撥還商人 富滇銀行發生擠兌風潮先生又力予維持人民遂未受影響 十月奉 大總統令給  
予五等嘉禾章乃請唐督代辭奉 令錢文選治齋籌餉贊助功多國慶酬庸宜膺懋賞所請收回成  
命之處未便准行 滇省首義擁護共和給予一等紀念章

六年丁巳（四十四歲）三月經滇督唐繼堯特別保薦請以鹽運使交涉員儘先簡用奉 大總統令  
交國務院存記旋奉 令以簡任職交鹽務署任用 作游滇紀事於名勝風俗出產言之綦詳

七年戊午（四十五歲）總所以先生在邊省賢勞有年特調長蘆以示優崇唐督挽留不獲遂敦請先生爲滇省代表與中央謀利平統一辦法臨行商民恭送裕課惠商等匾額當道又公宴於鐵峯菴先生於摩崖題海闊峯高四字以留紀念 是年成環球日記英制綱要

八年己未（四十六歲）設立漢沽支所規定久大精鹽辦法以期杜塞漏卮 先生頻年奔走中外操勞過甚以致腦病大發經德醫剖治轉危爲安當局以先生在滇頗有勞績量移兩浙杭州有湖山之勝俾可調養十一月到浙任奉 令給予三等文虎章 作滇省周旋和平史關於磋商和平統一各電均由先生轉達中樞其中經過情形極爲詳明可爲將來修史之助

九年庚申（四十七歲）先生以兩浙鹽場甚多秤放局較少誠恐稅款有漏故於一月設立鮑郎場秤放局七月又設立海沙場蘆瀝場各秤放分局課稅日有起色 表忠觀係國家賜地歷代豁免錢糧民國無此特例恐日久視爲官產先生請杭縣勘丈計地蕩五十五畝零用錢王祠戶承糧管業又西湖地價日高有人恃勢侵佔先生交涉經年始得保存

十年辛酉（四十八歲）兩浙仁和場肩販以苦澇攙入食鹽妨礙衛生先生查知嚴令禁止多年積弊一旦剷除人心大快 十月設立南監場秤放局 總所以先生歷年辦事得力於九月二十五日第

三二六四號文付知鹽務署提議以先生兼任兩浙鹽運使先生婉辭中止鹽務署卒於十二月調先生爲皖岸權運局局長兩浙稽核所長底缺不開委人代理

十一年壬戌（四十九歲）一月到皖岸權運局局長任 二月奉 大總統令給予三等嘉禾章 大通先本係一荒洲自曾文正公創設權運局於該地市面日見繁盛今爲皖中重鎮上年稽核處洋員將鹽稅交蕪湖中行收解大通市面已覺蕭條今又提議將權運局移至蕪湖如果實行該地不免仍爲荒洲先生力爲商民請命堅持不可事遂中止 嗣以鹽務行政受軍閥牽制不能展布辭職於八月仍回兩浙稽核本任設立長亭場杜濱場各秤放局

十二年癸亥（五十歲）二月奉 令調查江浙鹽務及兩淮新章徵稅後情形 本年沿浦之鹽業已歸堆設局秤放南監之江南嗣亦告成添設分局六處稅收增加不少又餘姚清查曬板事均奉總所令嘉獎並給辦事人員獎勵金 至磋商浙省協款兼籌並顧與盧督尤爲融洽 先生會商官紳發起重修西湖錢王祠又捐助臨安祭田十畝每年收入充作臨安祭費並修理錢王祖妣各墳墓立碑以留紀念

十三年甲子（五十一歲）先生以溫台兩處事務重要將收稅局改爲支所以資整理 是年冬錢王

祠落成先生有碑記 先生請臨安縣清丈太廟山九十七畝零功臣山五十三畝零用錢王祠戶承  
糧管業自洪楊劫後至是始塋宇重新 又重修廣德明尚書錢用壬公墓（俗稱狀元墳）並立碑

成錢氏家乘盡取錢王功德諸紀載與遺文軼事薈爲一書又成誦芬堂文稿初編巵務誌要

十四年乙丑（五十二歲）漢口鄂岸稽核處長某與當地軍事長官不洽致被拘留總所調先生赴漢  
以解此圍先生到任後對於鹽款用途中央地方劃分辦法當道大悅時吳子玉上將軍以五省聯軍  
總司令駐漢先生與之商榷鹽稅事宜尤爲信任 先生彙集武肅王以下百餘支成支派題名使錢  
氏子孫散處於天下者萃爲一家 表忠觀向無石像先生覓得凌煙閣武肅王眞像摹刻於石敬置  
祠中以垂不朽

十五年丙寅（五十三歲）財政部以先生在鄂與當道感情甚洽令兼鄂岸權運局局長於是  
兩要職 當時武漢大軍雲集籌款爲難先生因病辭去權運局長兼職請假回杭調養適浙省獨立  
以先生在浙多年熟悉鹽務情形請任兩浙鹽運使先生病尚未愈本不欲就但當時有被繳械之鹽  
警數百名散在艮山門一帶深恐滋事糜爛地方又庫存鹽款四十餘萬如不出擔任恐被人提用是  
以勉爲其難 嗣孫傳芳回戈先生幾羅黨錮之禍幸地方紳商主持正義始無事先生自此閉戶讀

書不問世事

十六年丁卯（五十四歲）臨安功臣山曩者本係錢氏之產洪楊劫後被外姓承糧管業既爲民產祇得逐年購買現已全部收回是年先生自營生壙於功臣山麓以糞子孫將來可常到臨安祖墓亦得照應 上年先生置產捐作西湖錢王祠歲修經費由省長道尹各公署備案本年杭縣來函查取事實清冊以便轉呈請獎先生婉謝之

十七年戊辰（五十五歲）財政部規復兩浙稽核所仍以先生充任於二月就職不及半月將總分局計一百零六處同時恢復承破壞之餘重行收拾較之新建設爲尤難當時總所言他省能否收回全視兩浙能否恢復爲斷當此一髮千鈞關係全局之時如無先生毅力維持稽核前途不堪設想冬間鹽務署開全國鹽務討論會召集鹽務專家先生與焉凡關於人員保障劃一稅率整頓緝私注重場產等問題皆先生提議通過載於紀事錄

十八年己巳（五十六歲）本年杭州開辦西湖博覽會省政府以先生久官中外長於外交聘請先生兼任招待外賓委員會常委縉紳聯歡頗敦睦誼外省有航空人員來杭觀會談及航空歷史先生遂作中國航空源流紀事一文追述宣統三年先生在留學生監督任內曾送厲生汝燕入英國飛機廠

實習此爲中國有航空人員之始亦爲我國航空史之發端

十九年庚午（五十七歲）春間巡視鹽區以整頓場產限制私銷必先維持鹽民生計餘姚有編製草帽之工藝即將維持計畫呈報總所並與地方紳商議設杭州編製草帽傳習所先生自捐款二千元提倡之使杭州綢廠失業女工得資生活 先生篤於孝思春日印先德榮哀錄表彰翁清德雅操太夫人苦節貞行又以杭州多佳山水覓得轉塘葉步橋金鐘山吉地於九月初二日安葬太夫人先生喜行善事既修廣德雙溪之橋復築蘇皖松嶺之路又於伏卡保創設士青學校俾里中子弟有求學之所均不收學費 是年輯五王世家勒石分置祠廡四壁以垂久遠又成誦芬堂文稿續編並重印鄉先達張翰泉太守北戎草以留文獻

二十年辛未（五十八歲）總所以福建當戰事之後鹽務卽待整理調先生赴閩 旋奉財政部令將緝私局歸併稽核所先生接收後大加整頓以緝私往往有藉端敲詐情事或妄自罰款特出佈告並通令各緝私營隊及艦艇嚴行禁止令發後於鄉愚身家性命保全不少

二十一年壬申（五十九歲）一二八上海有事閩垣謠言甚多省城防務係五十六師維持因餉項無出省政府擬發流通券三十萬元此券如行金融上必大起恐慌銀行界代籌十五萬元陳紳韻珊商



請贊助先生亦代籌十五萬元餉項有着地方秩序即可維持流通券中止金融上不致紊亂皆先生之力也 二月先生交卸職務履行長假 封翁暨太夫人百齡冥紀徵文琳瑯滿目不朽千秋先生編成追慶錄分送海內冀闡潛德 八月調任川南先生本已抱病先期請假又值丁夫人於七月十八日病故不克成行再續假調養並料理丁夫人喪事旋葬於上天竺白雲窩山外山莊之陽該處有泉水幽篁之勝先生曾題山莊一聯云放眼九州寬憶當年督學西歐保商北美政教復攷查六載中遊遍全球行篋猶存滄海記寄情三竺勝喜此日聽泉石上邀月林間湖山供憑眺百步外秀橫羣嶂吟廬恰傍白雲窩

二十二年癸酉（六十歲）正月二十二日爲先生六十壽辰所收詩軸達五百餘件之多皆當代名公巨卿文人學士之作印成壽言彙編分送海內 先生因年屆花甲杭州家務又乏人料理不克赴川故向總所婉商乞退奉令略開該員年屆六十照章准予退職以資休養而示體卹更念該員在本機關服務有年卓著勤勞茲以年滿退休允宜特別優惠着于應發養老金外加發恩俸兩個月以慰者舊而勵成勞仰卽照領 先生以三十年服官中外今得謝仔肩五中快慰本年在定香橋建華式平房數椽形式古雅以爲吟朋游侶攬景憩息之所先生有聯云從東西各國遊歷言旋宦海息征驂好

領略三竺煙霞六橋風月與南北兩峯比隣相望聖湖營別墅放眼看千條楊柳萬頃芙蕖

二十三年甲戌（六十一歲）四月杭州啓建時輪金剛法會先生被推爲赴京歡迎班禪大師代表並爲該會理事始終其事 五六月間兩次游東西天目有游記并詩章 七月安徽省政府聘先生爲

黃山建設委員會委員 十月浙江省政府聘爲賑務會常委本年旱災奇重先生與同人籌辦賑衣

賑糧分發各處救濟災民得以救活者達百餘萬人廣德災情尤重貧民全恃出售柴炭爲生活但災年類多貧苦購買乏人致售者日饑餓夜露宿病斃甚衆先生憫之囑帳友盡量收買柴炭運杭銷售

雖折本亦所不惜以期救濟貧民得資生活 冬日又自捐棉衣褲千套勸募二千套交縣長分發赤

貧俾免凍斃 江干鐵路局擬征用文穆王忠獻王墓地作取土之用經先生交涉得免 調查洛陽

忠懿王墓址及上虞武肅王長公主墳地以便清理 史載武肅王嘗欲廣牙城術士曰如填平西湖

爲公府有國千年武肅以湖水關係民生不加採納千秋傳爲美談上年填湖售地議起輿論譁然高

友唐監委奉命來杭調查此事高君與先生曾同官學部特訪詢顛末先生云填湖售地湖身日削名

勝就湮非計之得高君然其說據以呈復前議遂寢先生有和高君詩云名勝西湖歷久傳填平計畫

起當年高談不採陳同甫清議還諮蘇老泉古蹟保存唐宋後輿情上達廟廊前回天片語民歌頌佳

話應書紀事箋

二十四年乙亥（六十二歲）上年災重本年春荒更慘樹皮草根食盡先生除賡續盡力辦浙賑外並爲廣德設法得免稅米一千石可省三千元交廣德縣府發給赤貧之戶但次貧者仍無處購米先生復自墊款三千元作爲流動基金赴滬購米運廣平糶源源不絕影響所及鄰縣人民亦沾實惠一大旱後大疫先生多購藥品施送並施棺百餘口又捐助廣德施粥廠款項並廣爲勸募活人甚多十月八日先生赴嵊縣長樂鎮宗祠拜觀唐昭宗賜武肅王鐵券 本年成錢武肅王功德史並誦芬堂

書札

二十五年丙子（六十三歲）先生任浙江省賑務會常委有年本年給予匾額獎勵 錢王祠產先生請作旌功糧旣彰民國優典亦輕祠裔負擔經行政院核准 江干文穆王神道碑係千餘年古蹟與浙中三老碑並重代遠年湮勢將傾圮先生倡議修復又龍山西原忠獻王墓久廢餘地猶存倡建新墓均作碑記 蘇州廣陵郡王墓年久失管先生向吳縣報告升糧詳載游蘇紀事又修理天台會稽郡王墓並請縣出示保護 編印浙江名勝紀要游杭快覽提倡導游發達生產貧民藉游人銷費生活者甚衆又成錢氏傳芳集誦芬堂文稿三編

二十六年丁丑（六十四歲）先生五月游黃山又游宜興善卷庚桑二洞及杭州白龍潭等處均有游記 廣德祠山廟公家擬改作油庫有礙地方繁榮公推先生赴京請願經當局准予保留事竣先生往游鳳陽明陵亦有游記 廣德縣志有五十餘年未修公推先生爲修志委員會常委因兵燹停頓

八一三戰事發生各處難民多取道杭州先生會商同人辦理救濟直至淪陷前一日始離杭赴滬身外一無長物先生安之若素 本年成錢王祠產補編又撰吳越紀事詩百二十首

二十七年戊寅（六十五歲）先生抵滬後閉戶著書不問世事 先生身雖在滬然見杭州難民救濟乏款託友人費君募得一萬二千元又向上海醫學會王君募得藥品值二千元交杭州紅卍字會辦理難民工廠既得餬口又獲勞資爲回鄉旅費咸稱道焉 誦芬堂文稿四編付梓

二十八年己卯（六十六歲）先生前著各書間多單行本本年二月將緊要者選出彙編之名曰士青全集都百餘萬言 先生所編錢氏家乘多係大宗之事非尋常譜牒可比實與江浙文化史有關今印全集將家乘抽印單行本數百部分送族人備考 十二月十二日戴夫人在原籍廣德病故

二十九年庚辰（六十七歲）西湖錢王祠重修後因戰事遷延尙未舉行落成典禮先生以爲與其儀式鋪張何若文字表闡遂商保管委員會發起徵文藉留紀念海內名公巨卿文人學士詩文甚多雖

係表彰錢王功德然亦策勳來茲用意至爲深遠也 先生作追述雲南起義時秘史關於蔡松坡唐  
莫庶推翻袁氏帝制經過當時尙有爲外間所不知者先生身歷其境表而出之以備史家採擇

三十年辛巳（六十八歲）先生向慕范文正公義莊之制將自置產業設立義莊以每年收入花息作  
爲本族貧苦子弟獎學金之用並以一部份施棺送藥等善舉一切辦法均於義莊章程中詳敘之先  
生所立義莊恐與義莊公之義莊名稱相混故加士青二字以示區別可謂善與人同後先輝映也  
溧陽前已有義莊公捐產作善舉行之數百年因甲戌年荒及辦學負債甚鉅勢將變產還債先生爲  
之設法舉輕利新債還重利舊欠且還期不加限制穀價高時始售租穀還債如此行之數年全欠還  
清 是年編印錢王祠落成紀念冊

三十一年壬午（六十九歲）陽湖錢名山先生以嶺山錢牧齋先生年譜今成孤本商請重印先生慨  
允印數百本分送並爲作序 先生四公子若龍在英國愛丁堡大學畢業得機械工程碩士學位

誦芬堂文稿五編付梓

三十二年癸未（七十歲）先生古稀壽誕因國難方殷對於祝嘏稱觴概行卻謝由老友張暄初省長  
等發起徵文並由太倉唐蔚芝尙書爲撰壽序一時海內名流者碩如陳庸庵宮保沈淇泉太史等所

作詩文並名人書畫有五百餘件之多印成專冊以留紀念 先生因文字勞神於十一月一日得癘  
閉症住醫院三閱月苟非體氣充實以七十高年兩次剖治能無危險耶但醫藥費甚鉅先生售湖外  
湖莊償債雖貧病交加而處之泰然 誦芬堂文稿六編付梓

三十三年甲申（七十一歲）先生大病後靜養數月始漸復元 先生以里中父老凋謝文獻攸關遂  
編廣德縣志稿以備參考 入冬上海物價高漲先生雖困於經濟然常以陋巷簞瓢自况不改其樂  
故體氣反較前健壯

三十四年乙酉（七十二歲）先生所作之詩尙少專冊今將錢氏自武肅王以下先王先公各遺詩列  
爲上卷自己之詩列爲下卷成爲錢氏詩選 秋八月十三日日本投降先生里中住宅遭敵機炸毀  
一片焦土百物盡付劫灰

三十五年丙戌（七十三歲）關於整理西湖吸引游資先生言之頗詳 廣德軍糧配購輸送民力維  
艱先生函請減免人民因戰事損失慘重亦函請救濟 八月浙江省孔聖紀念會恢復公推先生爲  
會長並兼孔廟整理委員會主任委員 冬間先生返里掃墓並赴溧陽宗祠商討重修家譜之事  
三十六年丁亥（七十四歲）先生自兼孔廟整委會主委後公議修明倫堂築圍牆及照牆濬水道編

碑目孔廟地基向未領圖照先生乘此請領所有權狀總計四十七畝二分一厘三毫以保產權各事整理就緒先生因病辭去各職務以便靜養 十一月二十日葬廣德戴夫人於臨安塔山下壽穴

三十七年戊子（七十五歲）溧陽廣德錢氏家譜重修公推先生爲督修每部計二十本共五十八卷

先生自捐譜穀六十四石作重修經費並將自有鉛版紙型等亦捐助之省費尤鉅 七月先生四公

子若龍在英國得倫敦大學化工系博士學位並赴各國考察工業回國後任北京清華大學教授

誦芬堂文稿七編廣德縣志稿地理辨正參解各書出版

三十八年己丑（七十六歲）杭州岳王廟錢王祠編輯精忠表忠兩小志公推先生主編 四公子若

龍博士在香港結婚卽攜眷赴英就倫敦私營百美化工廠之聘 五月三日杭垣解放後先生與友

人在上天竺創辦新民農場以謀生產十一月十九日赴農場在中天竺山坎跌下頭破血出不省人

事時有一羊叫號不已牧羊人聞聲前來見先生臥血泊中扶起包裹傷處車送回城如無羊鳴流血

過多不堪設想此由先生平素積德危險中似有神靈護持也

公元一九五〇年庚寅（七十七歲）先生因跌傷後不多出門前有龍經圖說尙未告成繼續編之

先生赴岳墳繳稅受風寒於十一月十六日大病西醫診治云係肋膜炎 子平家預言先生將於壬

辰年三月西歸先生達觀作十別詩以告親友

公元一九五一年辛卯（七十八歲）庚辛之交先生臥床半載所費醫藥甚鉅醫囑靜養故少出門

先生清理舊作成詩稿一編詩中敘及保俶塔重修時曾有錢氏家乘一部六本置於塔頂千百年後發現如雷峯塔經並重亦與文獻有關也

公元一九五二年壬辰（七十九歲）先生大病後調養需費將中西書籍出售應用 先生晚年喜研究佛學常讀華嚴經疏鈔該經爲佛經之王疏鈔有四十本之多先生擬錄其節要用作自修 先生與印光法師素有往還印光文鈔續編先生曾爲之作跋（見上卷第二八二頁）

公元一九五三年癸巳（八十歲）先生年六十曾有自述詩六十首七十續詩十首今八十再作詩十首分送友好因節約油印誦芬堂詩稿末附八十壽言未能成爲專冊者因老友星散所贈之詩不及以前之多也 本年成誦芬堂詩文稿補編一卷

按廣德北山支錢氏原有三百餘丁自遭紅羊浩劫祇留兩世三人及三十二世僅先生一人不絕如縷先生現有四子長若漢字華生北京崇文大學肄業一女福弟割臂療親傷發卒於宣統三年十一月得年十九歲尙未許字附葬其祖母杭縣轉塘葉埠橋金鐘山墳圈外下首戴夫人出次若



洋字英生留學東京早稻田大學因抗戰返國三若錦字美生米西根大學化工系碩士四若龍字雲生倫敦大學化工系博士一女若蘭適劉丁夫人出繼室殷氏生一女幼天孫四人孫女七人

先生外游環球內歷各省著述甚富已出版者有錢氏家乘錢武肅王功德史錢氏傳芳續集吳越紀事詩錢王祠產補編誦芬堂文稿一至七編誦芬堂書札環球游記英制綱要游演紀事天目山名勝志浙江名勝紀要滇省和平秘史鹽務誌要天目黃山金華北山天台方巖善卷庚桑二洞杭州白龍潭等游記游鳳陽明陵紀事游蘇紀事士青全集廣德縣志稿地理辨正參解錢氏家譜表忠小志誦芬堂詩稿等書尚有刼餘文存錢氏詩選等書待梓

先生一生經歷多從困苦艱難中過來事績甚多非短篇所能罄前有廣德甘雨町王南坡二君爲先生作編年事略至民國二十五年先生六十三歲止余由事略中擇其犖犖大者編成先生年譜並補至先生八十歲止以後再賡續補編以述既往之事實而啓後人之觀感云爾

公元一九五三年歲次癸巳夏日武林蔣綱裳謹編

粹廬自訂年譜

甲戌 同治十三年 一歲

冬十一月十五日生於封川 先祖孝珊公官廣東封川縣知縣先

考中憲公暨先伯湘蓀公隨侍任所先太恭人於同治十年來歸十

二年夏生先兄蓉生次年生潛孝珊公喜得兩孫命名寶和小字喜

春時中憲公年二十二太恭人年十九孝珊公暨先祖妣譚太夫人

年均六十一

乙亥 光緒元年 二歲

冬十一月十九日先考中憲公卒於封川 潛生始逾周歲中憲公以

喉疫卒於封川縣署旋即歸櫬天津厝於城北小于莊祖塋



丙子光緒二年 三歲

隨家移居武昌 孝珊公罷官由廣州移家至武昌時先叔祖  
樓公需次湖北省城總辦鸚鵡洲釐金局孝珊公至鄂時往漢口  
居焉

丁丑光緒三年 四歲

先祖孝珊公卒於漢口 孝珊公僑居漢口夏五月以疾卒

隨母赴湘居長沙 孝珊公歿後譚太夫人返津時先母舅筱雲  
公宦長沙先外祖妣陸太夫人尚在太恭人歸甯赴湘携潛兄弟  
偕往

從李媪識字 李媪武清人為余保姆始教余識字

戊寅 光緒四年 五歲

從蕭師受書始讀蒙經 蕭師諱椿善化人

先祖妣譚太夫人卒於天津 譚太夫人去歲回津秋七月以疾卒

己卯 光緒五年 六歲

冬隨母入秦居扶風 先母舅笠莊公官陝西扶風縣知縣太恭人携二子往依之因留居扶風

庚辰 光緒六年 七歲

從李靜泉師受書凡五年是歲始讀詩經 李靜泉師諱居廉華州貢生時官扶風縣學教諭

是年詩經讀未終卷改讀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以次終篇二年始畢

己 辛  
光緒七年 八歲

是年兼讀唐詩三百首

壬  
光緒八年 九歲

是年復接讀詩經

癸  
光緒九年 十歲

是年讀易經

甲  
光緒十年 十一歲

是年讀書經

乙  
光緒十一年 十二歲

從張平之師受書仍讀書經  
張平之師諱京鈞扶風拔貢

隨舅家徙居西安 是年冬笠莊公卸扶風縣篆回省遂居西安廟街鹽店

丙戌光緒十二年 十三歲

從李師受學溫習舊課並讀學庸論語朱註初習試帖詩 李師長安

附生

是年春笠莊公署咸甯縣事隨居縣署

丁亥光緒十三年 十四歲

從秦養鋒師受學初習時文 秦養鋒師諱銳白水廩貢生

是年春笠莊公卸咸甯縣事仍居西安省城廟街高湘子

夏五月隨母回籍六月至天津 時先伯湘蓀公官浙委辦海運來津

太恭人携潛兄弟回籍五月初十日乘騾車由西安起程十三日出潼

關遂趨陝州洛陽渡孟津歷開州德州於六月初十日抵津先二伯味

唐公官戶部亦適在籍此為潛至津之始

天津舊宅在北門外西城根  
護城濠南閩粵會館迤東

旋赴浙居杭州 湘蕪公差竣回浙太恭人携潛兄弟偕行居杭州清

泰門新  
開街

從姚師受學 姚師諱聯奎仁和貢生月餘姚師病旋歿

從何師受學 何師松江附生

是年讀戴記習時文試帖

子戊光緒十四年 十五歲

從王履安師受學習制舉業兼學古近體詩 王履安師諱慶坻會稽

優附生旋中式浙江鄉試戊子科舉人

從甯少李師受學 甯少李師諱廷壽山陰附生王履安師秋試離塾  
甯少李師接授塾課

是年與諸暨何禹門濟時為同學友

乙丑 光緒十五年 十六歲

從金芷祥師及陳師受學 金芷祥師諱祖培蕭山廩生陳師諱綱蕭

山附生芷祥師夏初病歸由陳師代授塾課秋末芷祥師復回塾通居湯金門內

火藥局術

是年讀春秋左氏傳兼涉獵于史諸書

庚寅 光緒十六年 十七歲

從蔣信儕師受學始習詩古文辭 信儕師諱國亮後更名智由字觀



雲諸暨廩貢生後中式順天鄉試丁酉科舉人

是年始應書院月課與錢塘錢念慈承誌為同學友

辛卯 光緒十七年 十八歲

仍從蔣觀雲師受學兼應詁經精舍月課 詁經精舍主講為德清俞

曲園師

壬辰 光緒十八年 十九歲

春隨先伯湘蓀公回天津始應歲試秋與堂兄竹生同入泮 湘蓀公

委辦海運北上余偕堂兄竹生隨同回津二月由杭起程至滬航海歸

里居於舊宅與堂兄濟田竹生同應歲試三月縣試縣尊為李搏霄師

振鵬 五月府試府尊為鄒岱東師 振岳 九月院試順天學政為李若農

師文田縣試取列一百零三名正場首題為而不黨府試取列第三名正場

首題為從院試取列第一名正場首題為津未晉字次題為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詩子之道者難為水詩題為紫黎津潤得津字覆試題為施從良人之

所之編國中 余與堂兄竹生同入洋為天津縣學附生

冬復至杭州 試事既竣與堂兄竹生回至杭州

是年在津從表兄高星彩師習文藝回杭後仍從蔣觀雲師受學 高

星彩師諱增奎天津廩生後以優貢朝考授山西知縣

已癸光緒十九年 二十歲

春先伯湘蓀公為余訂婚天津陳氏 湘蓀公因辦海運復至天津時

外舅砥菴公暨石麟叔岳均在津由徐翰臣世丈士鑿之介紹遂訂婚

馬砥菴公長女名緝賢字淑卿時年十七

秋赴京師應順天鄉試 是年詔開恩科秋七月偕堂兄竹生北上過

津入京師應鄉試至京後始識陶仲明姻叔 詰姓 華壁臣姻兄世奎嚴

範蓀太史修 王寅階茂才 春瀛 李淑生茂才 炳奎 八月試竣回津

鄉試報罷復至杭州

是年仍從蔣觀雲師受學與諸暨何燮侯 燮時為門堂弟 為同學友 移居三元坊八旗奉直會館

抗屬塾齋屋狹而長狀如舟觀雲師名曰舫籜院有雙桐為作舫籜記

甲午光緒二十年 二十一歲

春先兄蓉生由杭赴津應試仍回杭州 先兄蓉生始回津應試未第

仍赴杭就學

夏赴京師再應鄉試 是年甲午制科六月偕堂兄竹生過津七月至

京八月應試時堂兄濬田亦同與試試竣回津鄉試再落第遂留居天津堂兄竹生中式舉人余留居天津

冬館於胡氏家塾績溪胡千里大令良駒需次天津約余課其二子長胡永清次胡永和因館於其家

是年中東戰起津郡為北洋要防朝旨命王侍郎文錦張布政夢元曹提督克忠充天津團練大臣余曾草擬兵事條議未果行時方多故因與王寅皆李淑生諸友研究經世之學先縱覽戚氏練兵實紀紀效新書及曾胡軍政諸集並旁及江南製造局譯印書籍上海格致書院刊行文藝

乙未光緒二十一年二十二歲

春在津應輔仁稽古問津各書院及學海堂月課與津郡諸文士論文  
角藝得交趙幼梅 元禮 魏梯雲 震 陳仙洲 奎齡 諸君

夏先兄蓉生回津應試 時中日和議已成江浙恢復海運先伯相蓀  
公奉差北來蓉生隨同到津應試

閏五月先伯湘蓀公卒於天津差次 湘蓀公奉差到津屬於浙江海

運總局入夏患疫時堂兄竹生侍母在杭余偕堂兄濬田堂弟向辰 寶

拒 暨先兄蓉生親侍湯藥閏五月湘蓀公卒於浙運總局旋移櫬聞口

龍王廟秋七月竹生奉母回津乃殯

先太恭人由杭回津

秋應歲試 故事學使按臨各屬三年兩試曰歲試曰科試歲試凡生

員之在學者無論廩增附生均須與試否則例報游學俟下屆歲科  
試補行至科試則應試與否可聽自便是年津郡歲試順天學政為  
徐東甫師會禮余於入學後第一次應歲試取列二等

丙申光緒二十二年 二十三歲

春幕遊至獻縣 胡千里大令署獻縣事約余至其幕中仍課其二

子兼辦書啟並閱卷二月由津乘船至獻縣始識章介眉愚壽陳卓

卿光傑辛筱圃元輝奚韻和慰曾孫壽峯秉頤皆縣幕賓友也居獻

凡一年

夏先兄蓉生病余回津省視居月餘仍赴獻縣

先伯味唐公議售舊宅折居余偕先兄蓉生乃別立門戶奉太恭人

徙居始買宅於北門內東馬道小大院

秋襄校獻縣試卷 是歲獻縣舉行縣試余襄校試卷始識周驥儕  
之驥

冬回津 臘尾回津辭却館政胡大令挽留不果因薦李淑生為代  
是年孫慕韓觀察寶琦在津創設育才館聘蔣觀雲師為漢文總教  
習胡千里大令函薦余於孫觀察請任為教習以額滿未果行

丁酉 光緒二十三年 二十四歲

春館於天津喬氏家塾 余因王寅階之介紹經喬艾庭

保謙 蕙香

保衡 兩君約聘館於其家生徒三人喬兆鼎喬兆彝喬兆彝喬氏與  
余家亦中表戚也

津鄉同人創設北學館編印時務新書余被邀入館為分纂纂輯律例  
公法各門與其事者有蔣觀雲師先兄蓉生堂兄竹生及趙幼梅王寅  
階魏梯雲楊藕齡韓伯朋耀曾李芹香全藻諸君先成時務通考一書  
風行於時

夏內子陳恭人來歸 余於癸巳年訂婚因先兄蓉生尚未娶遂未授  
室去年冬蓉生婚於張氏今年夏慈命為余成婚乃於五月初八日迎  
娶成禮恭人時年二十一

應科試取列二等 先兄蓉生入泮

秋赴京師三應鄉試 是年為丁酉制科余及先兄蓉生堂兄濬田同  
赴京師應順天鄉試時京津鐵路已成往返均由大車通行天津車站



在河東老龍頭京師卓站在永定門外馬家堡

秋試報罷領回落卷始知卷已入選乃列入堂備未獲中式分房同考官為華再雲師焯余曾有言三科不售即不再應鄉舉自癸巳至甲午以迄丁酉已歷三科此後當肆力於經世之學不沾沾於科第文藝也

戊戌光緒二十四年 二十五歲

春仍館於喬氏家塾

朝旨變法厲行新政各種考試均廢去八股文改試經義史論時務策  
津郡各書院首先改制士人遂競言新學矣

秋應歲試取列一等 順天學政張振卿師英麟按臨津郡舉行歲試  
余取列一等

朝局修變停罷新政

校勘天津府志稿本 蔡癯客世丈 啟盛奉委校刊天津府新志兼覈

正稿本約余及先兄蓉生襄助校勘自本年冬起分卷校正陸續發刊

至二十六年春全書告成癯客世丈亦改官湖南

乙亥 光緒二十五年 二十六歲

春仍館於喬氏家塾 去年冬趙欽甫以敬曾代其戚李君介紹約余

館於其家嗣以喬氏昆仲挽留遂輟前議今春仍假館喬氏前後凡三

年

喬氏家塾添授英文課始識張伯苓壽春

比歲在津應各書院月課受知於李文忠師 鴻章直隸總督榮文忠師 祿直隸總督

王夔石師文詒直隸總督黃花農師建完津海關道方勉夫師恭鈞天津巡道季士周師邦楨長蘆運使

林宰平師際康天津府知府揚香吟表伯光儀翰林書院山長戴青來師北春問津書院山長林詒

書師開暮問津書院山長吳子脩師慶城學治堂山長華祝萱師全壽翰林書院山長

子庚光緒二十六年 二十七歲

春館於王氏家塾 王桂生 恩瀚 及其族人竹林 賢賓 因趙幼梅之介

約余館於其家學生四人 王贊 王黼 王黻 王祖堯 其他從余受課者有

王襄 鄧慶瀾

先伯母趙恭人卒味唐公繼配

夏拳匪事起津郡大擾 先是義和拳起於山東東撫袁中丞 世凱 痛

加剿捕遂潛入畿甸春夏之交拳匪假名扶清滅洋以資踴台始盤踞

於靜海獨流鎮五月蔓延至津胡千里大令良駒由威縣卸事回者大吏擬令其權攝天津府事甫至津約余往議因以剿拳保教之策進胡大令轉陳制府未蒙採納乃辭不就任逾日而天津焚毀教堂之變作戰端遂開此五月十八日事也

六月天津陷奉母避亂城西 津郡戰事既起拳匪挾制官府肆行無忌總督裕祿不能禁一任拳匪之所為並改五月為八月以應符讖當時官府告諭均書八月人民怵於匪勢莫敢誰何嗣見中樞矯詔宣戰有與其隱忍圖存貽羞萬古曷若大張撻伐以決雌雄之語益知事不可為自五月以後宋慶馬玉崑聶士成各軍絡繹至津相持至六月十八日黎明天津不守城遂陷英法美日意俄各國聯軍入據之間城文

武官吏均先一日向揚村及揚青鎮分別退去惟長蘆運使揚郁轉宗  
蓮率蘆勇巷戰奪門而出商氏婦孺死於北門內外者相枕藉日晡時  
北門內火起入夜北門外亦大火光燄燭天達旦未熄余及先兄蓉生  
先嫂張宜人內子陳恭人挈亡姪鴻年時甫三歲奉太恭人轉徙兵間越五  
日乃出北門至城西趙氏家暫居所有家中什器衣物均被劫掠蕩然  
無存

秋七月京師陷兩宮西狩 七月二十一日各國聯軍陷京師傳聞兩  
宮先一日出德勝門經貫市至昌平出居庸關西行

八月奉母回城復返舊居 是時津城秩序漸定奉太恭人回城仍居  
舊宅家徒四壁幾無以為生內子陳恭人歸寧寄居外舅家至冬始歸

閏八月任北洋文報處文案 李文忠爵相奉命議和過津入都委胡  
千里大令辦理全權大臣文報事宜因於天津河北設立北洋文報處  
以余及曹芹孫爾昌任文案謝竹生霽漢劉樾塵嘉瑣任繙譯是冬胡  
大令歿於德州余因去職

冬外舅陳砥菴公外姑高太夫人相繼病歿均厝於天津縣西郊四座  
墳

嚴範蓀趙幼梅兩公與日本文士時有往來因介余與上岡巖太會晤  
始有唱和之作

先伯母張淑人卒湘蓀公  
繼配

丑辛光緒二十七年 二十八歲

春館於李氏家塾 去年夏李叔生避亂勝芳旋病歿及冬其母劉太夫人屬其戚辛筱圃來約余設塾其家以教叔生之子宗驥今年春館於李氏附學者有賀世欽賀世鏞章勳趙均李念慈李慰慈王和辛霖

培筱圃之子

夏和議成秋回鑾駐蹕開封至冬乃還京

李文忠公薨於位津郡紳耆設位於江蘇會館舉行公祭華屏周姻丈承翰徐沅青世文士鑾主其事屬余撰擬祭文時津郡尚未收復也

朝旨令各省就書院改設學堂大學中學小學同時並舉於是津郡士紳始籌辦學務

遷居 由北門內東馬道小大院遷居鼓樓南大街

是年先兄蓉生之子鴻年殤

<sup>壬</sup>光緒二十八年 二十九歲

春仍館於李氏家塾 諸葛篤我姻丈 錫祐 由定興教諭調任天津携

其長子濮到縣屬受學於余因附學於李氏家塾

王寅階及杜翰臣 實書 諸君集貲創設開文書局約余任編輯事

夏先兄元配張宜人卒至冬繼娶孔宜人

奉母命分居乃挈陳恭人出居東門內文學旁即李氏家也

蔣觀雲師在滬經理譯林報社函召余前往為助旋值觀雲師東游日

本余遂不果行

天津收復聯軍退余作告鄉人書



秋入東文學社習日文 津紳設東文學社延齊藤恒雄教授語文余始從學

冬籌辦天津民立第一小學堂 津紳嚴範蓀太史擬就會文書院舊址設立小學約余任其事維時津郡蒙學原有東一東二兩齋又西一西二兩齋因議合併為一設立小學定名為天津民立第一小學堂期以明年正月開學

癸卯 光緒二十九年 三十歲

奉任天津民立第一小學堂監督兼總教習 正月民立第一小學堂成立嚴範蓀太史聘余任監督兼總教習以徐毓生 臧佑宸 守義 鄧蔭青 台棠 陳筱莊 寶泉 華次遠 澤灝 及先兄蒼生分任各科教習齊藤

恆雄教體操華海門靖任事務學生共分五班東一東二兩齋為高等小學正齋及西一西二兩齋為初等小學天津學校之興自此始

創設半日學堂 民一小學後舍與縣學文廟毗連因商承範老就其餘屋設立半日學堂附屬於民一小學每日上午下午分班教課以宏造就

夏試辦暑假講學及溫課 學堂伏暑假因就全堂學生的分班級年歲較長者為一班齊集禮堂由教習輪流講說掌故格致及有益身心之學每日一次年幼者各就原班講堂令其默書習字溫習舊課間日一次均於上午行之下午休息

秋津郡創設小學師範講習所兼任講師 津郡籌辦官立小學制府

委派天津縣知縣唐佩員大令則瑞及候補知縣羅順循大令正鈞主持其事先創設師範講習所延聘辦學員紳分任講師余亦被聘講授  
歷史教法

東游日本留學東京弘文學院 直隸總督袁公在保定設學校司以

胡月舫廉訪景桂為督辦王燕泉觀察景禧為普通局總辦選派各學

堂現任教職者咨送日本學習師範並經商同嚴範蓀太史由津保兩

方遴選保定選出者為王古愚振立高閔僊步瀛崔子餘謹王宗坡璟

王漢樵棹吳靄辰鼎昌馬曉山鑑澄趙次原憲曾周子蔚煥文張文瀾

雲閣胡海門源匪路雨三沛霖天津選出者為胡玉孫家祺陳哲甫恩

榮徐毓生李芹香鄭菊如炳勛陳筱莊華芷齡澤沅俞灝塵明謙及堂

允竹生與余共二十二人於八月杪由王燕泉觀察偕同東文學堂教習揚詒九別駕慶鑿由津乘營口丸郵船放洋東渡經烟台入日本海過長崎馬關抵神戶登陸乘火車至東京新橋驛遂往小石川區太塚町弘文學院外塾居焉時九月初九日也

日本弘文學院為嘉納治五郎創辦嘉納先生任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校長兼弘文學院院長是年特開直隸師範班由駐日楊星垣欽使拒咨送肄業以馬拱宸參贊廷亮為監督教師有波多野貞之助三澤力太郎大久保壽彌及立花松本諸氏學監為黑木千尋後易以赤松課程為教育學心理學教授法歷史地理地文數學理化法制經濟地方制度日文日語體操等科任繡譯者為范靜生源康邢贊廷之襄康礪

卿隅任筱山傳擄諸君居東凡一年

在東京時迭詣蔣觀雲師請業明年夏觀雲師徙居葉山舊同學錢念

慈何變侯及蔣伯器尊簋嚴約冲智崇嚴慈約智怡揚實君華揚石門

寬梁著薌志宸李伯芝士偉賀湘南培桐祝硯溪惺元許季散壽蒙韓

強士永康並族舅孫潤甫慶澤皆在東留學時有往還

是年冬余三十初度與堂兄竹生飲於會芳樓並游淺草公園謁觀音

### 堂登凌雲閣

內子陳恭人在津僦賃北馬路李氏餘屋因移居焉

甲辰光緒三十年 三十一歲

春留居日本東京 正月元旦至使館賀年晤見楊星垣欽使馮拱宸

監督使館以內遵用正朔頗有異國新年之感焉

先兄繼室孔宜人卒至秋再娶何宜人

夏嚴範蓀京卿至日本東京 範蓀京卿繼任直隸學校司督辦先至

日本考察學務夏至東京直隸留京學生開會歡迎

秋回國 弘文學院直隸師範班肄業期滿考試畢業由嘉納院長給

予證書遂定期隨同嚴範蓀京卿回國時日俄戰事未息當由東京乘

火車至橫濱附英國郵船由橫濱經神戶長崎至上海換乘招商局輪

船北上七月抵天津仍回民一小學任職

八月佐直隸學務處嚴總理幕於保定 直隸學校司遵照奏定新章

改為直隸學務處奏派嚴範蓀京卿為總理並以直隸藩司兼總理範

孫總理約余往保定佐其幕八月遂卸民一小學事交由徐毓笙接任起程赴保時堂允竹生被任保定師範學堂教員李芹香陳哲甫被任學務處查學官因約同行由天津乘大車至豐台轉車至長辛店經良鄉涿州安肅等處抵保定者城

保定官立小學總稽查趙文廷廣文創設小學研究會邀余加入研究每星期日下午開會一次會場設於保定府學明倫堂

李實忱

廷玉

李少林

飛鵬

兩君與余商定糾集同人於星期日假保定

北城小學講堂試辦宣講推廣通俗教育定名為茶話所余亦兼任講員聽者頗眾風氣一新嗣為京旗練兵處某公所聞似有誤會疑為聚眾結會之舉經嚴範老代為疏解意乃釋然

余至保定學界員紳如王燕泉丁奎野惟魯兩觀察均學務曾禹堂傳

謨吳辟畫閩生吳夢初燕來王秋皋澤澄均學務處職員羅順循大令師範學孟黻

丞侍讀慶榮師範學堂教務長王紫珊全綬李備六諸步芝村其谷九峯鍾秀

步夢周以莊均師範學堂教員張執中鏌高亦韓淑琦均師範學堂齊長諸君交相結納而散

丞侍讀對余尤為推重焉

是年天津私立敬業中學堂成立係嚴範老就家塾恢拓而成由嚴約

敏智惶董其事張伯苓任教務開學時余曾至津觀禮即南開學校之

初基也

冬十二月回津度歲與陳哲甫李芹香同行先至京師正陽門西車站

宿於西河沿旅店此為庚子後重入京師之始次晨回津



乙光緒三十一年 三十二歲

春赴保定仍回直隸學務處幕中

直隸學務處移至天津奉委為文案官夏改任普通課長兼總務課員

直隸學務處奉直隸總督袁公札飭由保定移至天津總理仍為嚴

京卿並以藩臬兩司兼任總理設會辦三人以盧木齋靖王燕泉丁奎

野三觀察任之設提調二人以保定天津兩府知府兼充余奉委為文

案官夏更定規制增設六課一總務課二普通課三專門課四圖書課

五會計課六游學課余改任普通課長兼總務課員

秋先兄蓉生東游日本入師範選科 直隸學務處選送各屬辦學員

紳分期赴東肄習師範選科先兄蓉生時任天津民立第一小學堂長

隨同東游至冬乃歸

八月詔停科舉

冬學部成立奉調到部派在集議處行走 十一月朝旨設立學部以

蔡華卿協揆慶為尚書熙菊朋侍郎瑛為左侍郎嚴範蓀京卿為右侍

郎熙侍郎旋以病免以張劬予侍郎仁黼繼任就京師總理學務處西城街為學部公所分設四

處一集議處二文案處三會計處四庶務處奏調人員到部分派各處

行走有喬茂萱樹枏林朗溪灞深王書衡儀通戴邃菴辰誠吳菊農敬

修袁樹五嘉穀徐莖甫仁鏡張菊生元濟林肖頊榮楊儀曾熊祥曾篤

齋培王君九季烈顧枚良棟臣慶望臣隆張劬希緝光彭同九祖齡楊

時百宗授彥明允惠柯世五興昌崇鎮東岱陳伯寅清震陳筱莊及余

二十餘人余於十二月奉調到部派在集議處行走暫寓松筠巷門外

炸子  
橋

上學部說帖擬請設京師督學局振興小學教育

丙午  
光緒三十二年 三十三歲

春移家至京師 內子陳恭人至京僦居西城報子街是為居京之始

學部開辦教育研究所召集部員及新簡各省提學使入所聽講余兼  
充事務員

詔頒教育宗旨 學部奏請頒定教育宗旨共為忠君尊孔尚公尚武  
尚實五端頒行天下

秋奏准留部以主事候補派在總務司行走 學部奏定官制尚書侍

郎之次設左右丞左右參議各一人分置五司一廳三局計總務司普通司專門司實業司會計司司務廳京師督學局圖書編譯局學制調查局各司設郎中員外郎主事書記官司務廳設司務三局設局長副局長及其他職員八月余蒙奏准以主事留部候補派在總務司行走以諸生而濫廁部曹亦異數也

京師督學局成立部派兼任督學局總務長 學部籌設京師督學局

奏派孟黻丞參議 時由侍讀簡授 學部左參議 兼充京師督學局局長因薦余襄助籌

辦開局事宜部派余兼督學局行走學部公所西偏有會同四譯館所管官房一所當經商妥撥歸局用剋期成立督學局分設一處三科一總務處二中學教育科三小學教育科四通俗教育科置總務長一人

科長三人總稽查二人科員及司事各若干人冬十月余奉部派兼任  
總務長調局任事者有李潤生 春澤 祝蔭庭 椿年 啟子貞 元 劉艾唐 隸  
芬 陳仲騫 應忠 陳杰士 希彭 王秋皋 澤澄 吳劍秋 友夫 趙德普 澍潤 祁  
素園 榮絨 鳳子儀 來 孫厚菴 培基 諸人督學局成立管理京師中小學  
堂事務當經接收八旗學務處所屬各小學並籌畫設立京師第一師  
範學堂內外城官立小學並京師勸學所及各區宣講所

丁未 光緒三十三年 三十四歲

春奉學部派充總務司幫主稿在案牘科任事 總務司規定編案辦  
法由案牘科司員分任辦理

上諭奉懿旨整飭學風端正士習將諭旨恭錄懸挂學堂並刊列畢業

文憑上端俾昭法守

京師督學局籌設內外城官立小學及師範傳習所次第開學

學部奏改訂各學堂考試章程奉旨依議由京師督學局刊印通行

冬應詔陳言條上立憲六事預備之大綱二一勵學一宣講施行之大

綱二一昭大信一重實行綜此四綱之本有二一通上下之情一明上

下之權遵例呈由都察院代奏奉旨憲政編查館知道

是年移居繖子胡同

申戊光緒三十四年 三十五歲

春承順天府尹照會兼任順天高等學堂教務長 劉文唐主政 隸芬

時任順天高等學堂監督引余任教務長因薦之府尹袁大京兆 樹勳

乃有是命向例京尹對於部曹體制稍殊是以改用照會聘任二月至順天高等學堂任事是時兼任三職每日分至督學局及順天學堂並學部總務司辦公率以為常

督學局刊印奏定學務綱要各學堂管理通則高等小學堂章程初等小學堂章程分發所屬學堂遵照

學部奏定各項學堂分別停止招考及考選詳細辦法章程得旨允行學部奏定發給各學堂畢業執照章程又訂定中小學堂學生初級師範學堂自費生轉學章程及各學堂修業文憑條例由督學局遵照奉行

秋兼代順天高等學堂監督 劉艾唐監督丁艱乞假回籍余承順天

府尹凌大京兆福彭照會兼代監督職務是年冬劉監督假滿回京乃却兼職仍任教務長

冬十月德宗景皇帝上賓復值孝欽顯皇后大喪遵例隨班行禮

擬上皇帝書請飭京外臣工言事以廣言路書至都察院格於例未允

代奏

大喪期內各部院不遞封奏

十二月題補學部總務司案牘科主事 學部總務司案牘科主事出

缺余應翰補適值兩宮大喪百日期內例不引見即由欽派大臣驗放

覆奏奉旨補授

是年恭值皇帝登極恩詔明年改元宣統覃恩中外文武官員依例得加級請封余備員學部得請四品封典先考贈中憲大夫先妣封恭人



余授中憲大夫內子封恭人並為先伯湘蓀公請馳封如例

己酉宣統元年 三十六歲

春羣臣班見監國攝政王 時皇帝幼冲醇親王載灃監國攝政奉旨於大喪百日期滿後羣臣班見於三所行一跪三叩禮余隨班行禮如儀

孝欽顯皇后梓宮奉安東陵德宗景皇帝梓宮奉移西陵先後率同順

天高等學堂師生在闕廟恭送

東陵在朝陽門外恭送  
西陵在阜成門外恭送

學部奏請變通中學堂課程分為文科實科以廣裁成而收實效得旨允行

上諭變通初等小學堂章程並將小學簡易科分為兩類辦法無論官

學私塾均當遵照奉行 依學部奏請明降諭旨行之

葬先考中憲公於宜興埠新阡 中憲公歿於光緒元年權厝小於莊  
祖塋現以舊塋地畝為官家徵用因於天津城北宜興埠另購新阡遷  
葬先祖考妣同時奉移中憲公遺櫬安葬祖塋之次依昭穆順序並加  
擲附棺恭題贈銜

夏兼任順天中學堂會辦 順天府尹凌大京兆依學務會議之決定  
將四路廳中學合併為一於京內西什庫後設立順天中學堂照派劉  
艾唐兼充順天中學堂監督余監任會辦中學事宜籌備開學

秋先兄蓉生考取己酉科優行貢生預備明歲來京朝考

冬十月女慧年生 時十月初六日也

十二月學部嚴侍郎修請假修墓回津明年正月赴浙  
是年移居靈清宮胡同

庚戌宣統二年 三十七歲

春嚴侍郎由浙返津奏請開缺奉旨允准

學部奏訂檢定小學教員章程及優待小學教員章程由京師督學局  
刊印通行

夏太恭人來京居兩月餘復回津

先兄蓉生來京恭應朝考取列一等奉旨以知縣分省補用籤分貴州  
先兄蓉生分發後仍回天津留於本籍辦理學務經直隸提學使詳  
請直隸總督咨明貴州巡撫准以文到之日作為到省日期免予扣資

秋七月升補學部總務司審定科員外郎 學部總務司審定科員外郎出缺例應酌補由部擬定正陪二員帶領引見請旨圈定余係擬正徐忻甫主政 致喜 擬陪引見後奉旨著以擬正之員補授

九月奏派學部視學官視察直隸山西山東等省學務 學部奏派司

員分省視察學務余及常則先順後冠姓更名為孟心達蕭雪朋友梅充任視學官視

察直隸山西山東等省學務預定本年十及十一十二等月視察直隸省明年正二三等月視察山西省四五六等月視察山東省各以三個月為期

是月辭去順天高等學堂教務長及順天中學堂會辦各兼職 時劉艾唐監督將回湘省辦理鹽務余適奉派出京視學因將學堂兼職一

併辭卸

十月偕同常則先蕭雪朋赴直隸省視察先至天津晤直隸提學使傅沅叔學使增湘及學務公所各員訪問全省學務狀況視察北洋大學堂北洋師範學堂北洋法政學堂北洋客籍學堂北洋女學堂直隸高等工業學堂天河師範學堂天津官公私立各等中小學堂遂沿津浦路線分往靜海滄州青縣南皮東光阜城交河等縣進至河間經獻縣任邱十一月至保定視察直隸高等學堂直隸優級師範學堂直隸高等農業學堂保定官公私立各等中小學堂因沿京漢路線行南至順德廣平各屬北至易州各屬

十二月復至保定並所屬望都新樂安肅今改徐水等縣歲杪回京

辛亥宣統三年 三十八歲

春送眷回津 正月送內子陳恭人携女慧年回津賃古樓南宅暫居  
赴山西省視察先至太原謁山西巡撫丁衡甫中丞寶銓晤見山西提  
學使駱公肅學使成驥及學務公所各員訪問山西全省學務狀況視  
察山西大學堂山西師範學堂山西法政學堂山西實業學堂太原官  
公私立各等中小學堂

二月出省視察分為三路余任省南一路至榆次太谷祁縣沁州武鄉  
並潞安澤州兩府所屬常則先任省北一路至忻代各屬及綏遠歸化  
兩城蕭雪朋任省西南一路由太原至河東運城均於三月杪竣事余  
乃回津

四月赴山東省視察先至濟南謁山東巡撫孫慕韓中丞寶琦晤兗山  
東提學使陳筱圃世丈榮昌及學務公所各員訪問山東全省學務狀  
况視察山東高等學堂山東優級師範學堂山東法政學堂山東高等  
農業學堂山東客籍學堂及濟南官公私立各等中小學堂遂赴青島  
視察青島高等專門學堂復沿膠濟路綫視察青州膠州各屬回至濟  
南沿津浦路綫視察泰安兗州濟寧各屬仍回濟南復沿津浦路綫北  
行至德州禹城等屬視察六月杪回京

五月至泰安登泰山宿於玉皇頂碧霞元君廟觀日出

六月至曲阜謁孔林及聖廟衍聖公孔燕庭上公令貽派員引導

時蔣觀雲師適佐山東撫署幕在濟時躬往謁候

秋充學部考試留學生甄錄試襄校官

七月充中央教育會會員 學部召開中央教育會奏派張季直殿撰

審為會長張菊生參議元濟 傅沅叔學使增湘 為副會長並延攬京外

教育人員充任會員余以視學官資格列入會末參加會議

張菊生發起全國教育會在京開成立會余亦入會為會員

視學差竣仍回學部總務司及京師督學局任職 時督學局局長蒯

禮卿京卿光典 請假回籍職務由副局長彥明允部郎熹 署理

部派兼充學部法規編纂處幫總纂

八月武昌事起京師震驚京朝官相率南歸或送眷至津暫避各使館  
保衛界內賃屋有人滿之患正陽門東車站乘客擁塞幾無隙地人心



惶怯即此可見一斑

九月接眷來京 九月初九日為太恭人生辰余自官京曹屆期乞假偕內子赴津稱祝歲以為常本年內子在津遂於稱祝後相偕來京賃廂西城十八半截南寬街每日退值後回廂課女慧年識字

灤州石家莊新軍相繼叛變統制吳祿貞被戕統制張紹曾通電請宣誓太廟頒布十九信條京師戒嚴官民愈恐紛紛遷徙十室九空自袁總揆世凱組閣命下新閣成立人心漸安

冬成立北京小學維持會 自武昌事起學款枯竭中學以上均經停輟小學師生多係土著及久居勢須繼續授課以免荒廢因與孟則先心遠原發起北京小學維持會聯合京師督學局及八旗學務處所屬名常順

各小學職教員共同進行並募集捐款酌量接濟以資維持

監國攝政王載灃奏准解職朝政由內閣總理大臣擬定奉隆裕皇太后蓋用御寶宣旨施行

朝旨准人民自由翦髮余即日遵行

十一月陽曆十一月南京成立政府建設中華民國舉孫文為臨時大總統黎

元洪為副總統

督學局職員減成發薪 時京內各官署經費停報僅賴餘款維持余

與彥明允局長議定減成發薪凡薪俸高者皆按六七成實發約減三四成

薪俸低者皆按八九成實發約減一成 就局中歷年節餘之款按月挪墊

計自今年十一月迄於明年三月源源接濟薪俸得無缺欠之虞

十二月陽曆內閣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宣布共和命袁世凱為組織共和政府首領各級官吏照常供職聽候改組時十二月二十五日即陽曆二月十二日也



榮德生先生第一年譜並爲七十介壽序

德生榮先生者，余民國八年己未嘗於公益工商中學開校祝詞，比之南通張先生，譽謂以實業家辦實業教育，方不騫於空談，足爲當世圭臬。梓諸錫山學務文牘者也。於時先生甫逾強仕，銳意實業，而余方少壯，尤視天下事皆若不足爲，豈意歲月如流，國家多難，先生事業半付劫灰，而余棄家轉徙，且垂垂老矣，睠懷往事，誠不能無感於今昔也。今先生自敘行年紀事實年譜也，已至六十，其令子伊仁毅仁昆季，故嘗隸弟子籍，謂余知先生屬爲點定，余受而讀之，曰：此中國實業史也。年譜云乎哉！於是先生明年且七十矣。鄉人之旅居者，咸謀所以壽先生，余迺作而言曰：往者阮文達公年六十，有年譜二十四卷，其門下士謀於龔士珍，爲作年譜第一序以壽之，謂信今傳後，莫壽於是。侯公七秩之年，最增十卷之書，當更敘之，故爲第一。余不敏，何敢望龔氏而阮文達實一代福人也。請師其意，爲先生介壽可乎。吾國古來兄弟齊名者，於宋尤多，以宋氏郊祁科名及蘇氏軾轍文

章爲最著。洎乎遜清，吾蘇亦有岷山徐氏、健菴立齋之兄弟，繼相嘉定、錢氏、竹、江、竹、廬之經術名世。是皆國家盛事於世不數數觀。及後海禁既開，羣知實業富國而世人驚於近利，賢哲能舉其大。於是南通有張謇、張謇兄弟，而吾邑則有先生及兄宗敬先生，皆以興辦實業一時名聞全國。故言中國實業者，必曰南通、無錫而言。南通、無錫者，必及張氏與先生兄弟。余曩以張先生譽比先生，亦以先生有兄宗敬先生與南通張氏媲美爲不易也。然張氏科第鼎盛，不無政治憑藉，其所辦以大生紗廠爲主，亦多囿於南通一隅。未若先生兄弟白手成業，經營幾遍全國，而與先生兄弟相左右者，實爲王堯臣、禹卿先生兄弟。故南通事業幾與張氏兄弟相終始，而先生事業雖至今猶存什一於千百。則先生兄弟能推大之，不私所業之效也。綜先生年譜所述，則事業以實業爲主，而實業以衣食爲先，尤以食爲民天，故首在錫創辦茂新麵粉廠，以爲之基，以次而至於四次，曰申新紗廠，自一以至於九，又其次推廣麵粉廠，則曰福新，自一以至於八，所謂三新公司是也。

其於地方，則本尊人熙泰先生遺訓，所謂立身治家常須推其有餘，實合孔子己立立人已達達人之旨，而以交通爲地方命脈，教育尤事業之母，故首道路建設，則自開闢開原路通惠路，以次而及百橋公司、學校教育，則有公益中小學、競化女學，及梅園豁然洞讀書處，社會教育，則有大公圖書館及梅園，凡其犖犖大端，於年譜可考見者如此。昔太史公稱天下言治生祖白圭，而白圭自言其術，則謂猶伊尹、呂尙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近世東西強國競言經濟戰爭，謂可以亡人之國，朝野上下相與究通其學，而軍事勝負以至國家存亡，亦幾決於物質條件。故學校教育，惟此尤兢兢。平日則藏富於民，有事則毀家輸難，吾國白圭之言，庶幾於此而信。若先生殆深知其意者也。猶憶民國十年辛酉，余謬膺省選，于役甯垣，假寓下關鮮魚巷茂新批發處，實以先生爲之主，而先生每來甯，亦必寓此，常徹夜談不休，上自軍國之大，下至閭巷之細，無一不談，無一不精，余竊歎先生爲異人，真能如白圭治生推大之。至伊尹、呂尙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者，今讀

先生年譜猶恍見當日夜談精神也。余謂中國今日於易卦當爲剝在剝之上九。其象爲碩果不食而序卦不受剝以坤而受剝以復復之象曰復見其天地之心乎。剝之上九非復之初九也。然非此剝而不盡之一陽卽無以爲復生一陽之根。柢蓋陰陽之數剝不極則不復而剝既盡則疑於無陽是故剝復之際消長絕續之間天心所由見也。今先生神明強固意氣猶昔有子爾仁君與伊仁毅仁諸昆季皆嶄然顯頭角而宗敬先生亦有令子曰鴻元鴻三鴻慶諸君庶幾兄弟濟美能共體先生之志者豈非大易所謂碩果也哉。霰雪集而不凋者松柏之所以待春也。風雨晦而不熄者膏火之所以待晨也。余將以先生之康強逢吉卜國家太平不遠而河山再造地方復興尙皆有待於先生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於是乎。在姑書此以爲異日券且弁於年譜以歸先生倘亦欣然而爲進一觴乎。

民國三十二年十一月孫菴道人錢基厚謹序

## 樂農自訂行年紀事

吾家自始遷祖水濂公擇壽地蓮花山，卽移居於山之下，生三子，長居上，次居中，三居下，卽稱下榮。在余家舊宅後，由二十五世祖庭芳公改建樓屋，武初公卽分得宏山公至錫疇公，傳至先父熙泰公，乃時祇分得中造舊屋二間，與祖母袁氏務農經商。母石氏生二子，兄宗錦，次卽余。生於光緒元年七月初四日辰時，是日天朗氣清，家家正在早餐時，則世亂初定，人心和平，故皆安居樂業也。

光緒元年乙亥一歲

光緒二年丙子二歲

光緒三年丁丑三歲，理應學話，而不言語。祖母父母均恐如啞子，細看有小舌，知不啞。祖母力言將來必是大器，晚成。



光緒四年戊寅四歲，春初能學話，甚少開口，祖母每攜至隣家遊，至今尙能略記人名。

光緒五年己卯五歲，大妹生，後適項，是年兄從殷省甫啓蒙，實由春泉二先生代教也，余則每日由祖母攜往念佛聽隣，近人設農桑蠶，並將田改種等事，至八月中秋，祖母往大王廟燒斗香，午後送點心，至將晚，見各人紛紛將香斗盡投大爐中，攜香籃而歸，祖母頗氣悶，因人謠說是邪教，爲此中止，因而祖母遂患癡疾，父母朝夜侍疾，請醫服藥，並買小冬瓜煨熟吃，多方調治無效，延至十月初三辰時去世，十三回出，坟在鄭巷新圩，父親所覓得也，請章仲山用事，亥山已向兼乾巽，章君云：此地頗佳，廿年卽大效，開土色黃如赭，祖母之棺正在黃沙中也，用後三四年，家中果稍見順遂，卒如章先生廿年之言，先嚴信風鑑尤誠。

光緒六年庚辰六歲，祖母故後，家中乏照料，春間養蠶等事尤忙，外祖母戈太夫人家在山北石巷，往來不易，母親遂接至家中常住，於外孫甚愛護，時兄日日

上學，余則無事。外祖母嘗言：山北小兒五六歲，即要學小事，壓壓厭。下半年，即教我學扎黃錢，每萬值錢一百廿文。隣家小兒因而共來學做者，二三人。錢橋男女做者甚多，榮巷則少見。

光緒七年辛巳七歲，閒空無事，解厭一如上年，亦不出門，但見母親每日搖棉花，織布從早至夜不歇。晚上兄弟同在一處聽外祖母與母親述洪楊逃難時身經一切形形色色，聽之不倦。至今不忘。秋小病。

光緒八年壬午八歲，本應上學，因少說話，隣里都言：二木頭如何上學？父親信之，且緩至明年。每日仍做扎黃錢工作。母親差喚家事，一一均做。上街買物，均不錯。九月，父親由浙江烏鎮回家，見余稍好，必須識字。買方塊字三百教之。初以五字、天地君親師，唸幾遍，即能背誦。再換五字、父母伯叔兄，仍幾遍即背。如此，父親試準。此兒不木，可教。一月餘，三百字皆能背。有一晚教背九九數，一一如一，一二如二，至九九八十一，均能背熟。父親甚喜，安慰母親，謂此兒明年決可上學。父母

赴烏鎮，明年正月回來，兄讀已數年，曾讀過百家姓，傳習之，朗朗上口，十餘日而畢，再教千字文，過半如此，兄弟二人，每夜以唸書爲事，卽從族伯雲章先生，因在東隣也。

光緒九年癸未九歲，正月十九開學，卽到先生處拜孔夫子，拜先生畢，先生聞會唸方塊字三百，謂拿來理唸，尙識不錯，理畢，已屆二月後，初讀千家詩，是月父親回來，月半二妹生，後適尤氏，現存，頗能作家，有提督軍門王青山，在浙江太湖水師差，調廣東省河水師差，將家眷搬錫，住小三里橋西，父親攜余去拜見，並見朱太太，卽姑丈曹竹村之胞姊，亂時失散，得親戚收留，長大配與朱光耀，時在郭嵩林部下，職都司，後隨曾國荃克南京，保至此職，並巴圖魯銜，爲人富有力，號稱千斤，三月往廣東，父親與朱君（卽姑丈之胞兄）先去，租屋桂香街丹桂里，軍門卽往接差，秋間全眷隨去，後調三水河口，十餘年，至廿四年補韶關鎮台，竹村姑丈在曹三房冶坊任事，長於刻字，香爐等，翻砂字，均他過手，與姑母住江陰巷。

陶謙益內王姓屋，如此不時與兄同去至城，本年所讀有大學、中庸、學而，十二月廿日放學，在家幫助雜務，晚間兄弟同唸書，習以爲常。

光緒十年甲申十歲，正月二十開學，由學而讀完，接公治長子罕子路陽，貨是年中法之戰，張佩綸爲欽差，與法交戰於馬江，族叔祖俊業號履吉，以縣丞差支，應在船政局爲張公世交，卽委爲掌印，兼一切重要公文令箭，是役戰敗，據實未敗，不善報告耳。張公拿問進京，臨行薦族叔祖至粵，督張之洞處，當卽延見，詢當日情形，頗器重，卽委營務處接差站班都大員一佐職，而當此大差，頗不自安，面請改差爲摺奏，兩院兼之，甚紅，府班同鄉均與往還，有要員往潮州，軍門派兵差船送之，船管帶與父親言，榮師爺聞否，船往潮州，可去遊玩，一二日卽回，允之，到船，楊姓某員亦到船，船主卽引與言，軍門派師爺陪去，乃兩面人情也，途中談榮姓多旗人，閣下何處人，答江蘇，彼安徽爲大同鄉，督署榮俊業是何人，是族叔，何時到此，尙未見過，但知其有差在閩，答云張薦調粵不久，住丹桂里，不知同里也。

船去卽回，往見族叔甚洽，路近不時往來。朱仲甫廿四歲以知府到省，是年四十未得過差，時與族叔祖以同鄉之誼往還，因而得到一差，地名磨刀口厘差，差甚小，不便多用人，隨向族叔祖請推薦一二人，答以來省未久，無相當可薦，然再三說之，卽以父親對徵，父親同意，答以軍門相待。朱太太人情難辭，推薦妹倩曹竹村。現在錫待來卽薦。朱公不日接差，無人暫去幫理，允之一面告明軍門，一面信至無錫，來去數月。竹村之父親因老店事多，不允長子出遠，待商允已數月，至粵何止半年，正待調回。朱太太見薪俸已大，未果。是年十二月廿日放學，在家助理過年，兄弟至晚唸書，已學抄書。

光緒十一年乙酉十一歲。正月開學，讀陽貨、梁惠、王公、孫丑、滕文、公離、婁，每月讀書寫字。是年父親已接磨刀口厘金館事，修金卅一兩八錢，後知姑丈結束經手，卽于夏初抵粵，王軍門處。朱太太留住他處，卽告父親轉呈總辦，竹邨已到省，請來接替云云。太尊謂局中缺人，留父親，並請姑丈同來辦事。姑丈卽至局，薪俸

亦同，諸人無積習，公事甚起色，至年全省比較磨刀口最優，卽奉文委大差一次，期滿卽調三水河口厘金大差，比較十八萬兩爲省內第一，是年終放學後，在家每夜唸書，兄加抄書算等事，漸有進步。

光緒十二年丙戌十二歲，正月開學，接讀離婁萬章告子，盡心是年，讀完孟子，亦常抄書，初夏，父親託陸家石橋舊友（忘其姓名）薦兄至南市鐵錨廠學商，卽出學堂赴申，至深秋起傷寒病，母親得信後，卽邀姑母回家商量，往申看病，見頗沈重，僱船回家，路過望亭，稍轉機，抵家延醫調治，愈後，頭髮盡落，如光頭，明年生出辮子，極小，人皆以小辮子呼之，本年春，父親來信，已在三水河口厘金就館，薪金仍舊，姑丈同去，諸人辦事盡心，無惡習，公事蒸蒸日上，比昔起色，是年共收廿二萬兩，考成仍全省第一，奉文聯差一次，是年放學，仍兄弟唸書，兄病愈在家，不到鐵錨廠去矣。

光緒十三年丁亥十三歲，開學，讀幼學，須知，頗有興緻，舊學生日少，小學生日

進先生時時出外行醫，點好書，卽命代教，每日有二三人自讀，廿餘行，甚省事，專做手工，檯中一切刀鑽全備，性所好也。本年三月，兄去申學錢莊，在永安街源豫店主衛姓本城人，余一人在家，仍抄書寫字，助母家事，農事蠶桑種菜，一切爲之。父親來信，仍館三水公事，順適總辦，爲上遊器重，年終考成仍第一，奉文委繁缺知府一次，差滿調省，候放缺，父親代卜，必在二月某日，缺在酉，或如肇慶，後掛牌果得該府，赴任，與日亦準，父親派爲總帳，高要縣楊怡慶，每日到府云云。此十四年事，本年放學，仍如往昔，年終各事獨做。

光緒十四年戊子十四歲，開學，詩經頗難讀，不如幼學之易解，易背，惟代教每日仍然自己寫字，稍清潤，兼學寫信，毫無頭緒，兄在店有信，尙好，余去信代覓學業，惟父親無命學業之意，因命書載四十五歲有子入泮，連年無暇回家，俟肇慶卸事後，必回家，因出門已久矣，而二月接事，必在明年，方可計時也。太尊接印，名譽尙好，相傳府有三怪事：一不開正中門，二不能取書房前端石，當日包文正公

辦差開出，貢餘砌在該處，人人不能私取也。三有一大樹，不能修枝，開中正門，全府必出大禍。此父親日見，端石無少缺，是年起奉命開端溪，取硯石，歸府經辦，款項一切，都由帳房經手，父親亦到坑去看採法，在河底山脚有數洞，在東及西者最佳，中洞普通，出石最多，每出一石，稱見分量，命硯匠琢成方圓，刻花配匣，佳者明年貢入北京，十六年，皇上大婚，所應用也，人人不能私取，辦完私人各買若干，每石在二兩幾錢，亦算貴，琢工亦昂，佳者每只七八元，次者每只一二元，匣如公家買老紅木紫檀爲之，不能私用，太尊買十餘方，父親買大西洞石十餘斤，琢成二硯，嘗言宜寶之，余在宅中，建二硯齋，並請人記之，適遇開坑，不易也。年終詩經讀畢，抄書亦完，意欲學業，略作預備，家事一一照常。

光緒十五年己丑十五歲，開學，卽讀易經，塾中算余年長，所讀諸書亦多，推爲大學生，代教如前，日有數人，自己寫字抄書，弄手工，更爲煩雜，先生亦不過問，讀書實無進步，兄有信，本年有同業新開，或可薦成學業，信一到，卽要來，不然，被人



薦去，母親已將被鋪備齊，父親仍在肇慶。秋間端坑結束，端硯進貢數十箱，王公大老均有外任，督撫亦同，餘下不整齊，邊皮角落，聽工匠自琢，出售佳者甚少。八月初十邊接兄信，薦成永安街通順錢莊，方姓所開。徐君爲經手，是時正放中秋學，十二三看戲，十五晚有信船開，船主族人細阿胖，於是將一切書本工作物均收拾結束，辭別親戚，向學業上着想。晚上船連夜開行，明晨至蘇州，在閶門隨諸人上岸，穿城走，直至下牽埠頭上船，晚至崑山，十七至周太王廟，十八晨過錫金公所碼頭，沿河盡是荒田，一路有人上岸，余不識路徑，直開至南碼頭，諸人均走開，小胖官自己送我到兄處，即住在彼處。擇定廿四日進店，見店中先生一徐錫璋，本地人，又一竄曉山，南京人，學生已有一人名潘其萃，浦東人，後又來一學生名楊祥生，引翔港人，三人輪流做學生職務。十月跑馬，其萃約我同去看，三點後一同走，看畢一次，彼即先走，云有他事去，我再看一次，即回路，不熟走錯，不肯問訊，連轉二三次，然後問路到店，已上燈火，徐先生等均在此，即厲聲問你那裏去的。

云與潘世兄同看跑馬，徐云：店中如均去，豈非要請巡捕看門乎？以後切勿自行出外。當時一無回答，自知不肯問訊之誤時也。數日後，竇先生云：學業三年極快，學生要學點本事，將來可做先生。若不學着點，反說先生無本事。答云：如何學法？請先生教之。先生頗喜，卽云：算法學過否？答云：小九九數學過，打打試試看。卽試一看，還不錯。歸除會否？答云：未曾學過。當晚卽教一歸一除，不二遍。卽會云：尙可。教明日起，每日二歸四十一，天學會八十一。歸後教除法乘法，飛歸法開方積算，推錢以積算計之。尙準，匆匆已到除夕，大排門外，要貼莊名新紙，對門姓大王君可寫行單，卽往請寫。王君忙極，連走幾次，尙未寫出，心急早些貼好。可是後來拿到已晚矣。自此思求人不如求己。明年莊招牌必要我寫，預備學字矣。年底先生付我壓歲錢兩元，買鞋襪帽子，用去一元餘，尙餘幾角，常在袋中。每月有月規錢二百文，足以應用也。

光緒十六年庚寅十六歲 正月買黃自元九成宮學字，竝看滬報有圖說，易於

明白，三月中得家信，已攀親錢巷丁伯衡公第五女，時有蘇州人汪琴齋見余品貌，卽云此生佳，日後必成大事業，託竇君做媒，並寫信無錫，不料已定親中止，此君能詩書畫，送我山水摺扇一把，可感張元興亦錫人，開有司張鄧君南門人，時來相敘，彼見我目帶近視，將來吃虧，可以學爲遠光，教我每日早晨望遠處青綠色，如無青綠色，卽望對面屋上瓦，至看得清楚爲進步，後果行行清楚，並至數得清爲止，約半年近視愈矣，父親來信已告假回家，信未至已到申，住名利棧，在法大馬路東首，卽去見面，稟一切離家數年事，未說學業，及到申學業，習莊內應分之事，並及書算，將書字呈閱，父親欣慰云，勿必學商，可一同回去讀書，余命書四十五歲，有子入泮，照汝情形可讀也，當云刻已學商，回去讀不成，被人竊笑，不如學商，當留心，亦可上進，父謂亦好，父親卽回錫數月，至深秋回粵，是後學業認真，一一勤慎，記帳看銀等事，略有進步，至年莊招牌卽是我寫，並代人寫小春聯數副，本年店中年結略有餘，並無分紅，學生每人得壓歲錢三元，徐先生另有他就。

嫌所入薄也。方君欲與朱姓合股，朱云先來試試亦可。明年徐去朱來，其餘如前。是時履吉叔祖已調山東，張之洞調兩湖，李瀚章督兩粵。

光緒十七年辛卯十七歲，朱春和本城老北門內人，年五十餘歲，曾在南市形成為跑街，與富商朱榮堂為從兄弟，於門兌錢莊為外行，不願合資。方君再三商挽，暫為經理，對學生極客氣，對往來稍注意，差余出外跑收錢收銀，入批水。南北公估，因此對批水頗得經驗，稍有把握，算寫記帳，出票格式得益於此。秋間，姑母過滬赴粵，因姑丈出去幾年，無暇回來，催去內助，家中人少，走不開，遲遲至此。姑丈已納妾，所以急去。軍門已調河口，租屋極省，朱家姑母接近也。秋深，朱先生遇到蘇州木瀆某，以薦學生為名，屢次往來，豈知倒脫靴之流，騙去數百元，頗悔。我等到經歷本年店中生意略忙，年中有薄餘，學生添一經姓，名錫疇，惟不肯多做事，記帳結帳一切由余所理。二位先生三個學生，意謂樂得寫意，其實余之一生事業得力在此時，每日收入支出一望而知。一年營業稍有成，見後做廣生。

卽此辦法，年底送我押歲錢四元，以此買鞋襪帽子，尚有餘，每月月規仍然足用。早晨吃粥不飽，不時更買粢飯團三文，或二人五文，莊招單仍是我寫，因平日至晚不輟也。學生推余領袖先生，亦無間言，但聞俱評此生學得出。是年秋間，兄已學滿，轉入生泰蓉爲先生專理，無錫江陰宜興匯兌，父親又館三水河口，朱仲甫二次到差，本連一年，後調蘆苞一年，又北海鹽厘，父親均同往。

光緒十八年壬辰十八歲，是時每日照常學業，更加努力，全店各事均學之，銀洋帳目結帳，月盤皆學理。朱先生每日出外，內事毋勞顧矣。每與友言，此生可做事，惜小錢莊無由發展，接父親信，已調往後瀝厘務。春末，店中被賊挖洞，偷去三百餘元，賊由巡捕捉到，枷號門口，尙言得此區區而被捉，到犯罪真不合算。族人榮子文葆泰石軒等均見，子文兄每月必見一二次，和藹可親，問問大略，路過張元興晤族人也。兄在生泰蓉時，生意頗忙，匯兌不少，是年鄉試，仲甫之弟季新過滬，試後未中回粵，子文兄與兄及余請于德源館送行，講講商情，頗合彼意，到粵

與父親見時，承贊許二子學商情形，朱世丈卽云可招一人來，云大子有業不能走，次子學業已滿，容便帶來可也，不過緩和語，當云不及去電招來，可以幫理帳房，令彼學學，乃時十月初接電，卽來粵就事，正歡喜已可赴粵做事，到各族人往來處及同事執事，朱先生等皆知去粵，不料接到詳示云，切不可來，粵厘務非少年商人可做，往來不便，獨身不合，帶眷更不上算，年底父回申，另想別業，去電因太尊面說，以此示爲準，因爾志尙佳，宜求實事也，先有稟上，八月底滿三年學業已畢，如在原店出俸微末，如何更調，請父親託友，因知周舜卿等皆當年同學友也，並有少年宜竭力做事，方得老來豐衣，此語父親頗嘉納，明年兄結婚，父親云回里，何時未定，余出外三年餘，決定先回家，於十二月初一趁小胖官船，是夜開行，明日早晨至岷山，大河全凍，積船數百號，是年天氣之冷，爲數十年所未有，冰厚三四寸，至十一日東南風大作，一路順風，晚間抵家，母親一見頗喜，見身材已長，非三年前之孩氣矣，各處親族均往候候，不覺十餘天，父親與兄均回家，盛贊

月泉兄因同船而知，由台灣電報局調鎮江，斯時初次晤面，相敘之餘，與普通商人不同，過年後即數年未見，因各自出門也。

光緒十九年癸巳十九歲，正月十一，兄娶親，嫂陳氏來歸，各事匆匆，父親與我先回申，住泰安棧，斯時晤到沈淇泉進士，明年補殿試點翰林，往來都頌爲人才，朱世丈有妾在滬，來信順便帶之回粵，妾名花月舫，本花月中人，候其了理屑事，即坐廣利輪，二月半開，十八過汕頭，上岸遊覽，天熱，與上海不同，買潮扇，夏布，襦子，十文六只，每斤十四文，扇子二三角，牙柄細極，彼時物價至賤，十九到香港，初見之如到外國，滿山燈火，可觀者惟三條馬路，名上環，中環，下環，已有上山吊車，公園以西，一片荒山，對面九龍，人亦極少，祇划船來往，夜間出外，必執燈籠，路不拾遺，當晚即開，明廿一晨，抵省城沙面招商碼頭下駁，即至靖海門，香港鴻安分棧住一日，有河口解餉船來，廿二開，即抵三水河口，見姑丈姑母王軍門朱姑母諸人，明日見朱世丈仲甫，即出派事單，派在幫帳房，即見帳房程贊甫，蘇州人，粵

省候補府經歷爲人和悅，派余爲按號錄底收入結數存庫單等事，閒下仍學字看尺牘。父親云：宜看曾文正家書，後看曾公大事紀。是時荔枝甚佳，每日買吃，或人送我發出痔瘡，數十年來未愈。河口爲外省大差，每日收入六七百兩，十天一解，各委員每月薪卅一兩八錢，總辦一百兩，會辦知縣班每月一百元，其餘職員十餘元不等，余則每月廿元加餘費二元，其實伙食歸局中所開也。一學生忽就此職，心中甚快，如此做去，不難做官。同事及外人來往，均稱師爺，商人眼光看之頗覺可笑。七月廣東鄉試，正副考官到省，正爲南京人顧璜，副爲蘇州人吳郁生。吳知程贊甫在河口，卽亟招爲內帳房，卽將河口帳席託余代理，並不請代，以省費用。明知可以代理，並向朱世丈說明可靠，卽告假而去。余卽小心翼翼，收入解出，每旬旬結，每月月結，報告尙無貽誤。至九月出榜，康有爲第八名，卽吳所取。送對請客，收入程儀等頗忙，買去端硯數箱，爲送京官之預備。回京復命，程君亦回廠代勞數月，送我吳對一副，實監生照一張，實不敢受，亦不能却，送還捐費，後爲



捐官之基本，是年父親四十五歲，命書載子入泮池，納一監，卽算驗矣。同鄉人同事者，侯晉三、鄒姓、廖姓、周姓、蘇州太倉均有，委員各省均有，兼有升官者。年輕辦事祇余一人，後有杭州人某，年十八，爲太倉胡也松之壻，就親來也。是年收數長，留辦一年。

光緒二十年甲午廿歲，父親接辦三水差已三次，總辦心信，三江來去商船人氏，遇困難，懇爲轉請解厄，名譽頗利人口，各分局遇有訐告，時去查理，秉公處之，所以朱世丈遇事詢問，商民悅服，連差之久所由來也。斯時總督李瀚章善後局多蘇人，信息靈通，招呼亦有，辦事率真，收數不減，是年恩科會試，會元邑人陶世鳳，狀元南通張謇，江衡沈衛均成翰林，粵中遇會場，公然買闈，姓頗盛。四月中日，因高麗釜山之爭，鬧成戰事，清軍節節敗退，至奉天，李鴻章至日請和，議成，賠款兩萬萬，兩三年還清，國中好氣象，至此一變，是時公車上書，領銜康有爲，是科中進士，士人目爲新派，次年由英法美俄出任調解，將台灣割讓，換回奉天、半省，貼

銀三千萬兩，後來四國各予酬謝，又起糾紛釀成日俄之戰。夏間得家信，母親爲余決定十二月廿四完婚，可作準備回家。在局每日看書寫字，學寫信，並時請業文字於台州貢生黃君，從朱一新太史學也。然讀書不多，根底薄，得益無多。心存捐官，嘗看政書，官階升轉等書，閱綱鑑易知錄，對詩韻無進境。寫信重實言，因看曾文正家書故也。本年土產豐富，夏秋收數甚旺，月月逾額。九月底已知有聯差希望，至十月知再聯，差一年爲三年，甚少見。至十一月預備回錫，同事有送禮者。十二月初動身到省，住靖海門鴻安棧，候招商局船來。初八上船，十二到申，住泰安棧。至南市望兄，但見門已閉，問看門者，云號已倒閉，因戰事，天津貨失利，頗巨，無法維持。所有先生均已回去，卽趁信船回家。不數日吉期已屆，頗熱鬧。前三朝至廿五，天天請客。家中上年已建新屋，新房在新屋之中，尙整齊。戌時花轎抵門，大放炮竹，約有半時之久。錫人未見過，參拜天地老式，非今日之簡單。次日廟見團圓後，做女婿稍晚，約在七時見禮已畢，坐席而陪者嫌晚，風聞微議，岳母則甚。

喜見女婿非鄉人氣概亦識人知必佳婿也喜事了有族人藉前售產魚池貼絕似覺惡習得族人勸出錢而去是年廣植桑兄因號閉無事俟號事了方去申光緒廿一年乙未廿一歲 正月至岳家拜年以姪榮芳作陪口齒尚清正月底辭行二月初隨父親往申父親拍照帶粵送給姑母二月初八坐招商局富順輪去粵在香港上岸去見族人銘三之父在唐晉記坐莊陪往各處遊覽一周到省仍住原處坐小輪回總局姑母等均見過局中如常仍在幫帳程君已有府經歷署缺希望不久署廣府經歷帳房事未辭樂得拿薪水也四月中有舊同事全君彼爲委員辦事官後調廣西邊防蘇元春督辦部下是年值三年有保舉所以樂去有信託我代辦白蠟桿五百枝作槍用卽函申友代辦轉河口到廣西交清後全君問我開履歷三代我不知何事後保送外獎六品軍功此時專看大事記大清民刑律洗怨錄秋水軒尺牘無進境是時姑丈已捐巡檢到省姑母及朱家姑母均設法命我亦捐從九需款二百餘而告明父親說年輕人終要有點小功名

希望升階，若做師爺，無大生色，父親回戒不可。小官得資，不正不堪，供父母大官，無本事做，如得七品以上之官，亦好，甚不容易。因七品正印，卽是知縣，既無本事，亦不易得也。卽中止，以後報捐，由州判起，加布經歷銜。五月大發水，一夜漲三丈外，辦事均在船上，余獨住一艘，帳房船共有船七八號聯住，在基圍沿邊上下。同事丁步春，在烏石港分局辦事，分局長何敬輿，有一晚，洋燈忽滅，丁君大喊有盜，驚得滿船人出來，查問之，再云是仇人謀殺，何分局長一一查問，均無其事。連二三日，卽帶丁君到總局回總辦，總辦面諭，送到帳房船上，因是同鄉也，見余頓亟言求救，長跪不起，說有冤家尋他，已被尋到，決不肯放鬆，倘允保護，鬼六個可不來，余姑允之，以安其心，明知發癡，可望心清，在船數日，離我鬼卽來迷，連日如此，有同鄉周禹臣，自問尙空，卽代陪之，不料鬼卽來，聲言爾口過傷彼六命，非討命不可，已上訴允准，前來捉人，丁再三求饒不允，要將丁沉入海中，尸不還鄉爲報復，余言既然如此，何不在錫報復，丁口云，當時尙未訴准耳，余却不勝其煩，父親

往分局查事，姑丈在局，商量之餘，決定送他回申，俟解餉輪開趁去，如此一決定，彼卽頭頭是道，收拾行李，與人敘談，一如往日，人問日前何以如此，答云實因思鄉故也，付與船費，由阿春送去，到省住鴻安棧聯號，香港同有棧，主其事者潘子驥，江陰人，粵候補巡檢，曾當差及補過缺，閒時在棧作寓，所以去信託彼到港招呼，隨人送彼上船，渠卽回阿春，勿必去，答伊票已買，答卽退去，出一元酒資，並云謝謝主人，阿春回棧，未及到三水，卽有香港來電，丁步春晚飯後，不知去向，必跳海而死，尸無蹤跡，行李寄港，電其子到港了理，尋尸無着，回申，後來全局卽何君亦相信怨鬼討命，秋令水退回局，稅收不旺，父親時出分局查理緣由，至深秋，因受水土不佳，胃口時減，不肯服藥，余吃黃膳中毒，嘴上生一硬塊，同父親往小塘看病，醫名黃赤，名醫也，因他成市，色色皆有，看後服藥稍好，余立消除，欲再去，父親不肯再看，十月後知難再聯差，因已三年，且收數勉強上比較，至十一月無明文，且無調在何處，決定回錫過年，候信再定，十二月初動身回錫，初十到家，闔家

甚歡，惟見父親有病容，述明在粵服藥經過，必須再治，即往張聿青名醫處診治。據云，患黃丹，因服污水，起病，定心服十餘帖，依言服數帖稍好，即停止，後又去複診，仍以前言再服，然胃口不起，心常憂之。廿日後住城，一日因有廉姓房屋租與元大開設米行，典與我家二千文，後來贖去，父親仍請張醫服藥，不數日過年。光緒廿二年丙申廿二歲。正月初，侍父至馬御醫培之處看病，所言與張聿青相同，惟言不可輕視，認真吃藥二三次，與言和藹可親，然看病人每次坐滿門庭。若市氣概闊大，門生開方數人，望之極羨，與言欲入門學醫，彼云須有初等根底，允爲收銀，必須醫宗必讀，能背誦粗通醫理，方可收入門下。馬君既允，並指點方針回家，即買醫宗必讀及藥書數部，閉門誦讀預備，專心學醫，不作出門就館想矣。父親過月半，與兄同赴申地，代兄覓事。至申南市，遇友敘談，及兄友均言開設錢莊於鴻昇碼頭，看就房屋合成股分三千元，自出一半，招入一半，取名廣生，父調排舒齊，即回錫，兄在申裝修佈置，請人辦事等事，父親回來，一再說，既已開設

錢莊兄弟合力，內外同做，不必學醫，醫亦不容易，未必能成，成亦要到中年，不若開店容易發展，引老友周舜卿、祝蘭舫、唐晉齋、楊珍珊等，得意於商業者，爲證。至二月初，決計去申，仍就所學本業，兄爲經理，余管正帳，尙能勉力做去。二月初八開市，頗熱鬧，收入匯款，每日數千，無錫匯出，託怡昌代收解，不放心，決計設分莊於錫，派余爲經理，卽回錫佈置。如此往來均妥，兼營江陰、宜興等匯兌。是時三月底回家，見父親病日深，胃口不佳，非香燥不能吃，面黃心憂，仍服馬君之方。每至鄉，父嘗講治家立身，有餘顧族及鄉，如有能力，卽盡力社會，以一身之餘，卽顧一家，一家之餘，顧一族，一鄉，推而一縣，一府，皆所應爲，並常看曾文正政書，研求國文，俾得應用，每日寫字，以求通體。於是閑時卽以父訓爲守，留心講解之。師友人卽以萬青選先生推薦，因來去無館地可坐，後陳君云：趙藝經先生卽在西隣講古文，改文字頗好，卽去投門，生帖去講，講大略，不一二月。斯時父病日重，延醫服藥，心緒日紛，不能如期去學矣。五月後，母親云：備後事，冲喜。至六月初，更重不起。

牀所言皆後事，並極寬心慰兒等。坟事亦詳言形式，註在卦簿，囑兒去尋自得。余之學地理，卽基於此。父親專心學易及奇門卦，頗靈驗。註有書爲人所卜皆驗。自卜廣生創業，建屋坟地，亦驗。後請馬培之到鄉診之，云舌潤津回，方可延長。否則備後事，不必再請矣。延至六月十一日巳時去世，如火之一熄，不覺所苦。但云到宜興去矣。後扶乩亦云已投生宜興南鄉，喪葬盡禮。卽請風鑑照卦上形式，四出託熟山灣地方者覓之。兄去申理店事，余近家料理一切。閒空卽至山中覓地，所請先生七八人之多，皆各執一說，不能決定。因想照此非自作主張，自覓卦註之地，不可先從借書看。至借不到時，自買幾種，朝夜看之。至附近各山看地，專心學習，並請熟於此者講解。後買一地，復看不合而廢。是年店中營業尙順，謹慎小心。至年除開辦開支外，無甚餘利。父親去世，老成有言，余兄弟年輕，恐難久持，信用不足，有防余兄弟者，因而格外小心。開支省儉，作事穩重，日久卽無邪言矣。十月初四辰時生一女，名素蓉，後適李國偉，皋秀子，世讀書。唐山大學土木工程畢業。後



專事實業

光緒廿三年丁酉廿三歲，店中營業如常，空暇卽往山中，習以爲常，看地理書，人子須知地理，辨正一貫，堪輿地理大成等，看書已多，略有主張，非得如卦之地，不可。朱仲甫丈專人來信，已知父已故，自創業，不能出外就館，但云如果在家有暇，仍到粵就館可也。答云：葬事未了，店中無暇，日後如有可行，再至前效勞。余月薪八元，有田產收入一家足用。秋間在大池灣買張姓地，做好未用。姑母由粵回家，住數月而去。余送至申，住店中候輪，坐富順輪，有熟茶房招呼也。店中匯利日好，已推至常熟、常州、溧陽，收下匯款，不輕放出，占利無多，平穩過去。至年結餘無多，余分得酬勞卅元，無錫各往來日熟，各有盈利，提出善舉，託余代爲分送。鄉人除夕，米余不肯多取，祇數十元，沿路聽苦者，送之，是爲代勞善舉之始。下年習以爲常有善舉基金之莊，以怡昌爲多。上始相沿已久，存此心者，皆有厚望。沈舫齋、趙萼齋、趙梧軒、蔣潤之、單蓉坡等，均專心善舉者。

光緒廿四年戊戌廿四歲，店中營業如常，看書尋地，格外認真。時閱報，聞行新政，後康梁逃海外，當日心竊憂之，恐生大亂，忠心者緣誤會而致殺身，可歎。族伯霽亭管南保康，時請父親卜，稱靈久無人卜，聞新到有沈君卜極精，可去試之。卽往將父卜未解者請解之，彼閱卦云：爲地事，爻未動，地未見，今已夏至，交秋卽見，不去亦能自來，尋亦無益，不如守過夏爲自然。於是信之，不出尋地，但看書專心，劃兌等事。接粵姑母信云：王青山軍門近奉總督委爲韶關總兵，不日前往接任，問余肯去幫理帳務否？事爲隣居族叔培林所聞，云：你無暇，薦我去代之可乎？我想薦去必收錄，先復姑母云：父之葬事未了，決難出門任事，茲可否代薦一位置，來信允之。卽要往粵，六月底培林叔約余同往坟上，作別去之意。隔日晚路過西橫山陳姓坟旁，出來一隻虎，被我捉住，見其氣息喘喘，醒是一夢。次日飯後同往，路過該處，心中好笑，意爲先夢今破也。立定一看，見塘中有梗，自舜歌山前而來，力量不小，穿田過埂，真是到頭，彼處本有記虎，向右與夢相合，一路跟蹤至山後。

自上而下細看無誤，再至地上見一圓墩，比前後高起數寸，稻葉色亦不同，立墩邊正看之時，來一女人，問之姓楊，男人已故，問他肯脫否？彼云：可問價幾何？云：每畝廿五元，明日立契成交，余回家甚快，明日楊女未來，知已變卦，回至店中，仍看書至深晚而睡，三更復夢，走路往明陽觀，前有二人云：某地已成，後人問何價？前人云：每磅卅五元，卽要過磅矣，余醒而思之，決是每畝之數，午後直走西橫山，楊女正出來，問前日爲何不來，渠云：討價太小，必要每畝卅五元，方肯做契，余卽允許，明日到街做字，二畝地共價七十元，加費七元，成交，方知地有緣分，此地爲吾祠產，因地高常荒，售與楊姓，不十年而歸，余購得田有稻，九月中請周子貞地師選吉，十月安葬，穴則由余自定，在稻田時已看定，不可更改，後開見不差，三沙三土形同，山地向爲壬丙兼亥，己三分，面朝橫山，周地師頗得意，謂坎癸騰騰入亥，乾丙向夾蛇，扞著紫，着緋，并着綠，寅甲水來，逐一皆合，長生法葬事既畢，卽滿服除孝服，兄亦回申，店事照常，粵姑丈來信，招余去粵，不說何事，時已年底，未空。

卽去答云，家事雖妥置，店事無暇，春間抽空來前，然連來數信，因姑丈繼母王氏故後，其弟竹軒忘未報丁憂，姑母在粵，已報丁憂，無從由原籍起服，所得頂補順安司，無法到任，對外不敢聲張，招余代辦起服，余不知內容，信上又不說明，所以在錫遲遲不去，猜不出何事，亦不想出外就館耳，過年如前，並代人送除夕米票，年底店中無甚盈餘，辛俸仍八元，酬勞卅元，一年用之有餘，所以安心也，廣生開已三年，無餘派帳，計算亦不虧，有三股東不願再做，將原本各五百元拆去，如此祇存一半，歸吾兄弟，獨開外面不知，亦無變動，余反爲專心，料必做得好也，九月初八晚，二女菊仙生，母親已望孫，見是女，頗不樂，後改名覺仙，適蔣濬卿早卒，有一子，名新一，一女，名淑英，仲懷四子，祖靄士，世家也。

光緒廿五年己亥廿五歲，店事如前，營業尙佳，自己要赴粵，調張祥增先生卽二姑夫接替，助理李伯萱已熟習，可放心，二月初由申去粵，坐廣利到粵，姑丈望眼將穿，說明大概，卽寫信張姑丈，轉問曹竹軒，由李伯萱代問裴姓吏房，查無其

事無由起服，竹村姑丈並託粵藩房設法，亦無方法，祇可補報及起服並行之一法，必須余回錫，面託熟人，自己去投，可無延誤。姑丈甚喜，快去快辦，否則順安司被人補去可惜，如挨後補缺，則爲肇慶屬西山司，大不如此缺也。數次過省城，並未游，此次住姑母處，如觀音山、六榕寺、雙門底、濠盤街、將軍府均去，方知省城之大，爲各省冠，候船卽行，至申已四月初，到錫至裴姓吏房，託爲照辦，送伊費用，不料此人口是心非，遲遲不辦，去數次方辦出，粵信連來復去，後屢來怨言，怪我不出力，悶氣吞聲，無從發火，致生鬱火痰，一面延張亮生診治，一面託友向常州吏房關切，來信云：非親自來不可，轉託熟常州往來之西門外荳行，亦如此說，卽趁班船去，住荳行，將公文面交，講好費用交清，住三天，如期辦好，將公文交我帶回，可稱迅速，一面在各地游覽，至天寧寺等處，初次到，並買木梳等回家，再至蘇州，由錫往來素熟之趙萼齋，介紹藩房馬采山，坐蘇州信船，族人春福伯，晚卽住在船上，不料馬君往申，由其子出來接談甚洽，彼云：將公事掉在他處，決定照辦，與

言要幾日，彼云決趕快辦完寄去，約須十餘天，因非彼自辦，房科終如此，需費幾何，彼云不必客氣，我處無需代辦者代付，付入怡昌往來可也，辭出坐原船回錫，守十餘日，果得信已寄粵，約半月，粵中必有回音，將此函姑丈，然等人心焦，來信言太遲誤事矣，至六月初來信已到粵藩房，准其起服，事已辦妥，仍不討好，順安司已被人補去不及矣，且候下年補西山司如期補到，做一年餘，無好處，求交卸，此時巡撫岑春萱人人自危，故也，此事辦完，安心調治，夢一良方，服十餘次而愈，母親等均不允即去粵，仍做本業，張姑丈已回申，自己經理，伯萱幫理，又添顯榮走莊，生意不減，此時行新銀元內地押用，每千搭廿元，後爲通律三七搭，匯款申出厘大，錫補厘小，日有盈餘，本可不想出外，自春去粵後，朱太尊已知，後已回錫，即關照如來可有事，至八月未見去，即有信託族兄轉致快來，有後瀝正帳，希望看店事可放心，九月中決定再去，在赴粵坐船時，見三僧皆大寺之方丈，有鼎湖山方丈，小巔晚年出家，不吃素，住隣房，能看相及禪語，謂余不宜仕，不宜讀書，將

來可得異路，余問何者爲妙，他云：儒釋道農工商均妙，但要一心不二，十二年悟道精深，余後方知有理。廿日後到粵，將起服，一一面告。姑丈云：萬事有定數，我之官運不佳，被家中誤事也。你此時來甚好，太尊現在後瀝，不日到省，有調省河補抽之說，全省第一差使，現辦王觀察子展，與藩台不協互控，總督譚公已奏參革職，不日有明文交卸，在卽數日果掛牌，定日交接。朱仲甫世丈已到省，往公館見面，述家事店事葬事，彼云：望你來管補抽帳務，十月初一接任，廿九日卅日去接洽交替手續及帳冊，廿九日去見前帳房張君，人皆呼大仙，天天吃酒，故也。人極和氣，云：我在辦交卸，至卅午後可來點收，問帳房熟手留否，答云：未知，總辦尙未派人，見單方知，大約必留銀房數人也。龍胡二人卽來敘談，知我是接張君手，可望與總辦前說話，至時往接收帳冊捐票，同去各房辦事官，各收所管文冊，將晚往見總辦，說明接收大概，彼將派各房執事單，問到銀房如何，當說龍胡尙好，可連下以資熟手，允可，當晚發出名單，明日接事，照常收稅，余爲總帳房，黃少卿副

之在河口老同事也，姑丈爲辦事官，世交厲友梅亦同，熟人不多，此補抽稅局，比較每年四十八萬兩，帶收台炮費，四萬收費，報銷四萬八千，總辦月俸一百兩，每年有四萬元，爲全省第一差使，頗欣慕之，因做錢莊，一年賺幾萬，不易得也，卽慕做官好，至十一月，卽報捐布政使，經歷六品虛銜，同事云，捐實官好，余云，日後望得保舉，接辦後，每日收稅甚旺，十日一解，平日交與票號收存，往來源豐潤百川，通蔚豐厚等，每月利息二厘至二厘半，月底月結，開列清單，呈報總辦，余每初一卽將結單送交總辦，頗蒙獎語，云如此快，其實毫無他事，寫寫容易，每日閉門看書，此時所看轉爲政治之用，寫字大小皆習，立直寫大楷，一百字，將寫下之有字紙翻轉，作用省紙，而同事不見，諸人見余年少擔重任，俸比委員大，尤其如黃君一事不幫助，看余做得了否，不料輕而且易，始折服，匆匆已至年終，除夕封關，有公館者皆回去過年，文案等均不在局，至將晚，錄事卽書契來云，榮師爺你曾預備大堂柱對否，卽答問文案，彼云此事以前皆由張師爺預先請人寫好，所以無



人預備新年必須更換如何辦法，余答去買紙來自己寫快磨墨紙已來墨已好，吃過除夕酒，卽當衆將老句照寫尙平直，同事書契折服焉。

光緒廿六年庚子廿六歲，新年總辦以下，皆看過柱對，從此文案全局皆稍推許，尤其如厲世伯常來談談，云全局以余最佳，初不知何以出此，隔一二月云，你知某某委員否，答伊常對余看，每月發薪水必來，他云彼熟悉風鑑，功名還是相張撫台而來，四月半又來，余當卽請他看，相當允在會客處談談，他說明年得一子兼升官，云是實官，異路氣色已露，不是官，不是商，當時尙無實業，說不出何名，廿五至卅五可露頭角，四十五大佳，名利雙得，爲得意，且有權高於道府，惟無印，此後一路風光，當日似乎言之過甚，不敢再多問矣，總督譚爲互參，先調岑去後，調譚來者李鴻章，袁大化調來專辦礦務，隨員江陰程筱榮住小直街都司衙門內，時時往來，云卽開辦建縣涌流金礦，約余去辦事，有保舉，此時北方拳匪已起，事南方三督共商，東南保境立約，劉坤一張之洞均允，不一月，聯軍開到，裕祿無

法應付李鴻章五月十七調北洋袁大化同去自此專心在做一新事業上着想各種已有事業無一不想改看事業雜誌美十大富豪傳均看過常到書店選事業可觀之書當時全國一片戰訊北方開戰不利家中天天來信催余回家余看前途希望回申爲妙且稅務有七十二行商包辦之說萬一香港牽動要走不易私心決定回申卽在總辦前請假一月由鄒君代理六月十七坐鯉門船至香港停五日天天到皇后大道九龍碼頭等遊覽至廿三得申電申安可行廿六到申海上風平浪靜爲從來所未見至店見兄頗欣悅並道匯款起色利益尙佳還是做已業爲是住數日卽回錫至七月初十假期已近得粵信商包每年四百萬兩已定卸事已近勿必來總辦在八月卸事後亦要回蘇矣此時北方聯軍戰事已破天津兩宮西狩逃先至山西後至陝西滬上風聲鶴唳一日數驚商人逃入內地者已十之七余自南市走至北市大馬路由大東門回店未遇一西人亦無着長衫之國人市上閉門者十之六七地價物價大跌惟小麥裝北洋頗好內地到

申不少，匯款甚繁，日有五千以上，占利亦優，日有二百元，心中甚暢，想從此餘利可向自營實業上注意，各業均平淡，惟麵粉廠增裕，阜豐反好，如此看到小麥來源粉廠去路，粉是無捐稅之貨，大可仿製，正想着，尙無同意者，因南北商人除舊有事業競競業業外，別無新的思想，余自十九歲至粵，至本年遲港，來來往往，曾見興新業而占大利者已不少，如太古糖廠、業廣地產、火柴、製罐、食品、電燈、自來水、礦業等等，頗欣慕，在粵補抽會管二百零四種稅，至申照收稅，各貨大都探問營運狀況，如仿做不外吃着兩門爲最妥，時朱世丈八月初十到申，卽去見敘談，粵稅商包經過，並云決不持久，商人做貨則可，若包收稅則難辦，缺保護力也，並問余兄弟事業如何，回答信用尙好，匯款有利，刻正在想做新事業，大先生和卿亦正做毛巾等，惜太小，不能擴大，如從食與衣着手較佳，彼云我從事政界數十年，看去乏味，爾兄弟從事商業甚好，余亦欲作實利事業，你看何事最好，答云近日正在考查製粉，聞已成之廠頗得利，仿之不難，彼云有幾處，答云四家，天津、貽

來謀，蕪湖益新、上海美商增裕本商阜豐問去看過否？答尙未。如果決辦，要去看他云：正合我意。在粵時，知無稅者，祇此一物，載在洋人條約，若仿製，風行全國，必爽快。你我決合辦。我答：祇可彼此合力分頭招股。彼云：甚好。刻下要將全眷送蘇，再出來詳談。我答：如要詳談，來信約之。我到蘇便，不數日，有信招余去蘇談。余已知談粉廠事，卽往增裕參觀。請對隣米行經理袁葆生寫介紹信。袁君後來亦開粉廠，卽與顧馨一合做，頗得利。余持信至廠，四周看過，皆在樓下。上樓，軋粉間不許看。洋人關照至此而止。想至阜豐聞從不允參觀，訪問天津蕪湖均不知詳細。大約造本三四萬，託瑞生洋行尤葛民同鄉介紹。初次見甚和藹，問爲何事。答有人要問製粉事，貴行能知詳細否？彼云：大班事事可做，惟粉機不甚熟。大約美機四百筒，十餘萬，半數起碼七八萬英機與法磨合用三百包起碼不滿二萬。問有無樣本云：無。本行大小定貨皆做，如確有意，請來訂購可也。廿日後去蘇。早晨在渡僧橋茶館吃早茶點，來一相面人，滔滔不絕，卽與談相。彼云：不是恭維，先

生異路，紋已現，必定恭喜，大有進步，必是大富之局也。心喜而不問要錢多少，與二角而去，隨即進城，至大太平巷，先見和卿，並看代辦之毛巾機，正在提花，出品尚好。云家父此刻有客，少待。客即盧少棠也。約合資開裕大錢莊，未入股，僅存款不多。此莊後發達而倒閉，不半時送客去。問幾時來，答昨由申來。粉事曾調查否，答如上述之大略。彼云：大機器無此財力，招股不易，且從三百包入手，集股三萬元，各認一半，或自出，或招來，即此定局。我任立案，爾任購地，決在產麥之區設廠。如無錫可也。余辭出，即回錫，函申商兄同意，回信允做。惟祇允各入三千元，餘下招股九千，在錫熟友問問，並各處看地。先在北塘，即後九豐身下一帶，後至車站貨站一帶，均不合意。後看西門太保墩，最佳。繪圖寄蘇，說明河道地名。太保墩云：議定招股各半，出資人未全定。大約股名爲朱大興、伍永茂，取廠名保興。具呈立案。蘇省設立商務局，局長吳碩卿與朱世丈爲粵省老同寅，竭力幫助，詳呈督撫，奏明辦理，得到專利十年。此時十月間，地已看定，立案未定，未立契，防不成。至此

放心卽將附近各地一一講好，低田每畝六十元，高田一百元。十二月初一寫契，共成十七畝。中人同族桂馨、叔船廠孫金福，後來族人桂馨後輩及孫氏入廠成業者，亦有數人。是日立契完畢，坐船回家。至仙蠡墩，狂風忽起，不能行船。上岸走回家，已半夜，似爲建築起風潮之兆。不幾時過年，店中年結餘四千九百兩。爲歷年所無，餘利卽入股爲投資實業之起點。姑丈已補西山司，全家到任，來信不甚順手。拳亂已平，聯軍占北京。

光緒廿七年辛丑二十七歲，和約成，賠款四萬萬兩。四先令，結金磅四厘，息四十年分還。十一國公分，並允擴充租界。後美國首先退還，用於留學生。最後除日本外均退還。余後曾條陳政府集萬金，請郭秉文、李石曾至英法各國請還賠款。竟告成功。店事照常，利益仍佳。四月生一子，闔家歡然，取名清和。以大局已和而生於四月也。詎至八月病，誤於醫。九月殤，母親興致大壞，飲食亦減，元氣大傷，痛心事也。正月招股，族兄秉之一早到家，云聞老弟在西門開設麵粉廠，將來必定。

興旺，問大略及每股如何情形，卽要搭一股，三千元，城中零星亦已有兩股，至此完全爲半數。此君爲人精明瞭亮，惟目有疾失明，而心實明白。廿二年時爲合股公鼎昌繭行，父親搭入，是年虧本，余墊款由彼擔保，有保信，至虧蝕後，不允清還，交涉數月，至請出族長小長輩公評，被余駁之再三，允爲照付。當日卽云：老弟今日請大家論論，吾實被累，不能放在心上，一笑而散。吾今日頗樂意，族中已出人才，吾族是必大興，族事頗多，弟年富力強，常來談談，有可興之事，仍當合辦。我之前途爲目力所阻也。此後逢人宣揚，熙泰叔有二子，余時去講講大局族事，頗爲知己。錫購地事，招股事，蘇立案事，均妥，卽去蘇報告一切。至申定機事，由兄開始問價及裝船交貨，引擎馬力六十匹，磨子四部，法國鍊石做成，麥篩三道，粉篩二道，簡單之極。世丈亦去申，將以上一切手續說明。蘇股亦招齊，要者尙多加出三股，爲十三股，簽字定單，由朱世丈經手，完畢回蘇。余亦回錫，料理建築及租賃事務。所廠房由洋行繪圖，公事房由和卿與余酌定，作頭樂如記，爲周舜卿君所薦。

適承建南洋大學校舍完畢，把作趙桂林二月初八破土整理基地正式動工，闕動全縣地保潘阿昌在正月來云榮先生曾否到圖董江先生處講講與辦大略。余因各事佈置諸務冗集忘却前去，已二月初矣，前途以爲有意不顧地方人情心中不快，卽與朱某商量辦法，朱云如此我去告訴彼相知某某等云西門外有鄉人榮某要造磨麵廠規模極大曾有所聞否云皆未知，時正在作葉子戲有看夢者某云究是何處人云是榮巷某云我對榮氏熟人頗多不知此人想是商人當時重仕宦而輕商人也，某某云如何對付朱云有辦法祇要如此如此卽妙大家附和卽由看夢人起稿呈縣不數日接到諭單知已有紳士告廠卽派人抄稟底知某某等具名謂擅將公田民地圍入界內諭令飭地遷移諭單亦以此爲詞卽連諭單函告朱和卿彼卽來錫面商答復商得立腳點地上確實有無盜賣等情在內呼地保並招區書看冊一一查對並無圍人公地且無築圍工作祇在地土堆些黃沙有破土之形式而已和卿看此來詞顯有阻擾之意商量後卽呈商



務局請令縣保護縣中接到後知不能由縣擅斷將案稟上峯核奪外面均傳麵粉廠由紳士反對不能成矣在局股東均來問訊有楊某入股百分之一亦來問並述希望地方興旺之意即去見楊在學校中問大略情形即云如此甚好吾望邑中煙鹵林立學校林立如有爲力處疎解疎解可也不幾日督批已到有士爲四民之首立論尤當持平煙鹵既隔城垣何謂文風有礙該商將公田民地圍入界內是否屬實由地方官查明秉公辦理知縣孫襄臣天津人舉人出身爲人尙好見紳士公呈似有偏見得此批示明知半批即親送至具呈人處欲出來查看具呈人云待我問問各人再復即傳問區書如何即復云公地在附近則有之恐不在內某某即決定和解雙方面談即作下台不數日滿城哄傳某某等得廠方如何如何對面凌姓有楊姓擬到省候補缺少盤費向伊商量凌云你不會想法子如某某等即可行矣我保你得到祇要如此可也即請數十人具名再呈縣長如前再詳此時知爲意外性質藉風水爲名上峯又批下孫知縣見具名人多

再出諭單，仍以遷移爲詞，公司再呈上峯，一面趕速建築機器，六個月要到，必須早造，不能因阻擾而止。諭單亦不問，縣長來勘，已知不聽，再上詳。六月，公事房豎屋，六月十六日，常州府到場查勘，各種建造已有具體。地方紳士反對依然，於是  
一再推上峯作主。斯時大水，地場一片是河，外而有訟，內則內人有病，因產後起，甚危險。新麥已登場，年歲大熟，每石二元三角左右。蘇秤一百五十斤，工人工錢一百二十文，吃飯每客每日三餐八十五文，圍牆連工料每丈三元，木料廿貫，磚瓦每對搭各一萬廿八元，石灰每擔僅四角八分，黃石每船二三元，點心小吃每件三四文，豆腐每塊一文，百葉二文，菜每斤三四文，其餘可想而知。彼時生活程度之廉，由今視之，何啻霄壤。廠屋及公事房、廠間、街場、駁岸，一切完工，共費不滿二萬元。機器一切共費二萬三千元，股款三萬九千元，用透支四千元活動歸經理。調度內人五月起病，至七月險極，幸用參蘇飲轉機，及病愈而清和，又病至九月，月瘍大致爲造廠少暇，兒病不顧，且時正涉訟，雙方不肯放鬆也。至十月第七次

督批漸有勝象，再上一稟，聲明廠已造成，機已到齊，正在預備，不日開工，其實大體雖完，內容正在配備，動即經月，各件全無，初用機匠杜姓，絲廠做過頭目，粉廠外行，所以滯也。上訴第八批，又抄到云：知縣辦理無方，先行摘頂，以觀後效。具呈阻擾人，查取職名聽候詳參，着刻日詳復。知縣已去頂，往各紳士述明情形，切不可再呈，防有嚴飭也。挽回溫君約余面談，此案如何結束，答云：我本商人，無涉訟意。朱公亦平直，不欲與地方人士爭意氣，祇因業已成機已定，難於遷移，以致久延。溫云：何勿和解答云：如何和法，廠中祇要不遷移，均可商量。彼云：我已明白，如此容易，待我與諸人議一辦法，我等再談。隔一日，又來招談，彼云：大致辦法一商定，廠中不能將駁岸，升出二煤灰，不許拋入河中，三不許高放回聲，餘無別情。所有普濟堂地一畝，永遠出租，與廠租金照常。余云：此數節均甚近情，俟我告明總經理，即爲答復。商量之後，即允爲和解。雙方具呈通詳了案，得批註銷完案。二月起至十一月，歷十個月，用去來往舟金抄批等共八百元，可算省矣。凌姓用去八

千元賣去當股了。案廠中急速將煙鹵豎起，由蘇鐵工廠包做，派孫阿虎裝引擎，爐子十二月中試車。外國工程師裝引擎，忘記中間一節，正開動，即將汽缸蓋打一洞，大怪杜機匠未早說要換機匠。於是招孫阿虎接充工程師，自賠翻沙配好。將近一月，煙鹵豎出後，外邊謠言豎時用童男女祭造，方豎得起。彼時風氣如此，難怪反對有人也。店中匯款仍好，至年終餘五千兩，信用日好。如此連數年均同和約已成，兩宮還都人心大定。時適山西災荒，政府辦賑，余卽捐款，並由州判報捐鹽提舉雙月用，至加二級請封典。二代兄則捐同知銜。是年店中同事除原有吳姓外，又來蔡履陶、崔儀卿、林姓辦麥，榮壽昌副之，向寶大行辦麥，八百石，價每石二元八角五分，可見初開時物價之小也。

光緒廿八年壬寅二十八歲，三女敏仁生，母親頗望孫而失望，店中如常，廠已完工，修件裝好，卽試機。擇二月初八正式開機，是日賀客甚多，前所未見。知縣孫襄臣亦到，具呈反對者，雖和解，仍未到。孫公頂戴未復，後卽復還，調缺他去。每日

用麥一百三四十石，每石出粉二包，有零，每日夜共出粉三百包，每石開支四角，袋扯二角，粉出後銷路未暢，不數日積已數千包，拱北樓老吃客皆紳士，云機器麵粉不如土粉，不可用，各點心店聞風附和，而乾麵行攪入土粉，內價比土粉還賤，二號售一元四角，三號降一角，四號再小二角，祇一元一角，麩皮門口有人要，每擔九角，麥二元八角，一百四十五斤做一石，扯扯無大利，約一二角，蘇州設批發處，於閶門內大街，以朱姓爲經理，每日約有五十包去路，駁駁費事，非改在城外航船必經之路不可，於是尋屋在新民橋東，坐南朝北，沿河上下，便利無錫，則在望湖樓烟台，請榮杏生去粉，由黃遵卿談二官船裝申租蘇州河，福來德隔壁，葉氏產廠雖小，佈置不小，店中生意頗旺，兄添營熟煤，未能做好，專心粉事，王禹卿在麻油食鍋店時，至廣生談談帶銷麵粉，抖銷天津幫，時總經理住廠中，見營業並無大利益，和卿已故，心中無大希望，左右亦無實業思想，嘗與談論，云此廠與我前途似難發展，做慣大差使，覺得乏味，至年底知廣東厘金包商虧蝕甚巨，

不能如期繳餉，有收歸官辦之手續，同寅屢有信來，心已活動，似有東山再起之想。九月，余至蕪湖，益新粉廠參觀，總辦章幹臣曾任無爲州知州，倦勤而創此廠。據云：數年以來，無甚盈餘，回廠後，知廣東已收回厘金，藩台瞿公、常州人上任，曾到無錫面邀朱世丈，本是親戚，允爲幫忙。瞿到粵，連有信來，決定去粵，廠事擬交與蘆某接任，余卽勸以廠中現雖不發展，但未成熟，日後必佳。朱文微笑，而蘆君尙不肯接任，恐有虧空也。及至年底結帳，存貨一切盤點，並無虧折，亦無盈餘，開辦費已出清矣。店中生意頗好，餘五千有零。朱世丈回蘇，決託蘆君代理，總帳房黃君，鎮江人，胸有專營之意，謂必須大加更動，而不敢明說，吞吞吐吐，而蘆君與瑞馨頗熟，言保興要改做，彼云：我有股份，可以商量云云。是年二月十八日，將西橫山父墓改良，坤向九曲水出明堂，可望富貴，尤多丁，後頗應驗。未改前有楊君沈君傳言向不合，得周君及其世兄章佩之研究，必須改今向。

光緒二十九年癸卯二十九歲 四女卓亞生，店中照常，保興仍開，朱未來，蘆亦

未來，余不明何意，卽至申，與諸人商量前途，並至杭，參觀官辦粉廠，莊得之，府班出身，開不久已停，約余去看，有出租之說，看後，與保興同是石磨，日出三百包，地位不佳，後未開成，欲順遊西湖，天天陰雨，住通益公紗廠，客房定貨，出貨者，住滿總辦高懿誠，府班爲人勤儉，陪觀全廠，余將扼要一一抄入日記，爲後來做紗廠基礎，住七日，天仍未晴，卽回申，豈知至申卽晴，回錫後，停數日，至蘇見朱世丈，云粉廠事我已交蘆君，欲將股份出讓，廠已停，由蘆盤點料理，不日往粵，汝如亦覺對此無甚希望，仍來粵助我管理可也，余未答，知蘆君有黃君，決無好果，至申，與瑞馨相敘，渠云，祝蘭舫頗有意，惟須獨購，意謂如何，余云，祇可獨購他股，我榮姓之股，不讓，必可發展，心存爭氣，不爭財，與蘆意見相左，決收股，改做如此，祝搭四千，張某某搭四千，自己增至二萬，有零，共爲五萬元，將保興股了結，原呈人朱大興，伍永茂，留茂，改新，卽名茂，新，余仍爲經理，兄爲批發，經理張某某，爲名譽總經理，三月，照常開機，黃君自去，蔡崔兩君往粵，正帳爲張熊占，蔣成之寫信，辦麥亦

改張介堂出粉稍改良麥機添一只由韓福記造水洗不用因麥潮出粉軟顧客不樂購余時至申蘭舫先生入股後每遇必講意存造廠後在打米廠旁錫金公所碼頭左首建造華興麵粉公司買英機卅二寸六部十八寸四部每日出粉一千二百包爲滬上第三家茂新自改後每日去路稍爽添一粉篩自做仿造也華興成立後匠頭名黑灰略與講講如何形式做法彼云老闔不許說出亦不肯放人看候有機會領去看看可也麥已漲至三元外粉一元六角一切物價如前烟台莊收去蘇錫申足以銷完祇望加增出數惟石磨時時要停不能多出粉比人小二角所以難於獲利店中匯款甚好龍洋貼水大也至年餘五千餘兩廠中有開支無餘利但脚地已堅固矣

光緒三十年甲辰三十歲是年日俄在吾國東三省大戰結果日勝俄敗東省情形大變粉銷甚好微有餘利店中如前信用更佳因思古人云三十而立吾人須對社會地方稍盡公益義務之責故時至家塾中觀察擬改良教育於是華生



先生發起捐款，開辦小學，共捐年費六百元，余兄弟共二百元，收款歸余管理。此舉瑞興子俊、永吉、華生均贊成助款。吉人先生盡教育籌備義務，以椿年先生出名。時鄂生叔尙在校中，也至明年成立。榮氏家塾建築新校舍於祠堂之左，有課堂二間及宿舍。由瑞興任籌款，共爲二千元，渠任多數。光緒卅二年正式遷入立案時，公議改爲公益小學校。校額由伊知縣峻齋所書，開校且親來道賀。教席聘嚴堯卿、過永葆等。該校至光緒卅四年，經費全由余獨任。吉人先生爲校長，並設女學，請施獻臣先生主持。是年前出款人均不繼續，自生經濟問題，無暇及此。余因覺鄉中族中不能少，且已任扇董，面子有關，繼續辦理。廠中粉銷甚好，因日本全國已決定對外忍耐，對內從事實業，幫助人民經營，作經濟戰之決勝。英人竭力襄助，甚至聯盟十年。吾國人民有識者，憂時興學，變法圖強，並請頒定憲法。清廷雖允成立諮議局，究屬太慢。國民主在變新，而奮不顧身者不少。人民紛紛亦主興實業，政府特設農工商部主管之，各縣設立商會，無錫亦成立。周舜卿爲會

長過玉書副之，華藝三坐辦，蔡緘三庶務，余亦爲會員。邑中漸呈新氣象，周新鎮已發起創辦絲廠，紗廠則已有楊氏業勤、絲紗麵三者均已具根抵。教育尤爲先進，士人已無科舉，皆入新學。於是至日本、英美留學者亦不少。回來考試，獎給舉人進士。當時爲父兄者，尙重功名，均望子弟轉新科舉爲顯揚。而所學以法政爲多，轉入西洋有學、礦政、地學者，尙無研究。絲紗等實業者，是年茂新盈餘無多，市價因石磨而小，華興、阜豐增裕則大爲得利。欲去參觀，不許。多方想法，與黑炭說允，帶余去看。上下各處機器均看明，並將要點摘下，決心改添鋼磨。無奈添本不易，自己無此十餘萬之鉅款，外招更難。卽招到亦無同心可奮鬥者。廣生營業如前，年終無變更。是年族叔祖履吉由山東回錫，敘談之下，頗蒙獎許。知余已創辦實業，云前程不可及。彼由刑名出任縣丞，歷保至知府。先在粵督張之洞幕，朱仲甫初次差，卽彼保舉。余父任磨刀口，亦彼所薦。歷官三品銜，曾任堂邑、臨淄等縣。及張耀摺奏，因脚病回家。渠嘗以乃子無能爲嘆。以長孫茂忠爲託，決就實業。余

允爲提掖，後入茂，二至今成立。

光緒三十一年乙巳三十一歲，各事如前，欲至姜堰麥莊，由江陰過八圩港，至靖江，由陸路坐小車，過季家市，住乾號往來戶，甚客氣，一早過黃橋，至晚到姜堰，和泰祥主人宮聘之，秀才而商者也，爲人和靄，調查麥情，二三天往泰州，至仙女廟，坐小輪到鎮江，住客寓，遊金山，當時尙四面如水，與今日不同也，坐小輪回廠，心中仍要添機，斯時粉價利厚而穩，石磨粉小難跟，決計添鋼磨，計劃一切就緒，祇無資本，二月滬甯鐵路先由蘇通錫試車，卽去蘇，破天荒，招客午飯，來去二時，至四月，滬錫全通，卽往申，商添機，兄早同意，其他股東難先說，卽向怡和洋行機器房，毛祝三看樣本，定機，買辦祝蘭舫，副辦葉慎齋，由機器部主任講明，三個月交貨，十八寸錕英機六部，每日可出粉五百包，連石磨可共出八百包，購定簽字計銀四千兩，余手拿合同，蘭舫先生適進機器房，云連日來此有何事，答云定磨子共幾部，云六部，其他機如何，答云自造，彼云自造靠不住，要上當，如果能造，外

國人要回外國去了，好到丟落祇四千兩，余不便再說，因渠亦大股東也，再去買柚木二根，準備翻沙造機，購車鑽床回廠，各造車間分部，定規建築，匠亦定五月初五，擇吉拆卸邊房，接造三層樓，排機間，限日完工，粉機、麥機皆仿造，如限完工，外國機亦到，即裝車，至八月初五試好，六日出粉，並無不妥，每日八百包裝，申銷行甚好，六七月時時至申，七月初七，家瑞興請吃素飯，在北京路壽聖菴做打醮，各人均到，是年裕大祥初開，興致甚好，上海已發起振華，一切成就頗羨之，欲在錫再辦一廠，所以起草章程辦法，招股分擔，用手摺寫好，午刻至菴，衆客已到，余即對衆說：你們做紗廠，何不在無錫，彼等云：已成局，如早說，確是內地好，候機會再做可也，余即袖出章程，各人云甚好，決再做一局，照此決定，發起七人，取名振新，發起人即張石君、葉慎齋、鮑咸昌（大豐布號股東早故）、家瑞興、徐子儀，余兄弟共七人，各認三萬元，其餘分招，限日截止，定機歸石君，建屋招匠歸瑞興，後包與俞姓共九萬餘元，余任購地不半日，成局，當日余興致甚好，兄亦同，廣生生

意不差，卽提出六萬元入股，爲各人三萬七人招股。至冬均齊，惟子儀招人而湊滿，余更招得三萬餘，由過君出面，至限截止，豈知未曾滿額，共爲廿七萬零八百元。購地先將茂新餘地劃與八畝外，四邊購進及租者共爲廿八畝以上。余明年派着監造，是年粉廠新機開後，每日可餘五百兩，心快異常，並在廠邊建屋四間，出入近便，早起晚歸，祇睡六小時。粉廠之外，又添紗廠，倍感忙碌矣。而理想不停，嘗至蘇州購地預備造棧房及批發所於錢萬里橋，取其近便。蘇批發經理榮漢卿物色地基，共購四塊，至今存在。錫批發已任嚴少蘭辦麥，請王禹卿至姜堰，蘇申往來極便，想着卽去。至年廣生餘數如上年，茂新餘六萬六千兩，除去南順泰倒帳八千兩，瑞興經手放去實餘五萬八千兩，將添機一切費用出去，股份加足六萬元，每股一百元，計六百股。廠基實用至八萬兩，常欠莊款，營運在外，然局面已大，流動尙易，股東亦分得餘利，余分得花紅。是年年底，母外症頗重，電兄回家，並禱告延壽五年，服人參而輕，請鄧星伯診愈，嫂有孕，明年九月生鴻元。

光緒三十二年丙午三十二歲，一切事業如上年，振新基地已購好，不日破土，卽有當地江姓出而阻擾起訴，後卽和解，友人徐子儀同往蘇游，劉園盛氏購自劉姓也，佈置甚好，至西邊一角更勝，徐問最喜何處，以西園答之，將來欲自建此一角，至申住店中，早接家中電報，知生一子，歡喜異常，取名鴻增，回家過三朝，請客，母親尤爲欣慰，然連年望孫，身體已弱，是年共添三孫，兄得鴻元，鴻三，振新破土，從事建築，茂新銷路平，麥貴粉平，難於占利，外粉競消，全市充斥，廣生匯兌略減，新創匯源，格外招徠，我則因粉廠並兼紗廠，人力稍差，占利已薄，姜莊已換楊少棠，王君被裕大祥招往天津，浦文汀辦麥，李伯塤專事廣生，余則專事兩廠，春間兼營收繭，年年照常，可得二三千，廠旁屋已拆，母親等均回家住，覺得嫌小，於是欲造屋購地於祠後，因每至學校看後面，桑田頗合，託人向秉之季平商量，讓地二畝，出價一千元，時值百元一畝也，祠中一畝亦讓來，計五百元，子蘭一畝，由兄購下，亦五百元，福田禪院代遷，貼費六百元，於是歸正四方，前讓路，明年春破

士斯時新學已成，氣象甚好，並提議新義莊，亦辦成。惟余主張以教育為主，不以僅吃公帳米半升爲然。鰥寡則養之，而衆議不合。余未加入，個人力行，以期貫徹。此旨後來各事歸根於此。吉人叔則以余言爲合，於是隱分兩派矣。振新趕速造廠，機器至十月可到齊，各處工房公事房分批包建，至年而完工。引擎招屠阿大裝紗機，由楊春榮沈阿虎劉阿榮裝置，至年均完。惟一切小小應用，隨時添備，費時不少。外國工程師請張君笠江通譯，張同文館畢業，曾在業勤任事，故亦熟手也。茂新年結，無餘，廣生利微，大不如前，而無錫西門一帶氣象大好。火車旅客上下不斷，廠中已自備小火輪來去，車站極快。余下鄉亦時乘焉。族議預備修譜，余亦任事。主修歸族中長輩椿年先生任之。至宣統元年散譜，中多爭執，大都立嗣問題分別清楚。比較上次爲明瞭。惟對坟墓未列圖爲簡，人士有照像，均加入。余父亦加入。惟照我辦法甚少也。後來二次修譜，余出力較多，費全任。主修爲長輩華生，協修爲吉人先生。欲補前所不足，多加文字，擴充各省支山東直隸山西湖

北族人不少，曾再三商確，於接線有隔膜，本籍汭上祠圖均刊入，不料辦理未竟，吉人先生中途去世，嗣於民國廿六年散譜，至今想之，幸而速完，不然經此數年，模糊難查，欲修不克矣。學校學生日多，然私塾尚多，不去干涉，自作主張，然有識者均主變計也。至後盡入新校，十年屢查幾乎普及，升中學及大學者不少。

光緒三十三年丁未三十三歲，茂新照常，廣生亦然，振新已建完，擇日試車，內容爲總管張笠江，副經理徐子儀，經理張雲伯，惟常在申，余爲監造，至開幕可無事矣。正月中坐小輪至玄墓看梅花，並看四大柏樹，卽晚回城。二月正式開機，一切尚妥，每日夜出紗廿二三件，市價每件一百十二三元，合八十七八兩，無甚利也。是年裕大祥營業闊大，紗廠二個，粉廠，油號，保險，並專做洋布麵粉，各人自做橡皮股票火油股票等，余時來去，但見人人至觀盛里，作方城之戰，時商業缺乏，研究心中爲憂，調度欠公允，自搭入股份，莊中少流動，營業減色，匯兌清淡，他處比我聯絡也。王魁元意見相同，自怡和出來，時至牛莊天津，兼申經理，講紗廠別



具見解，余自來往申錫，必敘大局。兄自開幕回家，及余在家，均覺老屋太小，共商建屋地已平好，欲小小範圍簡便造之。然連年爲公興造，耳目所及，仍然不能過小。於三月破土，六月十六上樑，至年完工，共爲十九間。外加照牆、披屋、圍牆，共用六千元。實爲省算，振新開業至中秋，已欠裕大祥卅餘萬兩。葉慎齋爲銀錢董事，向外欠來，卽與石君商量。若此情形過年必欠巨款，如何結束。魁元附之經理在申，不管營業，副經理讀書，不知生意，一味拔價，請爲主張。彼云：我當日欲德生擔任，均爲瑞興等所阻，謂已有粉廠，再兼紗廠，似乎太重。照目下情形，以能兼理最好。二人至錫，說明來由，余力辭。後來再三說之，允助。雲伯銷清存貨，至年不致欠款。明年決不再辦，由股東解決。諸人均云甚好。余卽去問事，存欠存貨一一查明。卽招紗號，以湯漢章素熟也。一日售完，二月出清，並不虧折。坐小輪至太倉花行，至橫經許大隆號買籽花五千包，售紗一百零五元，低價籽花八元八角成紗，尙有利也。每日詳告總經理，頗蒙嘉許，並囑將工作整理。每日至廠看各部分利弊。

得失一一明瞭，用花若干，出紗若干，出數如何，可以增加開支，如何可以扯輕，牌子會好，數月做過，頗見功效。於是各散股，略爲安心。是年裕大祥各人均營投機，名爲獲利，實則號中暗虧，肩任者均憂之。茂新至年無利，實則略虧，廣生無甚利，本少匯清，放出無力也。兄大做麵粉，明賺未結，振新總帳在申，明年報告虧至五萬餘元，家宅完工未遷入，以兄無暇，過年再定。是歲茂新附設美國購來打米機六部，兼代人打米，至改新麵粉機，麥間而拆去，售與寶新，後頗發展。是年曾設立戒烟局，戒去不少，復吸者亦多。

光緒三十四年戊申三十四歲，茂新廣生如常，惟均難做，美粉競消，麥收不佳，麥貴粉賤，兄做粉暗虧，有利粉船沉失，拋出粉照交棧底損失，結虧由莊款調度，裕大祥受總經理及各人支虧，營業大虧，振新尙好，有微利，正式任余爲經理，人事略有調動，總管改吳炳奎，張至秋間辭去，二月遷入新宅，妻孕已過十一月，心不安，三月瑞興父故，三月半開吊，天天上城，至晚而歸，三月十四晚，張笠江約同

遊惠山，晚飯後即走，至天明方回，人山人海，一路看會，不易走也。天明後，回至鄉間家中，已知二兒生，闔家快樂，三朝取名爾根，比他兒多二個月。四月到申，橡皮股票等不佳，粉賤，並沉失定貨一船，兒粉有利變無利，拋出追討，王禹卿經手，致涉訟賠錢，母親自生二兒時，因走至大廳，呼僕人招收生受寒，三朝起病，延醫調治，時好時重，余多方請醫無效，至六月廿六日，已刻去世，經此大故，天熱各處忙極，開喪後，余即病危，吃西瓜轉機，病愈，各處尋地預備安葬，斯時裕大祥將倒，無可挽回，茂新遷入南市，粉小無利，兄虧本約五萬，廣生資本牽動，余祇得竭力設法，此爲入市以來最困難，棘手之一，次往來均欠，需用無着，岌岌不保，僅聚生仍往來，庶康收帳，裕大祥倒四十萬，重要人均避不出，幸余將廣生、茂新、振新均早安排，未曾牽入漩渦，然往來戶已皆留手矣。八月初，兩宮相繼升遐，繼嗣宣統市面，因時局而大壞，黃松年見大局危兀，即取款而逸，帳房無人，王禹卿先生自津收束，回申，即來幫助，王君應付有口才，遂任帳房，兼消粉，頗能協力，年終庶康楊

松年專至無錫，討取往來，追索照還，否則作倒。余允照還，至年付伊八千兩，皆取自己田單及蘇州已購之單契作押，渠尙不允。經理穆君則頗明達，勸手下人謂彼已誠心將已產出抵，其餘決不妨，稍緩老闖說話，我來對付可也。心感之極，後來心存報答，李裕成亦極心照，至今感之。可見萬事當稍留餘地也。再三計劃，茂新振新照常，廣生匯兌已微，放帳無力，不能顧全，祇可至年收歇，然十分痛心，因是先父所創也。欠出尙有四萬餘，派人收帳，明年收一年所入與開支相等，兄弟共商，還是向賺的路走，專心兩廠，從此發憤用力。茂新將批發處遷至三洋涇橋，裕大祥講帳完結，各股東均虧折，張君仍任洋行買辦，兼振新董事，瑞興任豐泰，後仍做投機，至宣統二年再倒，得友助而了。余由此得經歷一味，顧大局，各事均得分寸，一一布置，過年振新小餘無補，茂新虧少許，連三年共虧二萬餘矣。是年三月，伊峻齋知無錫縣事，照會余任開原扇董，兼任勸學事，公益學校任費諸君，均有事而止。此後歸余獨任出力，以吉人先生爲多，競化女校初辦，施顯臣爲校。

長僅學生三十人，後添至四校，十月間安葬先母靈柩於大池灣，蔡龍山主穴立艮山坤向兼丑未，一分是一鉗穴，土見五色，水有三堂，安葬後心中大悅，得一大富地，必有成功之日，三年五載可見，周湘泉分金，春間曾至甯祈請飭商會將棉花放行准之。

宣統元年己酉三十五歲，各方皆呈新氣象，茂新仍開，然股東已有不信，此廠能轉機者，將股售出，每股見低價十餘兩，兄購十四股，計二百兩，與王先生各半，王君有股，自此時起，振新申錫股東不和，是年併股歸錫，負擔一面招人接替，人事改動，余爲總理，董事選入俞廷元、鄒務生、唐水臣，兄任董事長，批發汪子泉、殷明齋，茂新遷入錢家街口，後自置申錫合力專心做，尙有微餘，可以支持，然紗已好，牌子起色，收花吳昆生、帳房劉綏之、辦料家永達、總管吳炳奎、助帳田少梅，人手一時整齊，茂新辦麥浦文汀、外莊楊少棠、上海公司、帳務榮雪梅、正帳查仲康、協豐收帳後薦來，振新錫批發經理汪子泉，走莊殷明齋批發處在財神街口，太

倉行何家市辦花榮恆春，杏初正帳，橫涇分行，後添陳經橋，查仲康爲經理，南市熟友（後來皆爲紗粉二廠錄用）丁子錦、榮炳泰，學生爲榮浩、泰、王永、深、浦、志、達等，余每至申，物色雜誌樣本，餘暇時加涉覽，夏間向美商恆豐洋行討樣本，據稱新代理白乃里司最新式之粉機，要樣本可送，須緩一二月可來，至秋寄到，由兄去取，並談價若干，抖買一副，格外便宜，爲推銷起見，可放款，此言余得知，久慕美機無力購買，股東力量決無如許，祇有欠入，賺下還錢，方有發達之日，窮思極想，建築無力，因需現金難借也，一面問明定機方法，一面計劃廠屋地位，拆改一切辦法，石磨拆除，打米機出售，改作麥間粉間，照樣本計地方尺，一一算好，彼時無工程師、建築師，祇靠自己一切預備，本屬籌謀，深秋至申，將此共同研究，心中懸懸，不敢卽做，金融上非有幫忙，不可各處接洽，尙有助與王禹卿云：我們請王喬松起一課，卽刻過三洋涇橋街內問課，占得拔茅連茹，問自做抑幫人做，云幫人做，云甚好，三年中必發財回來，於是共議分頭進行，決定定機建造財力全無。

只靠人力也。後果驗，細想此卦，乃後日接連造廠之識也。機器定好，先付二成，八成分二年約十萬房屋，由魏清記包造，交屋後付款計一萬零二百兩。老引擎拆去裝四百疋馬力引擎，價四千兩，爐子三千兩，其餘拆下之引擎，售與南洋勸業會作電燈廠。南京鮮魚巷設批發處，以管梓懷爲經理。鎮江邊亦設批發處，後以嚴少蘭調南京，管梓懷調鎮江。李伯墳任北塘高右銘爲南門認銷處，預備明年出貨。後會場亦分批發出貨入賽，紗廠亦預備參加賽會，製闊大布，後得獎。學校方面，則競化之繡工，余出新木器，先在本邑預賽，時人心頗好，治安亦佳。是年振新茂新均有利，申亦平穩過年。

宣統二年庚戌三十六歲。五女茂儀生，振新茂新照常。丁梓仁到紗廠任襄理，因怡安棧收歇，我局日事擴充，需人亦多。二月，茂新新機落成，外人福白司偕王星齋親到拍照記之。新粉品質良好，推銷甚爽，惟牌子初改兵船人尙壓低，仍不及華興阜豐爲高，心終不服。質地粉色經線分斤准足，外貌裝璜顏色悉照外粉。

及同業發行式樣一一如式如此在市並行振新紗已與蘇天官日紗藍魚等並價每日出數卅二件用花三百四十二三斤開支每件不出廿元如此省法實爲人所不及每件紗可賺數元不出十元耳時外紗競消欲多不能也南京勸業會開幕有請帖余因有服未帶衣冠守衛不許入後服闕逢正事必備之至三月底開幕後連去觀三次地場大各省有館一次看不了全國物產有朝氣余得獎牌三等二塊一時榮幸滬上投機極盛某某發財某某失利至六月色色賤大都爲外人席卷而去市面空虛三莊倒三百萬道庫出而維持奏明辦理市稍平瑞興又虧巨數振新地產向存董事唐水臣處與瑞興姻親被他借去押入匯豐斯時批發已在三洋涇橋沿浜二樓雪梅爲帳房被其將茂新書柬倒押在保人字上蓋之而去不知何用至七月發覺追討無着瑞興無錢贖回匯豐交上海道蔡乃鎧轉請商會派王步瀛官派匡鳳儀會同執封條到廠說明原因如無辦法要將廠查封抵償滿城風雨往來均到有欠追討信成銀行經理將晚來出貨余因晚



不允同坐至天明，一夜未睡，裕甯請總督轉縣查封，因是押款，據理力爭，由商會代呈而止，於是將進行辦法，到申兄弟共商，四出請人幫助轉押，連三十八日而成，余每早至申，晚車而回，計卅餘次，託人借款，後由李裕成及信成、周舜卿共借八萬兩，用莊活期四萬兩，廠內湊出四萬兩，贖回了事。從事說項者，朱企臣與友汪君爲多，至可感也。兩委員接申撤回信辭行，我卽雇船辦菜送行，承獎語有加，謂從未見有遇此重要事，而從容照辦，一切條理井然，至辦妥而已，將來前程無限，余亦感其公正寬容，許我設法辦好。王君後在教育部爲科長，民八年遇見重敘舊話，自知目力未錯，余亦見其與在商會爲文案時，相去天壤矣。匡君後爲輪船經理，亦誠實人也是年，振新至年有餘，還去往來，仍不寬裕，茂新有餘，除開辦一切折輕成，本內容頗有脚地。

宣統三年辛亥三十七歲，兩廠照常開，春多陰雨，小麥年境本差，收場又雨，質地平常，出新囤戶甚多，阜豐興致尤佳，錫地已設九豐、泰隆、惠元，均見茂新六萬。

元做如許生意，皆仿做，故不數年，粉廠共有五家矣。業麥者均存貨，於是濫收上棧，余則不存。見姜堰本地共存百萬擔，浦先生亦主不存。人取我棄，以觀後來。且麥貴粉賤，並無利益。廠多出數巨資本，少者競消，尤甚。各地皆放批發，我處杭州湖州有代理，時滬杭路已通車矣。各地大水爲災，湖北更鉅。至秋，武昌起義，各地嚮應，人心不安，生意大壞。金融大緊，洋厘大漲，至八錢八分，從未見過。各省獨立，無錫亦響應，廠遂停工，人亦逃散。余心中有時覺悶，與浦先生至惠山吃茶。一日過北塘，正夕陽西下，日光返照牆上，見水漬三四尺高。余云：麥已變壞，受潮復又受熱，失晒熱傷，與粉色經線均有關。卽至接官亭堆棧，取樣試驗，果然。從此得訣：棧中熱壞麥不收，江北亦同。阜豐熱壞姜麥甚多，王石泉辭歇。後到我處，十月後革命成功，清廷遜位，大局漸定，人心稍安。是時同盟會會長國父孫總理與胡漢民黎君等到上海，立憲公會會員開歡迎會於張家花園，安愷弟攝影，余亦在內。現存者勞敬修，振新停已月餘，工人有來問訊，定期復工，惟工資現銀難取得。洋

厘大無人肯放出也，因想出在當地立案，自出工資票，以實業擔保，圖樣悉照鈔票，請商務印二萬張，歸余簽字，每次發工資，即用此票，工人照用，此難關總算渡過，照常開工，而各店不收，指定幾家代收，予以權利，車站方面亦然，後來用慣，欲停不可，至明春，縣政府稱都督府財政處汪贊卿禁止，不能自出，即收回，保存本年茂新薄餘，料理過年，振新因銀根緊，歸結往來，將貨售空，祇備棉花棧單三百包，押入聚生，除此無貨，歸清各店，預備開業調度，到太倉開收路頭花送廠，可以接用，公益競化照開，學生已多，男校已升至高小，開辦至今已七年，初辦尚係預備，至本年正式招收一、二年級生，彼時經費甚省，所費無多，余每至家，必以學務計劃進行，希望造就人才，丁梓仁離振新至申，接沙頭紗廠申帳，兄有股份，租辦一年，明年拆帳，有少許餘利，是年二月底，同寶興長號主劉柏生、阜豐經理孫履平，同遊臨淮關，在浦口坐津浦路料車，路尚未完工，沿路荒涼之極，見馮夢華所住之茅屋爲行台，次日坐小輪到蚌埠，見劉葆良觀察，任南段局長，留午餐，陪客

云、將來成大商埠、可購地、孫劉皆買、余未買、路中談講商業地理、教育與商事、甚爲歡洽、是年、清廷遜位、計九朝、二百七十六年、以攝政始而攝政終、能使才與不能使才、其得失有關焉、大局如此、人事亦何獨不然、

民國元年壬子三十八歲、三兒一心生、是年茂新照常開工、振新正月初五召集董事會、欲請各董事填款五千元贖花棧單、無一應者、一時不能開工、棉花已無、是日不拜路頭、與帳房李友常同往上海、車中商明方法、先請李君至聚生、見帳房浩然先生、先生問友常何以今日可來、申答云、振新去年因厘大、將貨出清、各莊往來歸清、未開戶、無款取棧單、董事不肯墊款、恐要開不出來、申尋生意、浩然說我處關係極大、切不可與老大（卽經理孔先生）聽見、要嚇壞、新年卽攔起如許、於我莊不利、快想別法、李說德生先生同來、浩然忽云、如此最好、請他來、將棧單取去、開車約日歸款可也、李來說明、我計已妥、卽至莊拜年、作新年應酬話、然志在取棧單耳、稍待、浩然將棧單交我、云刻由李君來說如此、大致何日歸

來答過元宵如數送還，決決不誤。後如約送還，不失信用。棧單取到，卽出貨裝錫。已初八、初九開工，無錫各莊轉告殷明齋，約余去開往來。余答去年如此，今年仍如此。何意要我去取摺，一再來去，彼不送來，我不去取。雙方攢住，車已開，卽售紗貼現，取款送太倉開秤收花。裝廠源源而來，已應用。每售紗皆貼現送太倉。惟茂新進麥劃款無往來不便，卽想出三日劃條付現。二廠通融，茂新買禪臣德國式大鐵箱兩只，彼等問何以要如此大。我云裝銀洋，非大不能容。已過開戶期，人問何故不開戶。我答自往自來試試看一年，可省利息不少。乃時余已學社會及國家經濟數年，調度異於尋常。自己種種亦穩而有備，各事安排好。茂新牌子甚佳，人稱贊。各廠皆滯，惟我獨俏。價已超過老車目的，已達他廠無利。麥貴粉賤，消滯耗利。我則無存貨，外面祇知新美機之佳。王星齋尤爲鼓吹。於是各廠添出美機不少。不知我辦麥當心，別去熱壞麥也。四月初與吉人先生等同遊杭州。香訊已過，人已閒。住湖邊旅館，先在火車站。次日過湖，住孫直齋公館，尙未改惠中，坐轎。

游玉泉，三天竺，上山至龍井，再到淨慈雷峯塔，買蛇放生，過湖中彭公祠，到雷公墩，欲買之，託人問價，索千元，惟填高不易，再思不宜而罷。過樓外樓，上小孤山，吃茶，過西冷橋，見荒草中岳墓，後去已修整，仍宿孫館。次日到劉莊，上城隍山，吃千層餅，買張小泉剪刀，慶餘堂痧藥，舒蓮記扇子，預備送人。是日住城站，次日回申，轉錫。是年新麥平常，仍由江北辦來，紗亦平淡，無甚利益，因開支節省，月月有餘。兩廠皆穩，名譽甚佳。歷過難關，立於不敗。農商部新立，政府已由袁總統當選，議行新政，召集工商會議，令行各商會推選會員，余被推選。八月進京，同行者華藝三、蔡兼三、汪贊卿，余並請鄂生叔爲文牘，順便同行。津浦已通車，惟尙分三段，南段至徐州過夜，中段至濟南過夜，寓十王殿中和棧房，次日渡黃河，分段坐車，黃河橋尙未全部竣工，晚至津，晤同鄉華世奎璧臣，已入津籍矣。次日抵京，先住西沿河行台，各處拜客，晤唐孚臣，留住後生公園醫局。主政陸公潤庠，唐副之，報到後開會，會場在教育部講堂，到各省一百餘人，主政部長劉揆一，幹事數人，陳介

蕉青、廖君、李靜涵等，選出議長胡子笏，湖北人，後爲福建省長，有口才，一時推重。王一亭亦到會，共提出議案八十餘起，余提三案：一爲擴充紡織，爲第一案，通過。一爲設母機廠，以六項爲工程：輪船、火車、農礦、軍械製造各項母機，資本一千萬，由國家發起，後招商送學生一百廿人出洋，按照工程支配六十人，速成回來佈置六十人，專門回來當技師，自鑄鐵以利國之鐵，中興之煤，其利不可勝算，通過。部長、議長均重視此兩案，卽送部、京各報登全案，總理趙秉鈞派祕書長至會談此事，之必行。後國民黨二次革命，劉部長去職，張四先生長部，卽以棉鐵政策爲號召，亦未實現也。三案爲咨送學生出洋學習，小工藝以資借鏡而興實業，通過。當時學生均學法政或礦，其他均缺，所以提出得通過也。華蔡二君均通過各一案，共計此會通過廿七案。錫人有五案，亦不負此行，不辱推選矣。工商會議後有報告錄，全案載入，開會閉會攝影，連同報告，分送各會員。閉會後遊各處名勝，頤和園、古物陳列所、各宮殿建築偉大，祈月殿尤高，前未見者，意想不到，昔日已有

如此巨大工程也，袁總統未去見，卽與同鄉敘別。至津，在公興存，遇到王堯臣先生長談，知有他就意，在華興空閒，難望發展，當知其意，余與鄂生叔坐津車先回南，卽晚至濟，路中食物甚賤，二角一只鷄，甚肥大，一元牛肉有五六斤，三天自備伙食，未滿三元，濟住十王殿中和，主人曾爲典史，極周到，陪遊各處，大明湖趵突泉均遊，覺得簡單儉樸，後二年去，新氣充滿，大不同矣。次日至徐州，無甚可看，住車中，直至南京，回廠已九月中，此行心胸爲之稍開，秋間所擬之，無錫之，將來請椿年先生修正文字，後印行千冊，一時銷完，意欲擴充紡紗機，苦無資本，而所擬方法，仍欲借資，至申，商兄同意，非添機如茂新法，不能發展，遇電汽友人俞金榮云，彼有信息，德國靄益奇廠，將派推銷員至申，愛殺理司廠，亦有人來待我，見到有機會通知，浦文汀兄弟，亦有創米廠思想，浦文渭熟手也，余不主張造打米廠，做過無利，宜做麵粉，王先生贊成，兄亦同決，從租地租屋，欠機由小至大，方針既定，至十一月，定名福新，余與兄各出一萬元，浦氏兄弟出一萬二千元，王出八千。



元合成四萬元託人向鄭培之租地並建屋出租推選職務兄爲總經理請堯臣爲經理浦文渭副之文汀兼辦麥余爲公正董事因無暇兼職也函津請堯臣回錫十二月接手進行振新事靄益奇及愛殺理司經理均到申敘談之後極合彼意開出條件合理決計添之回廠商之董事不添資可行各人均無財力余因曾爲茂新冒險添機解除困難今天天有利大局轉安振新必須加添機器減輕開支解除困苦爲此用最新最省計劃添錠一萬八千只脫而賓發動一千三百五十啓羅華特每部細紗機獨用小馬達連用於老機之大馬達共計英金一萬零五百鎊紗錠共計英金三萬三千二百五十鎊當時每鎊約計十元上海碼頭交貨六個月交貨先付一成其餘九成每三個月交一成約至四年十月交齊十二月初五簽字晚間九時正請外交部參事施君（翰香老先生之子）順道進京正上大菜忽聞棧中起火急往救視已不可收拾搶出花衣不多其時正堆滿有值十萬元之花紗祇保險四萬拍買火燒棧底挽回兩萬損失四萬元設先一日

失慎此字不簽矣，新廠基本在南面，棧房燒去，卽計劃在此，請西人馬勒打樣，南面備作後添，本年無莊往來，茂新營業，至年餘十二萬八千兩，付還各欠，尙餘數萬，明年付與股東六萬元，作爲還清股本，後來有餘分，有薄利亦分，振新本餘十萬元，除去失火收回，祇餘六萬元，福新一廠決定後，定美機二百筒，寬裝齊出貨，一千二百包，籌劃建築，是年余與致甚旺，至鄉或在廠與吉人叔鄂生叔計劃社會事業，決定在東山購地植梅，爲梅園起點，明年二月先種一千三百棵，於中段天心台一帶，競化決添二校於河埭口蔣宅，化新卽其後也，公益兩等已有考入南菁中學者，小學決添於徐巷，資助他校不止一處，擬開馬路，明年實行擬辦圖書館，次年買書，至五年開幕，藏書九萬餘卷，分頭進行，頗有朝氣，馬路進行手續，由蔣遇春去辦，實行時亦由彼主持，辦理招工，限七日完工，所有土方費歸余擔任，鄉人不明大利，反對者多，因是稟縣呈省批准動工，然鄉人尙多怨罵者，不數年後，全路完工，加鋪石面，至今無人不稱便利矣。

民國二年癸丑三十九歲，茂新照常營業頗佳，牌子最好，已比老牌升至二分。處處樂用上年得訣，在進高麥，本年仍本此意，在申買川麥兵船牌，經此兩年，從此立住脚地，後來發展皆用此牌，佔利不少，振新出數立定卅二件，用花仍輕開支，仍省牌子尤佳，同人齊心出力，添機資本，亦不爲憂，圖樣出來，招工建築，造價以俞錦棠最少，以一萬元包定，自辦料，至八月完工，共用六萬餘元，月月備還機款，建築由茂新借用，外面不知，茂新月月有餘也，茂新方面則專心計劃，用電設備引擎，改電氣爐子，仍用老烟鹵，事事從省，算下手，圖書館已開首，買書先在上海，買圖書集成一部，一萬卷，各種詩文集約萬餘卷，以後無法下手，鄧君傅若由湖北張望吧處回來，略明目錄之學，爲余云，先看書目，答問，卽明經史子集，依日購辦，自有頭緒，余卽從此旨辦書，鄂生先生在城看收，吉人先生在校收理，如此者三年，收集已五萬卷，並聯絡書店，如遇未有藏本者，必購之，於是書販陸續取來，然外人不明此意，以爲粉廠要如許書籍何用，不知購存爲大衆計也，時縣圖

書館亦發起創立，從本年起，學校添辦公益，已由一至四，競化亦由一至四，梅園盡力擴充，先後購地計山糧一百五十畝，數年種梅三千枝，其他花木四時不謝，時自城至鄉，已有開原馬路，不一小時，可達園中矣。夏間德商靄益奇派來工程師，查看底脚已妥，機到即裝，工程師樸克德人也，其夫人爲法人，和靄文雅，夫婦謙和，望之欽仰，半年中，未見高聲疾呼，分寸恰好，夫至工場，妻不前去，去亦不講話，恐分心也。彼能英語，鄂叔通譯，談談甚洽，對接手人慎之又慎，備接手人屠阿興切實指點，卒至能開機，半年如一日，頗佩其人格。八月後紗機亦到，房屋大體完工，開始裝機，以楊春榮、沈阿虎、劉阿榮爲工頭，引擎屠阿大、電機屠阿興、阿大爲領袖，老成可靠，事事放心，宋案起，國民黨二次革命，銀根尤緊，調度不易，幸粉銷好，尙不停頓，親聞製造局大炮之聲，火光不絕，南敗北勝，袁之大權日增，十月後，電機紗機到齊，將裝就，車中遇蘭舫先生，問外傳添機有否，答已裝就，問房屋在何處，答新建鋼骨水泥新式打樣，動力用電機，自發動，獨只馬達，問共需費幾

何答約五十萬，云甚便宜，未聞招股，何來資本？答欠來，股東仍爲老股東，彼云：我久有此心緣，未能辦者，今爾已先辦，我明日同開福來看，此人英籍紡織專家，怡和紗廠工程師也。次日果來，一一看過，頗贊賞，謂日本、中國以此爲初創，祇英有每部車單獨馬達運轉也。問何時開齊，答明年正月。他云：那時我再來，卽辭去，我將紗機裝齊，試好，逐部開用，電機省煤三萬錠，祇用廿三噸，連拖茂新共廿七噸。茂新定第二副四百筒，明年裝齊。夏間福新一廠裝齊，余派孫阿關等幫助，並代開戶往來，出粉粉色，安排相同，俾新廠與老廠無異，辦麥亦同。當心人力，整齊作事，不外行，頗覺靈巧。卽時有利，福新二廠亦然。蓋福二租用中興，由錢少伯等說成，以丁梓仁爲經理。夏初開辦，余派人幫助修整，出數及粉色，試靈與茂新相同。每日可出二千包，集股三萬元，立時成就。瑞興再三欲加入股，未着，頗不快。知衆人皆有避彼之意也。麵粉方面，申有工場，是年爲始，到年皆盈。茂新更好，與上年相仿。振新老機亦餘，商業如此，學校社會事業，色色布置，過年氣象一新。樸克裝

機完畢辭去，試靈鄭重道別，絕無工人氣。本鄉改鄉董制，余屬董，至此脫肩。民國三年甲寅四十歲。是年六女漱仁生，茂新照開春添第二副機，已用大馬達，合輕成本，其他一切舊式機器拆去，每日共出粉五千包，修理機應有盡有，振新裝齊，全開三萬錠，常出七十餘件，開支扯輕，連官利不滿廿元。經理與職員薪水共四百廿元，祇用卅三人，每日可餘六百元。十一日蘭舫先生與英人開福來參觀，已全廠全用電力，別開生面。有一種新式整齊，氣概不若公益紗廠。怡和紗廠之老式樣，開福贊美不止。蘭舫先生素不服人，至此似覺心服，但云我國人也得如此。於是到處揄揚，開福友誼有加。後申新三廠設立，託彼辦機裝運，得力不少。二月後，茂新添蚌埠濟南濟甯等處麥莊，余由濟而津，回來時，晤苗杏村於濟南。時商埠初開，人心振作，與元年來此情形不同。欽佩山東人士興業之速也。余因之而對於粉廠亦有分設內地之意。先在濟甯購地，並擬在濟南購地興業，但不欲在商場內租地。其後購在十王殿界外兩路之中，時福一營業好，決添三廠。

福二租中興後買下，是時申有福一二三，振新開三萬，錠子利益已穩，計劃欲添二萬，遂購廠對岸地八畝爲棧房，取其謹慎也。是時梅園開闢，粗有規模，建香雪海屋三間，鑿湧水處爲泉，得一硯，上有文光射斗四字，卽取名硯泉，請藝三先生書篆焉。建議由榮巷西街起，築路至梅園，先成土方，鄉人樂於從事，因坐車可快至西街下車，步行較苦也。圖書館已購書至五萬餘卷，購地二畝八分，留建築女校基地外，劃出建館，次年動工，造新式房屋四十方二進，能藏書二十萬卷，祠西亦建三課堂及先生住屋，東西共開五課堂，並作十周紀念，闢大操場。吉人先生計劃爲多，本鄉學務爲中心也。開會時各鄉參加，余撰一聯云：二校六百生，生生不息十周一紀念，念在茲，後來廿周卅周皆用此句。惟校數生數改之。秋間至鄭州，住金臺旅館最後一間，招繪圖房常州人看定下站西首空地四十餘畝，擬日後作廠基及棧房之用，講定連費每畝四十三元，約共二千元。回來商董事會未能通過而止。申錫氣象已大，董事會目光不遠，還款將半，欠款輕鬆，瑞興已有

異心，余不知也。見渠連絡各董事，時時請客。至秋，忽謂余太忙，總經理讓某某改余爲廠經理。余覺有異，不敢說，尙有鉅款，負重任，須賺下還輕爲是。永達等心中不滿，卽予戒勸。後董事會有調去永達，昆生之說，余見二人無不是之處，却之再三。似有意見，董事會已露瑞興聯絡不相干，人有取代之意。余說明欲造振新廠四所，二廠在申，三廠在甯，四廠在鄭。董事會聞之大駭，謂若此卽賺錢，股東永無希望，拿得現錢。余謂要拿大錢，所以要大量生產，照三萬錠能賺幾何。彼時內地無過三萬者，所以看得大。余料愛殺理司遠東經理口氣，照我所做，深得彼交易信用。一次還清，欠二次，三次決能辦到。所以如此先定計劃也。余每晚必看書，至十時後，各人苦之。總管吳炳奎尤不安，彼時時偷閒出外應酬，我不離帳房，彼必陪我閒談。其時十月間，云有世家女子，一時中落，父母已故，願作側室。余聞甚合，託人說允。於十一月初三日進宅。是年茂新餘十二萬兩，振新餘廿萬元，付官息未分，餘還機款。茂新亦同福一二三，均有餘名譽。日起作事較易，思想寬大，義務



亦增得政府獎給匾額一方，政府預算出入餘二千萬，事事上正軌，人民安樂，到處行走無意外風險，人民企業心不少，各省皆然，余已自有主張，逐步進行，兄意亦同，選用同事取勤儉練達，初無惡習氣，雖各廠均餘，尚覺安然，無爭執之象，惟振新董事會已知難合作矣。

民國四年乙卯四十一歲，茂新振新照常工作，申福一二三廠亦然，將開業佈置舒齊，有劉葆良太史陪同，年湯壽潛來錫一遊，時湯君方由浙路局長卸事，因政府送解散費，氣悶出遊，以解煩惱，住茂新陪遊梅園，時規模粗成，樹小石黃，不堪邀客，而渠甚爲贊許，謂大體風景甚好，是晚住廠中，下雨不止，藝三先生畫梅一枝，題一宵春雨釀梅花之句，作手卷，請名流品題，次日天晴，遊惠山，湯君取泉水，云孝敬老太爺，余欽敬不已，因只知湯君爲國是忠臣，而不知於家尙是孝子也，二月董事會已露無現金分紅不滿之意，連絡各董事命查帳員唐屏周查帳，余候查不能出游，四十天始畢，登報召集股東會，四月初一開會，未開前，董事會

降余爲副經理，卽答云：目前機款未還清，負責尙重，雖命余爲小工亦不辭責任，使然也。乃時知已難合，決辭去另立，惟辦事調度照常，賺錢還債，還清卸肩，不患不能再做。近我者均以爲然，惟以存客氣爲主，不知彼方不明此意，以奪到手爲目標，料我不肯輕棄，所以一月之中，聯絡無謂人及股東，用功夫不少。余目笑之，但知有限公司不可爲，初一開會，近余者不知余意，尙欲補救，余謂不必開會時查帳員應報告，而不開口，安排不相干人，但知擾亂人心，余備好辭職信，請通過照行。余退至茂新，後知選出新經理張叔和老先生，隨卽到余處云：今日之事，你知方針否？余答不知，云：我之接手，請你幫我做代理。余大笑曰：我以代理張雲伯始，而代理老先生爲終乎？決不可却之。連走三次，打恭不起。余云：老先生命我代理，錯矣，不如向董事會辭職。彼云：我有道理，君尙擬再創紗廠否？答：學業初成，如何不做？他說對對，擬設何處？本地乎？余未答，曰：然則上海無疑。上海我熟，園中地皮，揆客將晚，日日敘會，託擇合式者買之。七天可有回音，答如此甚好，拜託拜託。

候信可也。彼云：無此省事，要互助交換。君爲我代理振新，至董事會物色得人爲止。且你們既然不合，是否各做，或歸併，我可作中間人。是語甚合我意。又曰：吃花酒，我要跟瑞興、薦勝做生意，要跟你穩，可賺錢。君創新局，我必入股，不可却。我到申後，至十一日信來，薦一意國人，捐客名雪爾佛尼多者，有程股兩君辦織呢軋油廠，未成，押入教堂沒下，願收原價四萬一千兩，不折不扣。余卽往申觀之，步見可裝一萬二千錠，與兄共商買地進行辦法，均洽決定。買下十七日付定洋約日交割，心中頗合。同日又同愛殺理司經理同去細看，改用極合公事房物料，間在十八間馬達裝引擎，間棧房設油廠內。若此計劃，無需添屋。當時復步，可裝一萬二千錠，決定請開帳速行。彼云：榮先生，我到中國，未遇如先生者，勿必開帳發一電報至英國廠中，裝現貨來，四個月交清。連原清單收款，余亦信之。卽此定規。並云：我對他處不肯如此。湖南四萬錠，至今尙未開箱，實爲不快。與君交易，已爲二次。廠中樂聞也。至八月貨到，裝至十月開車。未到前將一切地事屋宇配備齊全。

佈置舒齊股本定卅萬元分二次收余兄弟占六成張叔和附股二成潘調卿一成華衛中榮永達惠卿陸輔臣嚴裕昆等各若干餘戶要者已無應矣十月初一開工本余爲經理因不能住廠讓推惠卿經理永達副之裕昆總管昆生收花兄爲總經理劉阿榮爲工頭試靈出紗卅件每月能餘萬元振新將股份割讓作一百五十元互換粉廠股五百二十五兩振新歸瑞興管餘三萬元仍留茂新全歸余管全數換清各事交割尙欠萬元約十餘日歸還錫事較少與藝三先生同赴京看開會回來至濟小住楊味雲先生任財政廳同鄉熟人不少許彝庭嚴堯卿孫蔭午周季梅顧慶農等均在廳林虎侯在外差張晉階辦鹽務擴大等運使苗杏村亦正合辦粉廠名惠豐商場初開已整理矣沿路改觀蚌埠尤甚回廠已十餘日豈知一萬元交不出遲遲失約至不還而止是年茂新仍餘十二萬福一二三皆餘申新餘二萬餘元未分機到齊股收足付機款十七萬餘兩連地卅萬元調度裕如時巴爾幹戰端起半年息戰雲南起義反對君主各省獨立牽動市面

我全局照做，是年夏，籌安會起，十月十六，洪憲登極八十三天，梅園楠木廳上樑，及建天心台東西軒荷軒等，公益校址亦動工建築，福二決添四廠，可出四千包，附近垃圾堆已收下，每畝價一千四五兩，已收至四十餘畝，沿河一百廿丈，頗闊大整齊，爲蘇州河之冠，餘地後讓與申九，大發展胎伏於此，時戰時適在中心，避免風險。

民國五年丙辰四十二歲，四子毅仁生，庶出，茂新照開，至同和與吳方二君談，談彼云：你們粉廠何以年年賺，我處惠元停工，賠利可以教我否？我云：我開錢莊關門，你可教我復開否？彼此互笑，彼云：便宜點租與你，祇合利息可也。問真否？他云：明日答復。問過董事，卽真。次日允租，出租金每年二萬元，改名茂新二廠，整理開車，由一千六百包加增至二千包，月月有利。袁退位，馮任總統，市面安定，申集議在漢設五廠集股卅萬，購地在橋口，卽日招工建築。兄爲總經理，福新一二三，四均開，有利故興緻好。少棠在漢辦麥，余因漢口廠麵粉不能吃，多石沙也。如設

廠改良營業必佳，余意湖北、河南、山東皆須分廠，以占地位，卽與華棟臣兄以出游爲名，經開封、鄭州、新鄉，看茂新分廠，廠基已託人租定車站邊地，擬設廠。小清河、水清道，口辦麥，近卽往道，口一遊，認爲合宜，已稟部立案購機，正進行間，被該省紳士王君稟部立案，並專利，使我不能造廠。後至京，與部員商量，俱云可向平政院起訴，余意不可，明知可勝，人地不宜，營業必敗。後改爲山東、濟南，提前建設，買地決定十王殿，是爲茂四，南行至漢，看橋口建築墳基，見牆脚太淺，電申與工頭交涉，加固。至七年完成，時歐戰已起，對外停頓，匯票稍長，外貴內賤，無戰時經驗，余認爲可放手做，紗粉必需品也。學校添創公益第二，在梅園，第三在大渣，第四設上虞巷榮文卿家，又設競化分校在徐巷，租賈茂青家，競化四校在吳大城。時圖書館屋已建好，擇日開館，取名大公，已購書九萬餘卷，開幕之日，甚爲熱鬧，勦舉也。余著有理財芻議，印二百本，分送各省，以北京來取尤多，以說明幣制爲主，余留心社會經濟，而主多立工廠，推至省用國用，而至世界經濟之競爭，尤以

自立生存對外相等爲比較於是國人皆以大實業家目之然余謙隱如前毫不自誇勤儉不改事事親手爲之稍熟者有推崇之意振新自歸瑞興經營之後出數少出品次售價小開支大月月虧折心有悔意託葉君來說欲言歸於好股份換正仍歸余管當却之有壞主張者將帳冊送入商會以匿帳未清算爲恐嚇不換卽起訴余不理卽正式在縣政府起訴知縣楊畦九偏聽商會諸人之言卽受理傳訊方知內容草草斷結使我上訴卽上訴高廳延沈楚青等律師辯護屢次出庭至民國七年前途知必遭敗訴已無挽回於是請劉柏生出來和解了之其中延長因爲電力關係急待補救申新惠卿故以永達爲經理泰隆亦來議出租以馮吡懷爲經理二年後原主孫姓收回自辦十月長女于歸李國偉世家子唐山土木科畢業生知爲大器不論家况也申新至年餘十一萬餘元福一二三四均餘同業均不甚佳牌子進麥開支不同也茂一二尤好到年餘十六萬八千元梅園二字爲余自書洗心泉亦同園中並物色假山奇石一卽米襄陽拜石也八

十一、空大可容拳，小僅納指，驗之不差。天心台邊開河建橋，名野橋。西建揖蠡，東建荷軒，西北一帶建留月村。北建招鶴亭，駁路四通，游人不絕。開西鄉之新遊處，正廳名誦幽堂，取詩經五月幽風章。余自擬也。乞李梅菴書匾。邑人孫寒崖有贈聯云：七十二峯青未斷，萬八千枝芳不孤。爲一時傳誦。其餘時流碩彥，贈句甚多。南海康有爲來遊，爲書香海二字，並誌一匾之僞。廳事四壁，砌以碑帖，大都爲孔氏之玉虹樓、大紅楓一棵，來自蘇州。百夫移植，種已逾抱石之大者，名嘯雲。高二丈，梅之貴者，有骨裏紅與重台。外國花之貴種，如黃綠紫之雙台櫻花，均當日所加意物色而得者也。

民國六年丁巳四十三歲。七女輯芙生，茂新及所租惠元均開，申新福新一二三四照開。元宵後，至同和吳方二君，又說笑話，廠租與你，大賺錢，要分點來。余說可，但交還你，卽勿賺，不信，看振新如何。彼云：你買去，將餘利交我可乎。余說可，他說真否。余然之，於是正式談判。彼卽問董事云：決脫股份十六萬，照票面可也。後



經商會經手交割正式改爲茂二門外牆上所砌廠名余所書也余有意建紗廠此時已歐戰愛殺理司經理已故申新一廠無法添錠祇物色到二部舊貨生意轉佳月月大賺不肯拋售故也於是先行購地託溫君在西門茂新附近以大新名義購地至申聞恆昌源亦有出售意惟余意在錫力言舊機不合兄云地好余言僅地好無益製造尙不如地偏而機新立時可造自成一局在錫爲佳至三月間仍談成四十萬元有紗錠九千二百只地廿七畝屋破機舊後來吃苦不少余不違兄意入股四成是爲申新二廠請丁梓仁爲經理不久丁君知難而退歷換經理之多以此廠爲最又租華興麵粉廠爲福新六廠以查仲康爲經理此時昔年相從老友都爲經理少棠在漢辦麥亦兼福五經理矣正月二女子歸蔣濬卿仲懷四子也旋入茂二爲副經理夏初有人欲將寶新粉廠轉租與我再三商量允租二年延月泉兄爲經理月泉曾任交通部電政督辦電政司司長隴海路總收支等職宦游雖久清廉無錢余先知其有棄仕之意遂聘爲經理余並將已股

之餘利讓與，虧則由余獨負，故乃欣然出就，並由余及陸君輔仁相助改良，由一千五百餘包增至二千以上，月月有餘，該廠原爲張觀銜所轉租，遂謂余曰：此財只派你發，小麥多做點，分潤分潤，二年到期後，被大豐陸維鏞買去，計十三萬八千元，最後以四萬餘元售與馮岷懷，拆赴蚌埠，斯時無錫共有麵粉廠五家，除九豐外均歸我辦，時正歐戰，粉銷不患不暢，但粉價維持平穩，以原料核計，不求厚利也。至年各廠均有餘，申一餘四十萬，申二微餘，福一二三四均餘，福五則尙未完工，福六小有利，因人手未齊耳。茂一急辦引擎，料振新訟事終結，必割電力於商，由慎昌電美特別通過，許裝出口計引擎五百匹馬力，爐子全，至民七年裝完，後來仍用申三電，該機遂讓與福五，一出入吃虧不少，也是年過年，興緻高，梅園學校皆進步，馬路修築加石片橋加闊加固，爲新市場氣象，遊人至鄉山清水秀，久伏城市中者，心目中豁然。

民國七年戊午四十四歲 八女宜珍生，茂一二三四均照開，利益穩，申新一二

照常申一利優，申二利薄，議添機一萬物色中，福一二三四照開，當選省議員，得五等嘉禾章，辦實業獎勵，先是錢君琳叔到商會，約余談話，云二屆省議會，即要初選，有心省政人士，欲物色文學經濟實業，正人，士五十名，余亦在內，答無意於此，興緻正在工廠實業，不宜分心爲辭，不數日，又來云，決不可辭實業方面，人少不妨推一幫助者同去，余推鄂生先生出面競選，余爲後盾，初選均落選，復選四面有友幫助，各以二十票當選，是年本邑選出獨多，有薛育津、錢湘、伯、蔡君植、華、調、甫、楊、濟、如、周、肇、甫、等，吳建昌當選，即故，未及到會，候補吳侍梅、朱雲泉，第六次開會補入，是年九月初六日開會，行開會式，鄂生叔因父故，翌日即回籍，後遞補吳建昌缺者，爲靖江范君，本選時退讓，不料即補也，議長競選頗烈，分江南北兩派，錢強齋當選，議長孫敬人副之，余爲預算審查，決算亦審查，曾提案以咨送學生出洋學小工藝，最得力，通過，屢向實業廳催辦，始識張君翼後，亦正人，也，各縣同席，均知余辦實業，紛談設施之况，然有毅力者少，既至省會，方知省中提

出議案均是瑣屑無補祇一預算稍以範圍省中用度耳與余意動卽屬全國者不同至對外則時正歐戰無從說起也是年福二失慎改爲公事房在旁改建七樓大廠每日出一萬五千包一切建築闊大處處有利眼光放大購地見方沿河有八十丈與旗昌源油廠齊過去卽是阜豐西過東京路卽是內外第五紗廠沿蘇州河以此廠占地爲最佳後面仍在收地至澳門路卽今之申九申一擴充地皮加添布機以作袋布欲添紗機無買處後穆藕初添得美機亦定二萬五千滯滯方到申二定到英機一萬先將老機拆散坐守新機到達大失機會無錫本取名大新購地遲遲未得完善有英機一萬五千欲購苦無裝處且無動力被天津人買去是年福五完工開機國偉入廠余去見小麥多石沙命僱工揀出以顧牌子取其優勝後來得力於此比他牌多賣一角年年有利並爲申廠兼代辦麥茂二議添美機一副兩共四千袋接長廠屋加添棧房是年茂一二三四廠均有盈福一三有利四尙好二則無利申一餘八十萬申二無利因拆機故也福六利薄

因人手未熟耳，茂一引擎已裝好，振新訟事，由劉柏生從中勸說了結，將大馬達作訟事損失補償振新，營業轉機，想起前人之添機不差，換回思想已無，辯論終止，不和必敗，亦要賠損失也，然電已割斷，幸得自開引擎，果爲預料所及也，是歲正月十七日，父親七十陰壽，元宵夜見神燈萬盞，照耀如白晝，余意湖邊日後當大興之兆也。

民國八年己未四十五歲，五子研曾生，茂新三四租期到，均未續租，一爲原主收回，一爲大豐買去，春秋至甯開會，決建申三，加快買地，至秋歐戰停，在法凡而賽講和簽字，斯時請月泉兄至英，函託英友開福，配備一切，定到好華特紗機三萬錠，計十萬零八千鎊，匯去三萬磅，以五先令八辨士結價，電機託德國靄益奇廠撲克，渠回答無貨，不能裝出，條約未妥，勢難照前辦理，轉向美國購發電機一千六百，企羅華脫兩副，家志惠監造，馬達由英配備，每機一只，裝箱運回，均由怡和洋行擔任一切備齊，月泉兄卽赴法參加人民外交，政府派施顏顧三公使爲

主梁汪胡諸先生爲人民領袖，各國以美爲領袖，威爾遜有仗義之言，結果和約成，德賠款一千二百萬萬馬克，四厘息，卅年分還，未還清前，軍隊看守，實業一不許，養軍一不許，鑄軍火，一出品抽值百卅分，德人一簽字，早知此約太過，日後不妥，後開華府會議，補救無效，月泉兄由政府派爲勞工代表列席，因丁憂急由美回國，購地方面再三不妥，由薛南溟先生讓出工藝傳習所等地，沿河十八畝，反對者四面買地，阻礙進行，然均一一購底於成，集股一百五十萬元，分三期收，每期五十萬元，余爲主動，招工建築，俞錦棠包工，自辦料，事事省儉，以華昌買來之平屋爲辦事處，以粉廠廠屋爲公事房，造橋連絡，三面地築路通大路，規劃便利，茂新二添機合爲五千包，與茂一三共，日出萬包，福一三共，出五千包，福五三，千包，福六買下，正式自產，日出三千餘包，惟屋小機老，占利不多，福添七廠買德產，波瀾文洋棧打包廠十八畝，定機造屋八層，工部局特別會議，議決許出樣建築，底脚先開深打樁，上蓋極厚，滿堂三和土，一切棧房仍舊，集股卅萬元，余與兄

各占三成，堯臣兄弟各占二成，成立後以禹卿爲經理，因各友均任經理，專以待之，堯臣爲駐廠經理，張春霖副之，余爲公正董事，買麥爲浦文汀造成，成本計一百十七萬兩，每日出粉一萬八千包，於是福白司競爭，必欲以最好機造於二廠，再三計劃允之，卽爲八廠造一年餘，實未添本，茂新決添苞米粉廠爲茂三，附入二廠，不添本，一年後成，申一添美錠二萬五千布機，四百台織粉袋布，自用爲數甚大也，新老機併入一處，新建合式廠屋，規模已大，管理稍難，職員已生二心，余已知不便說穿，軋數已明，混於布輕袋次，祇能糊塗，然事業之大，亦由此而成，新老機共爲三萬八千錠，申二拋紗四千件與邊文錦二百廿八兩，買進棉花每擔廿八兩，計算每件可餘一百兩，計四十萬兩，因出數無紗不解，花由毛鑑清反悔，結磅花價加大，兩相比較，成本合大，及至出貨，祇買見二百六十八兩，未有餘利，申二添美機與老機分裝，廠房未打樣，不甚合，至今苦之，新老機共爲三萬四千錠，不聽余言，硬幹無利，然成本已大矣，福五正式開，月泉兄回來，結束寶新事，分

與五萬餘元入股福五轉任經理以少棠爲批發處經理國偉爲廠長余又至漢看揀石沙尙未停來麥石沙已略少皆常常勸說之功九月後省會開會議及下關建電燈廠已否決余挽回復議決可行使黑暗之老廠由單廠長用權力發爲光明人人贊美省長見實業議員之功金君尤甚後凡建設每必預聞實業廳長張君亦常斂然限於經費預算一事無成於是專心本業心思之多作事之鉅以本年爲最福新各廠均盈茂新一二尤佳申一餘百萬皆用於添機申二微等於停頓拆機未復添機已巨欠款已不少議建總公司余託人向鹽務署買新開河地二畝一分餘以其風水好兄因電話不便再買江西路二畝八分建築總公司款由各廠分擔是年公益工商中學建築已完聘胡兩人爲校長請教員招生一百名實收八十名開工商兩班中有商店銀行爲商科練習有工場爲工科實習校額爲余書並書校訓爲和平耐勞建築設備共十萬元基金九六公債五十萬元六厘計息每年三萬元以保開支學校至此自幼稚生入校直至高中分科畢



業薦入工廠或商店就業，至今各班畢業生，蜚聲於工商界者，頗不乏人，果不負種瓜得瓜之一番苦心也。茂福新粉銷之廣，嘗至倫敦各處，出粉之多，無出其上。至是有稱以大王者，自維愧悚，不足當此盛名，仍思力謀擴充，造福人羣。此點於美國雜誌上，曾有記載。然細思申一爲爭氣而創，申二爲地段好，該處一帶以我爲最多，次爲日廠，申三爲余在錫設廠之初衷。至此紗錠亦已在三萬錠以上，各廠之陸續添設，既無大資本，更未嘗依賴人，完全余與兄同心合力，靠思想勤勞耐苦一味專心事業，爲社會造福，非爲自己享福。一切待遇與同事工人共甘苦，所以無不敬服。卽人有誤錯，如小出入，每多原諒，處處以放開心胸，放大眼界，俾底於成。延請教員，專託吉人先生，亦勤苦耐勞，以物色良師爲目標。鄂生叔則於社會事業，分任助余，建築方面，請得朱梅春爲工匠，中難得之才，其餘瑣屑之事，賈茂青亦助理不少。梅園中已建樂農別墅，加添泉石盆花花房，中外花木雜陳，一年統計納稅於國家者不少，資助於社會及學校者亦多。至此而信外國培植

人才專心實業之效如此。是年鴻元鴻增高小畢業，轉入交大中學預料。至十六年大學畢業，由華衛中送去年幼出外，似有難色，霞飛路尙未取名，但見農田荒草，不知有今日之繁盛也。至廿七年夏避居滬上，四出覓地，以貝當路一帶爲佳，買得高恩路地七畝半，建屋居焉。

民國九年庚申四十六歲 九女墨珍生，各廠照開，申三正在建築中，尙未完工。春秋省會照開，徐總統登位，余以本省代表及實業會議代表，至京鄂生先生同往。是年禁烟，買盡印土一千三百箱，燒之余爲監燒委員之一。係張季直領銜，電京批准，當時政府確具最大決心，不料至今尙未禁絕。是年南洋大學募建圖書館，余兄弟捐資萬元紀念先君，立銅像於館中。余並買書捐入，福七建成出粉規模甚大，爲各廠之冠。八廠亦完成，廠屋無七廠高大，機則優勝，出數最多。沿河棧房外觀整齊，申三電機亦續到，電機間房屋已完。慎昌派來工程師名白郎，一看之下，卽云不合，須重改造。余力爭堅固，可以排機，渠不允，費時許多，並向美國添

購備件至年終而完工，紗機英國有到，不能開，正心焦間，在火車中遇謝繩祖，云有人原定美錠二萬將到，肯出讓，價每錠卅八元，以匯率一百六十五萬元合一，百兩計算，尚合輕，余至申，與兄商酌買下，兄允可由申接洽，先云三月可到，後云五月，最後簽合同時，云八月到齊，定下滯滯不到，育津過美，順便調查，悉羅惠爾廠中簽出合同，爲廿八個月交齊，明知上當，價尚合輕，到下時美金大縮，祇六十元左右，成本大增，英機因工人罷工，至九年冬始亦續到，金磅價吃虧，同時花漲紗跌，已無餘利，裝至年將齊，各處房屋造完，大廠全，水泥鋼骨包工，自辦料，合銀元廿三萬元，與開標相比，便宜十五萬元，馬勒打樣師不信，後查果然，再添英布機五百台，至造完，共有紗錠五萬枚，布機五百台，電機三千二百，啓羅軋花廠八十台，規模爲內地無二，同業側目，佈置就緒，先行試車，至年試好，至申，與申新部分福新部分敘談，申廠事不能兼顧，祇任公正董事，有紛爭歸余勸解，不取董事費，申總經理費全歸兄收入，無錫麵粉盈餘利息，總經理收入，照規定分派，麥灰

作酬勞分與吾兄弟者另立學記助入公益中學每年共有萬餘餘爲德學記自出至十九年而止以有蜚語余收下轉申不取幫助後兄仍有意辦學另行立養成所沈泮元爲主任每年貼費七八千元畢業後派各廠錄用頗得力爭相邀請是年茂一二十大有利茂四尙在建築福新一二三四五六七均有餘福八在建築中申一大餘一百十萬申二無利身重難周轉辦法不合故也換朱長清爲經理亦未轉佳學校添辦各級完全梅園佈置益備四時遊人不絕馬路四通全鄉生色圖書館備印目錄藏書已逾十萬卷兄又在工商中學校旁購地擬創農場余由錢印霞經手買進蘊藻浜地卅餘畝計三萬八千元預備造粉廠獨自置備後添買至六十八畝尙欲再購世亂無從下手尙未建築後自申三創辦遂致力於紡織無暇及此矣

民國十年辛酉四十七歲 當選國會議員全省平均爲第一以四十票爲本位余得五十一票茂新一二三四照開福新照開申一二照開申三正式開車出紗

甚好，惜反對人已不及見矣。定美花五千包，甚合，輕拚入本花，品質甚佳。收齊股本，已不甚踴躍。市面已不佳，召開股東會，推兄爲總經理，余爲經理，鄂生、叔、副經理，薛明、劍、紗、廠、總管，李迪、先、布、廠、總管，兼總帳布，甚佳。到處樂用。濟南茂四建完開工，請張文煥爲經理，孫蔭午副之。出粉三千餘包，粉爲各廠之冠。火事上餐室用之，外人亦極贊美。銷行京津，甚盛。至此，茂新一至四全開，惟苞米粉既乏，原料去路因風氣未開，申銷極微，祇天津稍有去路，故不久即停，無利。福新一至八全開，戰後利薄，英國藉口有雜質，禁止入口，請外國律師作呈文無效。化驗微有皮屑，爲主，因實則戰時樂用，戰後自有粉到，保持權利耳。茂新尙好，因各處設批發，尙有去路。漢口福五粉銷尙佳，因用袋不便，擬設紗廠，先購一萬錠，余力勸稍緩。財才兩缺，不聽。兄已允集股，創申新第四，余未加入。福五資本祇卅萬元，已做至五千包，皆吃款轉運。申四再做，招卅萬，實收廿八萬左右，不敷甚巨。由申墊出，斯時上海交易所風起雲湧，業業皆有，紗花發起人徵余意見，余力勸至再成立後。

與我權利不納，麵粉交易所亦同。後來共有一百零五種，收歇止剩五種，烟酒交易所主任錢強齋約余談此中關係，力勸非彼所宜採取，辭去。周肇甫爲黃沙石子磚瓦交易所主任，約談招股，答伊以何物爲標準，以黃沙石子堆存交貨乎？因而中止。無錫亦有人主辦交易所，余力勸壞市不宜做，當日似乎殺風景，至失敗時均謂幸而未做也。曾至南通見各種社會事業，張四先生年六十八，並開蘇社。次年在揚州，余亦去。蘇州亦去，後在無錫由余主辦於梅園開會，全省人物共集一堂，選余爲常區理事，全省十一區以舊府屬爲單位，韓省長又創教實聯合會，余任實業界會員。兩年曾條陳令禁紅頭自來火，因有毒而人服之以自殺也。至今火柴已無紅頭者，實業廳長張君主辦之功，年終茂福新均有餘，申一餘六十七萬，市面已現壞象，申二無餘，申三餘五十萬，通市大都虧折，紗價已跌，且爲交易所拋出壓低，花則抬高，是年總公司購地建築完成，地二畝八分，連建築共用卅五萬左右，由各廠擔任，以無錫派得最多，規模闊大，當時辦實業有如許，卽南通

亦不能過用人既多，耗費日加，進此屋後，從此多事，口舌時現，反不若三洋涇橋爲靜。金融調度，被人注意，歐戰時所得已擴充於事業中也。

民國十一年壬戌四十八歲。六兒紀震生於小除夕，因生時適雷震，故取名正月各廠照開，名振全國，得獎頻頻。嘉禾章兩年已得三等。吉人先生調至總公司庶務主任，大公圖書館館長由嚴肖蘭接任，公益學校校長胡兩人辭，聘蔣仲懷接任，梅園擴充至滄山，全山開闢，將山頂削平，眼界又放一層。小羅浮已覺小矣，家中已添新屋，五間大廳及後樓，爾行拆去不做，改爲廚房，西邊造一畝半園，有兩宜軒對面戲台，競化兩等自建，亦放大，有五教室，祠中亦放大，共爲五教室，四年級在祠內，五年級在中學，因地位而改也。茂新仍一至四，福新仍一至八，申新一至四，均開，惟拖款累累，已爲金融界看透，至九底咸縮手，常欠市款三百萬，斯時常欠者，福二福七申三申四，漢口亦要幫助，共想辦法，因粉紗均有交易所，市面已被操縱，難於自主，卽難獲利，金融方面，因受交易所股票失敗影響，歐戰時

所得大都非擴充事業，卽爲投機損失，一場春夢，至此而醒，謹慎者格外小心，不肯放款，我廠範圍既如此之大，自己力量已用入實業，決非空言可集，於是託人尋覓押款，十月起，決心要做，遲滯無着，各莊同爲着急，與事實更遠，余至此有暇，卽至申設法，二王先生亦同，因有關係，非設法不可，棉紗部分皆無利，茂福新雖有微利，無濟於事，收縮存貨，略爲減輕，至十一月，已知實缺二百餘萬，至十二月廿日，借款成功，簽字，人人安心，喜形於色，兄因各莊不幫忙，且有蜚語，決心至大，除夕照還，急急跑街，先生跑街，先生見面孔已露不急之相，卽用好言說，早還，明年有點感情，廿三照還，透存廿餘萬，此爲余等入實業界第三次風險，卽光緒卅四年，民國元年及本年也，李迪先辭職，厚生紗廠請爲經理，蔣漢槎調申二爲廠長，朱長清已辭，駱乾伯爲申一二工程師，美國紡織科畢業，後爲永安請去，又是年，與金佐臨、張四先生共買田一千二百畝左右於黃浦江附近，余兄弟合買三分之一，分得三百九十畝，有圖有部照，張君出面，金君之力爲多，余條陳最先主動。



也，該處地位亦宜設工廠，今後必見。

民國十二年癸亥四十九歲，茂三因原料銷路兩缺，遂停工。福新二八亦不全開，四停工改良。其餘紗粉各廠均照開。申三內部調整，加添余鍾祥等一班新人。後請汪孚禮決心變法，因工頭已不如前，沈阿虎等學時不切實於工作，出品稍降。時紗布交易所日日開拍，價漲落靡定，市無把握。紗業大敗，德大紗廠欠款六十萬，被債權人以六十萬拍去，歸錢莊經營。以六十五萬售與我處，遂改名申五。余去看，真便宜。老廠一萬八千錠，新廠一萬錠，尙未開過。請唐紀雲、馬潤生兩先生爲經理，屢改易，得失無常。紗業至此，除內地廠或有立脚，上海、天津均不振。惟我局則因粉廠小小幫助，尙堪存在。時存競爭心，余因上年金融界露出如此境界，心存緊縮，不敢浪費。力勸各廠整理，革新申一等亦改良。永達生意見而辭，由嚴裕昆爲經理。布廠尤加注重，出布做袋，占光極鉅。機數漸加至六百台。此時新舊職員不融洽，工人已有異心，防生意不穩，躍躍欲生意外，背後已有人唆使也。

風傳已有第三國際在滬漢行事紗廠已視爲險事業常州紗廠欠銀錢業之款欲將廠拍賣兩次無人過問大成亦如此無錫稍穩然人心浮動申三仍不免打職員使余鍾祥等不肯入廠余左右爲難爲面子計留余等休息一面勸導工人未露顏色至後未受大累否則至下年不堪矣社會事業急急進行梅園種樹建屋亭台布置別墅亦完工時有名流高人來園借住如汪岑馬皆是哈同亦樂住甚久並於其愛儷園中亦建一角取名焉馬路全鋪石片直通車站通惠路闊至四丈路面時加煤屑圖書館藏書日加學校中學已畢業有二班分送各廠練習亦有升學後再入外國遊學者蔣輯等入銀行者如朱王龔諸生總之中等實學歸中等實業學不虛用至今校與生均明此理不差後之辦學除法政海陸空軍之外均應稱事務班分中高大學畢業隨所學而入事業學用相當不患無事不憂無才合吾國人多之社會事業也尤以國文譯文爲主附以算農工商化聲光電總稱事務至後轉入大學始分科備入外國認清所學不走錯路此時余已得

獎二等嘉禾章，又二等大綬嘉禾章。教實聯合會時往開會，欲設化學工廠，籌不出資本而罷。工程師趙君，常州人，頗有學問經驗，後到天津，用其所學之一部份，卽見大效。余個人本有意，因曾云不能放大經濟，以誤他事耳。申各廠歸兄專管，余不如從前常來去矣。款項出入，錫濟歸余，漢歸兄。至年平穩而過，通扯有薄利。民國十三年甲子五十歲，各廠照上年開齊。申二蔣漢槎調總公司，廠經理請顧淵若擔任，虧本已至二百萬，不允接事，將二百萬劃入總公司，以輕利息。允之。常州紗廠創辦時入股兩萬元，總公司代保運機入廠六千錠，該廠停久，無法料理，拍賣無人問訊，惟有做之一法，擬商余同意。余因人事困難，無法兼顧，辭之時，花貴紗賤，交易所有人拋紗，收花花價最高五十兩零，紗則一百六十餘兩。余處由產地收花，勉強成本。廣東國民黨開第一次代表大會後，各地工廠潛伏，共產性人心不安，防不勝防，善用寬洪優容之道，勉強相安。申三共有男女工人六千，職員一百二三十人，男工之年輕者，易被人利用，又因市面不佳，時時留心花紗。

布之成本，開支減省，勉能維持。申各廠則停歇過半矣。夏秋間，齊廬政爭，上自徐易、黎、易、曹，下自權利攘奪而至戰。蘇敗至白鶴港，數月而和。申錫隔斷，北政府召集實業會議，無錫三人，華叔琴亦在內。余因交易所擾亂太甚，帶市單爲證，並與章君百熙及二兒爾仁同去。斯時兵車紛紛來往，客車無一定時間，守至將晚，甫上車，人人謂不必去，余不聽。午夜至甯車站，闐無一人，問訊知爲拉夫，無人敢出來。自背行李，至鮮魚巷批發處過夜。次日，坐津浦車至濟南，到廠，張文煥、孫蔭午、蔡履陶等均相敘甚歡。數年未到，南北情形大異，北方仍如太平氣象，至普利門批發處，正肥桃上市，二角買十只，各吃二只。至今尙覺甜蜜異常。紅棗之佳，南方所無，梨與柿亦好。大明湖旁，菜館清雅舒適。黃河鯉魚兩做亦擅長。泉水之清，各省所無。趵突泉、珍珠泉、黑虎泉爲最奇。各處游覽畢，卽坐車赴京，住長安街西長安飯店內。進二間，黃任之、袁觀瀾因英國退還庚子賠款開會而來。此事余曾發起集款作盤費，請郭秉文轉請李石曾諸君向英法諸國商退還賠款，竟成功而

商保管之法及其用度耳。余至部報到，並交議案，一爲保障紗廠營業，一爲修整交易所，買賣使其歸實。在開會時，再三辯論，先敗後成，惜乎政局大變，未及實行。斯時曹錕選得總統，曹張起釁，吳馮戰至九門口，幾進幾退，元氣兩敗。余所抱方針已達，與章百熙及二兒各處遊覽，戰事風聲日緊，津浦已不開。九月十八，坐京漢車，沿路過保定，路傍生雪梨，接連已成熟可愛。至彰德，適吳佩孚北上，以居仁堂爲辦公處，卽清慈禧皇太后辦公處，無人可到，足見地位之高，權力之盛。十九到漢口，住批發處，見諸君側室已避難來漢，一家團敘甚快。月泉兄少棠兄國偉婿，因余正五十歲，爲余吃麵，拍照留紀念。聞齊盧戰已由紳士調解，各自退回，廠已開工，卽趁怡和鯉門輪船回錫。此船於廿六歲時，六月十七坐過九天，尙認識然已老矣。不久毀於火，到家已十月初，經此一場戰爭風波，幸錫地小小整理，復爲常態。學校照開，茂一二照開有利，申三復開尙好，惟人心不如前。赴申沿路所傳毀壞至如何云云，其實公物依然，頻添幾處墳墩而已，傷人不多。申市仍然工

廠亦未停，十二月廿四，楊宇霆孫傳芳到，齊軍退，過錫紛擾，人民逃避一空，城閉，余率全眷坐錫湖輪，預備由湖州轉申，連日船不開，至夜，看城中火光燭天，心中懸懸不安，不知燒去何家，每至船頭，見空中掛有紅燈兩盞，心神稍定，廿九將晚，將遇春及船上諸人來云，遠遠有兩船，並肩直開，向輪船來，快預備抵抗，余出去，看見果然，惟船中空無人形，或無多人，與船老大說生火拔錨，如果近來，即開行，加速力逃得開，老大允預備動輪，諸人云來船忽不見，余出看果然，見神船望南，即時開船往湖州，開後，即有人欲圍輪籌費，幸得神示早開船，出拖山風大起，幾乎出事，所拖之船，關照切切不可放，平安至大錢口，進口已午後，是日大除夕，在船中過年，略購年糕花生等物，船中敘談，忘却逃難中也，余則由錢味青邀吃年晚飯，頗不寂寞，再至岸上，走各街，湖州風俗收店早，滿街無燈火，行至城中新闢馬路而止，張公橋高大，由此回船，上海方面已知余在湖州，有訊招余至申，於是女眷由錢君代借得福民醫院預住，和平回錫，家中看守均謹慎，一無損失，暗有

仙友相助，守人已知，而余未知也。是年公益工商中學，因工科招生不足，決停開。工科所餘學生，轉請南京大中橋高工代教完畢。本校則專開商科。至此仲懷辭職，請錢孫卿先生爲校長，未接事前，余自兼以張杏村爲教務主任一年。

民國十四年乙丑五十一歲。元旦，坐茂新小輪船，開往長安，預備坐車赴申，與二三兩兒同行。開一日，屢次迷路，至晚請人帶路，深晚至石門戴鹿岑家中，胡湘甫陪去，稍坐仍回船。天微明，開至長安站，上街尙早，店家正開門接路頭，余等卽進門吃茶點，車到卽上車，赴申。至梵王渡車站下車，到公司，諸人見到甚歡，卽派船放湖，接全眷到申，住申二樓上，數日遷至福二，卽中興老公事房樓上。余欲自造住宅，與俞錦堂四處看地，價尙可，無隣，無風俗，一味洋氣，教育不合，久住，不當住，慣鄉而聚族，守望相助，出入皆知學校，近而樸實，與此相較，決作罷。二月回家，茂一二三照開，申一二四五六均照開，各有微利。戰事風潮停，鄭謙爲省長，本省溧水人頗好，所以民能安居也。四月長子結婚，娶孫蔭午三女，石塘灣大族。

累代善門，彼此相知儉約者，有一晚，余在房斬五關消閒，小女與施鳳英先生以請門春姑娘爲嬉戲，忽大書吾非門春姑娘，乃主翁老友，派來救護宅門之保護仙靜海師也，速請主人來，余不知亦不信，但云不要兒戲不去，彼等卽請問各人年紀，均對，余去行禮，卽書昔老友同寅雲南修道成仙，現在太行，知友歷次下凡，現在有難，特派弟子靜海來宅保護，幸勿誤會，如此方知從前老友友誼，卽設香案茶點，詳問一切，皆蒙預爲指示，恐不深信，點化頗多，明示仙之來去，風雲現狀，請來諸仙師尊雲蓮雲康文康李祖及客仙，並書對書鎖邪書扁額筆力甚佳，歷年指示，不勝枚舉，至廿六年逃難而止，惟云天機不可漏，守口爲主，仙師素業醫屢出治病，並熟悉風鑑，常出看地，示我五星捉脈，考驗周詳，何者爲穴，窩，鉗，乳，突，一一指點，點錯複查，能無誤，加獎語，勸余修道，勸坐，能行則喜，余屢蒙考，由四分起，漸加至七分，如欲再加，非從修道起，有慧眼不可，有理氣相輔，始能再進，仙師因教導目力，有指點而購者數處，有界載明，有緣無緣，時時示及，不可違天，不能



違心不能害人取利，如能以此助人，代天行道，亦有陰功，並示凡地有三等，上中下皆有神守，高則四名三名二名，中下則一名，無緣不得亂指，陰謀更不可也。謀則變，有緣易得，神人相助，以福善人，以孝最易得天佑也。時常州紗廠創辦時，入股二萬元，總公司代保運機器入廠，計六千錠，款因廠停久，無法料理，拍賣無人問訊，惟有做之一法。錢君琳叔于君董懷徐君果人到錫，請余幫助，却之。因人事困難，無法兼顧，一再來商，以租廠分拆利益，至了清欠款，爲度立租約，先以兩年爲期，以鄂生先生代經理，吉人先生副之。王式臣總帳，余鍾祥一班新人，去做工場總管，開齊一萬八千錠，不算租息，尙無餘。因花貴紗賤，交易所有人拋紗收花，花價最高五十兩零，紗則一百六十餘兩，余處由產地收花，勉敷成本。福新一二三四五八亦開工，收買興華製麵廠，由中國銀行經手，分十年還清，後改福新三六廠，老六廠機器拆併福一三，改名福一，將三與六合併名之，茂一照做，二三被工人加油疎忽，致遭焚燬，茂四照做，茂二建新廠，格外改良，每日可出粉八千包。

後又加二千包，每日能出一萬包，用馬達轉動電力，申三放線直達茂三，未復至今空缺，工人不穩，心存戒備，凡拖重款均留意，孫總理在北京逝世，馮吳內戰未了，是年平穩過年，各廠均有盈餘，二兒爾仁請江太史衡專課國文，荊夢蝶先生教小學時入廠學習紡織。

民國十五年丙寅五十二歲，七兒鴻仁生，庶出，九月初七長孫智鈞生，十一月二兒娶媳王氏，王家素業木行，後兼業絲，家世亦好，正月各廠照上均開，有利內容雖有出入，力主不拖款，且因戰事已起，北方力弱，漢口福五廠來信，月泉已爲工人壓制，種種不合理，殊覺難處，上海無錫均受影響，惟有謹慎小心，立定腳頭而已，廠事謹守，社會事業陷於停頓，各地不肯多往來，防生意外，家中有特請之看守人。

民國十六年丁卯五十三歲，正月各廠照開，南京定都，北伐軍一路由申錫而過京，分路北，上商市清淡，交通有阻，工商中學無形停止，小學照開，二兒已在廠

實習認真則工人側目，同事不敢有爲，工業退化，余明知短時祇能忍耐，然計劃復興，以此時決定爲多，出品退化，牌子跌落，作工者不爲怪，初上海募公債，兄言實業仗政府幫助，決買百萬，秋間與錢孫卿先生商酌變通章程，開辦豁然洞讀書處，錢先生爲主任，訂定課程，國文、英算、國術爲主，聘請朱夢華先生主教國文，英算許心魯、國術侯敬輿收生，念餘名，住於梅園中，早夜但聞讀書聲，初高中均縮成二年畢業，考升大學，都取，有習學外國者，南京政局已固，北伐日見勝利，余時去京見同鄉，正議創立錫金同鄉會，捐出成賢街轉角沿街地五畝，更捐資建築，立碑記其事，蔡子平、俞仲還均主之，最初發起實王啓周，然未及見也，是年大局已平，茂一二四均有利，福新各廠不全開，麥與銷路有阻，申一二三四五六雖市面爲難，通扯不虧，兄與余共商，不可有現錢，還如向添機上走，余主張立銀行部中，催實業儲蓄，卽決組織，並請人，是年租辦之常州紗廠，至四月兩年期滿，略有分餘，續租兩年，憚禹九約，余談出賣，却之，決幫助至還清而止。

民國十七年戊辰五十四歲，二月十四，二兒長子智明生，各廠均開，各學校照常，北伐成功，各業轉機，儲蓄部成立，在錫申三成立分部，收款歸余簽字，總部由鴻三幫理，鴻元鴻增補畢業於交通大學，實習紡織，乃時從事整頓，汪孚禮等皆奮發，學生隨之實習者不少，氣象甚佳，茂四張文煥辭，廠停工，茂一二開有餘，付茂四四十萬元，結平欠款，粉廠總結無利者，祇此一個，鞭長莫及，去人外行，調度不合所致，福一、二、三、六、八均有餘，漢福五亦好，申一、二、三、四、五、六，大都有利，多少之間，全屬人事耳，出品頗競爭，尤其對外，永安已添新機，號召顧客，吾局各廠加意，工程師廠廠有均從，添機改良，爲條陳經濟，有餘利，有儲蓄，不憂無着，凡屬申新，個個非革新，卽添機，三廠亦動心設計，求其進步，三六專管，茂一、二、同，申各廠由兄請工程師調度，文牘處亦上條陳，起草三十周紀念冊，余因尙未實在，不主卽辦，對錫事所以不詳細耳，余素主實際，不尙空談，盡力做去，以事實對付競爭，三廠對職員，主教以實習，對工人主恩威並用，兼顧其自治，及子女教養，有出路。

待遇適合，平心和氣，不加壓力，又留心衛生，居住適宜，與學校無異，一經進廠，有不願他去之概。終日辦事與觀察，不能兼顧他處矣。心中常存無紡織真知識爲慮，三兒一心在豁然洞讀一年，國文進步尙好，有高中三年程度，五堦熊源與姪堦王雲程均擬留學美國學紡織，行有期，余亦命同去，可互相照應。九月趁輪至美，入羅惠爾大學，畢業得工程師學位。至民國二十一年回來，熊源等早一年先後回國，均在申三任事，得力頗多，從此出品佔優勝，人人樂用，公益校中請沈泮元爲補習教師，教紡織專科，並到廠實習，由汪孚禮帶同指導，後各學生多感其功，以師事之。是年五女嫁唐熊源，係唐紀雲長子，世家也。十月三女嫁宋美揚，中國銀行總理宋漢章次子，家業儒，而轉入經濟界，有名人物。是年以百橋公司名義爲地方造橋，請賈茂青任其事。

民國十八年己巳五十五歲，七月十二日，二兒生次子，名智寬，茂福申總公司卅周紀念冊出版，余無主張，然亦有用處，採虛聲者多也。申一、二、三、四、五、六、七、廠

皆開福一、二、三、四、六、七、八均開，茂一、二開，茂四未定，人才不足，永安建新機，兄亦欲添新式潑辣脫錠，風聲一播，洋行即來抖買，價格極克己，覓地無合意者，即在申一傍建屋，名八廠，余見才財兩缺，必欲競爭，祇可二萬錠，多錠不如少錠，查內地一、二萬錠者，皆管利易而生利厚，我局錠多利少，人才與資本關係耳，兄不願示弱於人，仍購四萬錠，申一拆去一切布機，及地上已建各屋，造鋼骨水泥廠屋，二層，頗整齊，嚴裕昆任經理，兩廠兼顧，工人無訓練，出品不佳，百橋公司成立，各地均請幫做，先由附近胡埭、雪堰橋一帶，再至常州南北各處，本縣各鄉，凡有需要，均合募建成之，比造路爲宜，願盡義務，五年申一既添八廠，申二亦主添新機，先從老機增加再添六十支燒毛等機，申三添新電機，加瑞士式紡錠，申四楊少棠辭，月泉先生相繼赴申，廠中以李國偉任經理，華棟臣任批發經理，兼金融調度，茂四照開，秦芹生爲經理，兼營打包廠，濟南產花頗多，銷布亦多，後另派專任申五亦改良，俱有進步，福三傍空地甚大，施伯安爲兩路管理局要職，商將路軌

接至棧房，由濟南、河南等處來貨，直接卸本棧，無錫更便利，不必上棧，省費而無損失，兄亦同意，即照進行。買地價小，比路局略大少許。華衛中時去接洽接軌事，棧房成，另立營業組織，名福新棧，就便由福三帶管。股東由總公司與各有關係之廠出資，無錫、茂、新、申三各佔一股。建橋開河成立後，為上海各棧所無，惟因資本小，尚未佈置盡善，生利無多。申六餘利尚佳，原主分得，還債將清。申新各廠均有餘，福新、茂、新亦餘，是年各廠氣象甚洽。所定新機尚未付款，且有同仁儲蓄收入存款，政局已平。過年比歷年寬展，秋間有德國實業考察團到錫，招待之頗知其蓄意於報復，領袖者曾為財長滔滔于口，賠款一千二百萬金馬克，四厘息卅年分還，開支六十萬萬，貨稅抽百分之卅，真難受也。學校如前，造橋十餘處，兄有擴地造園之意，曾在後灣買地，余以小箕山為佳，託朱毓麟買蕩地二百五十餘畝，由朱梅春建築之。上海楊樹浦英商所有之東方紗廠，原底由香港遷申，添至五萬錠，布機四百張，織機全副，定價一百七十五萬兩出售。葉君琢堂一再來

說余力阻不宜買此老廠地段不合工廠工人難立脚開支必大出品不出色銷路難去兄因葉君有意一定要買取其沿浦地好買下押入匯豐集股五十萬兩余兄弟各出三成葉君佔四成以乃郎葉達明爲經理鴻增在廠實習不久達明遇綁匪在車中遇害聞訊痛惜此廠經此波折用人困難屢屢虧折葉君灰心將股脫去由總公司照原本分年付還租常州紗廠爲申六兩年又滿年年有餘分與原廠主還欠尙未清續租兩年

民國十九年庚午五十六歲 長子生一女名智福正月各廠齊開政府有議加紗布麵粉統稅楊樹臧條陳各同業請減不允粉稅由四分加至一角紗稅由一元五角包稅加至八元以上吾各廠全年增加稅額五百萬元以上知被收稅實業加困必須慎重將事五壻唐熊源畢業於美國羅惠爾紡織大學歸國卽來申三後任副經理頗得力於改良牌子漸漸轉佳申一添機後資本加至四百念萬元申三亦由盈餘加至五百萬元紗錠六萬織機九百台決心改良出品生產雖



加重稅盈餘不弱，開支較各廠爲省，余從克己做起，以前一種惡風潮，均無矣。彼時物價已小，印染之布祇值每尺六七分，十磅布五元左右，十二磅細平布六元，以內余歷次受經濟困難而解除之，推而社會至省，省至國，國至國際，均密察盈虛消長，記之於心，對市面升沉頗有會通。凡吾所管，卽得此旨，嘗思陶朱公憶則屢中，非偶然也。每以此語與同人及學生講之，陶公商學購進如草芥，貴出如糞土，我以勤儉爲主，附以平心守古語，所以經管之事業利多，害少，隨意指揮，驕奢用私心，患得患失，所以事業之易於變動，我局事業大半手創，小半購自他人，小箕山連年建築，余代計劃，款由茂新兄名下出之，至完工，共用十一萬元，有荷花池四只，花廳一座，洋房一宅，嘉蓮閣一座，馬路環湖平台幾處，馬路由蕩田中築出，建橋二座，通之工程非易，頭門一帶頗壯觀，遊人至此，稱爲風景不羣，有渡船南通，黿頭渚，楊翰西築園其上，規模宏大，亭台樓閣，應有盡有，遍植花木，四時不謝，再上有廣福寺，量如僧靜修處，有陶朱閣，念范蠡遊五湖，亦爲沿湖生產之先。

尊過此有園林，直通至寶界山，明朝王仲山築琴隱園故址，遺跡尙多，後造橋通至蠡園，王禹卿所築湖光山色爲地方生色，吾邑湖邊政府有築環湖路，路基已成，以湖爲公園，爲滬甯路中心，中外人士遊息之區，再道路四通，各園林皆沿路，以便遊人，余民國元年理想之將來，已過望矣，城內外路皆通，工廠林立，如楊範甫先生所說，商市繁盛，上海以外無出其右，有小上海之稱，經濟流動，奢侈不免，老輩望之生嘆，時長住鄉，八時出，六時返，有暇至園視察花草樹木之種植，與工人商量造橋造路，各種社會事業，或至學校及公益工場，講造作或添配機械，每日但覺日短，不知空閒，是年茂新一、二、四照開，有利，福新各廠亦同，申新各廠，有得有失，稅重已知困難，利益無多，下半年平常，物價日賤，競爭日顯，人才不敷，用養成所練習班，年年分送各廠，亦不敷，三廠留用最多，廠固多益，各生後至各處任要職，實始於此，由練習而成資本家者，比比皆是，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洵非虛語，實力辦事，實心幹事，應得成功，空言無補，至晚請仙談風鑑及造橋等事。

民國二十年辛未五十七歲，次孫智謙生，長子出，二兒生智憲，儲蓄照常，茂新福新各廠齊開，或有原料不足少開，美花美麥賤，大都不符成本，申新齊開，花賤紗小，美花每磅由二角二分賤至一角，另再由一角跌至五分，二厘洋麥由一元三角跌至九角八分，八厘後跌至五角，另此二項虧本甚巨，全市吃虧不少，或有因而牽動公司者，加以重稅認真收，殷實者漸漸空虛，王雲程學畢回來，入廠練習，後爲申一執事，大兒二兒受兄命先後到申助理各廠，亦從自治入手，廠以五六先仿，鄂生先生常州已先試行，次及申一，大二兩兒先後主辦，雲程入內，照新方針同做，申二朱仙舫汪孚禮皆主改良，惟在添機器改方法爲主，未從人工入手，余在三廠所經營，所請人非專家，以有誠心，管人不嚴，以德服人，願其對家對子女，使其對工作不生心，存意外，卽算自治有效，自信可以教範圍內各廠仿行，是年茂新各廠有利，福新各廠亦有利，申新各廠有利無利參半，重稅之果，造橋各方來請，一一應之，是年漢口大水爲災，廠幾淹沒，全仗國偉等人力搶救得免。

時申六將到期，已盡義務六年矣，惟辦事員似乎做熟，談合或可續租，屢談無成，議至期交還，將申六臨時合資分拆解散，余照以前投資，以後填款一分錢息，餘款四萬，代原主還入總公司保人虧累，鄂生先生亦出一萬，以代付不足，于君投資資本，送與原有股東，折合四千，送與琳叔，以照幫忙之說，始終其事，原主改廠名爲民豐，至後大發展，各事清了，徐于錢三君到舍致謝，並承贈送余一聯，唐君書也，厚生紗廠薛君等，因營業無利，租與杜君等，正待開機，見稅重不欲做，讓出竭力幫助成局，孔君亦設法，余因常州六廠卸肩，人手有一班，立時可做，贊成租下，不一月，卽開車，久停之廠，如此迅速開出，頗受關心人贊許，仍名申六，後議買下，其時申七八皆在前，緣常州而排入六也，楊樹浦三新紗廠，中國最早第一發起奏辦之廠，總辦楊耦舫，不久失火，燬而改此名，歸盛公營理，收入已產，辦理多年，小輩無心經營，將廠及餘地脫與李君，然祇愛地而不做廠，將地面之物作價四十萬兩，招人收買，兄決買，余往看，亦贊成，買下分與各廠，看到清花機，尙是新

添拆之可惜，且先試做，漸漸分拆，當時人手已缺，欲請唐君未允，即請吳昆生爲經理，請來陳吳諸君，開後有薄利，取名申九，至此申新有廠九個，共有錠五十萬，布機三千餘張，國內無出其右，外人側目，粉廠一時亦佔最多數。

民國二十一年壬申五十八歲，孫女智祿生，長子出，孫女智壽生，二子出，儲蓄部照常，茂新一二四各廠，福新及申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各廠，均開，各廠除申三以外，均用印度棉，紗色平常，客有煩言，紗有存積，放莊至廣東、湖南、重慶，銷路均清，價不如申，交易所拋空，紗壓低，有外國人操縱，市呈不安，余日日通訊，說此中上落，心常擔憂，外力日漲，內力日虧，欠數日巨，收稅日加，盈餘難望，所欠機款，逐日到期，帳房嚴少蘭，調度力竭，熟人亦多維持，如此習以爲常者，有二年，三兒一心畢業回來，得工程師學位，命在三廠任副經理，與熊源同，頗有興緻，四兒毅仁，考入約翰大學文科，外孫蔣新一亦考入，本年爲兄六十周年，同仁擬於八月初二日正生日稱慶，推二兒爾仁籌備，陳品三爲提調，佈置一切，將六十年來事

業大略記之，各友朋送壽屏九堂，詩畫對聯無數，壽堂設家中及梅園誦幽堂小箕山等處，均招待來賓，凡邑中備菜之船，載客之輪，來往之汽車，與大小旅舍，俱先包定，禮堂所在，裝滿電燈，園門及山頂，兩處演戲，壽事共費五萬零四百元，當時物價尙賤，菜一席十元，送下禮物，由聞君估值，兄出資，捐入各善團機關，對聯裝箱存起，壽屏三堂，選入家譜，以備流傳，十一月十六日爲三兒一心結婚，娶華藝三先生次女，是年茂一二有餘，福新各廠有利無利，申一平平，申二虧，申三小有利，申四無利，申五六平平，申七小虧，申八與申一同，申九預備拆入新屋，因地主催出地，屢商不允，議買不成，非遷卽拆，其勢不能在原地工作，其實居心要出重價，買其地一大方，以百畝爲最少，當時無此財力，先看自己衣周塘地，無屋爲助，一時無立足，再看福二後地五十餘畝，自己地易辦，議價作欠，陸續還，決定搬至此處，擬以一百萬造屋，一百萬改造修理，遷移先向英商麥加利銀行議借款，成立再與營造廠主張，繼光開帳，卽於年內動手，至次年造成，裝機一切完備，先

後約二年，共需建築費二百四十六萬元，電氣裝置一百萬元，有奇。添配機件及一切用場完畢時，共計五百念萬左右。內而棉麥虧折，外而借款用出如許，所添機器欠人者到期要付，大部紗機未先集資，至此稅重市壞，花小不足，紗小更甚，無利可圖，盡力調度，專心同仁儲蓄，稍有收進，外匯縮還，款加重，拆息大，日積月累，常欠押款及票頭已逾千萬，余則盡力於收入，留心工作如常，並日常無嗜好，不食煙酒，來客不備，同事亦不吸煙，習以爲常。廠中研究工人待遇，自治設備，日臻完備，進廠先教識字，落工習副業，非實習不能派事，女工非由養成班學過，不能工作。班班皆教導，宿舍亦有室長，辦理漸有聲譽。是年造橋最多，正月有美參贊安諾德派一人，忘其名，陪來美女士，在銀鑛委員會會長處爲祕書，現爲要職。某某貴婦人，因銀錢虧本，調查世界用銀元情形，至我國，由北而申，各處到過，安君囑其到余處談談，問上海商業銀行如此之大，爲世界第三，何以存銀祇三千萬，周轉可活動，若此，彼國內存銀四十萬萬，仍不足用，物價跌落，若此，余扼要書

大旨與之，由熊源譯英文，頗蒙採許。

民國二十二年癸酉五十九歲，孫女智美生，長子出，儲蓄部照常，茂新福新各廠，申新各廠，除九廠外，均照常開齊，申九建屋將完，正在裝機，添備各種革新工作，至秋始完備，用費已巨，押款已足，將福二道契爲擔保，用完後，由無錫接濟總公司應付，收少付多，出品不俏，押匯裝出，填頭不資，越轉越緊，往來銀行，屢屢幫忙，看看數大，卽商改押款，秋間鴻三子智海痛殤，兄最愛此孫，大爲傷感，致生偏中風，半身難動，由葉慎齋針十餘次，漸愈，脚稍有不舒，至冬復原，余一再來往，外顧調度，內憂兄病，近乎兩月，九廠正在開車，總公司嚴少蘭屢屢來信，乃時將錫款解出應付，見九廠已開出心定，此時機款解清，花款常調，裝紗於各莊，墊頭皆爲虧去，銀行款歸結，均爲押款，申新一至九無不抵押，茂一二四亦押款，申三爲總公司押出，惟麵粉廠福一三七未押出，而活動，有自營能力，且有私產，信譽未損，兄將麵粉廠總理歸禹卿專管，俾易調度，茂新至年，有利抱穩，做年年如此，濟



南則無利，盈盈虧虧，扯下無餘。福新有利，申一至九，惟申三有利，其餘牌次貨積耗息好者少，有機多，心不齊，收花走樣，洋行解花，已有惡習。總公司爲經濟套輕起見，不如號家漢口打包夾破子，陝西打包夾雜印度花等級降次，不照原樣出品，色暗太緊，客人不樂用。永安及其他各紗廠，則辦好花出品，不同相形之下，自然貨積。申三另立好做商標，用花拚花，用料事事親爲，配準拉力顏色均高，各布廠樂用，價提高，不與交易所出入，所以年年有利，十餘年已有三倍。有人條陳政府設立棉花統制會，以陳光甫李升伯唐星海爲常務委員，宋公有借美花成功，分與各廠以救內弱，不料爲忌者所阻，未成。兄上借機再添之條，陳政府已採對，外佈置就緒，亦未成功。勉強調度過年，申三廠自治區日見完備，副產研究如養兔之類，單身女工工房可住至一千餘，布機已至一千五百台，紗錠七萬，另動力老發電機三千二百基羅瓦特，新電機四千二百基羅瓦特，茂一二專線全用，再有餘力可添機，因申經濟未裕不添，陸續購地預備，因工作好，進花出品有把握。

越大越有利資本已定足五百萬元心已放大主客雲集出品時時不敷申一二五六九均有改良者以一五九爲略好餘則正在機上想法未及用料自治是年因兄壽各方來請造橋皆以鋼骨水泥建造之行人以平面階級過橋爲快大者十餘丈長闊一丈二尺小者長三四丈闊一丈此時鋼條每噸九十餘元木料每寸尺七八分水泥每桶四五元人工八角石子每方丈五六元黃沙每方丈五六元監工義務設計義務五年如一日競化女學略併公益小學四處高小初中及讀書處各一幼稚可直至考大學此旨未改學生則少矣一心兼管公益鐵工場仿美式改良添人加機以能自造紗機織機麵粉機爲目標物色人才先從打樣注重小學從工爲出路調施之銓爲主任職業教育畢業生招人稍易一班打樣由此而來原有房屋不適用者翻造之翻砂間特別擴大專攬翻砂生意微有薄利興緻甚好局內麵粉廠紗廠鐵工不假他處快而妥當天天有人來接生意一換前人面目小小出品甚多抽水機軋麵機打包機小引擎車水機絲廠用品布

廠用品，搖紗機等，凡東西來路出品，均能仿之，自造。是年三月，漢申四廠遭回祿之災，保險賠款領到後，決於秋後復興。余始加入股份，定英機照新式建築，至明年始裝齊，仿申三工作。

民國二十三年甲戌六十歲。長房三孫智鑫生，二房四孫智祥生，三房長女智瑞生，儲蓄部如常，茂一二四如常，福新各廠如常，申新一至九照開，惟花價不小，紗祇售一百六十元，不肖布尤賤，十二磅細布大都五元二三角，十三磅十四磅海昌藍布祇售八元左右，可謂賤極矣。外埠如重慶，紗亦售一百六十餘元，貼去水脚九元，押匯九折，廣東河南亦相彷彿，生意真是難做。加稅三年，約已抽去增稅一千五百餘萬元，政府毫不覺其多，商已受苦難言。申三則靠實銷，通州太倉漢口陝西山東各地，自己辦花，常州織廠及本埠襪廠連絡，出布多印，坯定貨不斷。正月十六日爲余周甲兒姪輩邀親友稱觴，余不欲鋪張，力主從儉，與親友故舊謀一日之歡敘，堂會張治兒班子演戲，張演老萊子，頗工，張半途習此，不易一

舉一動，無不引人捧腹，送來壽屏六堂，對聯尤多，三堂已印入家譜，無錫紅卅字會，有壇，李祖師降筆壽序一堂，謂是初次賜出，勉余爲善，有一仙賜余松年二字，筆力異常，而壽序命錄二份，掛兩處，不知何意，後存一堂，一則失去半數不全，始明白戰事也，諸友中集款爲余造一紀念橋，因余在各地造橋而起，再三辭，已有送下款者，余謂如果諸君要造，主人如吃酒先喝一杯，我先造一橋爲陪，十七日晚，請仙指示及破土日，雲蓮仙師降壇，擇二月十七日破土，八月完工，地方在寶界山，再請爲期太迫，各料未備，示云要造祇有此時可成，否則無成，無期可改，隨決定照做，招工備料，上海託永吉兄辦木鋼，本地定黃砂石子，龍潭定水泥三千筒，各事預備齊全，惟擇地未定，連日至寶界山西頭測量，至再難造，有一漁船云要造橋，祇有東頭老渡口兩頭有硬脚，引我等到地一看，果好，船則望東而去，兩頭定橋，至期破土動工，用三班共一百零六人，再請仙指示，示云此地爲妥，請問有浪如何，示有仙監守，決無浪，保爾工人無病，每日飲缸中清水解暑，雖天熱無

妨是年天熱異常，果無病人。八月十一日按龍門橋，通行人雲集，茂青量如和尚等，推余發起購地，贈與開原寺，捐資建築之。蘇州乾元寺山頂無水，請雲蓮仙師指泉築之，得水甚清。三底金融，余處生意尙順，過三底兄設法，請禹卿兄贊助，紡織。六月二十八將晚，大兒回來云：到期款五百萬，非有現數二三百萬不能解除。會託宋先生云：如果有物，必設法救，空言無效。余卽電申問情形，決定補救。託宋先生向公權處商量，回云：有物可商量。答云：有物若干。宋先生候公權至午夜未見，但云決照此辦。通夜共打十一次電話，說明一切。一面將份內存各處物件拿到晨四點上車，與大兒同至申，已七時。知宋先生已與公權商明，中上共做押款五百萬元，一切票面照兌，卽關照總公司照常收解，人心爲之大定。九時將有價證券攜至中行，點交立契簽字，說明由王先生經手簽字付，出並謂此款乃維持性質，必須提前先各款歸還。余云當然，有款卽先還。後未食言，連日與王先生、陳光甫、張公權、李升伯會談，余意仍舊由兄主持。兄照我方針設改進，委員會各廠

經理爲當然委員，余則主其事。由偉仁聽余調度，款付至二百五十萬元，二行停付，再三商酌，再付三十萬。因王先生聲言不負調度責任，余因其不熟此中得失，聽之。再與各莊領袖會商，聲言兄仍舊主政，由改良至能賺錢，而百事解決，人人以爲然。余卽回錫，將各廠應行各事一一每日函示大兒分頭辦理。各廠先由辦花收花入手，各花號已不肯送貨，各廠用花均歸余代辦。有信請我主政，卽函漢口大倉直送交改進會處分派。通州與劉達六、陸魯柯、顏樂三訂專辦合同，半年送錫代收，每日輪拖至申，分交各廠。外面不知，但見廠中用花不斷，廠中用此好花，出紗色白而條分均勻，銷場頓起，已有微利。再從省費省料，教工一一照改，頗有效驗。大局爲之稍定。初八光甫約余至南京，見行政院長，彼由滬坐飛機直去。我由錫上車，遇唐君有壬、張君公權、吳君震修略談，無要言。吳君略詢余駭怪，至甯同見院長，問我近日辦理情形，一一答之，頗蒙採納。袖呈請發公債節略，院長云：有此辦法甚好，交部長、部長云：且俟派人查查，可行准發，卽派委員至申查覆。

云無着之款若干，愛莫能助，然感某某之熱心，愛護不淺，押款雖成，未全收用，欠款尙多未了，各方希望難應，仍要設法，余再度至甯，請發公債，仍無眉目，余從此不想此路，專從處處改進，漸漸起色，陳君便在梅園問余方針，卽照辦法答之，彼云若此甚好，彼亦安心，改進會收花解款，被人移與洋行，致將漢口及六廠所填款交不出，由余分頭調度，通州各款吃開期劃平，是年茂一二均餘，申三亦餘，福新微餘，申新其他各廠早虧，改進後略抵，從此轉機，改進停止，辦花由各廠自辦，申行號亦肯送廠，是年之多事，爲生平未遇，思想正大，立論未錯，垂危之局，卒保平穩，教育義務亦未稍停，余至今尙津津樂記，後之辦事業者，必以誠心爲心，富貴豈難事哉，是年三月六日女嫁楊通誼，爲楊味雲次子，世家出仕，前吉人先生發起修宗譜未竟，是年推福霖先生主修，余亦協修，經費不足，余任之，聘劉玉成主其事，大公圖書館嚴辭，由子俊先生任之，競化女學校長施顯臣作古，由殷彥恂任之。



環園齋主人年譜



志青自記

一歲 光緒元年乙亥

四月十四日巳時生于寧夏門外<sub>打</sub>磨廠昌平王寓

二歲 光緒二年丙子

先母有云申武庫科貢士授翰林院庶吉士

三歲

三月初八日二妹生

先母有云被館授翰林院編修



四歲 先考乃年戌寅

十有二年日三林生

五歲 先考五年己卯

先考省元先考科順天鄉試同考官

七歲 先考七年辛巳

十有十有方為 先祖考長州名士大度

八歲 先考八年壬午

二月初百林弟生

五月初一 先考南宮簡元考科雲南鄉試副

考官

自五月为 先兵有二十四大慶

承年受業于玉田 翁季 承先生 維原 授以官官

之法

十歲 先年十身甲申

十有七言 先祖批范太孝人 業世

十四歲 先年十身甲申

四月初百 先祖考長洲上業世

是年改今名 而在汝琳 幼崇為國學生

十七歲 光緒十七年辛卯

省 先兵省之由聘定官南品印經石林石

福壽玉之女子

百十五口為 先兵省之五十大慶

十八歲 光緒十八年壬辰

育 先兵省之簡充本科會試同考官

十會十日 先壯軍太恭人葉世

二十歲 光緒二十一年甲午

分 先兵省道簡授廣西學政

九月隨先兵備出都許哥支掃抹弟二三州  
妹及余隨侍留大物高京經西良鄉望昊天  
塔邯鄲酒唐生祠登越武靈王林散其正宮  
附大佛寺陽陰福岳武穆廟正行陽易轎  
抵漢口易州經長由登岳陽虞衡陽登  
迴鴈峯醴石教書院合仁亭

十有初以抵桂林

年一歲 光緒二十一年乙未

正月受業于表伯王楚志支子 蔡善 莊漢應試

及位 先兵南公出桐梅考

六月先兵南公回省廿五

八月十五有 先兵南公証在演狂鼓禱祝

十月隨 先兵南公赴柳梅試、畢復慶遠

即在慶遠歲

至歲遠受業于年伯高太史義亭 慶遠之

門

辛丑歲 光緒二十二年丙申

四月乙南寧過忻城土縣三宿皆其西縣也

義為全國最野草小花隨處有之西尤多  
男盡朗美日星女皆飽如桃李山川鐘錶之季  
於此難視止矣

十月先告南之南寧城早子思因領村回南

宙金返省一紙能最陽朔地山岸水音聲聲

遠景畫嶂只在畫國年行三怪阮文達

不致皆地粵而不為陽朔長也

十百枚有

星歲梧州沈文節之子初成克喜南三柱

命書寄樞守趙太守勅名

年三歲 光緒二十三年丁酉

五月同行晉北 先岳南公命載立身高以命  
友僕人五樞正天津各送還鄉

六月抵京

七月二十一日經友人來歸

是歲納賞部書日初十日卷分兵部准補分

武庫日行志

年四歲 光緒二十五年戊戌

三月 先皇崩 公視學期滿回京先期迎 召天書  
陪侍入城

五月廿六日 艾女生

九月 先皇崩 公回放四川 引北兵省道

十月 克復 中房生 孫

年五歲 光緒二十五年己亥

二月 克復 兵副例館 真修 先皇崩 公出京赴

津 西通 汴 漢 赴 川 送 正 馬 宗 鋪

年六歲 光緒二十六年庚子



二月初五日巳時易見生

三月後院山園方為苑前並蒂花

五月春匪赴政府與各國宣戰

七月十八日各國駐軍逼近京師在擇正京北為

麗堂李仙術遊

閏八月二十日回京其時志燾皆之老舊完立德

國駐管陵內昇十六日宣統勅諭賜予胡同李宅

十月奉旨徐壽為聯軍林林戰敗遠于後內加保

致老鑲裝祿官學福子似留云羽軍元武庫

司生擢充武庫司掃掃者去

十月遷回者燈營舊宅

二十歲

光緒二十七年辛丑

正月學習三年期由奏為兵部候補

十月補授兵部司務

十一月充武庫司幫總辦

十二月十日已付探見生

五歲兵部侍郎貽教以古法部為既存皆

擇予書文之在矣曰予權不為其且與之剛

此乃奸臣之其故并奉与物部乘乘就倒

革除書史名稱余與長白廣少老潤新以

李受堯風和漢軍母和育鍾信道与首先

法理事一概不合書史律子其後各部仿西

辦理而書史從此永除矣余言向其先錄

也

二十八歲 光緒二十八年壬寅

正月兵部侍郎賚毅福元特辦音邊崇

祿程務大臣奏調隨同辦事正宣大佛寺

小駐教目赴太原會同晉撫符為聖勅初度  
駐月待奉兵因留兵出力奏係歷俸期滿

四日隨營赴大同出鴈門函經金由離極目

聖英重四塞而漢以來正不祀埋沒象許鈔

晉矣因陳主政二身仲光遠先正察始商福

和初從陳善相察正聖勅初度奉畢順

道四系

有赴海遠城充捕務費初五年又果云交

金箱

至歲折免試俸至後補取因和

二十九歲

光緒二十九年癸卯

三月請麻城葉

先生系為先祖考易州

公相地得地于廣渠門外南半壁店北門外

七月因李其武似之月李赴任柳試出關印

四系

九月赴任字曰福貽子程即四系

十月是請以因和分首給口妻係以免補因和

以和府台省補用

十月葬先祖考妣于南半壁衣以先妣先  
嫂衣未附存先兵南台洞去川東道無里  
慶園監牆

辛歲

光緒三十四年甲辰

四月赴緬遠城

七月採括花翎

九月因<sup>病</sup>因<sup>難</sup>致累出力請以差加<sup>送</sup>送<sup>送</sup>俸<sup>仍</sup>

由緬回京

十月赴蜀省親偕何文詒生京抵漢口

武昌原籍在禁外甥至即立武昌度歲

三歲 先岳備公祠兵建昌道

三十一歲 光緒三十二年乙巳

正月渡江借歐陽伯春乘輪引官登武昌

城廣揚皖 南忙移回馬地前州偽徒侍鎮

軍陣太守借紅船控民舟入粵

二月召萬孫 先岳有口已遠就岳身接道陸

赴鄂按成都適非弟在省小駐刑口張羅伯

起凡平西賊金石大中大玉湖大銅石

隨州

五月先兵有公調四川北本任隨付先正民都住好

日拓整箇中

九月九日付先兵有公燈飾屏山後因須赴海買

舟北上徑嘉陵江正重慶張振之觀察借不下

駛凡四日而抵官另舟方時但免舟岸山樹向後

兩進奔池音觀也

十有正漢口至河使橋有徑復成者未通水渡

黃景宗



二十二歲 光緒三十三年丙午

十月廿日亥時尚女生 先兵甫公因榮交議部議  
錄詳委部北還

十一月子近 先兵甫公子禮口在度歲

二十三歲 光緒三十三年丁未

正月庚子福子若林降 先方伯名在榮談 呈家

八月甲寅 先兵甫公子禮口在度歲 呈家

子先期據不孝遂系 先兵甫公據若口隨後入部

十月赴緬遠城

十月元馬商會布整務局提辦以因 先兵省公

西京字庭在叙天傷之樂材給保保回京度歲

二十四歲

光緒二十四年庚申

正月陸軍部調查統計表調查表

四月陸軍部調查統計表凡初經得獎者一律

撤銷

五月陸軍部調查統計表

是歲辦理統計先從調查入手為製調查表

若干種咨令各省分別填報以為統計根據

是歲者省(調查)陸軍表填字即部即按調查  
若按分別按線以陸島步防練及步在陸軍製  
統計表若干種按合者照填後堂所中國向  
是統計此為創始而陸軍調查統計者亦陸軍  
一人手定其也

二十六年

宣統二年庚戌

正月元函軍中軍使司自司長陸軍部以統計告  
成似統計表奉派充統計文格辦上表以統計  
為全一手製成留此可以整切一切也

七月海軍改設支部二設七日二受司受長定

以協都統同協都統正考飲同正考飲充任

道西福任先任正考飲同正考飲叙官例易

三原服

三歲因指例必信為法如兄過祀駁祀

三十七歲 宣統三年辛亥

二月病目為手即不能開視直至五月方愈而又

病言不能書者指大愈

八月十五為 光緒有云七十大慶因言望如少服

未嘗不稱能 十九日革命軍武昌失守

十月革命軍黨人以炸彈殺去京軍界

重要人物因余實<sup>元</sup>海軍計政隨隨多日

陸軍亦<sup>都</sup>面司<sup>都</sup>長<sup>都</sup>用<sup>都</sup>而<sup>都</sup>數<sup>都</sup>還<sup>都</sup>以<sup>都</sup>解<sup>都</sup>之<sup>都</sup>余

以<sup>多</sup>在<sup>多</sup>來<sup>多</sup>宅<sup>多</sup>重<sup>多</sup>五<sup>多</sup>十<sup>多</sup>餘<sup>多</sup>年<sup>多</sup>考<sup>多</sup>人<sup>多</sup>皆<sup>多</sup>知<sup>多</sup>而<sup>多</sup>見<sup>多</sup>

東南也來身之<sup>海</sup>而<sup>海</sup>還<sup>海</sup>還<sup>海</sup>之<sup>海</sup>直<sup>海</sup>下<sup>海</sup>海<sup>海</sup>軍

艦<sup>海</sup>城<sup>海</sup>空<sup>海</sup>其<sup>海</sup>危<sup>海</sup>振<sup>海</sup>解<sup>海</sup>

三十八歲 民國元年壬子

正月二十三劫後京師兵變幸未波及而市

面已凋放不堪入目矣

五月 先兵南之翰呈仙振片上投扶增如乞

拒紫

三十九歲 民國三年五月

七日鄭子進 汝民授上海值守使來電約袁

軍幕

分由律檢轉赴上海充值兵主計官程

酬軍需官時政府議刑師鎮汴以廣為

全國第一高埠袁部使就地籌款部使

左君感以此舉為百樂指日事從息部後  
以包圍其界特于津滬造行路合是至之  
余以兵變之後不便自事想旅和排不議語欲  
政府之責而免地方之害故好與之商者其  
第為就上海原省之收入撥作上海鐵路之  
費庶幾而不相妨部後極以為就地籌款之  
議遂至形打銷矣

十月奉命為總夫人五十壽往返行元製送  
局提司信理文讀即年序度歲

四十歲

民國三年甲寅

青浦製造局設局以來數十年又積完竣回  
系

三月四日元俊再軍需官並製造局會計交  
家長

四月十日為子初度韓芳春 麟 君伯 韓 同 念

徐輔周 國標 崔儀亭 鳳 壽 朱壽正 鈞 衡 杜 枏

林純 趙 照 若 禪 公 謚 余 于 原 照 昭 昭 之 徐 國

局於是晚 移居于花園法苑仙館授書處



酬謝表尺

五月得夫人携艾女歸見來信當朱霜  
家

六月回京接信陸軍部公事已畢回津

八月遷往租界葛蘭路洋房

九月赴京携尚女回京

甲午歲 民國四年乙卯

湘北巡按使段少霖書  
保存免試縣知事

經第四屆審查委員會核收員部使

辭請免考初分晉以補任用身復

九月底赴京結病理善後給予卹等亦奉旨

十日返行鄭俊被刺克威將軍楊公善德以護

軍使奉派生鎮者授軍官課長

三歲授中大夫

四歲 民國五年丙辰

四日終夫人携見世四京

四月時江城密考各省反對江紳雲洽御等

赴甯福海間馮副總統要求上海花立馮以和

江屬護軍使轄境其奉江揚治首見電揚  
使楊使日電以為甚<sup>時</sup>位計三兩出余達議約  
立則此中央之約所不有立則神上海之民意  
惟者不中立立中立以擲後國字維持地方為  
宗旨應于雙方皆不抵解楊使及可憐咸以  
為利于立立交以後及願道存官帝宗旨  
實和南北和會及各國駐江欽事者以此  
辦法地方不必為尋常費亦不必為生枝節當  
時均謂有由意即共商擬告示合者亦保錄

奉廷儀即交上滿條及雁送存樓去今刻立華  
洋界內張貼並停副交者拆做加印于外正實  
怡卿寺芳福大局正空而舍送從受知于楊

公案

五月楊夫人據某同福廿及待見事  
十月楊傳以首才堪大用首先信者奉命交

國務院存記

十月楊台計世已指軍金典司人赴祝壽福

四十三歲 民國六年丁巳

正月赴南京福壽省長

昔月吾以門和事十者計任時地方公民正附  
加款捐十分太重控省邀減賦下世之微銘程  
子秋尚未起征余下車處調查詳細情形核志  
聯指之端作備于張憲核言五分從民力  
不至減至九分其宜十分之數似在于正嚴如教  
信民困何求少賦而紳士方面對於公益等事一  
力若辰且通年控充為未顧及民力能否支持矣  
于是以民以紳士用處不實紳士以公民控害公  
益為詞互相控訴者再三疊經批和辦理未結

洞見微結兩不相下遂致齟齬身以來其法調停

余既悉彼此由于各執其是若夫極端偽能相除

誤會並欲遂其將必者相持于無近聘從前所議

會議亦並召集公民紳士告以紳士辦理公益應

以地方能否核實為範圍公民權亦於項應以公益

能否專用為解以例度一方不致徒任其擴充不致

民力一方不容吾心規避敵極公益應執上年度

數支數目核實每年酌增附加各款請雙方

集議而由議紳居中評斷核實之法三方而

若其異詞即存字作爲空案是探者以其以免此

後糾修控標三方初也重核商和琴密字務及信

白昔改逐核空分既核賜必征三分每年為

可付百元為其他者有補之費是該符詳有案

往奉省令批批而數年以來爭執之點指遂

從此解決 浙江楊哲軍批戶處護軍係先

遠勝多免諮議官

九月浙江楊哲軍電覆調浙江任用齋省長

電覆為難徑楊公自電批準

十月五日却海門為家地方因感減征取指道  
萬民今年扁道者考老若干人步也送一跡供  
汲亦桑直下江干因然為別七律の序即轉匠  
赴杭充佐興於活是矣乃自終夫人携兒女  
後小游和山社符亭林社請墓符小墓山  
心亭三潭印月平湖秋月也院荷風岳嶽  
新莊文圃園西冷印社昔交隨印活餘塘  
江赴報外以視事

十月五日海門為家會替初因賦臨指德忠



及民至該村設長生禱位于奉軒徐公祠內

甲子歲

民國七年戊午

三月差鴈歸約余支掃掃兒女遊禹穴林  
東自京東視沈超石寺官日長孝才多從王大  
令約同遊蘭亭排弟回京余偕赴杭州程  
西湖送山江而歸

四月檢査右交銀局島島鎮新酒十萬

解且章宗司刑應按每錢例捐八角八下之

數加倍或加倍信計算以實以實低加倍之數

應刊十七萬餘元例應呈報省局三成亦係  
 七成除撥三成外與交司外應呈報歸于  
 局長為教處為不費余日為示誦臣教皆  
 任空身小戶湊集而成也年交司則教千餘  
 若之戶數也似字被是不足以候愈于是就  
 富強有力者者一案可刊其五百元也合其  
 補辦指發費給截角指且以免重貼的  
 則急令補辦亦為指發補若截角指也  
 西者罰款一律罰免

六月調充赤興教區主任局長交卸赴杭  
適患病發強擬在杭請事休養因侯陳  
鼎少所長任定務為養病三日方未返滬  
十三日接京電致字悉 先與電口即于  
晉之業養病赴滬寓病女于延電見  
委即于得夫人據錄見存喪心京  
分日由京先赴杭謁指再論中隨即赴  
赤興視事甫下車即令存喪期內給局  
會計未收現款僅憑支款七千餘元發

給印收其後支檢閱不承認意存圖款因特該

以存相印人至

號先行檢閱之核總局被錯該檢證銀通

緝該檢相款之人並怕余之會計交存亦押

催換

十月百系五區湯鎮湘來查檢者支檢原委

先據仲月劍青來加示意之曹亦因許

大原始如能孝還彼此平分秋乞核已允

許從勿中要因歸罪于余至後亦無

四十五歲

民國八年己未

正月因陽只重三時不更候而解脫即交  
知正枕

二月盧復軍後委先遠送教信事福官

刃日因 先兵省<sup>二</sup>其期言于十月<sup>初</sup>

印據全若回系初十日葬 先兵省<sup>二</sup>于祖墓

九月因送送教信事<sup>五</sup>于<sup>五</sup>年

十月裝為部位先<sup>二</sup>送<sup>一</sup>信

十二月葬<sup>二</sup>其<sup>一</sup>期言于十月<sup>初</sup>  
四十六歲 民國九年庚申

八月購西祿裙胡同房

十月<sup>六日</sup>赴高林口第三科辦事

十二月為兄聘定河南固始張傲林<sup>瑛</sup>之女子

四十七歲 民國十年辛酉

三月移居西祿禱胡同新房 三月<sup>休</sup>身壯<sup>休</sup>後身小<sup>休</sup>家<sup>休</sup>也

四十八歲 民國十一年壬戌

三月十六日為兄見接家

四月為兄中國大學為科授學士位

七月得三子環字大子南字同以環爾名齋

四十九歲 民國十一年癸亥

四月十七日初存生命名錄

十月十六日終夫人五十四度

奉歲

民國十三年甲子

九月十八日初度是日德定頒引教

樹氏福銘杯申先期尹伯韓杜德林月杭州字

張清極醒來祝

九月尹伯韓杜極林先後年系往同伯韓赴津

謁唐宮柱使余回迫于極林初登前往余以

時局未靖生不官德因板轉而歸

呈請刊印陳國新巨印簡成子

五十一歲 民國六年己丑

五月以前舊藏陳本錄之玉簡及官辭

連珠小玉印名陶北漢同大寶長柄巨銅錄

八月朔好稿

八月初一林女阿儀生佈排極非本函告祀韓

芳名在報被任回者劉匪司念己官左亦秘

書長心軍游新來日故未為新尹始韓

授以蘇水整三能長雷禮為其麻祕書



後赴蘇杭德二日淋軍已抵魏華倉官道  
 伯韓出主由主七傷經瓜州十二園赴戶桂極  
 正律伯韓赴楊麟園之約不奉命即回京  
 州京二日伯韓又電邀赴博告以芳原被任  
 為第三方面軍團長邀委為秘書長請在  
 博信出同赴前敵全以前敵北人派德意  
 付因抵重傷未癒生系訪伯韓官局探伯  
 特心芳原中軍東陽夕得宣和中秘玉師

壬午二歲  
 民國十五年丙寅

二月廿九日 吳淞定香子張子部先日之女子

七日 聖子村次孫女河城生

八月 聖子部役務清程前員清舊桑桑子

會派充桑子



先君年譜

先君諱培爵字列五癸丑隱居天津改號智涵別署  
志韓四川隆昌縣榮隆場人曾祖學昭公祖父照清  
公祖母李生二子先君其長也叔父培祿字受天

一 歲 民國紀元前三十六年前清光緒二年  
丙子

是年公歷十二月初五日戌時 先君  
誕生於四川隆昌縣榮隆場

五歲 民國紀元前三十三年前清光緒六年

庚辰

先君初入私塾攻讀

十四歲 民國紀元前二十三年前清光緒十五

年己丑

是年從王先生申甫學秋 先妣王來

歸 先妣隆昌縣石燕山人

十九歲 民國紀元前十八年前清光緒二十年

甲午

是年冬生長姊鍾蘭斯時先君最喜  
拳術常習八段錦以鍛鍊身體

二十三歲 民國紀元前十四年前清光緒二十四  
年戊戌

長兄鍾洛生於是年仲春

二十四歲 民國紀元前十三年前清光緒二十五  
年己亥

先君入隆昌縣學

二十五歲 民國紀元前十二年前清光緒二十六年

年庚子

先君家居攻讀古文涉覽書報夜以繼

日終年無間

二十六歲 民國紀元前十一年前清光緒二十七年

年辛丑

是年春負笈成都預備鄉試

二十七歲 民國紀元前十年前清光緒二十八年

壬寅

先君赴本省鄉試出闈後考高等學堂  
錄取後卽入校

二十八歲 民國紀元前九年前清光緒二十九年

癸卯

再赴本省鄉試

二十九歲 民國紀元前八年前清光緒三十年甲



辰

春入高等學堂後肄業理科師範九月

先祖妣棄養 先君請假馳歸守制冬

與同校之敍屬同鄉等創辦旅省敍屬

中學

三十歲 民國紀元前七年前清光緒三十一年

乙巳

是年春 先君被敍屬同鄉舉爲敍屬

同鄉會會長主辦旅省中校事宜秋與  
廖緒初先生分赴本屬各縣籌備旅省  
中校經費

三十一歲 民國紀元前六年前清光緒三十二年  
丙午

先君肄業於高等學堂兼辦敍屬學校  
由謝慧生先生等介紹入同盟會致力  
革命秋七月十八日祖父照清公逝世

是年生仲姊鍾蕙

三十二歲 民國紀元前五年前清光緒三十三年

丁未

先君與謝慧生先生等在省共謀起義

事洩楊莘友先生等被逮謝先生走西

安 先君獨留省主持大計秋卒業高

等學堂是年生不孝女鍾芸

三十三歲 民國紀元前四年前清光緒三十四年

戊申

先君任敘屬中學校學監迭謀舉事未  
成

三十四歲 民國紀元前三年前清宣統元年己酉  
仍任敘屬中學校學監赴各縣催款並  
籌畫川南革命事宜

三十五歲 民國紀元前二年前清宣統二年庚戌  
任敘屬一二兩中校教務迄隄爲廣安

兩縣舉義均失敗機被逮

三十六歲 民國紀元前一年前清宣統三年辛亥

至渝任重慶中學校教務長於陰歷十

月二日同楊滄白先生謝慧生先生等

光復重慶被舉爲蜀軍政府正都督

三十七歲 民國元年壬子

成渝兩軍政府議合併 先君至成都

咸議以投票決正副都督中途乃電讓

尹碩權先生爲正而已副之後軍民分  
治改任民政長

三十八歲 民國二年癸丑

奉大總統召詢川政遂解職赴京任總  
統府高等顧問旋辭職暫寓津門織襪  
以自晦

三十九歲 民國三年甲寅

是年宋案起大總統袁世凱叛國之迹

日著 先君仍寓津門與海外同志通  
聲息擬乘隙再謀起事

四十歲 民國四年乙卯

袁氏偵知 先君行動一月七日使人  
以血光團事逮 先君於天津繼解北  
京三月四日被難

先父殉難時 幼稚無知及長 先母

王歷述 先父事略故能記憶數事

舅亮工先生復命編輯 先父手扎並  
出資刊行迺遍訪諸父執而後彙成此  
稿未能詳明略具概梗云爾

鍾芸謹識 民國廿七年九月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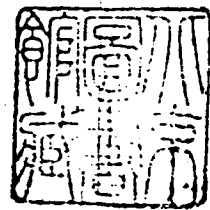
... ..

... ..

天風澗濤館六十自述

民國二十三年九月十日

即夏曆甲戌年八月二日



余生近六十年學問事功無所成就修身養性更屬旁皇自視蓋赧然矣慨自有生以來父母之愛也教也師友之誨也督也既已受之獨異於人而涉世以至於今可爲之時非不多可退之機非不熟所遭際追隨而晨夕與共者又非不賢且達也然宛然一身踟躕故我國則日損行則日荒早夜思之誠如臨

深而履薄矣今雖病也歎歲月之云邁人事之靡常  
爰紀斯篇聊嘗自省云耳

余姓謝氏名振心改名振新又名持幼呼桂林字  
銘三改字愚守又字慧生名讀書之齋曰天風解濤  
館

先世於有明洪武自湖廣麻城縣孝感鄉遷入四  
川遜清之初遷於富順居縣南二十五里觀音寺埭  
近之吳家場得地於場之東北曰錢家冲蓋界觀音



二清二系車房  
本生母之方孕不肖也祖母鄒太夫人病將不起呼余本生父母而前曰所生如男子宜以後汝二兄非然者吾不瞑也故余生三日卽舉以爲所後父母後焉

余之旣生也所後父與本生父又九越寒暑而後異爨又三年乃別居凡以爲不肖也父母之愛豈尋常所可擬哉

余生於乙亥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丑時五歲夏旱

井深丈有餘將竭矣余玩汲竿而墜季冬撲地頭觸  
木稜三今額之傷痕宛然在也次年入塾忽隳廁中  
是數事也幸不死耳其後己丑癸巳庚子以及民國  
十三年二十年迭獲巨病三十年之病也至今尙如  
廢人

余生時家已略裕又以過繼故得肆志於詩書甲  
申而後本生父忽貧遂致兩弟略識之無而止嗟夫  
生計逼人吾弟至今所以猶椎魯也

本生父爲人渾厚善飲喜濟人窮遂爲親故而毀其家不能朝夕不肖夜思無術恆痛哭以繼之戊戌年十一月九日本生父竟弃不肖弟兄姊妹而長逝矣悲夫

余壬辰年十月受室婦鍾氏玉臣公之次女也長余一歲以甲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子時生爲人和淑儉勤善事翁姑能助余所不及晚年名曰慧齡戊戌所後父病而債遂逼人已亥爲商又於途遺

失銀五十兩及入庠也父母固稍減其愁延至丁未坐索者遂踵相接也因以售田請既得許而售之矣而父兩足奇腫雖事追悔究何及耶

自丁未亡命其年冬十二月商店之經紀人忽失蹤蓋避吾債之彼逼也次年請諸債權人議展限親族之中惟郭芳田姻文實爲力焉其他則有目視余父而急分道而避者自沅并有商股二百緡歲息十二余父商得股友同意按月預支作德堪入校之火



食費不言者可以見矣

入塾始末關係余一生辛巳始讀書師縣北陳先生壬午癸未師胡靜安先生甲申乙酉丙戌師族兄謝樹芬先生丁亥師縣南陳先生戊子師管先生己丑師黃先生皆誦背而已

庚寅余年十五始從管鹿田先生遊講釋字義爲八股文章同學者僅劉國欽一人挑燈夜讀每至鷄鳴也辛卯同學稍多遂染惡習壬辰入學未幾卽患



裴村先生及於難會遂瓦解

冬十有一月九日本生父見背先是不肖聞病晨  
遂往視但覺痛楚而不甚周章猶起用晨餐也餐陋  
極矣以父母三兄弟四妹共九人僅米四合拌牛皮  
菜煑粥爲餐食已余入城覓醫延至下午家中請人  
來及歸始知父已歿矣始請人來催也疎忽之罪何  
可言哉以所後父之力始成大殮生不能溫飽死而  
薄葬傷哉



余幼習負擔每役最輕以四十觔爲準今入庠矣  
父乃命已之

經商滿一年例綜計贏絀初以業勝於昔而利應  
倍之及揭算皇然蓋不贏而反絀也求其故不可得  
歷時而後乃有言者甚矣用人之不可忽也

庚子仍爲商五月旱縣城隍廟將演劇廖曠友楊  
古修田策均楊思聖及余欲以劇資作賑而更以慈  
禧遜陝爲言乃縣官縱演如故余乃致書縣官詰焉

反觸其怒七月西走叙州揭其事於府因水道至瀘  
州應川南經緯學堂招生考試

余學既荒落又已爲商自分與草木同朽矣及僥  
倖入庠而希望忽變故一見招生之文卽已摒擋不  
待躊躇矣八月遂入川南經緯學堂肄業

初入校也卽爲齋長學識不足同學多反對之然  
勤學自守不敢有過擬以守愚兩字酌易銘三請教  
於趙先生先生命字曰愚守更名其齋曰天風解濤

館於是講通經致用尊聞行知之道而周先生亦善  
陶冶遂與從前迴不相侔革命之說亦怦然動於懷  
矣

辛丑秋偕同學諸友策馬到忠山馳赴

馬

前後蹶蹶余右部受傷頗劇同學有肆爲惡言者聽  
之

壬寅出校侍周先生於成都癸卯春周先生命以  
體操教官吏之學警察者言語不謹遂致囂然旋受





旋頗有令人不悻者買怨結仇實自茲始

春縣中三費局例燕縣紳名曰看帳蓋公家出入聽縣人士之稽覈也余見滿座若干人曾無翻閱帳據者遂起昌言由是局董及若而人者惡之

是年瓜分之謠震絕遂四出演說主張設團練學堂縣之人不喻而惡其新也擠而去之

知縣徐公季同棧始辦警察布崗之日卽被搗毀罷市囂然至有呼余所爲於縣之堂者徐公去職而

囑余順應世變真善全不肖者哉

縣人之毀余者甚繼任亦受之遂至省派員查核復派縣官查勘又派省視學覆查蓋疑第二學堂之建築有侵蝕也幸清白得無事

暑後開辦先志學堂僅一學期卒因金盡而止而家境亦艱借錢五百緡又遇賺者縣之人思起陷余因鄒丈峰三之言勉訴一稟而該案遂已

丙午應榮縣小學校及蠶桑學校之聘開學卽辭

小學校獨任蠶桑學校收繭甫畢遂因故決然而去之

丁未春復應富順第二小學堂之聘二月入同盟會任同盟會富順縣分部長六月所後父六十壽辰不備慶筵如父之志也

周先生以候補道入川爲商務總局總辦電召余遂赴成都委爲商務總局文案其時腦已病病作須赴植物叢中經二三十分鐘而後愈九月周先生赴

渝乃得銳意革命之舉遂定十月二日起兵據省城  
及期不濟十月二十八日余請假還家其夜省城黨  
案發被捕者數人皆與聞二日事之同志也十一月  
六日所後母華太夫人六十歲壽辰十一月八日本  
生母林太夫人五十二歲壽辰同志之逸脫者來吾  
家遂謀所以營救之者

十四日黃淑芳來自流井與曹叔實及余面度一  
切余又與省來諸友商於自流井之王爺廟後山二

十日入省乃知被捕諸人已將余指出且及所密謀焉余之入成都已險極矣細計不如出亡次晨遂出南門走嘉定順流而至瀘州匿於易倩愚先生家

余之出亡也改姓朱氏號惠生乃作家書顧念家艱惟有痛哭而家中得信震驚余父尙支持入市母則悲傷余妻竟兩目無光者幾一日蓋余之革命隱於父母妻子出意外故也

居數日赴盧春圃同志家旋姚星沅同志偕陳叔

瑜來熊錦帆同志亦來

戊申正月五日還瀘州匿於州城西門外天子殿  
月終佞巖來詣奇見之次月隨姚星沅赴二甲岩張  
氏學校又次月凶耗至則瀘州汪灼然忽變捕謝偉  
頰同志於貢井以獻矣先是余在瀘州正月十五夜  
欽於易先生家曼庚言川南道尹趙樾告溫筱泉余  
已變名偉虎言之色變故官廳之志在得余而灼然  
報怨故及偉頰

余託叔瑜爲信筆者走官順籌路資而楊子雲同志挾五十金來一宿卽返吾黨之戒首重釋怨人知子雲爲余怨者而不知已入黨矣故不疑之得金卽赴瀘州搭船以至重慶

到渝宋紹增淡宅暘兩同志來以實告之遂遷居宅暘公館又見朱叔癡朱必謙楊席縉張左丞陳新之諸同志而於叔癡有深契焉遂三兄之矣待黃復生來乃偕紹增復生東至於上海

舟過夔府入市有呼余謝某者視之商人因知改姓之不可也至宜昌遂復姓謝氏

在滬四川同志集議於蜀商公所策還蜀之動作余以目病自擇所可任者旋至武昌賃居花園山息暑焉過王孟蘭徐可亭李一支因爲孟蘭割瘡冬季返渝客張夷白劉季恢劉酉恢家

己酉春與黃聖祥相見還渝則五弟率德堪隨郭仲執妹倩已先至矣向之請所後父母本生母安家



事誠不堪聞問也加入季恢諸同志之小團體小團

通省

體無名而爲成都高等學堂優級師範學堂兩校之  
爲學生者所發起擇同盟會內同志而爲之者情義  
之厚照應之周人得盡心而革命革命旣成卽無要  
約然患難之交久而彌敬至今尙溫然也雖然民國  
以來招人誤解者不少矣

趙先生過重慶阻余還家之謀遂復至上海任新  
中國公學學監暑假小團體命入秦相地牧羊遂赴

開封省劉式之先生因見劉慎子嘗至滑縣又西入  
長安客江津人蕭華堂同志處與焦子靜井勿慕諸  
同志見焉

先是既改姓朱故成都之寄信長安也曰朱惠生

氏由尹仲錫先生轉交及取信不禁皇然嘗至同官

縣又赴鳳翔見潘子敏蕭心田周邵華於中學校居

數月鄒汗青至得地數百畝於鳳翔東北之山中曰  
張家山遂纏頭短襖磨麵爨與牛羊馬爲伍矣又

借汗青相地至隴州之高漢川吳山一帶

冬盧錫卿至余家省余父母起居獻金爲壽並以  
余動作爲余父母言之余是時與錫卿尙不相識而  
其情可感也

庚戌冬十有二月得所後母見背之信卽與四弟  
陸行夤夜至家哭見老父及本生母兩老人哭尤悲  
出視母殯則荒塚一堆矣悲夫見背之期十一月十  
三日也

自余亡命一切盡委於吾妻家境清寒至不可說  
老母竟因生日而感老父之避債離家及弱媳之零  
丁入市而病以不起居喪之苦殆已非人余至欲拜  
吾妻也

伯父長子健廷兄竟饑寒如乞見余而傷竟不起  
二姪亦旋歿余以草命幾至無家而伯兄則已如此  
竟斬其祀悲夫

辛亥二月命四弟入秦赴張家山余遂至渝任巴

縣女子學校教員叔癡力也預計以五十元零用以百元寄家因迎老父來渝乃老父見不肯交游慮無以爲應亟謀歸

川漢鐵道之歸國有也蒲羅被捕遂起戰爭黨人分趨羅布戰遂益焚余與同志謀據渝以應及武昌起義余每夜至張列五處計商時楊滄伯朱叔癡之謀多而列五尤能發舒也

端方之率師入蜀也舟載軍火以隨將過涪州黨

命余率人赴長壽縣伺而劫之不濟而返

十月一日重慶舉兵不血刃而光復舉張列五培  
爵爲都督夏亮工之時副之蜀軍政府成立先是集  
商滄伯叔癡皆曰都督之選不可忽也吾渝人具知  
巴縣同志不敢自任計惟張謝二同志任之列五與  
余皆遜謝余自省明決機智不如列五遠甚而列五  
又謙乃臨時推列五率兵入議場故遂推爲都督居  
二日都督乃宣黨令以不肖任總務處長雖勿敢辭

非所任也

法令不完用人惟謹故成立之初百政皆歸總務處叢脞極矣每至夜分輒几中權臥蓋義務之心不敢不勉也

民國元年一月黨人有主張公開哥老會者遏之不可惟力言政府不可與其事因開同盟會議之爭辯烈甚幾至變亂亭定忽見仲執妹倩來書老父病且重遂請於都督翌晨挾金百兩率子家田歸去到

虎坊橋忽遇家中專人妻侄鍾貴光則老父已於十七日棄不肖而去矣悲夫父母既歿迎本生母同居逾月重慶四川兩都督府合併亮工守渝列五赴成都來書催促遂要列五於隆昌其時吾師周先生亦至隆昌遂與佩嚴往見及到成都商定都督府仍稱四川重慶都督府廢以尹碩權爲都督列五副焉董特生爲總務處長董慶伯與余副焉

余喜見鄉人乃因是而生意外竟有藉余影射而



鬻官者嘗謠之盛也余不知影射在余及表侄某以告於是不動聲色而盡捕之縣之人二焉皆嘗來余處者也呈交都督特召法官偕兩都督當衆而審鞫之余果無涉犯人定罪有差余以知引見鄉人之當慎矣

某縣獲造偽票者來請示以律不當死而票則刊殺無赦也衆欲如律余獨據票而令曰殺之至今以思悔何及耶

數月後文武分職武仍都督而文官則民政長也  
列五任民政長下設四參贊余尸其一

胡景伊之繼任重慶鎮撫使也收集兵權而熊錦  
帆同志方率蜀軍歸景伊電省如遇敵焉余遂銜命  
兼程而往重慶至乃無事者景伊因從余言取銷鎮  
撫使變更組織

是時李石曾諸人方提倡遣學生留法設留法儉  
學會以張之余子德堪年十七遂與列五之子瑞書

借行及余與袁世凱爲敵而出亡也假一歲之學費於朱芾煌君焉

十月列五去職因被擠也余遂交卸還家經營所後父母葬事畢赴渝會列五入京師

民國二年被選爲參議院議員袁世凱之欲帝也殺宋教仁而益著黃復生與余欲去之遂由滬挾炸藥并黃克強先生三千元而往北京同行者同志而遜初之秘書周予覺也先是北京有組織者十一人

黃復生易倩愚黃斗寅趙鐵橋鄭毓秀龐叔向及周  
子覺周子瑾任某熊某余最後加入至於此事則有  
未及知者及子覺自首而余遂被遠誣稱血光團此  
五月十七日事也搜查無所獲議院又從而攻之余  
得倖免擬訴之法庭而世凱派人暗殺遂避居東交  
民巷及出而應訟也這佩巖銜師命來以必戰告促  
借遜從之東渡日本祇得爲書以袁世凱擅捕議員  
告天下

頃之討袁戰作贛皖蘇閩粵皆敗蜀始舉兵時余還滬與列五計議蜀亦必敗莫如還蜀共之忽有以貪功議者遂中止仍赴日及四川之黨人大集而計談川事則大迂焉余惟自省而已

民國三年孫中山先生既組織中華革命黨而求同志益切余因滄伯致浼英士來訪未幾即受總務部副部長之命總務部部長則英士也英士還國奮鬥在日本時少竟以身殉

總務部之責任本重凡黨人之入內而出外也皆取決焉英士既歸則遇事就決於中山先生也

黨人之客日本也多不給而黨部按月飲之由總務部核定有弗之給或給而不足者則怨至有以杖擊余於是知不顧公家之艱難雖黨人亦有如是之甚者

五年中山先生還國余留守黨部及袁世凱死余亦還議院恢復遂仍入議院爲參議院議員而德堪

亦還國於上海相見也

袁世凱死黨人之還國有至北京者輒言窮特通假於朱芾煌以給至今債務尙依然也

本黨更名中國國民黨余被命爲黨務部部長

六年五月余眷來北京六月黎元洪解散國會張勳復辟余與眷屬走上海假周先生金得以苟活

中山先生率海軍護法而赴廣州也余遂南游國會舉中山先生爲大元帥余爲元帥府參議時余窘

甚欲貸百元不可得縣人之客粵者鄒叔午君假以千元於是滙滬而家用及子女學費以濟不可忘也旋代理秘書長

七年中山先生辭職去粵國會仍推之爲總裁代表徐謙請假乃以余爲司法部次長代理部務繼之本黨變更組織余仍被命爲黨務部長夏德堪復游法國

周先生張佩嚴與朱子橋倡辦鹽墾也擇地阜甯



設華成公司後又得地鹽城設泰和公司余先假金以入股及今債固償矣而公司則未嘗獲利也

九年廣東因省長相持余遂函中山先生略陳應去之道亦辭代表中山先生許之

秋國會遷於四川重慶時楊滄伯爲四川省長呂漢羣爲川軍總司令遂還川而滇黔軍不睦黔撤兵因之敗績余歸家已至懷德鎮沮兵退瀘州沱江浮橋兵亂其夜徒步冒雨渡大江而南次晨至泰安場

乘舟哀下反敵兵到渝尙爲商會亭步行白象街與  
追兵相遇也

余離川已八年矣今得返川幸也乃至懷德鎮離  
家僅百里而遙竟沮兵反走使本生母望子之心不  
能稍慰至十一年冬遽抱終天之憾也悲夫

還滬適粵軍已回粵中山先生與伍秩庸唐紹川  
兩公及陳炯明爲總裁中山先生兼任內政部部长  
召余赴粵以內政部次長相委

十年十月國會舉中山先生爲大總統改任總統府參議旋任秘書長其年德堪返國

中山先生欲免陳炯明職而召余商之余曰先生視漢民精衛如何若無異議可也如異議或去而之他則不可且炯明在桂須視仲元之意也先生默然十一年余眷來廣州其夜總統府災火生余臥室樓下鄧仲元之遇刺余甫與分手立車後也而六月竟有陳炯明之叛變

陳炯明之叛也渠駐石龍而部將葉舉自廣西還駐師廣州六月十五日余與廖仲凱入葉舉兵營尙不知其卽變也其夜風聲大作夜半而亂果作矣乃赴香港路遇中山先生乘軍艦趨省城遂受命住香港籌款濟師至中山先生還滬乃退

旋往北京黎元洪以總統出席國會因與鄒海濱數人起而詰問元洪塔然未幾黎元洪旌以嘉禾章不受

冬十一月先本生母見背得電欲奔喪人以四川之謠來沮余思無法止設位而哭焉悲哉革命果如是乎

十二年滇軍受命逐陳炯明中山先生又還粵舉爲大元帥嘗其離上海也以孫文印見畀曰凡黨中應由總理簽名處決者悉以委託焉辭不敢任遇大事仍請示而行之

吾黨與俄接洽余亦贊成其議者十三年一月開

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改中央爲委員制余被舉爲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嗣知共產黨詭謀並得証據遂於六月至廣州與張溥泉鄧澤如兩委員提出彈劾共產黨之案

到廣州數日卽病幾鄰於死及入醫院始知爲糖尿  
病之已劇也耗黨金數千住院數月返滬猶借孫哲生千元以行也

北京曹琨之賄選總統也國之正人皆反對之余

爲議員尤不敢苟及國民革命軍起黨人之在北者  
擬定數人請組織軍事委員會中山先生獨靳於某  
君不予委然某君不可靳也余遂矯命委之及中山  
先生來滬乃請罪焉

冬中山先生紆道日本至北京病甚遂偕哲生滄  
伯諸人赴北京時余元氣未復住西城商品陳列所  
調養及十四年中山先生逝世黨人因共黨關係有  
來商品陳列所集議者余計共產黨易治而黨人意

見紛歧爲最難也遂赴喪所爲哲生海濱精衛三人言之精衛以組織黨人幹部可相調劑答余所注意者各省之同志也初不虞胡汪鄒廖之如彼更不虞區區不肖亦見棄於同志竟如是也嗟夫

秋九月赴粵爲商共產黨事而各異主張廖案突作大波以起不肖方悲傷乃已涉嫌在必除之列設非許汝爲蔣介石兩同志之愛護恐已不可言矣被迫還滬清黨之計如同大夢



四川軍隊之入粵也總理在時已屬望之今實現矣故雖被迫猶以爲言乃不幸而有後來之變也林直自勉忠實無他而橫遭凶捕以病困之人忽而罹此何痛如之一再爲言於精衛不能自己也

廣東意外之變日亟林子超鄒海濱既出許汝爲復行清黨之計不能再緩於是十一月白雲寺總

理陵前開第四次全體委員會之舉而上海乃特設中央黨部余身與其役焉事之始末清黨實錄具言

之

十六年夏南京政府從事上海清黨之先派人來見余商合作事後忽有查封上海中央黨部之舉雖未辦到然貽笑外人可嘆息也數年辛苦於黨究何裨哉

秋漢口政府亦實行清黨遂由汪精衛孫哲生諸人來滬接洽亦遂滬寧漢三部會商開會三日決定滬寧漢三部合作成立中央特別委員會即赴南京

分別開中央執行委員會宣佈之上海中央黨部因  
於紫荊山總理陵前開會宣佈誠全黨統一之機也  
余被舉爲中央特別委員會委員兼常務委員又被  
舉爲國民政府委員

數月亂作全黨又分斯時黨員門戶之見未除竟  
有不惜犧牲人命以快一己之大欲者退居上海所  
不能忘者黨之辜耳而南京大張標語打倒謝持提  
案中央組織慘案委員會各種印刷刊物風起雲湧

一時是非黑白尙可問哉

滬居不易生計迫人賴程鴻軒徐可亭鄒海濱許汝爲諸公之接濟

十八年赴北平因時亭之關係也十九年閩百川馮煥章兩同志舉兵與南京兵戰於豫魯黨之人組織擴大委員會議於北平余被舉爲中央擴大委員會委員又被舉爲國民政府委員及入太原議訂約法而退居天津亭之始末中央擴大會議實錄具

言之

二十年五月十八日忽病右手右足癱軟不仁臥而不起者約三月時廣東已立國民政府余亦被舉爲國民政府委員九月十八日瀋陽禍作次日傳於天津遂還北平不及待火車乘汽車走通州大道也於是南京議和遂與會商於上海余亦南下觀之及議成余爲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又被舉爲國民政府委員廣州西南政務委員會委員

余之由北平而往上海也住十餘日卽赴杭州又  
十餘日病遂復作時十二月五日也中途進附子生  
薑桂枝病遂劇全身作廢有如已死今已二十三年  
九月尙不能行有生諸病以此爲廢時最久也嗟夫  
余有弟二人妹六人弟曰仲光振鴻稱之四弟已  
死又次弟曰仲琦振清稱之五弟皆本生母所出也  
所後母生兩妹長早卒次適郭仲執餘四人則本生  
母所出長適陳炳章次適劉子文次稱之五妹適鄧

士俊次稱之七妹適劉季讓

余有姪男五人德和家由又名家琰德華家疇德

培家會德愷家畊德滋家蕃有姪女四人家蘭家臣家芹家菓

余有外甥六人曰郭貴珩已死郭貴瑚又名允伊

陳紹槐已死劉鴻鈞鄧明益劉大誠外甥女八人曰

郭志伊郭嗣伊陳寶玉陳春玉已死陳紹南

鄧明和劉大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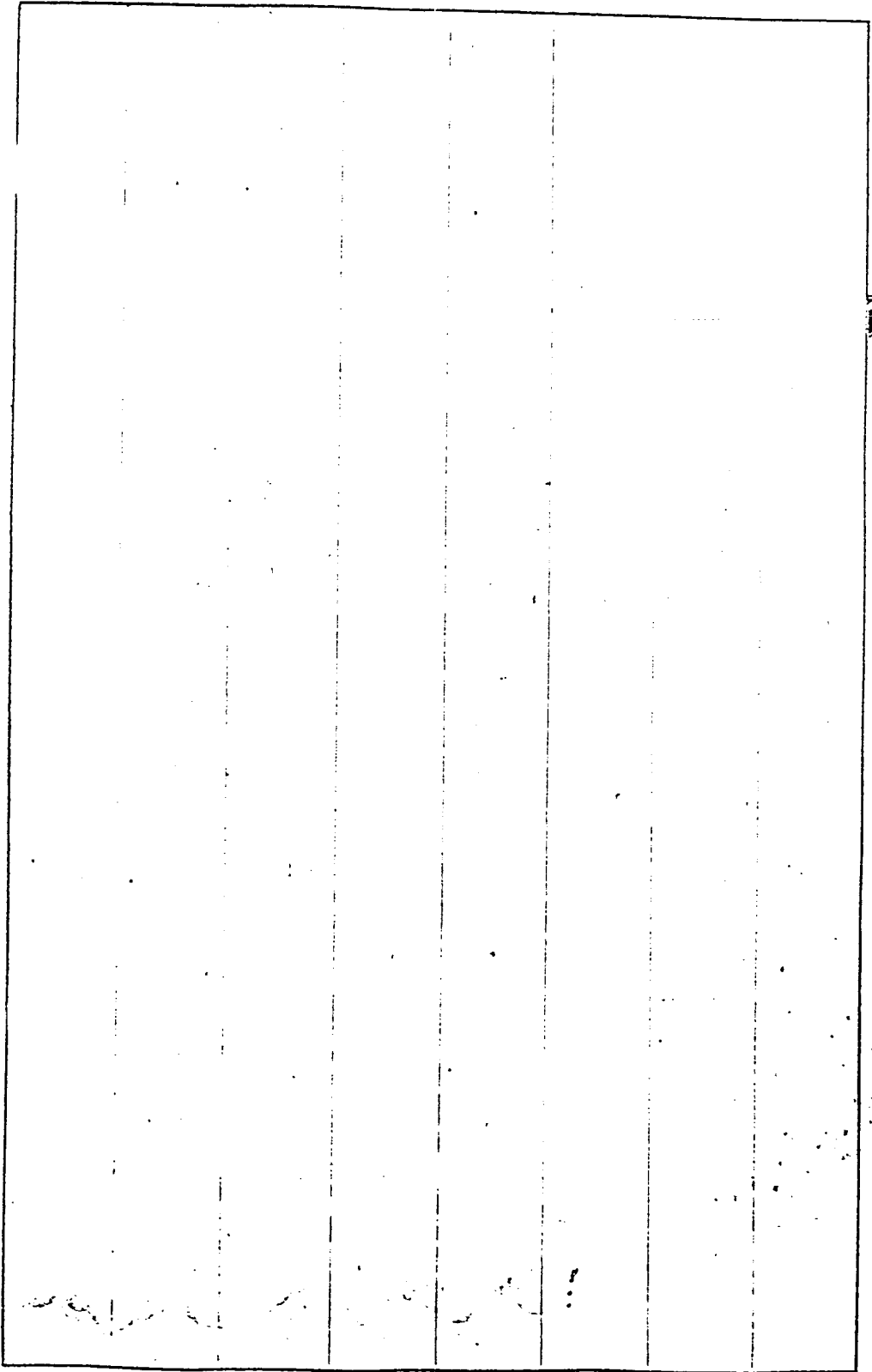
余有子一人曰家田字德堪法國留學生有女二

娶婦范氏要瑜烈士  
范秋嵐先生之女也

人長曰德琬適曹四勿博士二曰雁君適羅甫民工  
程師三曰祚涵德國留學生有孫二人聯模德先聯楷廷先孫  
女三人念先懷先誠先外孫女一人曹詠先

余所已經歷者大略如此險阻艱難窮辛苦辣甚  
而至於冥死生爭呼吸者皆具於斯亦極人世之大  
悲矣方今世道凌夷國難日厲而人民憔悴之甚與  
家之生活成正比例焉忝黷膏脂惟圖養病尙望世  
之賢達諒其愚衷而教正之不勝屏營待命之至







一九〇一年  
廿六岁  
入南洋公学



一九二六年  
四十一岁  
在苏州



一九四三年  
六十八岁  
居永嘉城南



例言

編年紀事。提要為綱。每事之下。各系其所以得者。若未明事之原委。人之出身者。附按語說明之。

民國建設。以陽曆為國曆。官公文書系之。而社會風俗積久難改。故民國時之生卒。仍書陰曆。以習慣也。

以諸生出身者。概書廩生。增生。附生。武生。監生。書國學生。由監生捐育者。書貢生。由諸生捐育者。書廩生。附生。歲貢。恩貢。書明某朝某年。副貢。拔貢。優貢。書明某朝某科。進士。書明某朝某科。

學校畢業者。書明學校種類。程度。科系。或學位。及補官階級。張文忠公乎敬議。孔子祀典疏云。考之經。在當時。聖門高弟之

稱其師。有曰孔子。有曰夫子。其孫子思直字之曰仲尼。蓋夫子既無爵諡。則稱之者不曰仲尼。必曰夫子。竊取斯義。有時於師。或鄉先哲。直以字稱之。以求明瞭。非故慢也。

先生日記。起乙卯。訖戊寅。凡二十四年。於壬午夏。閱燬於敵火。此二十四年中。為官。為幕。為工商業。發明學術。嘉言懿行。無可依據。亦只得諮詢鄉之父老。及搜求詩文集。中吉光片羽。亦不多得。萬一考訂。或有未盡。取舍不無小差。尚待君子先生。有以修正之。

簡譜

丙子 光緒二年 正月初六日寅時生

辛巳 七 始讀書。

丙戌 三 从厚莊劉先生學。

己丑 五 丁內艱。

壬辰 八 潘學使衍桐考取入學 陳瑞人來歸。

甲午 十 長子載昌生 始設館於劉氏精舍授徒。

丙申 十二 設館陳玉卿家授徒 由江南陳營遷回鰲江故居。

丁酉 十三 聘厚莊長鰲江書院並借院授徒。

戊戌 十四 在清華庵讀書授徒 陳瑞人卒。

庚子 六 習靜清華齋。 續配張孺人來歸。

辛丑 七 考取南洋公學。 考入浙江武備學堂。 次子載鈔生。

癸卯 元 任教小成學院。 與陶煥卿、陳述生、祝其未生為友。

甲辰 六 張學使守嘉院。 試補授縣學。 優信廩生。 叔辭龍江。

公學。

乙巳 三 任平陽初學所總董。 任溫處學務會文牘。

丙午 三 丁父憂。 事回南鹿地權。

丁未 三 長女丹鳳生。 任初學所。 長兼縣視學。

戊申 三 兼辦縣校。 董。 與墨歛、趙黃、梅生、宋、翁、民同辦。

陽會館文涉

己酉

宣統元年

當選浙江有誥議局議員。又當選諮議局常駐議員。

庚戌

二

當選浙江會議廳議員。任提學使署專門科長。

辛亥

三

省城光復與張申之同入軍府不合而歸。褚慧僧、孫

倣仁、沈復生迭促出山不就。

壬子

民國元年

任平陽縣參事。三子勳、生開墾地南麓。移民

以萬計。糾劾國會選舉舞弊。載昌授室。

甲寅 三 四子勳友生

乙卯 四

主任平陽縣修志局事。後成書九十八卷。

丙辰 五

任浙江都督府秘書。拒絕其人販運鴉片。撤署



松陽瑞安知事。均電辭。署鄞縣知事。五子載桓生。

丁巳六 任鄞縣

戊午七 六子載紘生。長孫女來蘇生。叔釐江紅皮廠。

朝彤授室。

己未八 投資燒造。

庚申九 叔泉春錢在流通匯兌。次女桐鳳生。

辛酉十 當選浙江省議會第三屆議員。建議整頓外海。

水警。

壬戌二 通尹林鷗翔集詞人成立歐社為社員。

癸亥三 叔廣源商號。次孫女來薰生。

甲子三 經理光濟輪船。航行蘇滬。兼學瑞安。

乙丑四 与舊諮議局同人褚慧僧等十八人小集曲江。紀之以

詩。三孫女來棣生。

丁卯天 三女鳳閣生。

戊辰王 成立戊社。月一觴詠為社員。

己巳八 經理福州三江南岐商輪。長孫孫倫生。載斌授室。

庚午元 載友授室。四孫女來荆生。次孫孫真生。

壬申二 三孫孫周生。

乙亥四 六十生長建橋壑。井以供飲料。而利行人。五孫女來岷生。

丙子五 六孫女來燕生。刊厚石詩文續集。

丁丑 六 四孫孫尹生。

戊寅 七 叔臨時中學。

己卯 六 載紘授室 助學育獻廣鹿地權 五孫孫羽六

孫孫台、七孫孫力生

庚辰 元 市肆炸燬

辛巳 三 作太鶴山人詩集校記 建祀舍精舍 諸子分家

溫州

壬午 三 日寇焚燬故居廿四年日記同付劫后 九孫孫未生

癸未 三 載以卒

甲申 三 載昌五嗣孫未 十孫孫準生

乙酉 三 七十生辰家人自昌免以下來賀者三十二人 日本投降

丙戌 立十一孫孫易生

丁亥 立成立頤社月一叙觴 七孫士來乙生

戊子 立作周註陸氏南唐書校記 十二孫孫咸十三孫孫成十

四孫孫咸生

己丑 立載桓訂婚 載昌夫婦 卒

庚寅 立正月十三日亥時卒 二月二十一日歸葬平陽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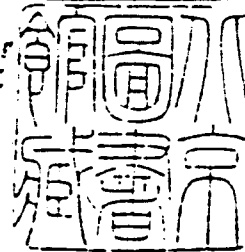
石山墓下。

--	--	--	--	--	--	--	--	--	--

王海髯先生年譜

先生姓王氏名理孚字志澄。中年入浙江武備學堂。改名  
銳。字劍丞。平陽晉江人。故居曰念廬。取念茲在茲之義。氏  
國初年。經營南廬。因以海外虬髯自號。人稱之曰海髯先  
生。或稱念廬先生。其先瑯琊人也。晉居山陰。唐徙黃巖。宋  
徙永嘉。之英橋。元順帝時有萬十一府君諱惠。八傳立德  
侯公為鄆陽教授。生長春公以名諸生受知於楊龍友文  
驄。郡縣志有傳。十三傳至源清公。於乾隆時遷。江生子  
秉先。即先生高祖也。見王氏家譜及墨城墓表。

清光緒二年丙子正月初六日寅時。先生生於陳營里第。生平言



平陽人。

於是日茹素贍禮。紀念母難。

萬石山墓表云。我大父諱紹望。字廷獻。曾大父君顯公仲子。

世系在墨城表中。生於清道光戊子年十月六日。卒於咸豐辛

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得年三十有四。大母方太孀人。生於道光己

丑年三月三日。卒於同治丁卯年九月八日。得年三十有九。我

父諱壽齡。字松嶺。生於咸豐丙辰年三月十六日。大母景春時。

年甫十四。故大父母之言行無述焉。我父既孤。寄養於外家。以

我外大父吳公兩植。宿儒也。治家有禮法。我母生於咸豐壬子

年三月六日。長我父四歲。有賢名。能享君子。故我父贅焉。依外

大父居於陳營。我父少病癩。月必一再發。屢瀕於危。賴先世詞

護維謹。厥疾以瘳。吾宗如縷而終於不絕者。我母之功也。我父既壯。習騎射。而於文字不少怠。書法趨于昂。畫香光。我父受遺產不多。性慷慨。好濟人之急。長於外家方氏。為縣中鉅富。濡染既久。不屑。作寒儉相。坐是家遂中落。我父為我大父獨生子。生理乎兄弟姊妹四人。大姊字於易。未嫁。以哭母卒於家。

按松嶺公貢生。丹名葆年。六歲失怙。十四失恃。育於外氏。善射。工書。邑中以武科入泮者。多及門弟子。

三年丁丑先生二歲

四年戊寅先生三歲



五年己卯先生四歲

四月弟理周生

按理周字叔祥。少讀書。及長。經紀家事。聖於張。早世。續記諸  
葛孝廉諱鈞公姪女。

六年庚辰先生五歲

七年辛巳先生六歲

始讀書。

辛巳甲申間。所讀書多先父王鈞。字々端楷。義方之訓。愧負多  
矣。見詩集四十一紀懷。

八年壬午先生七歲

二月女弟適溫生。

按後十八年適溫君諱益。諱簡言。丹名讓。宿儒也。世居錢倉。后徙龍江。子孫繁盛。有經商於香港新加坡等處。

九年癸未先生八歲

十年甲申先生九歲

受知楊愚庵先生。

詩集題楊愚庵先生遺像序云。先生少從瑞安孫大僕學。與公子籀廩徵君隨宦皖鄂。一時知名士皆與之遊。而以馮嵩庵吳補松兩遺老為尤密。文場蹭蹬。乃以永嘉經制之學教授鄉里。吾邑學風為之一振。余年九歲。即受知於先生。學

業無成。對此滋愧。

哀執錄夏克庵先生聯語註云。余年十三在戚家与君同侍

楊師。愚慮宴飲。戲弄人。不慎肉瀝。翻汗君衣。君拂拭仍坐。略

無變色。楊師大加獎譽。願謂余曰。是可因依也。

按愚慮先生名鏡澄。字仲愚。廬貢生。克庵先生名紹休。縣學廩生。

孫大僕名衣言。字琴西。道光進士。有遜學齋文鈔。福廂名詒。

讓。字仲容。同治舉人。官刑部主事。引疾歸。窮經著書。垂四十

年。考一代名傳張文襄張文達文薦不出。有周禮。墨子問詒。永嘉郡記

等十七種。馮嵩庵名煦。金壇人。光緒丙戌。孫花有。萬金類稿。

廿二卷。續稿三卷。

十一年乙酉先生十歲

出就外傅。寄居楊宅。走讀。以楊玉笙先生學子句讀。

楊叔同之母為先大母。太夫人同母弟。余少時。附讀其家。備

承愛護。得以稍稍樹立。叔同客死閩中。甲寅歸葬。余因事

羈郡。不獲撫棺一慟。有愧巨卿多矣。乙酉。以楊玉笙先

生學。始知句讀。丙戌以後。即入厚莊劉先生之門。至今三

十年。未易他師。見詩集四十九紀懷。

按叔同名慕傳。玉笙先生名作人。孫學博生均住張家堡。

十二年丙戌先生十一歲

仍寄居楊宅。以厚莊劉先生學。

厚在年請本全本云。余授徒於母舅湖三先生佩華家。時母舅已卒。從學者。表第慕傳。王生理學。其感也。

萬石山墓表云。理字年十一始入厚莊劉先生之門。時先生方治顏習齋李恕谷之學。就學焉。以實學官。同開泰。繼往為己任。我父一見即長揖以請。曰。我武人不能教此子成材。今以累先生矣。可教請教之。不可教。幸早以告我。當令其改習。典衣商。不再為之擇師矣。故劉先生之教理字。異於常兒。理字亦惟恐劉先生不屑教誨。將終身不得為士人也。先後五十年。不易他師。學雖未成。然亦不見擯於士類。

按厚莊先生名紹寬。字次鏡。晚號厚莊。平陽白沙人。徙縣城。

光緒丁酉科拔貢。著有厚莊詩文集及續集行世。厚莊  
年譜未全本為劉先生手撰。起光緒十年。訖廿三年。其中

又缺二年。以厚莊  
居子譜。

十三年丁亥先生十二歲

仍寄居楊宅。從劉先生學。

厚譜載。授讀楊慕儔家。附學王理字陳毓琦。毓琦余  
內姪也。

子閻廷許。祝自先生於家課詞章。厚莊亦從之學。見白沙

劉先生年譜未全本。厚莊  
白譜。

按毓琦字仲芒。縣學附生。子閻姓楊名慕侃。光緒乙丑科舉。

人。祝自先生名黼宸。瑞生人。光緒己丑科舉人。白語為海  
醫先生初稿。

十四年戊子先生十三歲。

仍寄居楊宅。從劉先生學。

厚誦載。授徒楊慕清家。附學王諒二生。

子間延金遜齋先生於家。教授經學。金先生平日最好顏習  
齋李恕谷之學。德宋儒空談性命之弊。以求實用。因授子間  
以毛詩。授厚莊以儀禮。並使與朱次莊、鮑竹君、黃愚初、張幼明  
諸先生治顏李之學。見白語。

按遜齋先生名鳴昌。字推蓮。後更名晦。字汝甫。瑞生縣學廩。

生次亦名慕雲。縣學附生。竹君名銘書。席貢生。晚阮筠。亦有  
筠正詩集行世。卒後門人立均社祀之。愚初名慶澄。光緒甲  
午北闈舉人。皆愚慶先生弟子也。幼明名陶。一字淑園。

十五年己丑先生十四歲

仍寄居楊宅。以劉先生學。

句請載。是歲金遜齋先生主講獅山書院。厚在次。莊子  
閱仍從請業。楊慈初先生延朱子昭先生課其子慕先。  
楊君雅延陳璞山先生自課。與厚在時相聚談。獲益良多。

十月丁內報

萬石山墓表之。坐是家。遂中落。或母深以為憂。嘗誡望子



曰汝宜亟讀書以求自立。遲恐無及也。故理字出就外傅。非  
母命不敢歸。々不出三日。我母即促之行。稍遲。則鞭撻隨之  
矣。理字行後。我母又掩戶垂泣。若不令幼兒之遠。離膝下者。其  
用心之苦。与用情之正如此。不幸己丑十月。理字年甫十四。學  
未及成。名未及立。而我母竟於二十一日午時。以疾卒於陳營  
里第。其可痛又何如耶。我母既歿。我父年甫三十有四。我  
母調護之苦。生育之功。益言不再。聖。

按蓉初名佩芳。縣學附生。慕先字少蓉。後更名澗。子昭。先生名  
煥奎。縣學增生。君雅名慕。份縣學附生。璞山先生名鍾琦。瑞安。劉  
貢。遜齋先生弟子也。

十六年庚寅先生十五歲

仍寄居楊宅走讀。从劉先生學。

厚誥載。余頻年運蹇。家中疾病相尋。去冬母病數月。館課  
多妨。今年卸職。在家聚徒。來學者王理字陳鏡詩。高景澄。  
景盛。楊慕价。董志相六人。理字尊人王松。婿。君擬遣子  
習商。余愛其天才敏妙。从學四年。進步甚速。平日督之甚嚴。  
望之甚切。因与从舅母楊母方孺人。王生之祖母也。言請其培植。給  
与膳食。學費豁免。願与撫教。从舅母云。先生肯培植。我願  
給与膳食。未學時之頓飯食。皆楊氏供給。蟬聯至二年。亦  
難得也。

磨對

劉先生督課甚嚴。夜以繼日。一日亭午。海鬚做寐。即舉不  
雕。嫌朽木。命對磨。曰。白翁愛甘棠。大為激賞。

學時文

白譜載。先生自受全先生之教。即無意於舉業。本年因館  
中生徒不能不授以時文。且以貧故。尚藉官師月課。以供膏  
火。不得已仍理舊業。然於宋儒學終不廢。以其切於心息日  
用也。按是歲。理學統琦。與諸同學均將就試。有咏學時文  
不可之勢。先生之仍理舊業。正所謂為拙工改廢繩墨也。

十七年辛卯先生十六歲

仍寄居楊宅走清。以劉先生學。

白語載在愚庵先生家。課夫子慕倫。理學統緒。仍從甘清。文集序董瑚鄉先生七十壽云。猶憶辛卯歲暮。余奉先君命。往江北廬分年事。短衣芒屨。冒風雪而歸。探懷出藥。以奉先君。而指僵不能持。先君見而愀然曰。苦吾克矣。時雲屏先生適在座。因憶瑚鄉亦商於外。其苦當與余等。與先君相對。歉歎者久之。余時不知所以為慰。而兩家父母愛子之心。至今猶時形於夢寐間也。

按愚庵先生為厚菴先生庶弟。慕倫字子閔。湖北仕官學堂畢業。後改名成。

十八年壬辰先生十七歲

仍寄居楊宅走讀。从劉先生學。

白譜載在家授徒。从學者理學疏琦。外加曹澍等十一人。

三月姊卒。

先姊長余三歲。至性過人。母喪。弟妹俱幼。賴以護持。壬辰三月。服未除。即以哀毀卒於家。可痛也。見詩集四十一。懷。

九月。潘學使衍桐取入縣學。庠名理學。

冬。元。配陳孺人來歸。

松嶺公負少濡染富家。酬酢。是歲以入學大婚。費用拮据。窘甚。公与應某有。邢諱之雅。其子日高稱公為義父。嘗雄於鄉。

先生奉命乞官見拒丁亥戊子間日高以家貧落魄相依劍  
口先生不念舊惡履之怡然。

按曹澍字叔藩居儒家莊縣學州生留學日本畢業考試授  
法政舉人衍桐原名汝桐字暉琴南海人同治進士官至侍講學  
士有朱子論語集註訓詁考兩浙輟軒錄爾雅正郭緝雅  
堂詩話陳孺人係浹底園 公文也。

十九年癸未己先生十八歲

仍寄居楊宅走讀从劉先生學

厚請載授徒於家从學者王志澄陳仲芸白聲甫曹壯藩陳  
倬甫薛星五及弟紹瑞七人

按聲甫名宣瑗。縣學附生。精岐黃。俾甫名雲章。星五名毅夫。  
浙江武備學堂畢業。平陽縣志有傳。紹瑀字仲琳。縣學附生。  
留學日本畢業。

二十年甲午先生十九歲

在劉先生家立精舍。專課其弟紹瑀。

厚譜載教讀遜伯。世窮家。課奉弟慕侗。後名悌。字子闔。村  
學陳仲芸。白聲甫。而紹瑀在家。特從王志澄課之。

三月十六日長子載昌生

按遜伯名純。約字小溪。增育生弟名鏡澄。曾楊公。配錢子。縣志  
有傳。子闔。留學日本時。改名悌。畢業考試。授法政舉人。載昌

字東明。北京國立陸軍官需學校畢業。曾任浙江省防軍軍需處之長。工書。

二十一年己未先生二十歲

仍在劉先生家專課其弟紹瑀。

白譜云。借玉笙先生之味義根齋授徒。從學者。統壽宣。瑛。曹澍。毅。夫等。殷汝熊。績來請業。并延理學專課紹瑀。

按汝熊字炳祥。縣學廵生。留學日本。畢業考試。授法政舉人。

二十二年丙申先生二十一歲

在陳玉卿先生家教讀

文集陳玉卿先生七十壽序。清光緒丙戌。余從劉厚齋先生學。



於江南楊氏。越十載丙申。玉卿延余課其子若姪。館於其家。一年。時玉卿已素儒而商。設肆於宜山市中。所業且然。夕上。由江南陳營里徙龍江故居。

按玉卿名鳳書。府學生員。

二十三年丁酉先生二十二歲。

授徒龍江書院。

海神廟後廳文昌閣上三楹。窗開四面。下五楹。前兩廡中一大廳。左右及後面設四室。改為龍江書院。聘劉厚祜先生為山長。定月之朔望。改課以經義史論命題。先生借此授徒。以學者孫克強、陳華、楊紹煌、陳體銜、陳朝。

按克強字志瓚，華字競生，均日本宏文師範科畢業生，華為  
鯨量將軍之弟，晚撫馮中丞，照奏派南洋羣島視察學務，  
二十四年戊戌先生二十三歲。

與徐介眉謝靜齋讀書清華，庵時謔藝寺卷厚，在先生

文集募建錢舍寶勝寺緣，故云光緒戊戌己亥間，余與友人徐

介眉謝靜齋讀書山中，或出或入，必取道於東寺，老僧好

客，每見輒留，與深談，淡蒸香茗，相對欣然，回首前遊，倏忽

已五十年矣，舊時學侶及老僧皆先後成焉，異物，余亦年

踰古稀。

甲寅劫難，江蘆捐鄭局長，罰職。

卡舍祖質王氏舊第韓公鄭拈校書歌唱聲鮮卡被糾毀  
彈劾撤職

五月詔廢時文。改策論設學堂。

十月四日元配陳孀人卒。

先室陳孤介不類女子。歸余七載。食貧至死。無怨言。故劍之  
思。至今未忘。見詩集四十一紀懷。

按清華庵在錢倉清華山中。為宋咸淳間一古剎。出入路傍有  
動靜石。黃石公洞。不綱湖。湧泉之勝。及元儒史牘巖。先生伯璿  
墓。介眉名壽慶。縣學廩生。靜齋名。博性好泉石。九南雁蕩  
山之名人題石殘碣。莫不經其摩搨。

二十五年己亥先生二十四歲

仍与介眉靜齋讀書清華庵。謝益三亦伴讀。先生兼課孫克強孫鏘孫溫簡。言楊紹煌蘇炳瑤項廷駿。

按益三名鄭銘。縣學附生。炳瑤字琴初。浙江武備學堂畢業生。二十六年庚子先生二十五歲

習靜清華。

清己亥庚子間。余曾習靜鳳山西谷之清華庵。種菜自食。見詩集庚午。

六月神奉首金宗財聚眾起事。旋即伏誅。

八月女弟出閣。

十有續配張孺人來歸

按金宗財。薨以區蔡即橋人張孺人貢生篤齋諱培慶女也。姊妹行居三先生常以張三娘稱之。見廣慧禪寺七寶如來題石。晚年好佛法名通賢。

二十七年辛丑先生二十六歲

考取南洋公學

詩集題黃鮮庵學士遺像序云。像為亡友林同莊所贈。同莊於清光緒辛丑與余同持學士薦書。投考南洋公學。既錄取焉。余以貧不能入校。同莊雖入校亦未能卒業。願於學士弘獎之雅。未嘗一日去懷。學士逝後。同莊以遺像寄贈。其

倦可知也。今同茲又下世矣。披覽斯圖。不勝今昔之感。因  
綴一詩。以識吾慨。

考入浙江武校

萬石山墓表云。理字自入縣學。後先後考入南洋公學及浙  
江武備學堂。皆以貧故不能卒所業。奔走於衣食者三  
十年。為教師。為代議士。為官。為幕。其所就皆碌々無  
足道。回思我母。屢恐無及之言。輒不材。深冷冷下。益嘆  
其見之明。其言之哀也。

冬弟理周娶於張。

十月初二日。次子戡。形生。

按鮮庵學士名紹箕。一字仲攷。瑞安人。光緒進士。先生至孝成性。出門求學。常以父病侵尋。藥石不濟。為慮。嗚其友金釗波為之照。顧。金慨然曰。夫子之所為。我當隨時解之。蓋金為縣學武生。名鳳。錫松。嶺公。弟子也。載彤字文昭。浙江有甲種商業學校畢業生。

二十八年壬寅先生二十七歲

仍在浙江武備學堂肄業。

五月平陽縣學堂成立。以縣嬰局為校舍。剏明書院田租為基金。

先生手寫殘存定期刊物目錄。凡一百五十九種。各種之後。說明淵源。

西報時出版物。有下列之記載。

# 清議報

此報主筆梁任公於光緒戊戌政變後與其師康長素亡命日本時之所作也。主張保全清室而逐西太后。改革清制為立憲國。風行一時。前乎此者有上海出版之時務報。昌言報（即清議報之前身）。同時旗鼓相當者有烏程沈翹雲及粵人汪精衛胡展堂之國民報（兩報雖同名而沈主張共產汪胡主張革命）。後乎此者有浙江漢聲江蘇等雜誌（各有留日學生同時並舉。極一時之盛。目錄不及備載）均經典衣購置。至今無一存者。可見保存之不易也。

壬寅新民叢報



新民報即清議報之後身。其時梁任公尚留滯日本。以撰述迎合國人之心理。故銷行特廣。况其時清廷科舉未廢。一般學子。多携此冊入場。藉以獲售者。不乏其人。

### 甲寅雜誌

甲寅雜誌。主筆章行嚴於清季。設民立民。每日報於上海。其識見之透闢。與文字之謹嚴。直欲駕梁氏任公而上之。所不如者。隨風轉舵之術耳。故章氏之報章。雖風行一時。終不若梁氏名報之暢旺。即論仕宦。亦不若梁氏之通利。實則章氏之主張。一線到底。其文字又足達之。有非梁氏所可幾及者。其不待志。社會程度之低下。有以使之然也。於章氏無罪也。章氏於初辦

日報後。又曾辦過期刊。如獨立週報甲寅週刊。此編已取其  
文字矣。

二十九年癸卯先生二十八歲

任教小成學院。與陶煥卿陳述生相契。未生為友。

三月陳鏡生與其友陶煥卿陳述生相契。未生自日本歸。再龍

江小成學院。將赴江書院。耶蘇堂歸。移精舍。三塾師生併

編課授。原塾師王惺園白聲甫王次石陳仲芸諸先生改

組後增四員。更添聘先生課國文。馮獻廷先生課日文也。

先生任教。以侯官嚴譯天演論。梁任公編撰中國之武士道。及

顧克溪讀史考輿記要等書。以其切於心身日用之學。錫

与潘锴等在歸移精舍从仲芸先生学行編後乃同得請  
素朴先生。

七月。逆師之父母來。扶其回里。是時清且嚴。辭堂人先生慮  
其不利。使人潛隨至甌。導其脫險。由是陶龍兵不安於龍。九  
月。曾女茶出口。他裝搭船而去。

先生在學院。有下列之題聯及校歌。

斯堂所事。非他為。吾靈謀改良性質。

近水之民。少智。願諸君其誤。月聰明。

廣廈雖騰。願此地早生。柳象。

海天鰲戴。問何年淨。揮鯨鯨。

蒼背日初生。講堂開去。萬象光亨。莘々學子。近海之  
氓。朝氣縱橫。潮漲易平。還易落。同聲邪許。  
努力上流爭。

秋鄉試薦而不售

見厚生日記  
十月二十五日

三踏槐黃薦而不售者再。二買供官張愛鶴學使。援考優貢。  
又不入選。終清之世。為廩膳生員。見詩集四十紀懷。

按煥卿先生會稽八名。反章武漢起義。沈抗增應。為浙軍府參  
謀長。與滬督陳其美交惡。被刺一死。元年旅時。議會議決建設專

祠。

見浙江有議決案。分類重編。內有附  
上再頁七九下再頁二十一

沈先生名大齊。字伯年。海鹽

人民國署考試院副院長。釐江公學有碑文。撰訖未生先生。

近二百人地多長老

嘉興人民初任浙江圖書館事為章大英先生女婿太夫人稱其

死生之際必不負人見甲寅五月二十二日家書惺園先生名三一縣學諸生著

有惺園文集佛學林前譯感應大觀行世次石先生名茂槐縣學

附生獻廷先生名國琛縣學廩生潘銘字品松浙江武備學堂

畢業生變鈞學使名亨嘉

三十年甲辰先生二十九歲

初辦龍江公學。

等措經費將小成學院改組學生公推先生為堂長。

附設體育會。定解日三五先生三三之。從學者計三十八人。公學話。生即

從請業。

詩集四十紀懷之。自甲辰叔辦龍江公學後。辦理學務垂十年。未  
曾一執教鞭也。

三月張學使亨嘉取補縣學優膳廩生。

五月徙西橋。

序王子九先生七十壽言云。西橋王君子九。與余雖非同族。乃同姓也。  
其子女多呼余為舅。余之子女亦呼子九為姑夫。閭者以為怪事。蓋  
子九娶於溫。其妻兄諱益。余之妹婿。故兩家子女各以溫稱。而舅  
之姑之也。今年五月十二日。為子九七十生辰。其子伯宇在滬。上某  
學校為教授。其僚友及學生。以制衣錦稱壽為請。子九以國  
事紊亂至此。民不聊生。嚴謝之。禮也。亦勢也。無可議者。惟余

與子九。自少而壯而老。歷盡艱辛。相依為活。有不能無言者。子九之先。為邑中著族。既雄於財。復多文士。至其父。先生以生齒日繁。產析而益微。不得已棄學而為商。且早卒。其母余太夫人。食貧撫孤。不忍令其廢學。故子九年未冠。即入縣府為吏。並從同里葉介。禮明經學。晝則從公。夜則從讀。艱苦之狀。有未可言。語形容者。余家在清乾隆嘉慶間。以商業起家。至余父亦已中落。然余父督余學甚嚴。且得賢師友及親戚之愛護。得入縣學為附生。而家徒四壁。無僱石之儲。與子九正同也。子九之居。有所謂拜石齋者。雖荒不治其林木。固楚公有致。余居鰲江。近市。不勝酬應。乃移居拜石齋。與子九為

鄰。其時科舉未廢。士之貧者。率倚縣府及書院月課為生  
活。既可以練習舉業。且可得膏火獎金。以供仰事俯畜之  
資。余與子九皆貧士。勢不能獨異。拜石齋住戶外。無完  
字讀書作文之所。旁風上雨。如野廟。每當宵深。一燈如豆。  
搖々作歌墮狀。而興酣下筆時。幾忘其環境何如。偶得佳  
句。即昂頭高詠。拍案稱快。下缺

按子九先生名通。縣學附生。三十一年乙巳先生三十歲

任平陽勸學所總董。

先生曰。學堂之設。在實不在量。公嘗者忘而費繼者。我力護之。



若僅幾個生徒藉名苞括。則者。即令停之。人有毀焉。學闕不顧也。

秋。調查南鹿海島。有無外人布置。呈縣署。文末後有如下之記載。

按此件發於清光緒三十年秋間。其時溫屬兵備道官兼任任海關監督。測勘燈塔基地。既由海關主辦。監督官應無不知。而直署飭縣查度時。若不知有真事者。札文中且有外人圖佔屬地。該縣毫無聞知。平日所司何事等語。我不知該道究所司何事也。清政一壞至此。亦何怪其圖之日。即於亡耶。去後燈塔建於瑞安東瓜嶼島。南鹿雖杆旗立標。終置不用。而余擬革之議。實肇於此。行時余適任本縣。勸學所總董。

故有此請。

十一月陳宗師肇文臨考試認係入學者王通吳楚材謝鄭銘周之  
橫四名

冬任溫處學務分度文牘。

乙己佐孫仲容徵君組織溫處學務總匯處。追隨杖履。獲  
益良多。見詩集四十一紀懷。

按陳宗師字孫石。八月蒞金華試畢。詔廢科舉。折回溫處。府  
尊請請補考奉准重來。以為科第取士。臨去秋波。留後一  
轉耳。

三十二年丙午先生三十一歲

仍供職學務處。九月。改稱勸學公所。

十月。丁父憂。葬於萬石山。元配隨之附葬墓下。

萬石山墓表云。况葬於萬石山者。為我大父母及我父母。比世所謂至不幸人也。尤不可以無述。我父之歿。在丙午年十月十三日卯時。……理學兄弟各以元配附葬於墓下。異他年魄魄。長依先人左右。

冬。爭回南鹿地權。

清制。瑞平分疆。海上以南鹿北鹿為界。而南鹿各島。又為瑞安協水師汛地。平陽協陸師汛地。則直達飛雲江南岸。與縣官行政區域不同。民國初年。瑞安墾牧公司影射營制。將南

鹿各島。報馬瑞有。余援引國志及營縣檔案。呈部力爭。奉  
令。平墾南鹿。瑞墾北鹿。其事遂定。見詩集南鹿。  
是案呈文後註明。按此件發於清光緒三十二年冬間。並分呈  
溫處道署及温州商會。幾經交涉。始由商會會長王獻牧  
先生召集瑞平兩縣士紳。開會討論。結果以平墾南鹿瑞  
墾北鹿為定則。並取得兩縣長官同意。以曾經會勘為  
詞。詳奉撫憲咨部。依議定案。至宣統二年。始奉到部  
令。時余尚在勸學所也。

三十三年丁未先生三十二歲

仍供職勸學公所。正月改稱溫處學務總匯處。

正月十九日弟婦張辛

詩集四十紀懷戴弟婦張。居家以懿若稱。丙午冬月。扶疾  
送先父喪。感寒而逝。內人皆行哭失聲。

二月九日。長女丹鳳生。

任勸學所長。兼縣視學。

與姜款樵、鮑竹君、阮文如、王惺園、項依鏡、葛益甫諸先生  
組織平陽縣勸學所。任所長。兼縣視學。

按丹鳳守梧仙。適同里白斌生華。款樵名會明。宣統己酉科  
拔貢侯鑄名詒桂。縣學增生。文如名啟羣。與屈文六為友。

三十四年戊申先生三十三歲

兼縣校董。

平陽縣學堂。定名中學堂。已五年矣。是歲改稱高等小學堂。長項兩農先生。以校舍不敷應用。商准王大令蘭蓀聘先生兼任校董。籌度禮堂教室。規模較大。以樹中學基礎。

五月孫籀廩徵君卒。與舊日同人。就依綠園故址立祠以祀之。

夏。平陽旅永同鄉會旅舍被佔。盜責。與姜獻樵黃梅生宋瑄民同往交涉。

十月。仍徙藪江故居。

按蘭蓀大令名寶瑛。江夏人。進士兩農先生名廷驥。歲貢生。為侯鑄真人仲愚先生高足弟子也。博通經史。精制藝。邑中名宿。

多出其門。梅生先生名光，縣學附生，能為駢文，有櫻島閣吟。飛情閣集行世。搢民先生名齊，燕生宋衡之弟。浙江有議會第一屆議員。

宣統元年己酉先生三十四歲

夏當選浙江諮議局議員。

七月召集議員到者九十五人。選舉沈鈞儒為諮議局假定議

長。陳黻宸陳敬第副之。

見浙江諮議局文牘第一編  
頁二十七 撫院奏片

秋當選為常駐議員。

九月初七日舉定陳黻宸為議長，陳時夏、沈鈞儒副之。同日培、葉誥書、王序賓、劉耀東、王理孚、管榘、潘東文、王家襄、蔡汝

陳余鏡清、洪錫承、蔡裔麟、陳翼亮、張善裕、楊山立、羅觀濤、樓守光、蕭鎧、陶保霖、王應奎、熊文、王廷揚、張傳保、應昭、譚為常

駐議員。見浙江諮議局文牘 第一編頁二十六

冬續娶弟婦諸葛

按諮議局章程。以各省學額總數百分之五為準。浙江一百零名。温州五名。王陽富選一人。候補一人。

二年庚戌先生三十五歲

秋富選為浙江會議廳議員。

九月初三日會議廳成立。開去諮議局議員之職。見浙江巡撫

浙江諮議局文牘

第一編頁二十六



任提學使署專門科之長。

庚戌入石屏表樹五提學幕。得讀官書者。城光復。學署為新。軍所據。文籍盡失。見詩集四十紀懷。

致袁提學言之。滄桑一別。倏忽二十有七年矣。當日同僚。風流雲散。問訊起居。所聞輒異。坐是不敢修候。而此心固未嘗不依々左右也。頃得沈苑明金陵書言。月前尚莊。樞謁函。文備承齒。及并以玉照及近著多種為賜。讀志養晦。天南取徒。講易精神。雙錄無異。曩時欣慰。莫似。理乎於清季。未上一書。未謀一面。即承特達之知。許侍柩門。此等過合。求之今日。恐未易得也。辛亥陽草後。即迎鄉閭。竟得海外一島。以喜。親土草。間與同邑師友。修纂縣志。尚未成。

書復奉者。微出知郵亭。从政十閱月。以迴避本籍去官。其時項城  
雖倒。世事益不可為。深悔少年輕躁。奔走革命。其所得竟非  
所望。自分非特無功。且增罪過。於是無意再出。日以粗草修  
言為事。持之十年。得言近百卷。望島足養萬人。更以志局為  
人。締結詩社。月一觴詠。以遣有涯之生。事在戊辰。故稱戊社。今  
亦十年矣。謹呈新修縣志一部。戊社印本一冊。迨作詩文數首。  
恭懇晒存。墓表二首。事無溢美。文殊不稱。未敢上石。倘蒙斧  
劑。俾可垂久。尤段存均感。精悰既久。未能畢宣。且俟續陳。先  
此奉頌。終福。惟怡不備。

按會議廳編制分二科。參事科。司道及府廳州縣官二十七

人各局所總辦二人。巡撫幕職九人。審查科員。司道及府廳州縣官十五人。通曉法律人員及現任司法官十二人。本省紳士二人。樹五學使名嘉穀。以先生辦理平陽勸學所成績為全省冠。乃延入幕。沈光明。越地江人。莫斯科科羅文大學畢業生。

三年辛亥先生三十六歲

仍任袁幕科長及會議廳議員。

正月。等春入省廩。各月得薪公於伯高及教育費外。不足以供同鄉之酬酢。江南荀口某君及越地江某君。已貸無以應。乃將冬衣曝拭裝箱。質而濟之。

祭載彤文云。汝年十一。余以民選代議。有事於泉唐。始得挈汝入

者受素於婺源之江。與江夏之黃。其時清似名立憲以塗飾國人之耳。而有志之士。仍自奔走革命。故不旋踵而義軍突起於武昌。吾斯聞風響應。汝亦不能安於其校。乃歸而卒業於故鄉。

省城光復。

八月武昌起義。各省響應。乃命家屬迤里。隻身在杭。幸奔走九月十三日夜半。大軍入城。增建潛逸。燈檠者。宣告獨立。趙湯藝仙壽潛為都督。以安獄市。

省城光復。與鄧孫張白之間入軍府。不合而歸。光復後。復置承。褚慧僧孫儼仁沈復生諸老敦促出山。均不就。見詩集四十一紀懷。

張季子年譜。載八月十九日武昌起義。九月九日去滬。一月之中獨立。

之有已付。有人心皇天。高象日刻。一團無可計。而此安寧一者。不能保一縣安寧。是外可開門而縮屋矣。

按先生論章行嚴氏於清季。設民立民。呼各報於上海。風行一時。是時各省響應。得民立報。鼓吹之力尤多。讀者爭先。幾致洛陽紙貴。

中華民國元年壬子先生三十七歲

任平陽縣參事

壬子因鄉父老之教。促迫參知縣事。六月見詩集四十一紀懷。

六月十日。三子載斌生。

兄弟分業。

與庫理周析產遺產只有祖屋分配其以俸餘新購田二十三畝悉歸弟有。

八月開墾南鹿移民以萬計。

集漁佃公司二萬元於海水置戈船以護漁海山築蒼浪草堂以治事。

清季。甌海關委員至南鹿相地立標識以備建築燈塔島民不識文字不通言語見委員皆西裝遂紛傳外人圖佔時溫屬巡道兼海關監督乃函報傳檄各縣探報實情余承王大臣蒞蘇。照請查報始知其誤。今墾草之議即決於此時。南鹿初墾時漁佃寥寥數十人耳米鹽零雜均由鼇江運往。怨家乃

加以漏海大三之名號呈訴京省。卒以無據寢議。至今二十年。揮  
金以萬計。見者皆目笑之。而島上居民已增至萬餘。且依地方  
制度成立為南鹿御矣。見詩集。辛未南鹿。

冬。為載昌治婚。娶金氏。

襄垣國會選舉。於現黨人舞的黨事。乃電中峯。提起糾紛。

按載載斌字抱冲。清華大學研究院畢業。全氏名韻字玉英。為

先生內甥。國學生仲英宗煌女也。

二年癸丑先生二十八歲

春。在杭少住。

癸丑重至省城。因贛寧之變歸。自經營南島。有終焉之志。見詩集

三年甲寅先生三十九歲

九月初三日四子載友生。

按載友官者于上海法學院法律系畢業生。

四年乙卯先生四十歲

主任修志成書九十八卷。

推舉為平陽縣修志局主任。以項大令仲霖禁煙副媛美  
餘為經。聘宜黃付笑拈先生為總纂。劉厚莊先生副  
之。並聘分纂四人。周幼康先生纂輯職官及人物傳。鮑竹君  
先生纂輯金石。夏克庵先生纂輯地理選舉古蹟。劉仲琳  
先生纂輯物產。剛繪與剛浙江陸軍剛繪生張凌霄等



七人主之。餘則副。纂自撰。民國七年。陸大令蓮孫請准有長。增  
征田賦。兩年。為修刊資。不敷。由先生代墊。嗣以帶身。繼。厚。汪克  
庵。竹君。諸先生。自具。筆。札。供。役。屬。績。始。得。竣。事。成。書。九。八。卷。  
見重修平陽縣志。厚。汪。先生。跋。

按項大令名霽。臨海人。陸大令名維吉。江寧人。笑拈先生名璋。江  
西宜黃人。幼康先生名錫光。縣學廩生。平陽縣志。是年開修。至

十四年。二月。刻。刷。成。書。九。九。八。卷。都。三。十。冊。附。圖。頁。詩。一。冊。

五年丙辰先生四十一歲

二月二十日。請。取。道。洪。憲。年。統。八。十。一。日。帝。制。告。終。五。月。表。氏。卒。

任浙江都督府秘書。

庚辰和族人啟先永嘉赴松陽  
原舟中遠興原韻詩注余  
曾奉檄知松陽事以爲可得  
丁丁碑真本矣既而他詞不  
果付。

符老詩來請問和韻奉答句云。  
低頭只拜孟東野。官職至同法  
劍南附注符老清時曾爲瑞  
安令。因初元余亦奉檄去瑞  
辭未就事見詩真戊辰。

三月浙江獨立。永嘉與褚慧信輔成沈衡山鈞儒郵縣陳季衡  
時夏同入呂部督戴之某。任秘書廳秘書。

拒絕英人販運鴉片。

英人以我國煙禁未清函請販運鴉片事。聞國際當道猶疏。  
先生據刑律建議拒絕文牘往返。幾經交涉。主稿駁復。英人  
卒不敢進。

檄署松陽知事。

檄署瑞安知事。

克庵與笑拈先生約述志局舊友赴郡集禱。以余病不果。

署郵縣知事。

檄署松陽瑞安知事均辭不就既而改任鄞。遲々未行在杭  
同鄉宋錫民等勸之。并祖錢村西湖王莊。乃於十月接鄞篆。

陽曆一  
月七

十月十五日五子載桓生。

格呂督名公望。永康人。載桓字小同。北平大學礦冶系畢業生。

六年丁巳先生四十二歲

任鄞縣。

初寧波官產處標賣文廟後餘地。民反對。久訟未決。先生折歸  
地方公有。報有定案。致劉祝羣先生書云。前上保全公產之  
文。肩上父老。尤歡迎。惟舊友仰高、季衡及者議員中之毛安

南。殊不以爲然。乃黨派關係。亦有他也。其實銳之爲此。亦非  
爲何黨所利用。特以官產度太擺架子。實我以極端謬妄  
四字。盛怒之下。借題發揮。欲謬妄則謬妄到底。看他何法  
治我。此等恠脾氣。以度今日。知所非宜。而不能改。亦可笑也。  
教育經費。嚮依市面習慣劃賬。先生改發現金。各校感頌  
者再。

恢復育嬰堂。

國內黨爭。時起暗潮。有政客煽惑。共舉獨立者。先生應言曰。若  
脫離異族政府。我當與義。閱精操戈。不敢和附也。去後有謀  
暗算於先生者。幸肆應適當。得免於禍。

十月七日。陽曆十一月二日。以迴避本籍去官。

十月十二日。靖寧波獨立信宿。温州響響應。十月十八日。靖甬甌取清獨立。

先生去鄞留別十二首。劉觀察驛遠即用其但求無事即為功的作。輟轡體贈之。李銜先生贈序云。志澄在鄞。不以事事

為功能。唯有不便於民者。必徇民之情。不得於上。不顧也。能奉

剝中軍警官民之情。疏而通之。聯而一之。其禍患於無形。是志澄

之得於鄞者在此。蔡琴孫先生同璋贈頌謂其以儒術間

飾吏治。境內晏然。慈溪陳岵懷先生訓正贈序云。得百

里之地。數萬人之忠。而為之軍。其心皆民之心也。平陽王君。其

心於民不以法自詭。空其期月。不竟其所施而去。然其民則以為王君之心。有無形之治。而昨尋常怙法者比也。余辱王君知。而惜其去。并以知王君之去。而董之民皆為可惜也。

按祝羣名耀東。青田唐貢。日本法政大學畢業。仰為姓范。名賢。方法政大學畢業生。驥遠名邦。驥漢陽舉人。日本仕官學校畢業。

七年戊午先生四十三歲

叔龍江紅度廠。聘蘇君子經為技師。

文集王弼卿傳載。子經之父名夢龍。字雲卿。與樂清陳執中。廬瑞安金遜。齊陳介石。同縣黃愚。初陳子臨。諸先生為道義。

交。隱居南雁蕩山中。…余猶及見其人且與其子子經文尤密。  
…余祖於清乾隆嘉時。亦以工商起家。業廢且三世矣。余以疎  
拙。不見用於世。不得已而重理舊業。求如先人當日之盛。恐未易也。  
十月二日。長孫女來蘇生。載昌出。

十月九日。六子載紘生。

十月為載彤治婚事。娶李氏。

按來蘇字孫吾。上海私立立信會計專修科畢業。載紘。西南  
聯大化學系畢業。李氏名筠。同里旭初先生女也。

八年己未先生四十四歲。

投資墨城燒造。

黑城之空。創自民國初年。歲產值約四千圓。貨之種類曰盤曰  
盤。惟制法粗疏。僅資間用。不能如贛省精緻。見縣志。  
九年庚申先生四十五歲

正月二十七日。次女相鳳生。

叔設錢莊。流通匯兌。

與陳倬甫及內兄厚齋聯貨財。經營錢業。流通匯兌。故題問匯兌。  
莊名泉春。先生題聯云。若泉始達。得春之和。

按相鳳在校名桐。字蝶仙。浙江大學農學院經濟系畢業生。

十年辛酉先生四十六歲

當選浙江有議會第三屆議員。



建議整頓外海水警。

浙江外海水警。原有官兵一千五百餘員名。輪船四艘。釣船四十二艘。建議保留官兵七百餘員名。釣船一概變價。添購輪船五艘。編為巡洋隊。分行洋面。惟臨海之白帶門、長田、甌江、漢港各防地水淺。港汊紛歧。照舊酌置巡船三隊。各艦酌置五响快槍。輪船加配一大礮。年可掙節三萬元之譜。劃成編制預算防地各圖表。見文集。

按省議會元年定章。每人口十萬八千有奇。得議員一名。浙江一百五十二名。平陽四名。二屆三名。三屆二名。

十一年壬戌先生四十七歲

歐社成。五為社員。

林道尹集鄂人黎雪澄、皖人翟楚材、駢杭州王梅伯渡、永嘉陳仲陶、鄭曼青、曾公侯、鄭蓮門、徐秋桐、嚴琴隱、梅冷生、平陽黃梅生三志澄為歐社之員。先生題永嘉詞人祠堂聯云。

官長今靈運。江山舊永嘉。香大因緣。又見花間開雅集。  
是非一胡盧。成敗三歎息。兵塵浩蕩。誰來池上倚高樓。

附註。林鐵尊先生任歐海道尹。提倡詞學。以者頗眾。因借東書院樓房三楹。祀謝康樂以下若干人。其地在謝池巷。其時軍人干政。內戰方酣。故下聯及之。

按林道尹名鷗翔。吳興人。

十二年癸亥先生四十八歲

八月二十日。鼇江大火。請撥款造屋。以棲流民。

瞻初有長閣下。容秋拒謁鈴轄。既聞禁罰。欽佩無量。入冬回里。一病至今。至本年常臨兩會。未能出席。曠職之咎。知無可辭。故地鼇江。為全縣商業樞紐。秋間大火。九為墟。比例以觀。似較日本震災為重。地方官紳。竭力籌撫。興復猶難。茲聞函海沈道尹呈請撥款造屋。以棲流民。此實扼要之圖也。蓋鼇江湖海為市民性活潑。日用飲食。無俟代謀。惟此舉室流離。實無力以安其堵。倘蒙惠酌。西江蘇此涸鮒。則潞涿閩澤。感且無涯耳。啟邑平陽。與閣接壤。昔有世外桃源之樂。今受公草木之驚。

不逞之徒。蠢馬思動。全賴官紳一氣。鎮撫得宜。方可弭患。無  
形。造一方之福。前令郭君。才非百里。衆望尤孚。惟以不附權  
豪。難安於位。知者惜之。現任熊君。清操可仰。人無間言。而肆  
應之才。似未暗練。箕風畢雨。地方之好惡。同難強其必同。而浙  
閩之間。能否保其無事。我公高掌遠躋。計已成算。在胸。  
時勢之來。幸審厚之。事關安危。不敢不告。統希亮察。並  
頌公綏。不宣。

九月廿八日次孫女來薰生。載形出。

十月設肆。龍江市中。仍自祖遺商號。名王廣源。

十三年甲子先生四十九歲

經理滬商達興輪船公司光濟輪船。鼇港航綫。兼營瑞安。  
閩軍入浙。

八月十九日閩軍彭德銓部先頭至橋墩。廿二日戰於瓜山。二  
十七日入城。熊令犒軍。呂文起先生為避克地方糜爛。勅令浙軍  
郝旅長國璽率部離甌。

按熊令名鈞。字喬松。南昌人。文起名渭英。永嘉舉人。

十四年乙丑先生五十歲

正月長女丹鳳出閣。

建築輪船碼頭及堆棧。

方。度地於鼇江上埠。購四畝有奇。建築輪船碼頭一所及堆

核七間。

四月在杭州。

與舊諮議局同人杭州吳淳白、洪克昌、嘉興褚慧僧、湖州蕭劍塵、張  
篤生、潘其生、蔣馥山、寧波陳此懷、紹興阮荀伯、沈蒲舟、樓醉安、  
羅錫伯、台州陳襄民、鄭平甫、金華王子川、衢州鄭渭川、溫州黃  
胥庵九人小集於杭州三月年會共攝一影。詩以紀之。見詩集。  
六月和解河輪撞湖夥友訟案。

去冬瑞興河輪撞湖廣源商行夥友沉沒貨物。涉訟經公人調解賠  
償千金。乃領死者家屬赴郡。賠償千金。志作撫卹。河輪經理項  
蔭軒始識先生。一見而高其義。來相為友。先生考終。蔭軒有昔與

雁峰學輝臨風共仰之句。見袁執錄。

十月十六日。三孫女來棣生。戴形出。

十月初一日。借曹亦藩自有歸。見原宗。

按棣標字少棠。國立浙江大學文學院歷史系畢業生。亦藩名維翰。學附生。三層有誤。員也。

十五年丙寅先生五十一歲

七月黃浦軍軍拉言師北伐。

十月青田劉祝羣氏來。整龜相訪。

著鶴泉集跋。

此書六卷。作者永嘉王健。字偉純。文定公瓚子。先生校讀畢。撰跋。

十六年丁卯先生五十二歲

黨軍入浙。

正月五日改縣議會為國民黨部。十日十七日黨軍長萬順部二營

及多部之連過城。秋高無犯。以先生之厚之款推諸公力助新令也。徽

招待周至。有以致之。十七日杭州克復。見厚云

三月初七日三女鳳閣生。

清黨。

方十六日。胡有令清黨也。令脫逃。周元繼之。丁振華圍城。撫後

復翻。甘團長清地來援。丁逸入閩。見厚云

按鳳閣字。浙江大學文學院團藝系肄業生。也徽字。永嘉人。



周元。字元善。秦州人。

十七年戊辰先生五十三歲

戊社成立為社員。

与劉厚莊、周井廬、鮑公素、夏克庵、黃梅生、姜款、樵、陳鈍、羽、毛樹  
青、蘇達夫九人約為詩社。每月擇一勝日作酒詩。酒雅集。迭為  
蜀主社。立於戊年。故稱戊社。蟬聯十棋。蘇昧羽為之作圖。  
助學金。

鄉里子弟有志求學而無力者。給与助學金。年計十餘名。  
秋著三氏族約跋。

此書作者永嘉王澈。字子明。號東厓。明正德癸酉舉人。

八月當選平陽縣商會執監委員會委員。

按毛樹青名林春縣學增生。鈍羽名嚴達夫名個味羽為達夫之弟。

十八年己巳先生五十四歲

三月土地陳報。

破天荒之海航。

經理光濟輪船。開駛龍港。兼營瑞安是歲復經理福州輪船。江輪船間或三配商輪南通汕港。北通大連營口。又有南岐小輪開駛南鹿。

登載刑文之故。亟占汶河里設肆於龍港之濱。雖作僑伍者。二十

易其星霜。幸汝能體余之志。用其所學。紹祖宗百年既隊之緒。闢南北萬里未通之路。使江村寂寞一變而成都會。氣象日見其商。皇人言汝所成就。雖以中道阻。邇未能先其量。然就目前論。已可以破平陽設邑以來之天荒。

同時徐景堂氏經理鼇江輪船。同姓利商行經理瑞平輪船。航亦行。鼇江。兼磨瑞安。

### 建菜店肆。

在楊殿浦建菜臨街樓房。縱橫連扁凡三十餘間。

七月九日。長孫孫命生。載形出。

冬為載。載載治婚。等娶。命生。

按孫命字崑軒。國立上海醫學院肄業生。金氏名笑眉。劍波  
先生女也。

十九年庚午先生五十五歲

店肆落成。

店舍落成。厄福俱備。命載形挈妻子遷入新居。夥友業務合  
組經營。寧山港遠。絕大連營口函電紛馳。夜以繼日。

延夏克庵先生在家專課。或友載柩。附學溫懷瑜章博等七  
正月為歡友婚。言娶金氏。

四月某軍子餘八入城劫獄傷亡近二百人

七月肅順淪陷

九月廿日。四孫女來刺生載昌出。

獎學金。

鄉人族人子弟品學兼優者。給與獎學金。年計十餘名。

十月三日。次孫孫真生載友出。

十月著祀春鄉墓誌銘。

按余氏名苑如。同邑性初女也。孫真字。北京國立華北大學肄業生。

奉刺字。上海同濟大學設附設高級護士職業學校肄業生。

二十年辛未先生五十六歲

正月。廣源開市。雜作業務者二十六人。

與議平整公路分綫

一月二十八日軍攻汴

九一八戰事。曹曼廷淞滬。校疎散。求學諸生先後回里。

二十一年三申先生五十七歲

沈鮑竹君先生設館寧國寺。專課戴友。戴桓。戴紘。附學者曹  
熙。鮑毓杉。及內侄張世門。世藩。毓杉。鮑先生子也。

九月七日三孫孫同生。戴友出。

十月。劉祝羣先生以孫徵君手寫學務枝議稿見贈。因題其後  
丙寅祀衣馬。

按孫同生 上海復旦實驗中學肄業生

二十二年癸酉先生五十八歲

芸社成立。

辛未年有陳仲芸先生逝世。世鏡與講同學及陳先生友好。於寧國寺右廡立社以祀之。名曰芸社。詳載厚江詩文續集文六芸社記中。釀此實置祀日。每歲仲春致祭。先生有如下之題聯。

致南豐一瓣香。祭先生於社。

後東坡千載起。與彌勤同舍祀。

荆山和詩。

道人晉圖依山鑿石。增築房宇。於十月四日東遊宴飲。為建

築抱樑也。與厚江唱和。

二十二年甲戌先生五十九歲

歐風雜誌撰述。

既風雜誌第一期一月出版。主幹者瑞安陳穆庵。謚介石。先生之文孫也。此報主旨在整理舊學。無政治意味。先生與黃胥庵、劉厚庄均被聘為特約撰述。

樓胥庵名式銖。字仲荃。樂清舉人。

二十四年乙亥先生六十歲

六十生辰造橋造池

國府林主席題贈義門二字匾額。兩浙名公贈辭。陳訓正、陳大齊、周元、周錫光、贈詩褚輔成、沈鈞、儒葉煥、華葉大澂及歐駱者皆數百家。親卓威部躬達其感。恣恣稱觴。乃於二月廿五日舉杯酬客。移戚友賀錢。建新橋一座。飲料大



地一所。以龍江瀕海斥鹵地。民久苦飲料所質鹹。隔河鑿池建橋汲批。闔地稱之。

夏撰書史漢通假字類後。

此書作者曹棧。原名班馬字類。樓政媿作序。改為史漢字類。

以理論之。班馬文字。不限制於史漢。此書取材。既以史漢為限。班

馬之稱。似嫌不協。史漢文字。以萬計。此書僅取通假古字一千八百

餘文。統稱史漢。似亦過寬。因以己意。改為史漢通假字類。庶

幾名實相副耳。見文集。

九月省割。收編縣基幹隊。為省保安隊。地方空虛。治安不安者。月餘。赴

十月十日。五孫女來此。生載友出。

十月廿四日余苑如卒

二十五年丙子先生六十一歲

正月十六日六孫女來燕生載形出

三月。漢陳倬甫六十壽序。稱其居精好施。不失為師門子貢。

刊厚莊詩文續集

十月十二日厚莊先生七十一生辰命載昌賈賀詩四首別直參二匣。書資百元。與同門諸子集資刊厚莊詩文續集也。

十月撰星城墓表及萬石山墓表。

厚莊先生於星城表後有如下之評語

其精采固見於叙事。而其叙次世系墓所條理分明。是然

有經營文字。

叙亭廟得之遷史神采奕奕卓爾可傳。丙子年結完注

又萬石山墓表後：

是一篇性情文字。結完注

二十六年丁丑先生六十二歲

方初十日。四孫孫尹生載拭出。

三月著居越山人遺稿跋。

此書三卷。作者應德成字遐進號越山金鄉衛人明嘉靖間以

選貢授桂平令因母老乞養歸。

五月廿九日。高曆七月七日盧洪橋肇年蚌。抗日戰起。

十月南京政府從重慶杭州政府從金華  
著妻款推六十壽言

十月廿五日款推六十生辰以國難不受人賀成社同人移尊就飲  
賦詩為樂先生撰贈壽辭

十月南京淪陷北京成立中華民國偽臨時政府湯爾和主之

校勘平陽先哲遺稿

渠西先生遺稿 作者張尚英雍正癸丑進士

潛齋詩稿 作者張基忠字大可南英子乾隆丁酉貢生

蘭畦詩稿 作者張元啟

幼莘遺稿 作者殷汝駿

松樵遺稿二種 作者徐引之

雕蟲詩草 作者吳乃伊

蕪湖山房詩草 作者三言升字旭江

馬鞍山人詩草 作者蘇椿

板廬偶吟 作者吳拱宸字次垣

二十七年戊寅先生六十三歲

平黃三府給茲東平各見游擊隊長劉某劉已赴贛吳統代之

方吳統率劉英部千人由泰順出境徐令饒行。

三月為戴友清配娶林氏

臨時中學

滬寧洽臨各校生徒紛々，迨里七月，合載棧兄弟與陳德煊等組  
織臨時中學收羅失學學生，經費不足，常加資助。

雜報

每晚以收音機所得戰事報告，合載棧刊行戰報，日出一張，風行一  
時。而平糶及平陽日報之先聲，雖辦月刊，日市街日風雨均  
為龍江出版物，是時龍江縣成冷色文化中心。

按棧則名昭蘇同里壽卿先生，女區州白里德產科學校畢業生，  
德煊乃少堦先生文孫。市街月刊編輯項經川王伯琳載棧等。

風雨即市街之後身也。市街迫於勢而停刊，則風雨之繼起可  
知矣。結卷之而亦不氣及，豈足慨也。徐合名用字子勉。

則家前辦業信華大學  
青年三版(或試)劉君  
吳君等所創也。

二十八年己卯先生六十四歲

市肆停業。

自湖北勝利後通車未久之平岳路平龍路奉令炸毀封鎖龍  
江入海之獅子口杆橋高石水陸交通斷絕市肆停業存貨疎散。

縣立學成立有獻南唐地權

學生受戰事威脅不得自負笈遠出又為避免兵役仰仗學籍  
掩護等語業經縣中無法容納據悉縣立中學有獻南唐  
地權以資經費云

春裝既在渝行婚禮取女宋氏

均社成立

又臨中斷告。世中一事救  
國運。但屢次遭干涉  
迫於形勢遂與平陽日  
雜。先後停學。平陽校  
亡。亡道解散。以後改為  
縣立中學。校舍亦自廢  
江從一縣城。先生平生素

鮑竹君先生述後門弟子以三月九日為其生辰乃立均社於西  
郊白蓮寺之觀音樓祀之命載友載桓載統及<sup>內徑張</sup>世門世  
德為社員

六月十八日五孫孫羽生載桓出

九月廿六日六孫孫台生載友出

九月九月七孫孫乃生載統出

撰書涼譚晉鈔全明經殘頁後

且於斷片中見天福八年孫子穿在上福寺鈔十二字按天福乃  
石晉高祖年號八年癸卯去今九百九十八年……首尾皆殘缺經  
余細意尉火帖以別紙襯出之可讀者尚存四百二十六字始知其



為涼潭三日鈔之全光明經第一卷旦夕展玩致足樂也前錄文集  
按湘北之役我軍勝利說者歸功於毀路致曠失當倖倅人行之  
石路舟行之塘河毀之封之形勢不容殊可慨也宋氏名愛出閣  
梓燕先生女昆明西南聯大化學系畢業生

二十九年庚辰先生六十五歲

在張家堡

正月廿六日有武裝數十人至張家堡後倉查詢旁人不知其為

兵為匪現志澄已往金鄉云

見厚品

方命載形靜養永嘉

祭載彤文云當戰爭之初起也汝以精勞憤俗已有幽憂之疾

各自歎舞袖之前當余知世變方也人心之日趨於險詐政令將  
日出於堅隱以汝之方嚴峭急如鑿朽之不相入憂能傷人此  
孔北海所以致念於若輩也故令汝且休所業從事靜養且為  
汝卜居永嘉之城南俾得隔離羣競借山水以徜徉

清明謁墓

詩集四三三 半山謁墓序云西華半山大羅之左股也吾宗四世  
撫寧公七世谿橋公及五世 公兄弟七派祖墓在焉一壑之內  
北域縱橫各自取勢而各不相犯真奇蹟也庚辰清明日與  
柏庵雲仙景甫鴻白起凡同謁墓下賦此誌感

市肆炸燬

春暮店舍視作七月十三日燬於敵大槪付劫匪矣。

遊江心寺

秋暮與仲得同遊江心寺。坐老僧陪至西塔。斜陽滿也。江流有聲。歸途暮色已蒼然矣。

讀書

閱陳眉公尺本東坡全集。小文雜記中多中小學校教材。得暇當擇尤錄出。以課家中兒女。

閱陳康祺燕下鄉雜錄。此書平正通達。無大精采。閱之可以多識。清代掌故。不為無用也。

喪弟

十月廿日早一時周帝卒嗚呼白頭兄弟從此永無見期悵痛  
欲絕。余弟生性純篤對余極恭順所言無不應相依六十二年未  
嘗稍有齟齬今已矣奈何奈何即日命席中子孫遵禮成服  
以寄居友家年閏在即不敢奉哀 旬聞弟喪六日不出門

不讀書鎮日懨懨殊鮮樂趣成詩以識感慨 流光難把玩

愁對酒盈樽歲夕飄蓬感家々爆竹喧無謀營免俗有淚

灑鵲原搔首將誰問天闕虎豹踣見日記未全本

按仲偉姓諱名讓。瑞安人。第之原。有議員。先生晚年日記。只有庚

辰十一月四日起百二天 即卅年之旦 辛巳十一月望日起九六天 卅之

三四月 癸未正月初一日起六天故曰未全本以下簡稱日記

三十年辛巳先生六十六歲

葬第

正月廿八日為叔祥葬期。因事滯留不能歸。送殊覺悽悵。

有墓

有十二日與家人同至格崎。有七世祖久賜公。九世祖點庵公。十世祖又敬公墓。七世墓在山北西向。九十兩世墓在山南。向地對茶山。四面皆水。環抱有致。以族叔植槐。鴻柳均葬此山。故光有象明同去。祭掃。午飯於頭陀。初智寺。歸廬已暮矣。

作太鶴山人詩集。故記五撰。太鶴山人手寫詩稿跋。

山人姓端木。名國瑚。字鶴田。青田人。嘉慶舉人。通曉輿道。光

中台相吉地官內閣中書有周易指太鶴山人詩文集。

詩曙林遺稿

清陶愈隆著陶會稽人雍正壬子舉於鄉。癸丑捷南宮出  
為臨高令以不媚上官報罷窮居瓊島詩學玉溪尚可誦文  
未成家書分二卷尚未付刊其遠孫治立以贈友兒當善為  
存之

詩補堂遺稿

稿共一再分類不分卷清陶思淵著思淵字聖水會稽人康  
熙庚子登御薦為李臨川許為匡劉崔蔡三上春官不  
第憔悴而卒存詩百餘首蒼然可誦此丹同為治立所贈

讀觀山文稿

著者富陽章乃弄字梅先為文頗自自然未能脫桐城窠  
臼但多見道語故一讀之內餘庭訓一則雖清極然與余今日之  
皮境有足以戒者因轉錄於下

兩耳不聞廳外事一心祇讀案前書為目下避禍第一要著所  
謂不立乎嚴牆之下也

生斯世也無論何事不便與聞即應管公事大家既不要好  
亦宜退一步以免喫虧小人道長訟則終凶餘慶餘殃之說  
雖屬渺茫事到無可如何不得不借以取譬  
人而不仁不可疾之甚太甚

同室操戈外禍即衰問而入陣內患即所以御亦外侮事到  
無可如何不得不以權變出之

三月日寇徵發永瑞。避居永嘉場。

致劉視羣先生書云自中日失和而後。為通商小口時為敵  
機所窺。江御既難。安度而入城。畏官入山。畏匪。感夕靡馳。  
三年以內。竟四易其居。迨且歸。寓永嘉。舊族六子。惟長昌留  
守平陽。次居郡城。三在成都。四在新昌。五在零陵。六在昆明。亦  
可謂極化離之能事矣。舊時商業受時局影響。損失不  
貲。去年蘇韓被炸。前月郡貨被掠。馬值約在二十餘萬金。  
而在外諸子。猶昨歲助千金不能生活。此在生少豐厚者。得不



勝其憂矣所幸起自孤寒。身外物本非所重。故亦安之惟不

敢以告恐擾清明耳。

三月

擄贖民常平倉穀。五月日賦改徵實物。

秋回整江為諸子分家。

致劉祝羣先生書云。弟近已各回在外。諸子為之分析房產。俾各自負責任。既以減輕若輩倚賴之性。且可擺脫自己麻煩。倘有暇日。或可出遊。累如所願。南日其首及升。宿病既除。脛腳較前為健。故不敢自棄。而作此想。然南北之京已坐失矣。未知河清更在何日。只好俟之而已。

敲匪蹂躪南鹿。

日寇在高鹿。縱自衛隊械殺島民六十餘人。未及一月。台座乘虛踞  
堂。二萬金。漁民向縣求救無效。呼苦連天。感懷今昔。念之不置。  
冬在永嘉龍泉。卷度地。建龍泉精舍一座。

校甌濱文錄。附由白文。

作者交三文定公。習父子。據李浦王氏語錄出。

校一笑錄一冊。

三十年壬午先生六十七歲

正月。命戴彤靜養於仙巖聖壽禪寺。

二月四日。八孫孫旦生。戴友出。

甌濱時水。

与克庵先生初瑞呈將園於永嘉祀泉菴。聘徐天鐸主其事。  
厚莊卒。

履劉祝羣先生書云。請浴借日。惠書深感殷拳。厚師之病。自  
客臘即見加重。理字避亂在永。未能常侍左右。寄藥調養。仍  
不見効。因於本年舊曆方底。四日料理一切。最後親視湯藥  
者十餘日。白頭師中。握手至死。亦可悲矣。飾終典禮。尚無闕越。  
足紓厚注。宜五先去。昌漢在蜀。未回昌鏐。雖在側。而年少未  
更憂患。理字不能不代為支持。公葬一節。以厚師遺囑。与雲  
五同穴。且疑議規模較大。勢須派捐。恐稽時日。亦厚師生平  
所不樂為者。業已由昌鏐具書辭謝矣。私葬之期。約在

秋冬之間。侯有定日。謹當以聞。學師一生廉潔。加以雲五連年病  
費。身後已無餘資。所幸鏐漢兩孫。均在大學畢業。能自  
樹立。鏐與豚小何五。近在永嘉。經營小工業。家庭生活。計不至  
陷於窘境。當亦愛者之所願聞也。理字三年之內。九易其居。  
資產損失在所不計。惟書籍不能隨帶。即覺兩手空空。生趣  
蕭索。終歲成詩。不及十首。真無任可知矣。去歲承囑。複寫舊  
作。以拙稿已寄在山御。不敢取回。迄未報命。至以為致克輩近  
在永嘉城南龍泉巷。買得舊屋一區。修葺才畢。理字即以  
歸侍師疾。未獲與克輩一同遷入。且係秋間事了。即當携  
書以往。為久居之計矣。倘蒙高軒過我。作十日之談。尤所幸耳。

此履即頌著社惟憾不備。弟理字頓首。六月一日

六月十五日。整江故居。燬竹日寇。所有日記。同付劫灰。

全年四十始作日記。至民國七年冬。未嘗一日間斷。在學術無甚發  
明。而於國政之隆替。及本有治亂之關鍵。頗能存其概畧。蘆溝  
橋戰事起後。以居地近海。至今已九易其處。各硯無所。輟作麻  
索。去夏。敵人在整江登陸。政居夜燬。所有日記。同付劫灰。此實  
無信賠償之損失也。本年移居永嘉城南之龍泉巷。重理舊  
業。即使平安無事。而所得已屬無多。況猶未可必耶。見癸未元  
月日記

十月十六日。九孫孫永生。載斌出。

續浙江醫校畢業生。二月十七日病逝。年四十九。

三十二年癸未先生六十八歲

讀遺山詩。

書曆雖廢。而社會仍進而創於元日。往來道窮。酬應之暇。偶翻元詩。選讀遺山詩。并補其殘字。

佞兒跳梁久。羣雄結構牢。天機不可料。世網若為逃。白骨丁男盡。黃金甲第高。閭門隔九虎。休續楚臣騷。

此遺山詩也。何與今日時局若此其似耶。一嘆。讀遺山詩。異。雄渾典實。直摩杜陵之壘。金源之際。乃有是才。吾輩讀書不成。似不能委之世運也。見日記。

著樵史跋。

樵史即南昌劉健庭聞錄也。

十月廿七日戲形卒。

祭戲形文云。嗚呼哀哉。汝有一子三女。教養婚嫁。皆為汝旦夕所不能忘者也。……今汝兄若弟。見汝辛苦一生。而自奉無異於儕輩。積貲累萬。而室無私藏。其光明正大之心地。有足以風薄俗而激於天良者。於是咸自謹責。平日不能分任勞怨。累世以至於此。相與繞室而行。復男哭於外。女哭於內。余雖不屑屑。竹兒女子態。亦不禁老淚之淋浪。

三十三年甲申先生六十九歲

金笑眉卒。

載械夫婦聞載形喪。即由成都歸帛。長途跋涉。笑眉不勝勞頓。扶病到甌。三月廿二日溘逝。

大刀會餘孽

錢庫董仁淋被炮下海。與閩幫大刀會握手。有由肥體登陸。與官兵七戰。傷亡七八百人。不支。仍由小港下海。而官兵傷亡亦百餘人。見廖肖瓊匪十日記。

三月著英橋三氏重修宗譜序。

我國自始即豎取一祖所出血統相同者。納之宗法。以起愛敬。此宗族之說也。海外各國則取積取一國之內利害相同者。組為



法團以廣聲氣。此民族之說也。一縱一橫。雖各異其形式。而  
同結同族。以與異族競存於天演之中。其致一也。節錄文集。  
夏為載昌立嗣。

笑眉卒。孫承由王英撫為嗣子。携居蔡即橋母家。去鵝江  
三里許。頻年鵝江為敵標所窺。載昌夫婦守居外家也。  
秋在鵝江。

患病二個月。經白聲甫先生診愈。

九月十七日。十孫孫準生。載絃出。

在金鄉衛。

十月六日。與克庵、蓉湖同登鹽亭嶺觀海。薄暮仍回金鄉衛。

見詩集。

校海日樓遺集。

書分十二卷。計文集二冊。詩集一冊。作者瑞安孫鏞。鳴韶甫。字蕙田。道光進士。抗疏劾權貴。直聲震天下。善書。有止庵遺書。校東嘉嘉先哲錄。

書分四冊。編者三朝佐。

撰書博百里先生文選後。

三十四年乙酉先生七十歲

七十生辰。

乙酉六月。為余七十生辰。家人自昌克以下來賀者三十二人。扶病強

起。草。久。成。禮。俯。仰。今。昔。紀。之。以。詩。見。詩。集。

故居重建。

春。命。載。桓。就。故。居。舊。址。建。禮。房。三。楹。五。梁。子。室。繕。以。圓。牆。以。為。慈。娛。之。所。閏。五。月。落成。遷。入。居。之。

日寇盤踞。

四月閩北寇兵向浙推進。十六日在甌日軍來平掩護。公駐縣城。鼇江、錢倉、橋墩沿途渡步。搭架浮橋。姦淫擄掠。徵發拉夫。擾亂。幸。月。隨。同。大。批。寇。軍。向。北。撤。退。

六月在鼇江。

七月日本投降。

著宋嘉祐石經殘拓跋。

右拓石經殘本一紙。高度不及三尺。分作上下二段。段二十一行。行十字。一行篆書。一行真書。其文則孝經也。畢秋帆中丞撫中州時。雖于陳留見周禮殘石數片。而諸家著錄。皆稱嘉祐石經。有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左氏傳。合孝經為七。况畢氏所見殘石。與鑄夫拓寄之。同在中州。則此紙為嘉祐石經殘本。無疑。見文集。

按鑄夫姓殷。名汝驪。叔祥弟。國會議員。署財政次長。

三十五年丙戌先生七十二歲

夏撰書何旦公詩稿後。

撰書願南雅行書屏條後。

南雅名純。吳縣人。嘉慶七年進士。屢疏言事。多切直。工詩文。兼善書畫。有滇南采風錄。思無邪堂文集。

撰橫江居士林藏經記。

影印宋碯刻本藏經。改梵夾為方冊。主頁三十行。行二十字。都五百九十一冊。

撰重建黿江社廟募緣疏。

黿江舊有二廟。一祀黃田陳母。事詳吳任臣十國春秋。一祀福佑楊神。咸豐年間。温州知府戴槃。呈部奉頒令。說載在東甌紀畧。

十月廿五日。十一孫孫馬生載。絃出。

為載梓。結配。娶陳氏。

按陳氏名秀梅。杭州省立產科學校畢業生。仲芸先生女也。

三十六年丁亥先生七十二歲

有九月。七孫女來已生。載友出。

頤社成立。

与王惺園、王子元、葉卓然、金蓮初、林濟玉、川孫志現、張叔玉、潘品梅成立頤社。月一叙觴。紀之以詩。

著劉公堂記。

堂在鳳山南麓文廟廢基。即舊崇聖祠遺址。見為縣中校禮堂之左。建高閣三楹。祀劉先生。於五月十二日奉主入祠。

即先生之志衣

行釋真禮。甚盛事也。

撰募建錢倉寶勝寺緣啟。

寶勝寺。唐咸通間建。志稱有子院。曰律院。宋大觀間建。曰教院。元祐間建。咸豐間燬於金錢匪亂。今存者。同治間重建。規模狹小。不能規復舊觀。

三十七年戊子先生七十二歲

八月在永嘉。

作周註陸氏南唐書校記。

校讐南唐書。作正文錯字表。正文減字表。正文增字表。正文改易表。九月一日。十二孫孫咸生。載棧出。

九月二十日十三孫孫成生動夜出

十月九日十四孫孫威生載絃出

著括蒼楚書第二集序。

余謂孔孟之學。本極平實。必有事焉。無取乎空言。故歐陽公荅  
李詡書曰。性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所罕言。六經所載。比日人  
事之切於世者。是以言之甚詳。至於性也。百不一二言之。或因言而  
及矣。非專為性而言也。故雖言而不究。今之學者。於古聖人所皇  
皇汲汲者。學之行之。或未至其一二。乃好說性。以窮聖人之所罕  
言。而不究者。孰後儒之偽說。事無用之空言。此予之所不暇也。試  
就精粗言。精者如膏肓。吳文績。甚矣其矣。非盡人所得而有之也。



輒不得。亦不失為完人。粗者如布帛菽粟。人得之則生。不得則死。人々志於必得。亦人々之所能得。切於實用如此。雖不精。奚害。所  
東之學說。比皆布帛菽粟也。士之受其沾。既者。賴多奮發昭曠。大  
而帝王之經制。小而鄉里之利害。莫不精究根穴。繡綸以通世變。

節錄文集

一九四九年己丑先生七十四歲

著潘彞長先生墨蘭跋。

彞長名昂。泰順人。嘉慶庚子副貢。

四月舊屋扁辭放。

金玉其年。

閏七月十九日。三英以肺病歿。得年五十四。

載桓訂婚。

十月十五日。在滬與姚鏡清女士訂婚。

載昌卒。

十月十日。載昌以肺病卒於白景德醫院。得年五十六。

按鏡清。復旦大學中國文學系畢業生。瑞安杞真先生女也。

一九五〇年庚寅先生七十五歲

正月十二日亥時先生卒於龍泉精舍。

元日鏡清與子九先生仍照向例。先後晉賀。承留宿小齋。盤桓二日。

嘗言鄉哲張文公學敦古議大禮。受肅皇帝特達之知。禮絕百

僚為救時名相。三三曰。首丘於道途。而傅維鱗明書纂輯  
任幸傳中。殊不得體。得暇當撰論評辨之。

七日命載友備禮赴慈慶賀外孫結婚。

十日子九先生來園。煙園生談學如平時。

十一日體微不適。醫者斷為心臟衰弱。針治痊可。

十二日克庵先生聞疾來視。猶指卧榻閒談。其輓聯附註云。時  
余方校讀國策。君謂鮑虎變亂高誘。篇次大受諸儒攻擊。然  
鮑君亦有所見。未可厚非。

十三日昧旦初醒。自謂恍惚若夢。乘輿過嶺。喫力異常。多咬  
甘蔗。胸膈不寧。願幻境也。當以藥進服。其半辭之。各醫針之。

死。言微。更延醫。相與擬方救治。體濕脈息。屢測屢衰。爰至  
夜亥。溘然長逝。錫以柩。列門牆。不與侍疾。含斂。涕下沾襟。子孫  
服斬衰。齊哀者三十餘人。師友故交。下至傭雜。先後奔弔。  
哀聲震地。或遠不能即至者。為位聚哭。南田劉祝羣。持  
素。唱分疆錄。登高南望。焚之以償宿諾。秋來對像。嗚咽。  
交鏡不已。

二月廿日。扶柩回籍。附葬萬石山墓下。

是歲。載柩在寧。為金陵女子大學教授。載柩在滬。業商。  
聞訃奔歸。與載友。載紼。扶柩回籍。附葬萬石山墓下。左郡  
左縣在菴。哀動行路。會葬之人。以千計。

萬石山墓坐辛向乙兼辰戌三分先生曾為之表其地在西塘鄉

我所知道的父亲

王 斌

一九七七年于南京大学



## 前言

家中原有关于父亲的年谱初稿，是父亲的门人和亲友们撰写的，搜集很勤，材料很丰富，大约有两三万字。初稿两份，文化大革命前后都丧失了。父亲一生的言行，自此无从查考，心中极感不安。现在，亲朋戚友中，长辈又已凋零殆尽，重新收集材料，编写年谱，已不可能。我今年已六十六，病益密，体益衰，迫切感觉应该早些弥补这个缺憾。因只就我的记忆所及，略加整理组织，写出父亲生平的一个轮廓，供诸弟和子侄辈们参攷，或可略赎内疚。

〔此文刚写及半，发现了一份年谱初稿，这是一件非常值得庆幸



的事。但文既及半，下笔不能自休，因陆续完成之，并参故年谱，在个别地方作了枝改和补充。一九七七年十月 斌又记

## 一、父亲的青少年时代

父亲生于清光绪二年（一八七六），终于解放后的一九五〇年，享年七十五岁。一八七六至一九〇三年为父亲的青少年时代。

写传记，总要先谈谈家世及家庭出身：四五百年前，明嘉靖年间，我家祖先住在温州府永嘉县的永隆，称是一个名门望族。那时张聪做宰相（就是家乡人传说的那个张阁老），权倾天下。据说那位抚养张聪长大成人的嫂嫂就是王家娶的。那时及稍后，王家出过几个按察使、副使和布政使、参政等官。按察和布政在明朝都是一省的重要主官。副使和参政都是共同参议并分巡各地的。它的地位类似清代的四品道员，职权大略相当于现在的地委委员。故乡楼山书中收有半山藏稿，

北京图书馆藏有五个因藏稿的抄本，父亲曾命我托人抄录一部，收在  
在家中，这些却是先辈的著作。他们都是科第起家，很有点学问，并  
不是完全依靠张聪而得到政治地位的。但从此以后，王门就逐渐中落，  
到了两百年前，即清嘉庆年间，王门中一个贫穷的汉子，单身拿了一  
条扁担来到平阳，艰苦谋生，后来在鳌江定居，这就是我们鳌江一支  
的始祖。他和他的下一辈相继从事商业活动，财产发展得很快，一度  
成了县中巨富。后来商业不顺手，店铺收束了，以余资购置了几千亩  
田。再下两代，就顺着老地主家的旧例，子孙越来越不行，既要分田，  
又要卖田，一代不如一代了。据说曾祖父年青时，还有田八百亩，祖  
父时只剩了二百。到祖父晚年，父亲中秀才时，田就完全卖光了。最

后卖田时，买主还逼令中秀才的父亲画押签字。父亲笑着说，以后如再画押签字，就只有买田了，因为已无田可卖了。可以说，父亲出身于一个破落地主家庭，他经常典当抵债度日，主要的收入来源就是靠秀才的资格设馆授徒，或在县学中应试，名列前茅，取些奖金津贴维持生活。据母亲说，当时在这批秀才中，父亲是最穷困的。父亲曾到他姨婆家去借钱，凄风苦雨，沿江整整跑了一天。这姨婆家是著名的财主，竟一文不借，只得空手回来。一家人相对默然，流泪叹息而已。有时父亲回忆旧事，曾对我们说，在他穷困的时候，有两个人最关心他，怕年关过不去，总要想尽办法帮他忙。一个是笑眉的父亲，一个是秀梅的祖父。因为这两个人与我关系最密，所以我不会忘记。

关于父亲少年时期的生活，我知道得很少。从长辈闲谈中，可以值得一提的，有这么几件事：(一)侍亲甚孝。父亲十四岁丧母，他独自一人，在棺材旁坚持睡了三个月，以后祖父不复再娶，一家七口，担子全放在父亲肩上。祖父是武生员，但看他手抄的一部《金刚经》就是母亲手中保留着的，字迹挺秀，比一般文秀才写得还好些。他有羊痫疯病，又是在地主家庭中生长的，所以一生不事生产，并且染了烟瘾。父亲只得尽量自己刻苦，安排好一家七口的开支，特别是祖父的费用。据说父亲中了秀才后教书时，身上还没有一件马褂，常被学生和他们家长取笑。而祖父的烟费，他总是千方百计筹划好。(二)幸得良师。父亲少年时，业师大概不止一个，最后确定的业师就是太夫子刘永饒。

先生。刘太夫子名绍宽，字次饶，又字厚庄，著有《厚庄文钞》和《续钞》两集。他的老师是瑞安的一个著名学者，叫金晦，字避斋，生平笃信颜李之学，贵实践。但看太夫子一生为人，既很笃实，又博览群书，善于考据。大概是受了瑞安孙氏一家的影响吧。平阳在清代是陋邑，两三百年中只出了一个进士，三个举人，更说不上有学问的人。直到晚清瑞安孙、黄两家兴起后，文风才吹到平阳来，江南张家堡的杨家，本来与瑞安孙家有姻亲之谊，杨家的学问就是从孙家来的。刘太夫子当时就在他家设席教书，以后刘太夫子成了东瓯地区最著名的老师宿儒。父亲一生最尊敬他，他也认为父亲是他最得意的弟子。

(三)·聪明大度，且很稳重，喜怒不形于色。据说他十三四岁时借了别

人的贵重衣服去赴宴。聚餐时别人不小心，将菜汤溅满了他的衣服，他知道问题很严重，但仍脸不改色，谈笑饮食如常。老辈人中常举此例夸赞父亲，说这个孩子有这大前程。记得克庵先生给父亲的挽联中也提到这件事。

从父亲十七岁中秀才后，到二十八岁创办蕙江公学前十一年间，可以说他的青年时期，他虽家道贫困，抱负却很大，不甘心长居乡里，碌碌无所作为。先后企图通过三条路子来实现他的志趣。第一是应考科举。他本是秀才，当日又最重视科举，当然最希望能由秀才考中举人，再由举人考中进士，便顺利地入了仕途。举人是在省城杭州应考的。江浙是全国文风最盛之处，到杭州应考的秀才常在万名之上，

而录取者不过一百多名。所以这考试是最困难的。主考官当然无法全部审阅这一万多本卷子，一般是许多同考官各分阅了几百本卷子，然后各选荐若干本卷子，送给主考官，再由主考官亲自审阅选定。父亲说，他曾三次进入了荐卷，最后终于落选。主要原因是家中太穷，没有钱给主考官送礼。清代科举虽较严，但依旧贿赂盛行，所以父亲在科举这条路上没有走通。第二条路是投考试备学校。科举既不能得手，便有弃文就武之意，希望自己在军事上有所成就。一九〇一年，父亲为了到杭州考进武备学堂，经过千辛万苦，才借到二十余元，内中还要当三元给母亲作生小孩的费用，又另提十七两给祖父作为买烟之用，自己身边只当十多元。到杭州进学校时，钱也就很快用光了。而家中



又常来信说，家计无法安排，所以父亲在武备学堂中还没有毕业第二年就只好退学回家了。据说父亲在校时，成绩特别好，国文常超等得一百二十分。所以退学回家后，学校来信愿为他保留学籍，催他再去续学，毕业后可保送去日本留学。家计如此困难，这事也只好作罢了。父亲后来常说，真的顺着这条路走下去，很可能他也会成为一个不小的军阀官仔。如后来国民党外交部长黄郛、北洋军阀时代的浙江省长张敬阳都是他在武备学堂时的同学。第三条路是投考南洋公学。南洋公学就是南洋大学，也就是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当时，天津有一个北洋大学，上海有一个南洋大学。早期的北洋大学有理工科，有文法科。我想当时的南洋大学一走也有理工科和文法科

的。父亲投考的，想必属于文法科吧。介绍父亲去投考的是瑞安的黄绍基。黄绍基字仲敬，又号鲜庵，是当时很负盛名的翰林学士。他的父亲黄体芳，曾在中法战争前任兵部侍郎，与当时的张佩纶、张之洞及陈宝琛等都是知名的清流党人物。黄绍基因他父亲的关系，就成为张之洞的侄女婿。黄绍基与维新派人物的来往比较密切，对于维新事业的措施比较支持。父亲诗集里有一首诗悼念黄绍基，说到他是与瑞安林同庄先生一同持了黄绍基的介绍信去投考南洋大学的。大概由于他们两人都是同乡后辈中有才气的进步青年，所以能得到黄绍基的介绍。一九〇一年至一九〇二年间，南洋大学曾出版严复翻译的那部巨著《原富》。在此之前，严复在维新运动期间曾翻译过《天演论》。

名倾一时，多少人受了他的影响，是当时最著名的中国近代史上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南洋公学出版了《原富》，提高了这个学校对青年人的吸引力。一九〇一年父亲考取了这个学校，但终因家道穷困，无力入学。据父亲说，他曾得到黄绍基的介绍，在上海拜访过严复。严复早期都住在天津，直到一九〇〇年义和团运动起来后，他才南下，住在上海，父亲去拜访严复，应该就在这个时候。父亲说，严复对他们这些年青人无非说些鼓励的话。

我想，父亲那些年中所走的这三条路，虽然是同一个时期中交错进行着的，却代表三个阶段的思想转变。第一条走科举的道路，说明他还属于道地的封建思想。第二条路投考武备学堂，说明他的思想仍

接近洋方派的思想。虽说思想是新了一些，但还属于封建思想的范畴。第三条路投考南洋公学及他仰慕尹复之为人，说明他的思想进到变法维新阶段，反对旧学，主张新学，已属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当然，一九〇一年——一九〇二年时，维新运动已经失败，革命运动已经兴起，在这个时候，父亲的思想还只是进入到维新变法思想，已经落后于时代了。可以说，父亲因为家道困难，长期生活在家乡这样的僻处地区，偶然到过上海、杭州等地，能接受这种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新学思想，也殊难能可贵了。后来他以这种思想为主导，在家乡及浙南一带努力从事于创办新式学校，对于当时的家乡说来，是起着进步作用的。列宁说过，要评价一个人物或一个事件，总要拿到具体的

时间环境中进行具体的分析。拿这个标准来衡量父亲以后几年中从事的教育事业，我想应该有一个恰如其份的评价。

## 二、教育和文化事业

父亲从事教育和文化事业主要是在一九〇三至一九〇九年以及一九一五至一九二五年期问。

父亲参加社会活动，首先专心从事于教育事业。他廿八岁到卅四岁的时候（一九〇三至一九〇九年），约同鳌江几个朋友创办了鳌江小学（鳌江小学），校舍借用一部分庙宇，经费则请鳌江各商行捐筹。父亲与几个同科的秀才都做教师，这是鳌江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因为过去只有私塾蒙馆，教的是四书五经及八股文章，完全是封建教育。现在这个新学校就有国文、修身、算术、理科、体育等课程。父亲自

任国文课教师。并且用严复的《天演论》作教科书，向学生宣传新的思想。他又身为体育教员，因为他曾入过武备学堂，对体育这门较有基础，也较重视。上课时，他经常向学生宣传武装救国的思想。开办初期，学生只有几十个人，但年龄较大，都是十几岁的大孩子，所以容易受到启发。

当时还有一件事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从外地忽然来了几位革命志士，主要的有陶成章（焕脚）、莫宝铨及陈天齐等三人。我们知道，在一九〇五年中国同盟会成立之前，先有一九〇三年老复会的成立。一九〇五年成立的同盟会，就是由三个较早的革命团体——广东的兴中会、浙江的光复会及湖南的华兴会三个革命团体联合而成的。老复

会初成立时，名义上会长是蔡元培，因为蔡元培是当时的翰林，名望很高，又具有革命思想，而实际负责光复会的是陶焕卿，他活动能力很强，到处奔走，与会党取得联系。看他所著《教会源流考》一文，（教：自道教；会：天地会），不仅对当时中国的秘密会党很熟悉，并且能条析、能综括，很有学问。他是在江浙一带活动而跑到鳌江来的。表面上他在鳌江当教师，实际上是在进行革命活动。据说他教书时慷慨激昂，学生深受影响。好象不到一年他就离开了鳌江。辛亥革命时，他是江浙上海一带最主要的活动人物之一，终被上海都督陈其美所妒，派蒋介石刺死了他。章太炎是章太炎的女婿，大概也同章太炎一样是光复会中人，以后曾任浙江图书馆馆长，早逝。陈天齐不知是否光复



会中人，可能与同盟会的关系比老复会更密切。辛亥革命后，曾任北大教授。北伐以后，曾任国民党国民政府的考试院副院长。这几个人当时都是挂名教员，实际行动都比较秘密。父亲和几个朋友非常同情他们，经常保护他们。据秀梅回忆，那时她的父亲仲芸先生和父亲一起创办鳌江公学，她母亲就经常为这几个人做饭烧菜，叫人送到学校去的。据说陈天华的父亲曾赶到鳌江来追赶儿子。父亲等人一面与他父亲周旋，一面偷偷地将他放走了。父亲虽然没有主张革命的思想，但反满的思想是很浓厚的。父亲生平很佩服黄宗羲、顾炎武等人。六十岁做寿时，还为我们津津有味地谈论吕留良的故事。这些都是不肯吐清的明末遗老。老复会本有极浓厚的反满思想，大概就是在这个思

想基础上，这些主张革命的青年和这些从事教育的青年发出了共鸣，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记得鳌江公学卅周年时，父亲曾作一记，详细叙述了这个学校创办经过及几个革命党人共同办学的情形。那时任国民党考试院院长的陈尺芥也寄来一篇文章追述当时情况。记得这两篇文章都曾悬挂在公学的礼堂里。抗日战争，毁于火，才不见了。

父亲在鳌江办新式教育有成绩，后来进一步筹办全县的新式教育事业。那时他的职位是平阳县劝学所总董，以后改称所长，相当于一个县的教育局长。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主持并发展了乡里父老两年前前创办起来的唯一的平阳高等小学。曾听父亲说，当时在高等小学里，还曾添设过中学，后来因为力不胜任，中学就停办了。

那时瑞安孙仲容（诒让）先生以著名学者受托负责浙南一带新式教育事业，其机构叫温州学务总汇处，或简称学务处。他知道父亲的志愿及能力，请父亲去协助工作。父亲日夕相随这位著名学者，学问也就大大得到进益。温州师范学校就是这时候办起来的。温州中学大概也是这时候办起来的。刘友饶太夫子曾做过校长（如果不是第一任，也是最早几任中的一个）。

父亲在孙仲容先生身边，时间大约两年多（一九〇五乙巳冬至一九〇八戊申五月仲容先生去世。父亲平日对我说到这样几件事：（一）、孙先生治学甚勤，晚上窗外唱弹词，喧声不绝，他老人家却点上洋蜡，读书著作自若。每天晚上以一烛为度，烛灭才就寝。（二）、章太炎

虽然很尊敬孙先生，孙先生却对父亲说，不要学章太炎的文章，章太炎做成文章后，又翻阅群书，挑选许多古怪的字去更改平易的文字。做文章的目的只求别人容易懂，何必如此做作？(三) 父亲为孙先生起草文件时，孙先生曾指示他，从开笔到底，要一气呵成，不要更改一个字。必需学会这个本领。父亲说：「当时写得很苦，似乎难于应命，以后终于锻炼出来了。我直到现在老了，文牍之作，仍能一笔到底。只是为人家做寿序或写正式文章，才不能不有所改动。」

当时负责浙江教育事业的是提学使袁嘉谷。他是云南石屏人，大概是翰林出身。在此以前，主持一省教育事业的叫做学政，那是钦差大臣，是京里放差出来的，主要任务是主持考试秀才。以后废除科举

制度，学政就改为提学使，地位相当于后来的教育厅厅长，重点是创办新的教育事业。父亲那时已是諮议局议员。据父亲说，袁嘉谷认为父亲办理新式教育事业是全有第一。一九一〇庚戌，指名要他做自己的助手。此后，父亲的经济生活比较安定了。父亲的薪水提高了，不仅可以对付生计，并且还有盈余。母亲回忆说，当时曾领取双俸，每月达二百四十元。我想当时父亲既在提学使衙门任职，又当选了浙江省諮议局议员。议员大概有车马费。所谓双俸，就是指这两个职位的收入吧。

父亲除非常重视教育事业外，还特别注重文化事业的发展，因此在他一生中，尤其是在一九一五至一九二五年间，另一方面的重要活

功是主持修撰平阳县志。自清乾隆以后，两百年来，平阳没有修过县志。平阳在经济上虽较富庶，在文化上却是陋邑。清代二百余年间，只有一个进士，两三个举人，在学术上有表现者，更未有所闻。邻邑瑞安文风本较平阳为盛。自清末孙、黄两家起，此风更盛，遂波及平阳，平阳才有象宗衡（宋平子）这样在全国范围内露头角的人物，不幸又早逝。辛亥革命后，太夫子刘绍宽（次饶）先生遂为全温州地区最受人尊重的老师宿儒。上面已说过，他是父亲的业师，父亲一生事之如父。同时，县中也真的出现了一些学问确有根底的老先生。民国初年，他们就有重修平阳县志之议。一九一五年，该父亲任经理，主持其事，刘次饶先生则任总纂（名为副总纂，实任总纂之事），全书

大半出刘先生之手，其他邑中宿儒，如周幼康、鲍竹君、夏克庵、刘仲霖四人，则任分纂之职，担任一方面的修纂工作。历时十载，于一九二五年书成，共九十八卷，三十册，另图一册，成为全国最著名的新修县志之一。所费数万金，由田赋带征。因为全书卷帙甚繁，又系木刻。最后，父亲自己也赔累了几千元。家中那部《四部丛刊（初稿）》几百册，是书成局散之后，由修志局赠送父亲，表示歉意的。

父亲与平阳县志那些编纂者本来都是旧交，因修纂县志的关系，情谊又进了一步。于是他们于一九二八年（戊辰）创立了一个诗社，月聚一次，名为「戊社」，互相唱和，实则邑中几个老朋友，藉此会于一堂，聚步谈笑，以自遣其晚年岁月。鳌江地处全县中心，家中又财

力较强，虽说轮流作主，事实上，由父亲作东道的次数最多。父亲平日威严，若凛然不可侵犯，家中人更事之惟谨。但当戊社聚会之日，每闻父亲谈笑风生，意态自若，这是父亲晚年善于自娱的一个重要方面。

这时期还有一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父亲经营南麂岛的事。南麂群岛属于平阳县境，离大陆的百余里，凡七岛。明末清初时，却成功曾经营此岛，作为反清的据点之一。因却成功曾被南明赐姓朱，所以又有国姓岛之称。以后此岛又任其荒落，渔佃于此者，不过寥寥数十人。父亲于辛亥革命归返乡里之后，便有经营此岛之意，这既是平阳一县应办的事也，也有作为自己隐居所在，终老于此之意。一九一二



年，集资二万元，创办南鹿渔佃公司，置船护航，筑苍浪草堂以治事，自号为海髯翁。初创时，米盐什物，却由鳌江送去。经营二十年，岛上居民，竟增至一万元以上，遂成为平阳县的一个乡——南鹿乡。抗战时，此公司之资金及收入，捐归县政府，作为平阳县立中学的基金，为发展教育文化事业做出贡献。

抗战初期（一九三八年）父亲有一封信，写给他老上司——清末提学使袁嘉谷，告诉他相别以后的情况。这封信可作为这一个时期的总结。信中不及经营工商业事，大概因为这是只关家庭生计的小事，不值一提罢。

「沧桑一别，倏忽二十有七年矣……理孚于清末末上一书，未谋

一面，即承特达之知，许侍龙门。此等遇合，求之今日，恐未易得也。辛亥鼎革后，即返乡闾，觅得海外一岛，从事垦草，间与同邑师友修纂县志，尚未成书，复奉省檄，出知鄞事，从政十阅月，以回避本籍去官。其时项城（袁世凯）虽倒，世事益不可为。深悔少年轻躁，奔走革命，其所得竟非所望。自分非特无功，且故罪过。于是无意再出，日以垦草修书为事，持之十年，得书近百卷，垦岛足养万人。更与志局旧友，缔结诗社，月一飭咏，以遣有涯之生。

### 三、政治生活

一九〇九至一九一七年间，父亲着重于从事政治活动。

一九〇九年（宣统元年），国内革命运动风起云涌，清政府只得宣布准备提早实行立宪政治。这一年，在各省普遍成立諮议局。第二年，又在北京成立资政院。其实这些却只是皇帝及各省政府の諮詢机关，而不是权力机关。清政府只想以此欺骗蒙蔽群众，压制革命的怒潮而已。一九〇九年浙江諮议局成立，父亲便被选为諮议局议员，并任常驻委员。全省议员大约一百一二十人，平阳县只父亲一人。那时父亲才三十四岁。就资格来说，议员中不少人由翰林、进士出身，而父亲

不过是一个普通的秀才，就官职来说，不少人曾做过道、府、州、县的官，而父亲当时最多是提学使衙门中的科长。父亲之所以被选，大概因为他年少、气壮，无论在文章方面、工作方面，已露才华，在家乡已被许多人所赏识。当时那一批諮议局议员不少是比较肯说教言，更有一定的地方声望的，如沈钧儒、陈叔通等。父亲原来还保留着一份諮议局记录的铅印本，共五六十册（有残缺）。这部材料现在由我保存着。我祖父翻阅过一遍，内有不少条是父亲与其他议员（如沈钧儒、陈叔通等）联合提名的责问书，对浙江巡抚及省政府提出各种质询，要求答复，说理透彻，措词激昂。我想，如果有时间，很值得将这部书中父亲同别人联合提出的责问书一一勾出，汇编成册，从中就可以

看出当日父亲的政治思想及其风度。我有一个总的印象，父亲当时是不赞成革命，而主张走改良道路的。他身为諮议局议员，参加諮议局活动，其本身也就是一个说明。他是受了当时维新运动及平复这些人的思想影响，只想从改良道路中导出一个救国方案而已。

父亲曾对我说起一件事：一天半夜，蒋百里忽然来敲门。（蒋百里名方震，后来曾到德国留学，成为一个著名的军事学家）。他说：「我昨天在报纸上看到一首不署名的词，转来转去，一定是你作的。今天夜半睡不着，就起来跑到这儿来问你。」父亲笑着承认确是自己作的。我记得这首词中有这么几句：「邻女娇癡年十五，未解伤心那解伤心语，致新兰奴谁慰汝，挑灯独听芭蕉雨。」这首词寄托邻女说自己忧伤国

事的情怀，觉得同样忧心国事的人太少了，所以发出「挑灯独听芭蕉雨」的感慨。蒋百里当时的政治境遇和父亲很相似，很赏识这首词，所以会夜半敲门，纵谈国事，成为一个知己者。后来我从友人处借到一本蒋百里文选，父亲读完这本书后，写了一篇「后记」。「后记」中也曾说到这段故事。这篇后记，就我记忆所及，后来父亲曾收在自己的文集里。文集已在「文革」中丢失，这篇文字也就无从再得了。

辛亥革命时，父亲在杭州，那时全国最著名的立宪派人物，是江苏的张謇与浙江的汤寿潜。革命后，汤寿潜任浙江都督，父亲也在都督府任事，曾主管财政方面的事。记得父亲曾对我讲过这样一件事：蒋介石那时是一个敢死队队长，平时花天酒地，挥霍无度。有一天，

蒋介石突然闯进办公室来，掏出手枪，往桌上一拍，说：「我今天要一大笔钱，你若不给，就要你的脑袋。」父亲说：「这儿保险箱里有的是钱，但要我拿给你，做不到。你先把我的打死，你要多少就拿多少。」正在争吵，汤寿潜忽然来到，汤对蒋说：「王某人是我的老朋友，你敢这样欺侮他？」便拳足交加，将蒋介石踢出房门之外。就地位和声望来说，汤对父亲算是长辈，大概因为汤是浙江諮议局的实际领导者，父亲是諮议局的常驻议员，所以谦称是老朋友吧。

辛亥革命时，不仅父亲个人在杭州，整个小家庭也在杭州，那时祖父已死，兄弟析产，所以父亲就将小家庭搬到杭州。那时我还未出生，家中除父母亲外，只有大哥、二哥、大姐三人。大姐那时才五岁。

二哥不过十一岁，想必在读小学。他进杭州商业学校，应该是民国以后的事。大哥那时已十八岁，在甲种商业学校读书了。母亲一生只有这时候在杭州住过一个不到一年的短时期。辛亥革命起，父亲就赶忙将家属送回老家了。

从一九一二年父亲参加辛亥革命都督府工作后，至一九一七年他到宁波代理知县前，这五年间，就我接触到父亲的诗文及长辈们的谈话所及，父亲似乎已厌恶仕途而颇有退隐之意了。这几年间，父亲确有一段时间是归居多里的，并且只想替家乡做一些事业，以度他的晚年生活，但就整个他的活动线索来看，他的生活重点似乎仍在政治方面。汤寿潜任浙江都督不久就离开了杭州。他走后，父亲也就离开都



督府。我只知道民国初年，他曾加入了共和党。共和党中著名的人物有章太炎，还有不少原来老复会的人物。这一批人，虽然也参加过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但他们与孙中山有一定的距离与矛盾。父亲既与老复会中的人物过去有过关系，所以很自然地参加了这个党派。这个党拥黎元洪为首，是一个改良派的组织。孙中山所领导的同盟会，经过宋教仁等的奔走，改组成为国民党，而实际上也是一个很复杂的组织。很多政客投身于此，勾心斗角。严格地说，已经不是一个革命党了。除此以外，还有许多大小不同的党派。

记得有这么一个故事：民国元年，温州有个最大的绅士，叫徐班侯（名走超），他是清末御史。他的大儿子曾做过江西知县。这时他的

小儿子又想贿选国会议员。当时选举国会议员，温州林是一个选区，父亲是这个选区中的一位监票人。在选举时，他发现徐班侯儿子的选票有弊，就当场予以揭发。这个贿选集团早已在全场外布置好了打手，徐班侯是永嘉楠溪人，楠溪人是著名凶狠的。他们冲入会场，将父亲痛打一板。据说将父亲的胡子也揪下来。以后向上提出弹劾，得到胜利，才算结案。从这件事看来，父亲对辛亥革命后的选举一事，原来颇寄厚望，以为这是民主政治的良好开端。但选举中的行贿作弊成风，使他对政治前途更加失望了。

一九一六年春，袁世凯称帝，护国军起义，各省声讨反对，纷纷宣告独立。浙江于三月独立后，父亲与褚辅成、沈钧儒、陈时夏等同

入都督吕公望幕，任秘书厅秘书。同年有里朋友劝他到松阳去当知县，他不肯去；劝他到瑞安去，又不肯去。后来请他到宁波去，他才去了。在宁波署理知县的时间很短，只有十个月左右。诗集中有去鄞曲别十二首，诗中去；雨雪来时方岁暮，舟船明日又秋残。相依不觉流年度，到此应知勇退难。父亲到宁波时是一九一六年的冬天，按阳历已是一九一七年一月，离开宁波时是一九一七年的秋天。在这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似乎并没有积极争取做什么工作，而已打定急流勇退的主意了。当别诗中说：「生平学就嵇康懒，自信为官百不宜。」又说：「我有一言天至计，但求无事即为功。」这都可以想象到他当时的主导思想。那时父亲才四十二岁，对于政治生活就已经非常厌恶了。父亲曾对我

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说他将离开宁波时，宁波一个最大寺庙雪窦寺方丈来看他。那是一个善于奉承官府，喜欢同富贵人家打交道的丈和尚。和尚对父亲说：“不知为什么，我对你的感情特别深。今日相别，真依依不舍之情。”父亲笑着对他说：“这有什么不明白的呢？你在和尚中最象做官的，我在官场中最象做和尚的，我们不是很容易做朋友了吗？这真是一句幽默而又具有讽刺性的妙语。”

有一个时期，我很想研究清代官场中的陋规问题。所谓陋规就成了惯例的贪污收入。我很想从父亲的所知所闻了解清末民初的一些情况，父亲对我说：“像我们这些穷秀才出身的人，在清末是永远做不到县官的，即就耗羨一项来说，耗羨是正式钱粮外的一种带征，专归

县老爷私人收入，每年就有几万两。不靠贿赂，不靠秘密，谁给你县官做？民国以后，许多陋规革除了，所以也能让一个穷秀才做一伙县官。就说如此，东抓一把，西抓一把，陋规还是不少。譬如告状的状纸，只许衙门发售，每年就可得两三千银元。又如县里最大的叫花子头子，每年也至少要两三千银元给县老爷送礼。不过我只将这些款项收来以后，全部交给育婴堂及其他慈善事业作经费用了。所以我在宁波临别时，宁波商会中许多老辈对我说：「看样子，你这知县是要亏本的。我们宁波商会有底子，你到底亏多少，可以对我们的说明，我们帮你补足。」又亲说：「老实告诉你们，我每月三百银元的薪俸，按月交邮局寄回老家去了。家中生计有限，每月定有盈余。除薪俸外，

还有三百银元的办公费，这就足够我开支的了。一点也不亏本，请你放心。

听母亲和两个哥哥说，父亲从宁波归来，总计在宁波及杭州时薪水积累共达七千银元，主要是杭州时的积蓄，一部分是宁波时节余。

从宁波归来，父亲就想依靠这几千银元退出政界，从事一些小规模的工商业活动，维持晚年的一家生计。在诗集里有一首「万山石磊墓」诗，诗中有几句话，也许可以说父亲对他自己这十余年政治生涯的总结吧：「此身许国已十年，垂手归来无建树。在官幸未以贿闻，居乡尚知仿篋篮，以因拙直招众谤，究于神明无少忤。」差告无玷汝自境，不得于时退为贾。昌山所学在军储，彤儿所学在计簿，学成本当为时用，

或执笔笔翰或干櫓。风雨飘摇行路难，一一召还守门户。执业虽贱自  
食力，终日操作杂傭伍。

#### 四、工商业活动

父亲转到工商业活动，主要是在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七年间。

父亲自宁波归来以后，就准备过隐居生活。他认为当时政治局面是无法实现他的政治理想的，连一点小也不可能。隐居虽然不是他的夙愿，但宁愿「高卧沧江意未平」。不过，隐居生活不是那么容易过的，一家十余口，依靠几千元的积蓄来维持生活是不容易的。我们家住在鳌江，鳌江镇是我们平阳县内比较中心也比较重要的一个市镇，人口七八千，父亲很想就在这个小市镇上搞点工商业活动。他生平很佩服南通张季直（张謇）之为人。不过，就我所了解的，父亲当时从事工



商业活动，并没有象张季直那样具有开发南通的雄心壮志（虽然他确曾想开发平阳县的南麂岛），他的计划是低要求的，只想藉此维持一家生计，并有余暇以待书自娱而已。父亲本是一个书生，生平不事家人生产事业。既不会经营盘算，也不了解工商界的真伪及种种勾心斗角的情况。所以，开兴几年在工商界的活动，始终是不顺利的。不仅无盈利，连原来的积蓄也全部搞光了。一九一八年与人合作开办皮厂，亏了本。一九一九年在墨城投资烧造，制造粗瓷，又亏了本。一九二〇年与人合作开设小钱庄，也亏了本。直到一九二三年冬才开办广源，初创时经营也很不顺利。当日黄江一般商业的规模都很小，商业地位是附属于温州的。商品从温州批发买来，到黄江再另售卖出。温州与

鳌江相距百里，一般利用内河运送。河流虽短，但中隔飞云江，又要翻过平阳县城，时水时陆，很不方便。所以，有的人也就利用帆船海运，由温州瓯江出口，沿海南下，由鳌江入口到镇。这条航道的缺点是，既有风涛之险，又有盗贼之警。广源初创时，一批由内河运送的货物，连人带货，沉没于水。改由海运，又遭盗窃。至此，资本全空，只好负债度日，艰难撑持，前途茫然。

当日大哥二哥家居时，为社会风气所影响，欢喜打麻将牌，夜以继日，沉迷于此，家庭生计却不管。父亲很生气。据说一天夜里，父亲知道他们打牌未回，就一人独自站在门口等他们。夜半月白，他们两人回家时，远远看到一老人站在家门口，穿白长袍，持旱烟筒，知

道事情不妙。但也只好硬着头皮回家。父亲跟他们说：“如果长此不务正业，今天晚上你们就到厨房去，各找一个菜篮子，出去讨饭，如果不下决心，改邪归正，从明天开始，就好好工作。”兄弟二人说：“该爸爸放心，我们决心好好工作，替父亲分担家庭生计的责任。”

自此以后，二哥真的努力工作，咬紧牙关，绞尽心计，广源业务才蒸蒸日上，转亏为盈。二哥的经营能力越来越强，成为家庭经济中的台柱人物，终而也成为全温州地区工商界最知名的人物之一。大哥以后则澹泊闲居，虽然也挂名商号中，其实不管事。在家看些笔记小说，也看些史记通鑑一类的书。

以上所说，是父亲在这十年中谋求一家生计的活动，这种经济方

面的工作，虽然父亲担子很重，并且有时也要亲自出谋定策，但实际  
上，具体工作主要落在二哥身上。那么，父亲在这时期内还有什么别  
的活动呢？在政治方面，父亲这时挂上第三届浙江省议会议员的名义，  
（约在一九二一——一九二五年间），但他的主导思想与清末他在諮议局  
时截然不同。在諮议局时，他是作为实现政治理想来干的，他的态度  
是积极的。这时在省议会，则只想每月拿八十元的车马费，为家中升  
斗之计罢了，什么事也不管，他的态度是非常消极的。这时家中生计  
的基础还非常不稳固，所以还要考虑这种薪俸方面的收入。以后家计  
稳定，他就很快放弃不干了。

记得我还很小时，父亲每年要到杭州去两三个月，参加省议会的

常会，其余时间，都在家中，但常宾朋满座，应接不暇。大都是乡里中人与人与人之间、村与村之间等等的纠纷，盼望父亲为他们品评是非。父亲那时已是县中最著名的公正仕绅。许多争讼，都希望他一言以为走。他不从中获利，只想息事宁人，双方争执不下，宁愿自己赔偿一些。据二哥说，父亲每年为调解事，总要赔累几百元，甚至达一、二千元。如果是非判然，一方受人欺凌，父亲则仗义而起，为一方帮忙到底。这里我且举一个例子：我的大儿媳如家乡是平阳磐山人。在结婚前，她回家征求她父亲的意见。他父亲说：“你愿嫁到王家，我没有意见，就这样决定吧。这男孩子的祖父我知道，老人家非常正派，三要他父又帮忙，那是没有不胜利的。只怕道理站不住，他不肯轻易

衰志。他老人家是全县最受人尊敬的人。

## 五、早期的隐居生活

父亲的隐居生活可分为早期和晚期两段。早期的隐居生活也是父亲比较愉快的隐居生活时期（一九二七——一九三七年）。

上面说过，父亲自宁波归来，便准备过隐居生活，因为他对当时政治已经绝望。如果宁波归来便算是隐居生活的开始，那么到父亲逝世止，隐居生活就有三十三年，隐居的时间就超过他一生工作的时间。但事实上，自宁波归来后，家口多，经济不稳固，担子还是很重的。真正过着比较愉快的隐居生活，还得从五十二岁（一九二七年）算起，因为那时广源的基础已经稳固，并且责任已经全部由二哥哥担起来。

再者，到了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起，全国形势大变，家庭情况也因此转到了艰难的时期。所以说，父亲真正比较愉快的隐居生活，只有从五十二岁到六十二岁这十年间。

从哪些方面可以看出这十年间父亲的生活是比较愉快的呢？

第一：这个时期家庭的经济生活非常稳定，家乡的经济面貌也大改观了。十年之间，家中有了稳固的经济基础。父亲不必再为一家十多口——以后又增至二十多口的家庭生计操心，而可以优游岁月了。这些财产的来源，现在看来，自然属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剥削。但广源所经营的，是属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对当时的平阳县及鳌江镇的繁荣发展起了促进作用。譬如，鳌江与上海之间轮船运输的新航线，使



是从广源开始的。这是历史上的创举，前面已说过，从前鳌江的工商业是依附于温州的，其商品货物，主要向温州采购，而温州又依附于上海，其商品货物又主要向上海采购。出口方面，本地土产也主要向温州运销，由温州转手而再到上海。总之，温州与鳌江（平阳的工商业中心）的经济地位，本来一直是父子的关系，自此以后，就成为平等的兄弟关系了。两者都直接以上海为吞吐，这就大大促进了鳌江的经济发展。鳌江原来只有两三千人口，而一九三〇年左右，我曾统计过，已超过七千人。至抗战前夕，已超过一万了。许多商店与工厂的资本与规模，也大大扩充了。经济上的血脉更流通了，本地人的见闻也跟着更广阔了。一个新鳌江的出现，对全县来说，也产生了相应的影响。

当时开通这条新航线的宁波商人，他们所以请广源任经理，是与父亲有关的。父亲在宁波不及一年，而声名甚好，能得到商界的信任。自此以后，广源及别家又开辟了鳌江福州之间的轮船新航道。二哥又开辟了鳌江营口之间的新航道，不过这条航道是短期的，千吨以上的「巨轮」只来过几次。至于父亲购买了一只二十吨的小轮船，开辟了大陆和南麂岛之间的新航线，也不妨带笔提及。

二哥死后，父亲所撰《祭彤文》说：「汝能体余之志，用其所学，绍祖宗百年既坠之绪，辟南北万里未通之路，使江村寂寞，一变而成都会，气象日见英裔皇。人言汝所成就，虽以中道殒逝，未能克其量，然就目前论，已可以破平陌设邑以来之大荒。」这句评价，二哥确实当

之无愧。但这种高瞻远瞩的决策，却是与父亲共同商量的结果。所以父亲说二弟「能体余之志」。

广源既然任该轮船公司的经理，代客办理进口与出口的业务，因此不仅经理本身有较大的收入，同时，广源自己经营这种进出口业务，也就比别的商号具有较优越的条件。广源本来只是经营南北货的门市商店。这时零售买卖结束了，以后单做批发业务。从上海大批购来自粉、红枣、桂圆、荔枝等々，又向全县各小市镇批发出去。除此之外，又经销肥田粉及豆饼等肥料的进口业务，以及经营明礬、瓷器等々の出口业务，其中尤以出口明礬的规模为最大。平阳明礬藏量为世界第一，当时每年出口上海曾达一百万元以上，广源所经营的，大约占全

要三、四分之一。采购不足，自己就参加开矿烧瓷方面的工业投资。父亲当时还计划筹十万元银元，修筑一条自矿山至海边的小铁路，以减轻运输的劳苦与费用，但未成功。总之，以上只想说明，当日我们家庭经济基础是属于民族工商业的，对本地经济，同时也起到了促进的作用。

第二：在这样稳定的经济基础上，父亲便可以诗书自娱了。父亲生平没有特别嗜好，不饮酒，不博弈，主要的娱乐，就是家居闲坐，看看书报，写写诗文。关于几个老友结社（及社）觞咏的事，始于这个时期的一九二八年（戊辰），上面已顺便提及，此处不再提了。父亲的诗，早有名于乡里，东瓯之间，即温州地区。至今乡里间老年人，还

往往能背诵父亲所作的诗词与轶事的。我不懂诗，但读父亲诗时，觉声调朗朗可诵，用字恰到好处，豪放中常常收敛含蓄之意。其风格最似欧苏。我所不解的，正集中的诗，有些只是应酬或咏物之作，而删遗中的诗，如「四十咏怀」，颇能见父亲生平的志向与怀抱的。也许选诗时，较注意诗的技巧和韵律吧。父亲的文，其功之深，本在文牍。从他跟孙仲谷（治让）先生时起，长期任秘书工作，入浙江省諮议局，其议亲及质问书中的文字，也都是铿锵有力的。用从前的话说，父亲是最擅长于奏议一类文字的。的确写得好的，既能将事实交代得清清楚楚，无半句废话，又能将自己的主张与道理发挥得淋漓尽致，其文委宛含蓄，便赞成他的上级点头称是，反对他的也甘心采纳他的意见。

有人对我说：「凭你父亲这支笔，应该做中央政府的秘书长。」我少年时，常看父亲写这一类文字时，一边咬笔，一边磨墨，一边这思，几分钟后，便提笔起稿，不停顿，不改功，一笔到底。这真是我们所做不到的。父亲说，这是在孙仲容先生身边锻炼出来的。我看父亲所写的一般散文，也常写得很好，其特点也是既清楚又委婉。其文字风度，不学韩柳之雄劲，却非常像欧阳修的文字。造句自然，有节奏，雍容大度，而得阴柔之美。读其文，便可想见其为人。可惜现在文集已在「文革」中丢失了。

父亲生平不喜欢考据，清末，吴承志以浙中大儒来平阳主持县学，他以考据名。他虽是父亲的学老师，但父亲不大赞同他。父亲曾对我

说，吴老师只知考证一些跋门牌坊的建造年月，究竟有什么用处？文章当求于世有用。但晚年父亲自己也常动笔做一些校勘工作以自娱。家中有一部金陵版《史记》，书眉上写满了红蓝诸笔，都是细心读《史记》时取对其他版本的校勘记。据年谱初稿所载，这时父亲还撰写了《书史记通段字类后》、《居越山人遗稿跋》及《书凉译晋钞金光明经残页跋》等文。《书史记通段》原名《班马字类》，父亲认为“此书仅取通假古字一千八百余文”，可以己意改为《史记通假字类》，并做书后，加以说明。居越山人，原名应德成，明嘉靖间平阳金乡人。《五代》晋钞金光明经残页》当是家乡钱念台塔（五代时建）倾圮时所发现的，甚残碎，经父亲整理后，共可读者尚约五千字。年谱又说，这时父亲

还校勘了好几部。『平阳老哲遗稿』，计有《渠西先生遗稿》（作者张南英）、《潜斋诗稿》（作者张基母，南英子）、《兰畦诗稿》（作者张元启）、《幼莘遗稿》（作者殷汝骏）、《松樵遗稿》二种（作者徐引之）、《雕虫诗草》（作者吴乃伊）、《苏湖山房诗草》（作者王书升）、《马鞍山人诗草》（作者苏椿）、《塔庐偶吟》（作者吴拱宸，字次桓）。除以上《年谱》所记外，父亲又曾仔细校勘了周注南唐书与陆游原书的父字差异，订为一册。以后他又想仔细校勘李清所注的南唐书与马令所撰原书，认为两者之间差异很大，因为李清每每有意改动了马令原文。李清是明末遗臣，明亡，誓死不下楼，表示自己足不践清土。其节行纵有可采，但注书而又改原书，父亲认为是不应该的。因又欲详细列一校勘表，



以窥其全貌。父亲校勘此书，不知是否还有更进一步的用意。他只对我简单谈了几句，要我设法向北京图书馆借到此书。可惜北图无此书。刚解放时，我又到一部抄本，这是余绍朱该人据故宫所藏孤本过抄一遍并自为后记的。正要寄归，而家中已电告父亲去世了。又有太鹤人诗集的校勘记一厚册。太鹤山人原名端木国湖，青田人，清末咸同时以治易著，曾著周易指向世。父亲平日注意乡邦文献，每每谈及他，大概父亲曾得到一部他的诗集初稿，就拿后来正式刊印的诗集定稿，一一校刊对比，有些删掉的地方，又一一抄录补充。最后父亲还有一部未完成的稿本《厚庄先生年谱》，是根据太夫子刘次饶先生自撰的年谱，并参考其所遗的日记所写的。只写了天才青壮年时代的一部分。

不过万字左右，就口断了。这稿子是晚年之作。父亲曾对我说：「老先生的字可真难认，看他日记，很费气力。你若能耐心看一遍，将重要的地方勾抄出来，我就容易写了。不认得的字可以问我。」我当时无心为此，不敢答应，父亲又体力日衰，也许就这样耽搁下来了。

现在且就我所知，将父亲生平留下的文字总结如下：

(一)、文集。共为两册，已失。原存西安交通大学五弟处，「文革」时，为红卫兵抄去，以后遂失落。

(二)、诗集。共两册。原存五弟处，现在我处。

(三)、删遣诗。一册。同上。

(四)、周注陆氏南唐书校记。一册。

(五) 尺鶴山人詩集校勘記。一冊。

(六) 厚庄先生年譜(未完)。一冊。附厚庄自訂年譜一冊。亦為未完本。

(七) 附：海簪先生年譜。一冊。為門人親友所撰，他們于父親生前就搜集材料甚勤，所以內中所載史實很可寶貴，可惜不能抓住重點，說明父親生平及思想的歷史發展。

第三：這段時期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重要事情是：父親親友支持子女們上大學念書。大哥二哥只读到甲種商業學校(在杭州)，這相當于現在的職業高中。以后大哥虽然再到北京，在軍需學校念了一段時期，那是官費的，只想畢業後在軍隊里謀得一官半職，祿不得在大學

读书。他们所以只读中学，因为家庭经济不允许，所以学商而不学其他。又因为父亲早有隐居商贾的思想，想两兄弟出山后，能担起工商业方面的一些工作。那时男尊女卑的观念还很深，所以大姊更不能读书，只读到小学为止。到一九二四年我高等小学毕业时，家中正遭到船沉、盗劫，父亲便让我到店中做学徒。我那时虽年纪小，不懂事，却有万事读书高的思想。我哭了几天几夜，最后，大哥二哥向父亲求情，我才进了中学。高中毕业时，家中经济情况已甚好，我就很自然地进了清华大学。我在大学读的是历史，父亲很赞成，曾对我说，历史讲的是经邦济世之学，浙东此学最盛。宋代的浙东学派，如叶适、陈亮、吕祖谦等已发其端。清代的黄梨洲、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

等更张大其学。父亲在所撰培菴丛书第二集序中，这思想发挥得更  
为透彻。父亲说：「余谓孔孟之学，本极平实，必有事焉，无取乎空言。  
故欧陽公答李翱书曰：性非学者之所急，而圣人之所罕言，六经所载，  
皆人事之切于世者，是以言之甚详。至于性也，百不一二言之，或因  
言及矣，非专为性而言也，故虽言而不究。今之学者，于古圣人所望  
之汲汲者，学之行也，或未至其一二，乃好说性，以穷圣人之所罕言。  
而不究者，执后儒之伪说，事无用之空言，此予之所不暇也。试就精  
粗言，精者如膏粱文绣，华矣美矣，非圣人所得而有之也。辄不得，  
亦不失为完人。粗者如布帛菽粟，人得之则生，不得则死。人人志于  
必得，亦人人之所能得，切于实用如此，虽不精美善。浙东之学说，

皆市常菽粟也。士之受治溉者，莫多奋发昭旷。大而帝王之经制，小而乡里之利害，莫不精究，根穴殚绝，以应世变。可惜我抗战以后，不能努力学习，身又多病，至今虽在大学教授，迄无所成，愧对父亲的期待多矣。四弟自初中毕业后，因为不认真读书，只想急于大学毕业，父亲只得写一封信给老友沈钧儒，那时是上海法学院的教务长。以后他就进了上海法学院。因为学问底子不够，毕业后，大半时间，都赋闲在家，三十多岁，便死于胃溃疡穿孔病。五弟、六弟入大学时，家中更不存在经济问题。父亲只盼望他们学理工科，毕业后能持家兴业，经济，自商业转到工业。那时父亲，二哥对于平日的磨矿非常感兴趣，所以让五弟入北洋大学读矿冶，针对性是非常强的。以后六弟进了南

开大学化学系（当时和清华、北大联合为西南联合大学），看来也多少看意于此。以后桐妹进了浙江大学的农经系，同妹先后进了金陵女子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虽然教我们兄弟上学费些周折，但父亲到底也答应了。当时就我们兄弟姐妹一辈而论，自我以下，六个都进了大学。下一辈就更不必说了。所以，当日我们乡里的人说：读大学的如此之多，全县要算你们一家了。到今天，我们一家兄弟姐妹九人，已死者五，陈大姐一直在反母亲身边奉伺到老而今仍健在外，余犹在人问者，只有老三老五老六三兄弟，都是六十以上的人了。这三个人都是认真读完了较好的大学的，以后应该秉承父亲的遗志，要多做一些对国家对人民有益的事业。

此外，还必须提一提我们的表弟温平（原名端方）。他是我们的姑母即父亲妹妹的儿子，其父早逝，家贫，姑母即携子归依父亲。父亲那时早有隐居思想，但顾孩子习工习商，长居乡里，以衣食自给而已。所以我于小学毕业后，即坚决教我习商。上面说过，只因我哭了好几天，两位哥哥又替我说情，父亲才勉强答应我进了中学。端方表弟少我四岁，父亲也教他学商。初学于上海，一二·八沪战起，日本攻上海，父亲助以百金，万里转走南洋，遂成为一略有资产、爱好出版及文化事业的爱国华侨。解放以后，曾归国参加侨务工作十多年。今犹经常来往于大陆及香港等地，为文化事业服务。他与我们兄弟情如手足。帝自云，受皇民之恩甚多，且受老人爱国思想的影响甚深。



最后，我且转录一篇父亲对全家人的讲话，作为这一时期的结束！  
这是父亲六十寿辰时，也是全家物力、人力最丰盛而又团聚在一起的  
时候。那天二哥精神特别兴奋。他认为这一天亲戚朋友来贺寿者一定  
很多，这种应酬是无法避免的，但不能表示我们一家人聚在一起祝贺  
父亲寿辰的欢乐。他建议于前一夜天起门来，一家人团聚一次。大家  
都欣然同意。地点在正屋大厅堂，用五张方桌拼成一个品字形（品）  
。父母亲上坐，大家依次坐下，用中菜西吃方式，各人座前都送一份菜。  
酒半筵，请父亲为我们训话。父亲就对我们讲了下面一段话。我当时  
曾加记录整理，现在且抄录于下：

「今晚全家在一起聚餐聚友，此为吾家初有事，融于泄台，殊为家

庭之乐事。以诸儿之劝，乃与汝曹全家入作此谈话，然亦固予之所愿也。

今日为予六十生辰，花甲重逢，本是一极平常事。古人七十为下寿，何况六十耶！清初吕晚村先生六十时，儿孙辈欲为贺寿，先生严拒之，正此意也。然予今从俗例，于此六十之年，愿受汝辈之一祝者，亦自有说也。

我王氏自迁鳌江以来，累世积德，然寿皆未及六十者。予幸食前代之德，今日居然苍髯白发，皤然老翁，此足喜者一也。累代以四子为多，吾曾吾祖，皆仅一子侍老，今吾幸有六子。诸儿虽不见出人头地，犹未有坠败之象，此可喜者二也。前代惟吾高曾二祖致富，吾祖

吾父，已渐穷困，屢有衣食虞。今吾家虽不高饒，已是小康之家，較諸前代，頗見起色，此可喜者三也。然汝曹當知此諸可喜之事，皆食先人積德之報，先人百年操業之苦，乃造今日之福也。

今日在產之人，处境皆在中人之上者；然祖上之穷困，有非汝曹所可知者。產中惟吾与汝母及汝叔三人知之而已。吾家穷困时，什物房舍仅值八十千钱，迨而移居西桥。犹忆三十年前，余赴杭求学，筹款不及三十千钱，以十千钱奉老父，以三千予汝母，盖形儿方在腹中也。途中往返，咸坐统舱，羊溺横流，臭味扑鼻。雨雪纷纷，衣被尽湿。试问今日汝曹享用，较余当日为何如耶？

家庭不以勤俭自励，不自艰唯处看想，未有不败者，予非劝汝曹

一味节俭，特用钱之既，宜思来处不易耳。予亦不望尔曹他日作富家子女，能如今日之衣食无虞，于愿足矣。特望尔曹各作端正之人，自强不息，不见毁于乡里，至于事业之大小成毁，所弗论也，汝曹勉之。

## 六、战乱困难中的隐居生活

父亲晚期的隐居生活是在战乱困难中度过的，颠沛流离以迄于逝世（一九三七至一九五〇年）。

一九三七年七月芦沟桥事变发生，爆发了抗日战争，一个月后，又发生上海的八一三事件，于是地无分南北，抗日战争便在全国范围内迅速爆发起来。

一家人都知道这是一次大规模的长期战争，我们家庭生计，以后应该怎么办呢？听说二哥曾扶乩两次。第一次得乩语是：“二百一十一，花飞草长日，悬崖劝勒马，莫较利得失。第二次是：“诗书门第，忠厚

家风，精明有余，归向吝啬。后来，二哥同父亲商量，父亲的意思是，我们经营工商，本来只为一家生计，并不想发财致富，做百万富翁。主张收缩局面，天闲广源，在战乱中采取守势。于是二哥决定采取了「悬崖勒马」的方针。

自抗战以后，家中屡遭焚劫。一九四〇年，敌机轰毁了广源商号，房子和货物同归于尽。一九四二年六月，敌军又在鳌江登陆，烧了我们的老屋——我们家庭的根据地。店家都已烧毁了，我们就搬到温州去住。一九四三年，敌军又自金华分兵来犯，抢去了我们温州新屋里所存的货物。父亲到温州乡下未敢去避难。一九四五年春，即在日本投降前几个月，敌军又自福建北穿浙江，经过平阳，我们目睹敌

军的光复以后，才会皇扶着患病的父亲和一家人一起仓忙渡过鳌江，到江南的金乡去避难。父亲这些年一直过着流离颠沛的生活。家中经济，因为不断遭受敌军的焚劫，到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时，家中的衣食虽还没有问题，但老景已大不如前。所办清明厂也多次遭劫，虽还开着，只是每年亏损罢了。

这段时期还有值得一提的大事，就是二哥不幸逝世（癸未年十二月廿七日即一九四四年的一月廿二日）。那时他才四十四岁（虚龄）。二哥以家事负担太重，体益虚弱多病，终于在这年春间逝世。二哥的去世，对父亲精神上刺激太大了。不仅家中自此失去了经济方面的栋梁台柱，更使父亲伤心的是，二哥对父母最孝顺，最能细心体会父母亲

的心意，最能千方百计解慰父母的精神，这是我们其他五个兄弟所万万做不到的。二哥死前，据说还跪在父母亲面前，说自己不能再侍候父母亲，以尽儿子的责任了。父亲看到这些，想到这些，怎能不伤心呢？所以祭二哥时，父亲用古代祭长子之礼，跪拜而哭之。自二哥死，家中的经济方面就由老三老六来主持残局。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父亲就决定析产。

解放前后，经营继续亏损，再加一家数十口，坐吃山空。到了一九五二年，这些残余的财产事实上都没有了。所幸者，家中的弟妹与子姪，还能规规矩矩地工作，对国家对人民，贡献其一点力量。

解放前夕，父亲对蒋介石的反动政权是痛恨的，并相信其必垮，



但却没料到垮得如此之快。一九四九年四月，解放军过长江，解放了南京。但杭州尚未解放。我们平阳以山区游击队的力量，却先解放了。父亲的思想属于改良派的范畴，连孙中山的旧民主主义，也是不赞成的，更何况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呢？但共产党的革命确实胜利了，共产党凭什么力量能如此迅速地取得胜利，父亲是不明白的。然而他对共产党又有佩服之意。父亲曾对我说，据各方报导，共产党的军队纪律非常好，这非国民党军队可比。以后他又听说家乡山区游击队对开明之绅很尊重，曾访某某，某某之绅坐轿进入游击区参观访问，他非常感兴趣。他说，能这样办，政治也是有希望的。

父亲是一九五〇年春节后去世的。在解放后短短的半年多时间里

对共产党和革命的认识有了明显的转变，对新社会寄予了很大希望。他要求家人们以后要严格遵守党和政府的政策办事，不得有任何违抗。家人们在解放后的历次运动中也确实都是这么办的。

总的看来，在思想上，父亲是一个开明士绅，经济上则属于民族工商业者。我们的大家庭应该是属于民族资产阶级级的。

父亲本来身体很好，何况年青时在杭州武备学堂还受到锻炼。但是，据母亲说，父亲自四十八九后，就患了胃病。父亲平日饮食很小心，生活也很朴素，但胃病时发时愈，使他很痛苦。父亲生平整日居家，从不到外边散步，可能也是原因之一。一九五〇年春节后，他的胃病初愈，但十一日又觉体微不适，医生断为心脏衰弱。十二月，他

还与夏克庵先生谈笑讨论高语注的国语。十三日（公历三月一日）晨，初醒，犹自道梦中乘舆过岭，吃力异常，这时已转肺炎。及夜半，病忽变剧，已无法挽救了。终年七十三岁。

以上就是我知道的父亲生平。我为什么想写一篇文章呢？一个人从少到壮，在父母身边活了几十年，对父母总有一些怀念之情。写这样一篇东西，是出于内心不得不然。但除此以外，我还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我想，国有国史，家有家史。社会的发展，是有世界性、一般性的规律。每个国家都要或早或迟走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

但具体地说，每一个国家的革命者，总要将马列主义的普遍原则与他所在国家的优秀遗产相结合，而采取毛主席所说的「民族的形式」。既然说「民族的形式」，就是说遵循世界性的普遍规律是一方面，发扬国家民族的特点是另一方面。一个国家总有值得学习，值得继承的优秀遗产，特别如我们历史悠久的大国更是如此。我们学习研究本国历史的目的正在于此。否则，历史上的人物与文化，就会一概被否定了，变成虚无主义者。家庭的历史，当然不能与国家的历史相比。因为家庭的规模小，其影响不能形成千百万人的共同行动与思想。并且，正因为规模小，每个家庭之间的差异就可以很大。有些家庭，其父母兄弟勤俭持家，自强不息，确有值得学习的地方。这种亲身的体会，是很值得

在各人心中酝酿、发芽、滋长起来，而作为一个人发展史的一部分动力。我们不能苛责前辈，因为他们却是带有封建阶级或资产阶级的世界观的，并且那时他们还不知道不了解马克思主义。我们必须高标准地严格要求自己，能以自己独立的眼光与思想，剔去父兄们为那个时代、那个阶级所局限，或为某个人特殊原因所形成的糟粕，而吸取其精华，作为培养自己的养料。总之，我们对父兄虽有强烈的私人感情，主观上易受蒙蔽，但只要能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我们追思家庭的历史，就不是有害，而是有益的了。

## 編后記

父亲的年谱在「文化大革命」中丢失，三哥（王斌）于一九七七年在病中赶写了一篇父亲简传，以备诸弟及诸侄传看，莫能了解父亲生平大略。撰写时，手头几乎没有可靠的文字资料，只能凭记忆，以和家人谈话的笔调写成简传。后来年谱找到了，简传也作了必要的核对。但体裁和笔调已无法更改。三哥觉得记忆不可能全面，并不可避免地会有个人的主观片面因素，所以《父亲简传》改称为《我所知道的父亲》，以有别于史料性质的简传。

三哥是在一九七七年冬写完这篇简传的，可能还想作进一步的校

正和修改，同时还盼望父亲的文集也能像年谱那样失而复得，俾可和  
现存的诗集一起付印。但健康状况已不许可，父亲的文集也始终没有  
回归的消息。至一九八一年冬，三哥已预感到自己健康状况严重了，  
忍痛把手头的有关父亲的文史资料全部寄到北京，要我和北京家人在  
五哥（小周）的指导下继续整理。不幸，三哥果然于一九八二年春节在  
南京患脑溢血病，失去知觉这一年之久，于一九八三年春节后与世长  
辞了。

三哥写父亲简传时，年已六十六岁，兄弟姐妹原有九人，凋谢过  
半，只剩四人。现在，则只剩五哥和我二人，且却年近七十，不时进  
出于医院之门，于是也只有血切之感。现在我把《我所知道的父亲》

一文略加删节，发动家人，组织誊抄，连同失而复得的年谱，一起复印，装成一册，分发家人和亲友作为纪念。

当然，故乡父老对父亲的这些文史资料也是很关心的。我们准备将此册和父亲诗集——《海警诗三》一起，奉寄市、县政协文史组，请家乡父老们评阅，并留存。

王载斌

一九八五年八月于北京

